

關於奧義之路的談話 (第一集)

解讀《在真師膝下》

TALKS ON THE
PATH OF OCCULTISM Vol. I
A Commentary on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安妮·貝森特、C·W·利比德

(Annie Besant & C. W. Leadbeater) 合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ALKS ON THE
PATH OF OCCULTISM
(I)

关于奥义之路的谈话（第一集）

A COMMENTARY ON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解读《在真师膝下》

BY

ANNIE BESANT, D. L., AND THE RT. REV. C. W. LEADBEATER

安妮·贝森特和 C. W. 利比德著

李佳龙译 / 杜巍巍校译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证道学出版社

ADYAR, MADRAS, INDIA

阿迪亚，印度，1926

© The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First Edition 1926

Second to Eighth Printing 1930-1980

Ninth Printing 1991

ISBN 81-7059-160-0 (Cloth),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Adyar, Madras 600 020, India

2024 年中文版

版权所有：证道学出版社

第一版：1926 年

第 2-第 8 次重印：1930-1980 年

第 9 次重印：1991 年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前 言

这本书是 C·W·利比德 (C W Leadbeater) 先生 -- 即现在的利比德主教 -- 和我就三本名著所做的谈话记录。这些书的篇幅都不大，但内容却异常丰富。而且因为讲解者比听众年长，且有更多的作为弟子的经验，所以我们都希望这些书能对有志慕道之士，甚至已经超过此阶段的人有所助益。

讨论并非只在一个地方进行；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与朋友们聊天，主要是在阿迪亚、伦敦和悉尼。听众们做了大量的笔记。所有这些笔记都被收集和整理。而后对它们进行了浓缩，并删除了其中一些重复的内容。

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有关《寂静的声音》第一节的笔记很少，所以我们使用了我们的同事欧内斯特-伍德先生 (M. Ernest Wood) 在悉尼举办的课程中所作的笔记，并将这些内容纳入到利比德主教关于这一节的演讲中。这里并没有我自己有关这本书的演讲记录；虽然对于这本书我讲了不少，但可惜的是那些谈话内容已经遗失。

除了利比德主教就《在真师膝下》一书对特定学生的一些演讲，本书的这些谈话以前都没有出版过。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本名为《“在真师膝下”谈话录》的书，其中包含了一些不完整的演讲内容。但那本书没有再重印过；而其中的精要就在你手上的这本书中，并经过了精心的整理和编辑。

愿这本书能帮助我们年轻的师兄妹们，更多地理解这些无价的教诲。它们被研究得越多，实践得越好，就会在其中发现更多的价值。

安妮·贝森特

译者注：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为了方便阅读，特用颜色分别标记：

- 1) 克里斯那穆提的《在真师膝下》原文用粗体黑字标记
- 2) 利比德的讲解用蓝字标记
- 3) 安妮·贝森特的讲解用深红字标记

目 录

第一部分 序言.....	1
第一章 奥义之路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1
第二章 入道及法门.....	7
第三章 这本书是如何问世的.....	14
第四章 开篇祈祷文.....	16
第五章 学生的精神.....	20
第六章 四条入门之路.....	25
第七章 入道的四个条件.....	28
第二部分 明辨.....	31
第八章 真实和虚幻的目标.....	31
第九章 不同载体的生活.....	43
第十章 对与错.....	61
第十一章 始终保持真实.....	70
第十二章 无私和圣神的生活.....	86
第三部分 无欲.....	91
第十三章 消除欲望.....	91
第十四章 独一无二的善良愿望.....	96
第十五章 神通.....	104
第十六章 小欲望.....	114
第十七章 管好自己的事.....	119
第四部分 善行.....	126
第十八章 心灵的自控.....	126
第十九章 行为的自控.....	151
第二十章 宽以待人.....	160
第二十一章 开朗的心态.....	176
第二十二章 专注一心.....	186
第二十三章 信心.....	190
第五部分 博爱.....	200
第二十四章 自由，涅槃以及解脱.....	200
第二十五章 日常生活中的博爱.....	214
第二十六章 流言.....	220

第二十七章 残忍.....	224
第二十八章 迷信.....	236
第二十九章 服务.....	248

第一部分

序言

第一章

奥义之路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利比德：《在真师膝下》是三本书中的一本 -- 另外两本是《寂静的声音》和《道路之光》 -- 这本书专门用来帮助人们踏上奥义之路。目前，它对我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极其简单，更因为它带有即将成为世界导师之人的印记和认可。它包含了 1909 年其真师（译者注：库图米真师）对年轻弟子 J·克里希那穆提（在最近出版物中，他在一系列前世中被称为阿尔希恩 Alcyone）¹（¹《阿尔西恩的生活》，证道学出版社，1924）的教导，当时他还是个 13 岁的孩子。那时他的英文知识还不完善，但由于是用英语授课，所以教学内容和语言都必须特别清楚明确。因此，库图米真师以他惊人的应对能力，将入道第一阶位所需的必要条件，以极其简单的风格讲述出来，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最值得推荐之处。

《道路之光》发表于 1885 年，《寂静的声音》发表于 1889 年。这两本关于道德准则的书籍都有其自己的特点。虽说《在真师膝下》也有一些非常优美的表达，但《道路之光》和《寂静的声音》这两本较早的书籍都比它更有诗意一些；这当然是因为《在真师膝下》来源于库图米真师。T·苏巴·拉奥（Swami T. Subba Rao）告诉我们，《道路之光》有不同层次的含义，一层套一层，其中最玄奥的含义与大法王（Mahāchohan）阶位的入道有关，这个阶位甚至超越了我们的真师们现在的阶位。《寂静的声音》可指引我们最高达到阿罗汉（Arhat）层级的入道阶段。而《在真师膝下》特别适用于入道第一阶位，所以我们将首先解读它。

我们都常常听到关于入道的资格和条件，但我们应当不断聆听这些教诲，直到我们成功地将这些书中所写的一切付诸实践。明确地知道应该做什么并不困难，除我们

自身所造之外，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并没有任何障碍；但相对来说，很少有人能成功地遵循这些指引，因为他们自己的性格体常常会形成阻碍。这些书中所写的内容必须由每个人明确地身体力行。导师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和描述应该如何去做，但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亲自踏上这条道路。这就像比赛训练或体能训练一样：可能会有教练能够给予仔细的指导，但参赛者必须亲自锻炼自己的肌肉；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代替他。

我们周围有数百万人本应按照各自宗教的戒律生活，但是真正做到的人很少。即使是那些过着美好而神圣生活的人，通常也不会严格遵守为他们制定的所有戒律。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宗教的教义是非必要或不合适的，但奥义主义不会给出不必要的戒律；需要严格遵守所有这些教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绝对完美的状态下拥有全部资质，才能被真师收为弟子--那意味着已经达到圣人的状态；但我们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拥有这些资质，它们必须是真实不虚的，而不仅仅是装模作样。当一位化学教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特定的方式混合某些化学品，将获得某些特定的结果，我们知道这些结果一定会发生，但如果改变混合的比例，我们将不会得到所期望的结果，而是其他的东西。对于与宗教相关的事务，人们似乎认为大概达到所给出的要求就已经足够了，但在奥义主义中，这完全行不通；它必须被当作一门科学；虽然我们经常听到这些教诲，但希望大家能仔细遵照这些要求，像研修科学一样努力学习并精准执行，这样许多尚未成功的人才能踏上奥义之路。

这些内在之物并不遥远和不确定。就在几年前，它们似乎还很遥远，因为我们认识的人中很少有人直接接触过真师，学生们可能会想：“是的，有两三个特别有天赋的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特别幸运的人已经成功了，但这似乎并不适合普通人。”但现在已经有一些人直接接触到了这些真师，人们也许可以理性地问自己：“如果这些人已经做到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失败的原因一定是在我们自身，而不是任何外在条件。这当然不是真师们的错，他们一直在等待准备好的学生。一些人没成功是因为有一个缺陷形成了阻碍；但大部分人可能只是缺乏整体发展；如果没有这些不足，那么所有人都应该可以成功。我们值得花时间去努力找出问题所在——看看到底缺少什么-- 并努力纠正。

有一个真正的内在世界，它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的外部世界，它不停地影响着人们。到处都有认为自己在忙碌和明智地在各行各业中努力的人，然而实际上，他们都在幻象和外部世界中忙碌，很少有人意识到，有一个内在以及灵性的世界，其任何方面都比外部世界重要得多。

在奥义之路上，我们必须在这个世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内在真正的生命。一个演员虽然在舞台上表演，但他有自己真实的生活，一个连续且一致的生活。他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就像我们在轮回转世时，使用不同的肉身；但是从始至终，演员都有他作为个人和艺术家的生活，而且为了这个真实生活，他想在临时的艺术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样地，我们希望在这个暂时的物质生命中做到最好，因为有伟大的实相在背后，而物质生活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如果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外在生活相对的重要性；它对我们的唯一价值是我们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无论这个角色是什么。无论角色是哪一种类，在做戏中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这些其实并不重要。一个演员的角色可能需要经历各种假装的悲伤和困苦；但这些丝毫不会影响他的真实生活。例如，他可能每晚都要在决斗中被对方杀害；但虚假的死亡对他能有什么影响？他唯一关心的应该是，他需要把戏演好。

应该不难意识到，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一场戏，会有什么样的经历降临到我们头上其实并不重要。所有从外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各自业力的结果。这些业力的因在许多前世中早已造就，已经无法改变。因此，担心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没有用的。它们是过去的结果，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承受。许多人愚蠢地承受这些果报，从而让它们造成更大的痛苦、折磨和忧虑。正确的态度始终应该是努力学习它们所带来的教训，然后尽可能地把它们从脑海中抹去 - 就像我们的印度兄弟所讲的，蜜蜂采完蜜后就飞离花朵。如何承当这些果报塑造了我们未来的品格，这是唯一重要的事。人应该利用因果业报来培养勇气、忍耐力和其他各种美好的品质，然后忘记它。

这样的愿景很难达到，因为我们周围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都把假戏当真--认为这就是唯一真实的生活。他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但在我们前行的道路

上有个更大的障碍（虽然我们从未思考过），那就是巨大、从不停歇的舆论压力。这种压力是十分惊人的，因为相比几个知道真相的人，太多人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他们只会想：“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获得物质和财富；其他人对我的看法就是生活的一切。”

那些想获得地位和荣誉的人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例如想获得某些晚宴和舞会的邀请，或者能请到什么公爵或伯爵来作客等等。在宗教事务上也是如此，我们周围有一片巨大的妄念之海，解脱者寥寥无几，而囚徒则数以百万计。社会中的颠倒也比比皆是，例如英国的假正经，大家认为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是极不妥当的，因此，由于缺乏一些关于性的知识，年轻人在危险中成长，常常陷入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因为那条罪恶的河流一直在流淌，而无知的人很容易陷入其中。人们认为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礼仪在许多方面是不雅的，然而依据对那些时代的回顾，我不得不说，他们的思想远没今天的欧洲这样不纯洁。

我们这些更加了解事物内在一面的人，必须站在这些强大的多数人的认知面前，对自己说：“不，这不是事实，所有这些皆为虚妄，我们祈祷从虚幻中被引向真实。”真实是内在的生命，是永不间断的生命，是如经文所说的“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之中”的生命。漠视外在的一切，始终生活在这种清醒的认知中并不容易，但这却是必须要做的。我们的一位真师曾说过：“想要跟随我们的人必须走出你们的世界，进入我们的世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位隐士，而是意味着我们要比以前更加用心地履行我们在这个奇怪的生活游戏中的所有职责——不过它确实意味着，有志之士必须摒弃他普通的生活态度，而采取真师的世界观。

那些在这些努力中获得成功的人，有一天会发现自己被某个真师收为学生。当一个学生的思想成为老师的一部分时，他可以通过真师的思想来检验自己，因为真师们的思想从来不受大众的影响，学生可以准确地了解到老师对于任何问题的看法。而后，他很快就会习惯这种方式，并充分理解老师的观点；尽管一开始他将不断遇到意想不到的冲击。以前看起来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看来却一点也不重要了，而一些他认为相对不重要的事情，却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大小，它们都会影

响到我们的用处，而凡是影响到我们的用处的，都是重要的，因为在这里我们触及了真相。

从思想界和星光界层面传导到意识层面的压力，并不是来自最上层。双耳应该屏蔽掉这些声音，而只对最上层，对真师们的声音及思想开放。难怪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旧时代，每当人们开始他们的灵性生活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离尘世，独自去山洞或丛林中隐居。他们以此摆脱这些无明舆论的压力，更自由地遵循自己道路。许多基督教圣徒也从纷繁的世界中隐退，成为隐士和僧侣，或与有同样想法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于那些有幸在真师或他高阶学生的气场笼罩之下的人来说，这种避世的优势还将进一步增强。真师等人的气场振动不断地作用于学生的不同的载体，调整它们，振掉不适合的物质，并用适合的东西喂养。学生应该一直努力发展美德，比如爱。但如果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做，他会做的断断续续，因为他时常忘记；但他真师的气场能使他维系更高的思想和感情标准，这些标准是他自身想永久构建的。这种效果与治疗儿童畸形肢体的过程相似，畸肢被放在夹板上，直到它长成合适的形状。在真师的气场中，学生不会有任何错误的想法，即使他想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在那个状态下，我们嘲笑地看着自己昨天的想法，并说：“我再也不会那样想了；它像梦一样消失了。”但到了第二天，当我们离开老师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很难保持那种高阶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在老师身边时却那么容易。

现在，那些朝向奥义之路的人必须保持身在红尘的同时达到同等的状态，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帮助世界，这不能仅仅通过冥想和思考达成——当然，隐士和僧侣们是这样做的——而慕道者需要融入到世俗的各种行动中。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想法和伟大的荣光，但它很难，非常难以做到。

因为如此困难，结果是很少有人真正成就。大多数人都满足于接受证道学的教导，就像普通基督徒对待基督教一样：认为在星期天讨论讨论非常好，但绝不是每时每刻都要进行的事情。遵从内在生活的虔诚学徒不能如此虚假；他必须始终如一和脚踏实

地，必须把他的理念不断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要达到如此的恒心是很难的。这并不是说人们不愿意为证道学理念做出巨大的努力。如果他们能帮助真师们，能直接做一些工作，他们可能会去做，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请记住 S. 奥古斯汀 (S. Augustine) 所说的话：“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的人很多，但愿意为他而活的人却很少。”成为殉道者听起来很伟大，很英勇；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做这件事的殉道者会有一种他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的感觉，正是这种信念能支撑着他，经受住痛苦和磨难。他为这一伟大的英雄主义行为而兴奋。但现在要做的事情要比这难得多。在每天不断涌现的小麻烦中，不可能让自己总是保持这样高调的英雄主义。当日复一日地与同样令人厌倦的人打交道时，保持平等心是非常困难的，这些人做不到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做到的事情。在所有小事上为基督而活 -- 这其实很难；正因为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琐碎，反而让走上奥义之路有很大的困难。

让我们看看这三本书，让我们遵循它们的教导，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应用它们。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并成功地找到了奥义之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成功意味着对自我的征服；意味着我们把自己把握自己，直面事实，在长有杂草的地方，把它们连根拔起。不管它们扎得有多深，也不管移除它们会带来多大的痛苦，都要拔掉它们！这确实是艰苦的工作；但那些已经进入更高层次的人告诉我们，做出努力，无论大小，无论一次还是多次，都是非常值得的，而且是极其值得的。

第二章

入道及法门

利比德：这本书的名字（注：《在真师膝下》）是由我们的会长从三、四十个选择中挑出来的，她同样也为这本书写了题词：

献给那些敲门的人

其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敲门，它就会向你打开；寻找，你就会找到。” 贝森特博士在她的序言中说：

作为一个长者，我有幸为这本小书写一段介绍。这是一位年轻的兄弟写的第一本书：他的身体确实很年轻，但灵魂并非如此。

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考虑这个物质世界和目前这一世，以物质身体的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年龄；但在奥义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真我（ego）的年龄，是内在灵魂的年龄。虽然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以貌取人，但奥义学的学生不能仅凭外表去评判一个人。灵魂稳步成长，当它高度发达时，往往开始以智力、情感和神通显示，甚至在肉体还很年轻的时候也会如此。阿尔西恩通过他极端快速的进步证明了这一点。他对这些教义的反应是如此充分，以至于他能够在几个月内达到通常需要多年才能达到的程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意味着性格的根本改变。

由于世界导师即将来临，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他的主要弟子必须是处于生命和精力旺盛时期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比世界导师的年龄大多少，而且因为他很快就要到来，那些将来作为弟子的人，在现在必须是年轻人。极有可能的是，现在我们中间的一些小孩可能会在将来的工作中崭露头角，因为很可能许多注定有此好运气的人将出生在最适合他们教育的地方，也就是证道家家庭中。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这种可能性，并确保任何我们接触的孩子都被告知世界导师的降临，以便他们可以知道开放在他们面前的可能性。他们要靠自己抓住这个机会，但首先要给予他们这个机会。如果任何子女因此而责备自己的父母，那将是非常可悲的：“如果你在我小的时候告诉我这些事情，我也许能够抓住机会，但是你让我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长大；你让我在生活在世俗中，所以当机会出现时，我没有抓住它。”我们必须给予孩子机会，而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我们的职责就完成了，因为我们不应该试图强迫任何人踏上任何道路，给他们设计出一个未来，并期望这些可能更伟大的灵魂遵循我们的计划。

其中包含的教义是他的真师给他的，为他的入道做准备。

入道这个词经常被笼统地使用；但是在这里它有明确的技术含义。布拉瓦茨基夫人早期用这个词时有些随意，但随着我们的术语变得更加明确，这个词的含义应该专指伟大的入道，用旧的术语来说，就是正道（Path proper）上的五个阶位。在较早的著作中，我们用“试用期”、“正道”和“正式期”描述人类高级进化的三个阶段。试用期是指入道的试用期，正道指从入道第一阶位开始（即人“入流”），到成为圣人为止的神圣之道。四十年前，我们曾经谈到“入道证道学学会”，这种说法和共济会和其他仪式有些关联；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这些观念与伟大的奥义之路入道相混淆。

入道的试用期在早期被说成是分为几个阶段的，这与本书中给出的四个条件相对应：明辨、无欲、善行和博爱。

把这四个条件称为四个阶段，或者说在每个阶段都要入道是不正确的。这些条件不一定是按照上面所给的顺序修得的。在古老的东方书籍中，它们按照这个顺序被写下来的，但我们可能是同时获得所有这些条件。我们尽我们所能修得所有资格，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修得其中一种可能比其他几个要容易得多。

明辨是第一个条件，因为它能让一个人决定踏上奥义之路。佛教称它为 *nanodvāravajjana*，即“开启心灵之门”，这意味着人的心灵第一次被打开，看到灵性的东西

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而普通的世俗生活则是在浪费时间。印度教徒称之为 *vi veka*，意思是辨别力。基督徒称这种认知为“皈依” (*conversion*)，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词，因为皈依意味着转向和走到一起；它来自 *verto* 的动名词，即转身，和 *con* 的动名词，即一起。

它意味着一个人之前走自己的路，对神圣意志一无所知，现在已经意识到神圣意志希望进化的方向，并调转了方向与之一致。在许多基督教教派中，这已退化为一种痉挛一样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但即使是这样，也包含着转向和顺应天意的想法。这正是圣徒说的：“你们要爱慕天上的事，不要爱慕地上的事”所表达的意思。

正如奥义之路有一些台阶，学生与引导他入道的真师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有明确的层级。入道是由伟大的圣白会 (*Great White Brotherhood*) 以其首领致道者 (*the One Initiator*) 的名义给予的 -- 并且仅根据祂的指令给予。但学生与真师的关系是个人的事。一个人可能开始是个试炼者，进而被收为学生；然后成为真师的徒子；但这些是师徒间的私人关系，不能与伟大的奥义阶制本身给予的入道阶位相混淆。

入道第一阶位是一个人成为伟大的圣白会成员的那一步。在此之前，他并没有真正踏上圣道，而是为入道做准备。入道不是任意授予的，而是对他达到进化的某一阶段的认可 -- 这一阶段过去被称为高我和小我的结合，真我和性格体的结合。一个人要想成为伟大的入道第一阶位的申请人，必须具备本书所述的条件，并使他的性格体成为真我的表达；必须没有小我驱动，不自行其是，不与不断转世的自我背道而驰。

人到了这一步所发生的变化在《可见和不可见的人》 (*Man, Visible and Invisible*) 一书的插图中显示出来。野蛮人的星光体充满了表示各种低等激情的颜色，其轮廓不规则，因为人还无法控制它；因果体和思想体彼此不关联。因果体显然是空白的；思想体有一点发展，但它与星光体没有多少连接。在野蛮人的星光体中，有各种各样与心灵无关的情绪和激情。他不去思考这些；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思考；它们只是在那里，不受控制地伴随着他。

然而，在高人中，所有这些载体都是紧密相连的。因果体是满的，而不是空无一物；所有代表高等美德的不同颜色都在其中得到发展，而且它为了帮助他人已经开始向四面八方倾泻出来。思想体包含同样这些颜色，密度稍大，但仍然是同等类型中最精细的，它们在低一个层面上代表着因果体。星光体转而成为思想体的一面镜子，有同样的颜色，但颜色更深一点，密度更大一点，这是因为其所在的层面更低。

野蛮人低等的自我通过各种不同的情感和激情表达自己，而真我不可能允许这些表达，但在进化的人身上，除了他自己选择的情感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情绪。他没有被他的情感所左右，被牵着鼻子走，而只是自己选择。他想：“爱是一件好事，我将允许自己感受爱；奉献是一件好事，我将允许自己感受奉献；而同情是美好的，我将允许自己感受同情。”而且他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有意识地这样做。这样，情感就在思想体的支配之下，而思想体则是因果体的表达，由此，我们就会非常接近于真我和小我完全统一的状态。

不应该想象人身上有两个实体。并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存在的小我，而是真我把自己的一小部分放到性格体中，以便体验低级层面的振动。由此，性格体于是比真我更更有生命力，因为它处于一个可以对这些低级振动作出反应的阶段；结果它忘记了自己属于真我，并且开始自说自话，自立门户，并试图按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真我的意愿行事。然而，在多次转世的过程中，真我逐渐强大，然后人就能意识到，性格体不过是自己的表达，而真正的自己是转世的真我，每当它试图成为主人而不是仆人时是不对的，需要被控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性格体能够表达真我，而不是别的。这就是辛尼特先生（M. Sinnett）所说的向高我效忠。在《寂静的声音》中，我们被告知，弟子们应该消除自己的“月身”（Lunar form 爱欲之身）。这里指的是星光体。它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杀死自己的星光体；而是意味着你的星光体不该有它自己存在的目的，而只是作为高我的表达而存在，它不应该有自己的激情和情绪，而应该只是映射真我的选择。

人在入道第一阶位之前，必须达到这一状态。这个人必须能控制他的肉体、星光体和思想体。所有这些载体都必须都是真我的仆人。对普通人来说，要达到这种状态意

意味着要做巨大的工作，大家会说：“我做不到；讨论这些事没有意义的。”一下子把这些崇高的理想摆在普通人面前确实是太高了，但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在冥想和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来说，这不应该是不可能达到的要求。诚然，逐个击破各种激情和欲望，控制星光体和思想体并不容易；这些事情确实非常困难，但非常值得去做，由此获得的结果远远超出所需的巨大努力。那些认为使我们能够对世界导师有更大帮助的想法，会更给这项艰巨事业加油助力。那些入道的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逃避世界的悲哀和痛苦，而是为了可能在这个伟大的计划中发挥作用。

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有一些关键的节点。其中第一个节点是当他离开群体灵魂，个体化并进入人类王国时，即当他离开动物阶段并开始作为一个“自我”而生存。另一个节点是他在第五次入道获得圣人的地位；这标志着他离开了人类王国，那时他将进入一个超人类的状态。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进化链中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完成了上帝旨意的人，最大限度完成了神圣计划的人，将离开人类王国；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前就提前做到了。

在这两个节点之间有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节点，即在第一次入道时“入圣流”。在接纳申请人加入圣人会时所讲的话中包含以下声明：“你现在永远平安了；你已经入了圣流；希望你能很快到达彼岸。”基督徒称他为“得救”或“平安”的人。这意味着他很有把握在目前的进化之流中继续前进，他肯定不会在下一进化圈的审判日被撇下，就像学校里的孩子一样，因为太落后而无法与其他同学一同进步而留级。

入道人在达到第五阶位即圣人阶段之前，必须通过第二、第三和第四阶位的入道。当他到达第五阶段时，他将单一体和真我结合起来，就像他在第一次入道时将真我和性格体结合起来一样。当这个人实现了高我和小我的统一，他的性格体将只作为真我的表达而存在。在第五阶位时他必须重新开始这个过程，使真我成为单一体的表达。在此之后，是否还存在另一个同样过程的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达到圣人阶段时，我们会发现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更加辉煌的进化蓝图。

人们常常会问，我们所看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进化的终点会是什么？我个人不知道有没有终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有终点和没有终点是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但这两种情况中一定有一种是真实的。”有人说会被至高之灵吸收；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意识在继续扩大；在它面前是一个又一个高于和超越我们自己的层次。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触及菩提界，从而获得意识的巨大扩展，在这个境界除了是自己之外，你同时也是其他人及更加伟大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个性（individuality），而是觉得我们的个性得到了如此的拓展，以至我们能够像感受自己一样感受他人。所有能在冥想中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应该继续练习，并不断扩展，直到越来越多的人被纳入自己的意识中 -- 不仅是那些灵性非常发达的人，还包含比较不发达的人，尽管高人首先出现，因为他们如此强大，力量是如此震撼。这种意识拓展是逐渐发生的，一个人在菩提意识的一个又一个次层面中攀登，直到学会并发展出一个菩提界的载体 -- 一个他可以在那个超高境界中使用的身体，在那里一切似乎都是一体的，他能够用非我们字面理解的那种穿越的方式穿越空间。

现在，既然这已经是我们中一些人的经验，我们有理由假设这种意识的进一步扩展将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合一，但丝毫没有失去个体意识，没有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感觉自己被融入一片闪亮的海洋，而是感觉到闪亮的海洋被倾入进了我们这颗水滴。

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这就是在那个境界的感受；水滴般的意识扩大到海洋般的意识。既然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有理由假设在方式上不会有任何突然的改变。我们无法想象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展起来的这种意识，因为被融合到其他东西中而消失。我相信它将扩展，以便我们能与上帝合一，但是象基督所说的那种意思：“你们都是神；你们又都是至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回顾进化的遥远的过去，也可以展望未来。我们可以肯定未来会在及其辉煌的层面上延续数百万年的有益活动，其荣耀、力量、爱和发展是我们这个层面无

法想象的；但在这之后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从常识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得到答案。如果它的终点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那将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结局，与通往它的所有道路并不相称。

我们的智能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东西 — 在没有接触到更加先进的智能前，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局限性，直到他开始认识到，我们如此吹捧的智能实际上非常弱小，它只是一个开始，一个未来智能的种子。与未来的智能相比，人类现在只是个小孩，但他是个有希望的孩子，因为人已经做到了很多，并且显示了更高智能的前途。但与伟大的人的智能相比，它仍然是一个小孩的智能。因此，它还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我们也不能期望我们能理解源头和尽头。至少，我愿意非常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至高之灵 (the Supreme) 心中的目标；我对至高之灵一无所知，只知道祂“本在”。

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对这些进行推测，并因为这样的努力而使思想体和因果体得到巨大发展。那些喜欢这些想象的人沉溺于其中并无大碍，但我认为他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只是想象而已。哲学家不应该把他的理论发展成一个体系，并期望我们去接受它，因为他很可能没有考虑一些最重要的因素。就我自己而言，我不做推测。我觉得，毫无疑问，摆在我们面前的辉煌和荣耀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有的期待。“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不能见，耳不能听，人心也不能想象。”现在是这样，两千年前也是这样。

第三章

这本书是如何问世的

利比德：以下为贝森特博士的序言（写于 1910 年 12 月），解释了阿尔西恩是如何写出这本书的。

是他根据记忆缓慢而费力地写下来的，因为他去年的英语远没有现在这么流利。大部分内容是他对真师原话的记录；其余则是根据真师的意思用自己的话写的。他的真师补充了两个被忽略的句子，另外在两处各添加了一个被忽略的词。除此之外，它完全是阿尔西恩自己写的，是他给世界的第一份礼物。

以下是我自己在《真师与道路》一书中对这本书是如何产生的所做的解释：

这本小书是如何写成的？故事比较简单。每天晚上我都将这个男孩的星光体带到真师的家里，以便对他进行指导。真师每晚可能用 15 分钟的时间与他交谈，但在每次谈话结束时，他总是把他所说的要点归纳为一句话或几句话，从而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重复给男孩听，这样他就把它记住了。他在早上醒来后记住了这个小结，并把它记下来。这本书就是由这些句子组成的，是真师教导的概要，是真师他自己的话。因为这个男孩的英语当时还不是很好，写下这些句子时有些费力。但他对所有这些东西都烂熟于心，并没有特别为他所做的笔记而困扰。后来，他和我们的会长一起去了贝拿勒斯。在那里，他开始给我写信，我当时在阿迪亚，他让我把真师谈话的所有笔记收集起来，寄给他。我尽可能地整理了他的笔记，并把它们全部用打字机打了出来。

之后我觉得，由于这些主要是真师的话语，我最好确保在记录时没有错误。于是，我把我打好的副本拿给库图米真师，请他审核一遍。他读了一遍，修改了其中的一两个词，添加了一些参考注释和解释说明，以及一些我记得曾听他说过的其他句子。然后他说：“好，这似乎是正确的；这就行了；”但他补充道，“让我们把它给弥勒菩

萨看看。”于是我们一起去看了，他拿着这本书，给了世界导师本人看，他看了并认可。是弥勒菩萨这样说的：“你应该把它做成一本漂亮的小书，把阿尔希恩介绍给世界。”我们当时并不打算将他公之于众；我们认为让大量的思想集中在一个 13 岁的男孩身上并不合适，因为他自己还需要被教育。但在奥义世界里，我们听从指令，所以这本书就出版了。

我们所预感的由于过早宣传而带来的所有问题都发生了；但弥勒菩萨仍然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因为这本书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它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许多人，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人，写信给我们说他们的整个人生是如何被这本书改变的，因为他们读了这本书，一切都变得多么不同。它已经被翻译成 27 种语言。已经有大约四十多个版本，甚至更多，而且已经印刷了十几万册。（在以上文字写下来的同时，又出版了更多的版本。）它完成了一项奇妙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它带有即将到来的世界导师的特殊印记，这也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它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教导是什么。

第四章

开篇祈祷文

利比德：贝森特博士以对我们所有人的祝愿结束了序文：

但愿这本书能帮助到别人，就像真师的口传身教帮助了阿尔希恩自己一样——这就是他的希望。但这一教导只有在生活中实践才会有成果，就像他从他的真师口中听到这些话语以后身体力行一样。如果榜样和戒律都同样被遵循，那么对读者来说，就跟作者一样，伟大的道路之门将敞开，他将踏上奥义之路。

贝森特博士在评论这本书时说：“这样的话语很少被赋给人类；这些教导是如此直接，如此有哲理，如此精美。”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它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这本书的开头，甚至在阿尔希恩的前言之前，就引用了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古老祷文：

从虚幻引领我到真实
从黑暗引领我到光明
从死亡引领我到永生

在这里，用‘真实’这一词有时可能会有点误导。当我们说‘真实’和‘虚幻’时，传达给我们的想法是，前者有明确的存在，而后者则没有。虚幻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只是纯粹的想象。但这并不完全是印度教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我们说：“从无常引领我到永恒”，也许更接近它的本意。

说低层世界，即物质界、星光界和思想界不真实的说法，往往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当这些层面存在时，从这些层面本身而言，并非不真实。当我们在物质层面时，物质物体是完全真实的，但当身体沉睡，我们用星光体意识代替物质意识时，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层面，我们不再能够看到这些事物。因此，人们有时会说它们是不真实的。但是，同样有理由说星光界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在物质层面时看不到星光界的物体。其实物质界和星光界的物体一直都在那里；它们对那些意识处于相应层面上的人们来说都是可见的。

就我们所知，所有的显现都是暂时的；只有未显现的才是绝对的、不变的。所有的显现，即使是最高层面的显现，总有一天会再次回到永恒不变的状态，所以我们通常所谓的无常与那些更高层面之间的区别仅仅是时间上的差异，相对于永恒来说，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物质层面与涅槃层面同样真实，也同样是神性的表达，所以我们不能形成这样的想法：一个层面是真实的，另一个层面只是梦境或幻象。

另一个非常普遍的理论是物质是邪恶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物质与精神一样都是神性的表达，两者在神性中是一体的——是神性的两面。物质经常阻碍我们的进步，但只有在当它是被用来拖延我们前进步伐的时候才是障碍，就像一个碰巧用刀割伤自己的人，说刀是邪恶的一样。考虑到梵文词语的灵活性，我们同样可以将第一句话翻译为“从谬误中引领我到真相”。“真相”、“永恒”、“真实”——这些词似乎都包含在这层意思中，所以我们所希求的是，从幻象更多的外部，愿我们被引领到内部，这里更接近于绝对的真实。

第二句祈祷文是“从黑暗引领我到光明”，当然是指从无明的黑暗到知识的光明。这句祈祷文是对真师说的；我们请求他用他的智慧启迪我们。在印度，这句话还有一个次要含义，因为在这些语句里，我们也请求他引领我们获得更高层面的知识，这里引申出一个相当奇妙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在一些古老的书籍中找到，那就是较低层面的光明其实是较高层面的黑暗。这是非常正确的。与星光界的光明相比，在这里被认为是光明的东西其实是暗淡和浑浊的，而星光界的光明相对于思想界来说又是暗淡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这些差异，因为你的意识每提升一个层面，你都会有一种比你

以前所知道的所有的都更伟大的东西的感受——更大的力量，更强的光明，更多的喜乐。

当一个人在意识上取得明确的进步时，他会想：“现在我第一次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知道了喜乐是什么，以及这些东西有多么美好。”因此，每个层面都比在其之下的层面要高出许多，所以，比如说，即使从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层面星体界返回到物质界就像从阳光中走进一个黑暗的地牢里一样。而当一个人能够在思想界有意识地活动时，他会发现有更多面向的拓展，绝对超出了他在星光界所知道的。当他能够触碰到菩提界意识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点上帝是如何看待万物的。这时人开始接触到神性，并开始理解神在万物中，通过万物而感知是什么感觉。“在祂之中我们活着，行动着，存在着”，“万物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¹；（¹罗马书 11：36）所有这些词语不仅仅是美丽和诗意的表达，而是代表事实。有一个光辉的合一体——不仅仅是兄弟情谊，而是实际的合一——当人可以触碰到其中最底层的边缘时，会第一次开始非常朦胧地理解，神注视着他的宇宙，说道：“很好。”因此，从低层的黑暗中，我们请求被引领到更高层次的意识的光明之中，与黑暗相比，它是光明的。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措辞了；没有比这更确切地表达了人的感受了。

而后我们说“从死亡引领我到永生”。这并不是普通宗教人士乍一看会以为的意思，因为证道学者对死亡的态度应该与没有研究过这些事情的人不同——实际上完全相反。死亡不是一种恐惧，更不是恐惧之王，而是带着金钥匙的天使，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进入更高更充实的生命之门。当然，我们总是对那些去世的人感到悲伤；但悲伤的是失去“不再能触碰的手和犹在耳边的余音”。当我们要求从死亡引领我们到永生时，我们指的根本不是一个基督教徒心中的想法，即人会以现在的性格体以某种方式生活到永远。然而，我们确实希望摆脱死及其不可分割的伴侣——生。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佛教所称的轮回（samsāra），即生命之轮。此处的祷文意思是：从这个生死循环中，引领我们到不朽——成为超越生死的生命，它不再需要沉浸在较低层次的世界中，因为它作为人类的进化已经完成并且已经获得了物质界所需要教给他的一切。

虽然人们似乎从未意识到，但这种想法在基督教经文中也很突出。现代基督教被某些“着魔”困扰 — 我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它 — 其中之一就是对永恒地狱的可怕想法。这种信仰也造成了对其他很多教义的误解。整个救赎理论都意味着从这个并不存在的永恒地狱中得救，而它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所有跟救赎有关的教义，看起来是那么不可理解，但当救赎被理解为是当基督意识诞生在心中才能使人得救时，就变得清晰明了了。

耶稣经常对人们讲述一条通向死亡或毁灭的大道，以及许多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有一次他的门徒来问他：“主啊，能得救赎的人只是少数吗？”然后耶稣说：“通往死亡的是笔直的大道，而通往生命之路是狭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人们确把这些非常美丽且完全正确的话，解释成大多数人会被丢进永恒地狱，真正能成功抵达天堂的人很少；但是，把这个说法归咎于耶稣是完全荒谬的。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门徒问有多少人能入道，他说：“很少”，这个回答在那个时代和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正确。当他说：“通往死亡的道路很宽，路上的人很多”，他指的是通向生死轮回的道路。这条道路当然宽阔且容易；沿着这条路线发展没有任何困难，那些这样做的人也将很容易在大约第七进化圈结束的时候达到目标。

但是，通往入道、通向天国的路是狭窄的。当基督谈到天国时，他指的并不是死后的天界（devachān），而是指已经被救赎的那群人，那批人中之圣，也就是伟大的圣人会。当他提到死亡和重生之间的状态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说法。记住圣约翰写的那一段：“看啊，一大群人，数不清，来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榈枝。”当谈到生与死之间那种状态时，描述了一个数不清的巨大群体，而不是极少数艰难成道的人。

第五章

学生的精神

利比德：我们现在开始阿尔希恩自己的序言。

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教导我的真师说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丝毫成就；但通过他的帮助，我踏上了道路。

他清楚地把自己的所有进步归功于他真师的影响和帮助。我们收到了这本书里的话语，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的帮助，这些话语是真师所讲的；但是真师的存在本身和他能指导众生的巨大助力，已经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并等待着我们。这个事实必须深入我们的思想；我们对它是绝对正确的事实要有信心。正如阿尔希恩得到了帮助一样，所有选择为此做好准备的人都会得到帮助。

你们也渴望踏上同样的道路，所以他对我说的这些话也会帮助你们，如果你们愿意遵守的话。仅仅说这些教义是真实和美好的是不够的；一个希望成功的人必须完全按照教导的去做。一个饥饿的人看着食物说它好吃，并不能充饥；他必须伸出手来吃才行。同样，光听真师的话是不够的；你必须按他说的去做，注意每一个字，接受每一个提示。

仅仅说：“我要做到书上所说的一切”是不够的；书中的教导必须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每一部分。人们必须随时注意实践的机会。这本书的结尾处有一首小诗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等候着真师的话语，
守望着隐藏的光辉；
在奋斗之热战中
聆听接受他的命令；

在茫茫人海里
看到他最微妙的信号；
在尘世喧嚣中
听到他最轻微的耳语。

在喧嚣和忙碌中，在生活的挣扎中，如果想成为真师的学生，就必须一直聆听。必须热切寻找机会去实践教导。这并不难，因为这主要是要养成一种习惯。*Ce n' est 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ûte.*¹（¹只有迈出第一步是困难的。）一旦踏出第一步并养成了习惯，就会随时聆听，像商人不断寻找赚钱机会一样容易。商人应该保持这种机警，因为做生意时就应该把生意这件事情做好。但如果他能够对生意这种短暂的事物抱有热情，那么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更高层次的事物保持同样的热情。

对于那些想要抵达真师膝下的人来说，了解他的态度非常重要。这与研究证道学所产生的态度是一样的。实际上，态度就是学习的目标，因为证道学是一门用一生实践的学问，而不仅仅是一门需要研究的学科。因此，我们必须试着使我们的观点与他的观点保持一致，但又不能强迫这样做。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仅仅因为这是真师的观点就接受它，而不去了解他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他确实比我们懂得更多，所以接受这些观点是安全的，但他并不希望这样。我们的思想必须被其说服，而不仅仅是我们感觉受到了他思想的影响。

最重要的条件是确定在自己心中，精神世界的事情更加真实、永恒和重要。大部分的基督徒当然会说不可见的东西更为重要，看得见的事物只是暂时的，但他的行为却与他的信仰不符。为什么？因为他并不确信。在物质层面上，他非常确定，钱是一件好东西，他能得到的越多越好，但他并不确信精神世界的东西是真实的。它们属于他标记为“宗教”的那一类事物，但是这些事物对他来说并不像日常生活事务那样确定、实用和实际。我们这些试着在灵修之路上取得进步的人必须确信这些看不见的领域是完全实际的，绝对和明确肯定的。辛尼特先生在他的第一本证道学书中说：“这些东西必然像查令十字街那样真实；”这是真的，它们必须像我们每天看到的東西那样熟悉。

我们可以通过推理、通过直觉或最好通过亲身体验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当我们完全通过理性确信这件事必定是这样时，它才成为我们认可的事实。这可能是老同学相比新同学的优势之一。无论新生抱有多大的热情，学长们都已经花了时间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身体力行，使之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知识像诗人所说的那样，从多到更多。有些人一听到高等的教义就立刻进入绝对确信的状态，这是一种幸福的直觉，实际上是他们过去世的善业。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这样的善业，所以稳定的成长更好。当然，一个人可能已经成为证道学学会会员 30 年，知道的东西却不一定比刚入会时多。这是令人悲伤的，因为机会被浪费了。但对于那些不断思索证道学并实践它的人来说，有一种逐渐增长的确信感。生活和思考这些问题的经验逐渐为我们积累了证据，直到我们对它们产生确信。

在许多情况下，证道学思想起初看起来错综复杂，但逐渐变得简单易行。它们已经成为了你自己的一部分。一个小孩抄写一页文字，如果没有抄写错误，他会感到非常自豪，但后来他再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再有这种意识——它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只要我们还在努力理解，我们就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证道学真理的价值；而后它们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力量。

能获得个人体验的人的前进道路更加容易，也更加快速。我们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甚至一点点直接的体验就会向我们证明，不是说所有没被证实的教义都是真实的，而是它们很有可能是真实的。我们已经亲历，我们所学到的一部分是真实的；由此我们认识到，其余部分很可能也是真实的，因为整个证道学是个一致的系統；这种可能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对我们来说几乎是确定的。

**如果一个提示没有被采纳，如果一个字被错过，那就永远失去了；
因为真师是不会重复的。**

安妮·贝森特：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如果不亲身尝试去实践这些教导的话，那些一遍又一遍听到这些教导的人比没有听到这些信息的外界人士更差一些，而不是更好。我不是说如果他们没做到，而是说如果他们没尝试去实践。这需要的是艰苦的努

力，也是常常被我们忽视的事情。的确，真师不会一句话说两次；他只是提出建议；如果没有被采用，他会随它去；他不会重复他所说过的话。只有真师的弟子，面对世界目前的状况，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必须说的话，直到受者产生印象。如果你是被真师接受的弟子，他不会让你去做一件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接受他给的建议，他就再也不会提供了。这不是因为他不友善，而是因为他不能浪费时间；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有这些教导都是给阿尔希恩的，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工作。只有那些真正认真的人才能接触到真师。我知道正是这种艰苦不懈的努力使得你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如此困难，但这是必须的，不这样做你就无法上路。

利比德：我们这些追随真师的人，试图在外部世界执行一些他的工作，必须不断地重复说教；因为人们粗心，不专心，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我们负责的各种事务；但当一个人与真师接触时，他就不能再粗心了；那时真师一个暗示就已经足够了，当然如果学生不采纳，它就不会被重复，这不是因为真师傲慢，而是因为学生还没有准备好。

需要理解真师在培训他们的学生时使用的方法。实际上他们很少直接下命令。多年前我自己在试用期时，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能做什么？”真师回答说：“这是要你自己去发现的。”然后他解释说：“我非常清楚，如果我让你去做任何事情，你当然立刻会去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服从我的果报；而我会有行动的果报。我希望是你自己有行动的果报；为自己做好事，创造好的业。这必须是你起念，而不是我。”伟大的人很少直接下令；但是通常会从真师说的某些话，甚至是眼神中，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赞同还是反对某件事情；而那些在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在库图米真师身边，很容易注意到这些事情；学生一直在寻找一切暗示。

摩里亚真师（Master Morya）在这一世之前的轮回中曾是一位国王，他常像国王一样命令式地讲话。他更多地会直接下命令，如果他不赞同某些事情，他通常会明确指出。库图米真师（Master Kuthumi）则几乎从不表示反对。因为他很少责备对方，他的学生们已经学会从他的神态中去解读他的意思。所以，他们会很小心地观察任何形式的暗示。当真师给出暗示时，他们会尽力去采纳它，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采

纳，那么这一暗示就不会再次给出。没有采纳并不会导致任何责备或损失，只是对学生来说，他们下一次被暗示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真师与道路》中解释了不同的真师们根据学生所属的七道光 and 既定的工作方向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训练。属于摩奴 (Mānu) 和摩里亚真师 (Māster Mōrya) 这一支的，是有着王者气质 (刹帝利, *kshattriya*) 的类型 — 他们是领导者、法官、律师、士兵、政治家。在菩萨 (Bodhi sattuva) 和库图米真师 (Māster Kūthūmi) 这一支的，则是那些属于婆罗门 (Brāhmana) 类型的人 — 他们是教师、布道者、改革者。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五道光，具有其各自的特质。一个至少通过了第六次入道的法王

(Chohan) 阶位的人领导着每一种类型，在他之下，还有许多真师。因此，同样属于第二道光，一个学生并不一定师从库图米真师，也可能师从德瓦尔·库尔 (Dj wāl Kūl) 真师。

第六章

四条入门之路

利比德：东方书籍告诉我们，有四条主要的道路可以使人们踏上试炼之路的开端。他们说，入门的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与已经走上路的人为伴。这使他们看到其荣耀和美丽，以及上路的必要性。深资弟子的影响不仅限于他所说的话，还包括他发散的非常强大的生命振动。这一事实在印度得到了充分认可，那里有许多不同层次和不同力量的不同类型的教师，他们被称为“古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并教授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时会给他们咒语去念，教冥想和瑜伽练习。但主要帮助他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们应该与他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个巡游者，到处走动，他们就跟着他一起走，就像耶稣的门徒在巴勒斯坦跟随他一样。如果他住在一个地方，这些门徒会聚集在他周围，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说的任何智慧言论，但他们获得的好处并不全部来自他所教导的内容，而是来自在他身边所受的影响。

这个过程完全是科学的。导师的高级载体的振动频率比他的学生高，而学生最近才走出低振动水平的世俗生活。他们并没有像他一样完全摆脱自私的一面。他们必须控制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决心摆脱它们，发展某些美德。简而言之，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性格，而这通常是一个缓慢而繁琐的过程。导师已在自己身上发展了这些美德，消除了那些恶习，通过与导师保持持续接触，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巨大的帮助。更高的振动压力是持续不断的，无论他们是醒着还是睡着，他们都在吸收它并与之调和。这个原理在物理学中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你把两个运动频率不一致的钟摆放在一起，更强的那一个将逐渐使较弱的钟摆与自己保持一致，或使较弱的那一个停摆。

踏上试炼之路的第二种方式是听闻或阅读有关该主题的教导。对此感兴趣的人会接触到一些关于这些更高层面的教导，他的直觉使他认可这些教导，他立刻开始寻找，来满足他想要了解更多的愿望。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读了《奥义世界》（The Occult World）后，立即下定决心：“如果是这样的话 — 肯定是这样的 — 如果有

这些更伟大的人，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服务，并回馈一些他们无价的知识给我们——那么我愿成为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之一。我将捡起任何我能够获得的碎片，从现在开始唯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进入那个世界。”当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听过或阅读了这些教导，但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冲动。这取决于一个人在其他世的经历。只有当他在前世已经接触到真理，并确信了它的美好和真实性，才会当它在这一世中出现在面前时，立即感到它的真实。

我们中许多人认为奇怪的是，接触到证道学书籍的人并不都会信证道学。证道学是一门奇妙的教义，它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当你试图借给朋友一些证道学的书籍时，你很清楚，其中一半人会归还书籍，并说“是的，毫无疑问它很有趣”，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一个人现在对它的理解是前世学习证道学所带来的善果；一个人前世对于一件事情的了解越多，现在就能看到更多。这也是我们在阅读任何好书时的体验，比如说，二十年前我们看过的书籍。现在把这本书再读一遍，你会发现比二十年前读时理解得更多。你能看到的，取决于你的洞察力。

第三种踏上试炼之路的方式是所谓的“启示性的反思”，在印度的书籍中常被提到。这意味着通过深入思考，一个人可以觉察到必然存在一种进化之道，必定存在那些已经了解一切进化和已然完美的人，而这表明必然有一条通往他们的道路。通过这样的思考，一个人做出决定后便开始寻找这条道路，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入道的人可能很少。

从某些方面来说，最令人惊奇是第四条试炼之路——践行美德。这个想法可能超出普通基督徒的理念，因为他们常相信只要做好人就足够了。但是证道学者能回想起早期基督教中所设定的纯洁或者圣人的目标，也就是今天他们的目标，在当时只被认为是第一步而已。圣·克莱孟特（S. Clement）非常大胆地说，纯洁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获得洞察力的必要条件。在达到这一点之后，你才有资格学习，为接受启蒙做准备，这是第二阶段，之后进入第三阶段，称之为完美状态。你会记得圣·保罗是如何谈论这个阶段的。他说：“我们仅在完美的人之间讨论智慧”，而并不是对其他人。

美德会引导人们走向试炼之路的开端，因为虽然一个人在许多轮回中过着正生活，但可能并没有发展出智能，但他终将获得足够的直觉，将他引导到那些真正知道的人的面前，把他带到某个为真师服务的人的身边。然而，必须要承认这种方法需要数千年以及许多世的轮回。那些践行美德但不发展自己智能的人终会到达试炼之路，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他们遵循圣·彼得的建议，在培养美德的同时追求知识，那么将会节省他们很多时间。

第七章

入道的四个条件

要想入道，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明辨
无欲
善行
博爱

利比德：这些资格条件在各种宗教中已经反复陈述了许多次，但这里的翻译与以前给出的其他翻译略有不同。对于第一个条件：明辨，翻译的区别不大。我已经解释过印度教和佛教中关于这一词的概念，它们的意思与基督教中的皈依的意思相同，并且学生必须将真我与性格体合一。走在圣道上时，这个过程必须被重复一遍，将单一体和真我合一。真我是单一体放到高层思想界的一个碎片，它下来是为了收集经验，学习接收和响应单一体在其自身维度无法感知的振动。所以，真我反过来必须知道他是单一体的一部分，他仅为单一体而存在，当这一点被完全认识到时，人就准备好接受第五阶位，成为一位圣人。

以下是达到这两个阶位的条件的定义；第一阶位，高我和低我应该已经合一，只有自我在性格体中运作；第五阶位，自我中不应有任何未经单一体批准或启迪的东西。每当单一体在低层世界触及我们的生命时，它就像从天降临的神。在任何入道发生时，单一体会闪现而下，暂时与自我融合，而在圣人阶位获得之时，将发生永久性的融合。在某些其他时候，单一体也会降临，就像在《阿尔希恩的生命》（*The Lives of Alcyone*）中提到的，当阿尔希恩向佛陀宣誓的时候所发生的那样。

通过以上所述的一种或多种方法，人被引向“明辨”，即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什么不值得追求。然后，他发现他必须发展第二项资格，即真师称之为的“无欲”。贝森特博士之前翻译为“冷静”或“不动心”。这是印度教中的 *vairāgya*，意思是对自

己行为的结果漠不关心。佛陀对此的陈述略有不同。对于这第二个阶段，他使用巴利语 *parikamma*。*Karma* 或 *kamma*(业)总是指行动或行为，*parikamma* 意味着为行动做准备。因此，他将第二阶段称为行动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强调的是学会为了正义而正行，而不是为了自己在任何方面获得什么而行动。这一点不应被误解。许多人认为对行动结果的漠不关心意味着人必须履行职责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正如本书后来告诉我们的那样，“你必须做正确的事情，你不能做错误的事情”，无论后果如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考虑他们的行动将如何影响他人。事实上，正是这种影响决定了行动的对与错。真师的学生不考虑结果对自己的影响，但他们最强烈地考虑对他人的影响。

第三个资格要求叫做“善行”，其中包括印度教称之为 *shat sampatti* 的六项规则。在佛陀所给出的巴利文教导中，这个资格要求被称为 *upachāro*，意为“关注”而不是“行为”，即人们应该关注按这六个宝训所规定的方式行事。我们稍后会在本书中介绍库图米真师对它们的解释。佛陀将它们给出的方式是 *samo*，“平静”，即控制思想；然后是 *dāmo*，“控制”，即控制身体；接下来是 *uparati*、*titikhā*、*saṃdāhāna* 和 *saddhā*，字面上的意思分别是“停止、忍耐、专注和信心”。我费心查了一些主要词典，从当时南传佛教的大法师希卡杜韦·苏曼加拉·泰罗 (*Hikkaduve Sumangala Thero*) 那里得到了这些翻译。这些词汇代表了 this 派别当前的信仰。

这些与本书所给的翻译略有不同。“自控”被翻译为“宽容”，因为所指的是针对偏执和迷信的，即完全放下认为自己的方式比别人的方式更好，以及认为任何法事或仪式是必要的想法。忍耐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开朗。专注是一心一意和平衡，将一生聚焦于自己的目标，因此也是稳定的；而信心则是对自己的真师和自己的信心。两种翻译中资格要求完全相同，但是佛陀从智慧的角度特别强调了这些要求，而弥勒菩萨和库图米真师从博爱的角度做了强调。在教导阿尔希恩时，真师也更加注重传授实用的含义，而非逐字翻译旧的词语。

最后一个资格被称为博爱。它在梵语中称为 *mumukshatva*，意思是“强烈渴望从生死轮回中解脱，以及与至高的合一”。佛陀在他的语境中称之为 *anuloma*，意思是

“直接次序”或“连续”。他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发展了其他的资格之后，他必须渴望摆脱低等的限制，与至高合一，以便他可以帮助他人。

阿尔希恩接着说：

真师对我就以上每一点所说的话，我试着讲给你听。

书从这里正式开始。

第二部分

明辨

第八章

真实和虚幻的目标

利比德：我们现在看看本书的第一部分

这些条件的第一个是明辨。这通常指的是对真实和虚幻的鉴别，它能引导人们入道。不仅如此，它还包含更多的意思；它不仅要在刚上路时练习，而且要在道路的每一步每天自始至终地实践。

这最后的几句话准确地展示了那些看到道路的荣耀与美丽，打算踏上它并来到真师膝下的人们所面临的困难。他们都是善良、认真、细心的人，但他们的性格体任性无拘，而且他们必须面对公众舆论的巨大压力，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实，即人类现在仅仅过了第四进化圈的中点，他们在这个阶段尝试做的事情，在第七轮结束时将会非常容易做到。那些坚持到第七进化圈的人，在他们的物质、星光和思想载体中，将拥有比我们现在更为充分发展的物质，所有的原子中的螺旋都在活动，而不是现在的大约一半在活动，所有围绕他们的力量都将是有助益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阻碍他们。

真师们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的力量能帮助我们。尽管进化的力量进展缓慢，但它也在我们这一边，未来是属于我们的；然而现在是个进行此类事情非常困难的时期。在第五进化圈中，所有现在正在对我们产生强烈反作用的人将会被淘汰，只剩下那些与我们共同前进的人。到了第七进化圈，事情将变得极其简单。那时，人们可以在外部世界生活，享受到所有现在只能在灵性发达的人的指导下，在修道院中才能找到的优势。有些人可能会想：“那为什么我们不等到第七进化圈呢？”我们中的许多人在

过去的二，三万年里，一直过着舒适愉快的随波逐流的生活，那些没有从内心深处强烈希望进步或帮助世界的人可能会沿着老路继续走上百万年，毫无疑问，路最后会变得更加容易；但是那些现在正在经历困难的人将有巨大的特权推动进化，他们将戴上助人者的皇冠。记住那首古老的基督教赞美诗，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进入天堂，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与所有其他人都不同，他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他遇到了基督，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基督回答道：

我知道你曾信仰我，
通过我你获得生命，
但应在你冠冕上闪耀的
那些辉煌的星星在哪里？
你看到那边欢喜的人群，
他们的冠上镶满了宝石，
他们每引导一个灵魂向我，
都会在冠上添一颗宝石。

基督教的经文中说到智者将像明亮的天光，像晴朗天空；而那些引领众人走向正路的人将永远像星星一样——他们是伟大的发光的太阳，向成千上万的其他生命发出光和热、给予力量。这就是现在做这项工作和随波逐流等到第七圈的区别。

你之所以踏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你已经明白，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找到那些值得获得的东西。不明白的人努力获得财富和权力，但这些最多只能在一生中拥有，因此是不真实的。有比这些更伟大的东西，它们是真实而持久的东西；当你一旦看到这些，你就不再渴望其他东西了。

安妮·贝森特：关于真实与虚幻的问题是一个深度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我们在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这个，因为真师教导的阿尔希恩，他当时还是个年轻的男孩，而且，这个教导是在星光界上给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师是针对阿尔希恩的低级思想体，也在对他的真我施教。这时真师给出的教导适合于一个尚未完全发展的男孩的低级思

想体。无论他的真我有多成熟，他的三个低等载体都是年轻的，所以教导以非常简单的方式表达，这样学生回到他的身体后，在清醒意识中可以理解它。

这里的虚幻指的是一切非神圣的事物，一切在现象世界中经历的，所有属于个人自我的事物，包括那些人们为了物质目标而奋斗的高尚事物。遵循真师的意思，我们可以说除了是属于上帝意愿的事物，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明辨的人知道真相，所以他们作为上帝的代理人工作，执行祂的意愿，祂是真正的行动者。这里并没有暗示他们应该忽视物质活动。人们应该更好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不是做得更差，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理人，在外部世界执行祂的行动。“瑜伽就是行动的技巧，”《薄伽梵歌》说，瑜伽是与神圣的结合。与神圣结合的人，行动必定是有技巧的，因为做工作的不是他，而是他内心的上帝。当阿朱纳问克里希纳关于战斗的问题时，梵天回答说他自己已经杀死了敌人，他补充说：“所以战斗吧，阿朱纳。”

真师说，当看到更高层次的事物时，就不再渴望其他的了。这个观念对学习《薄伽梵歌》的人来说是熟悉的。《薄伽梵歌》中说：“感官的对象，而非对它们的欲望，会从克己的人心中消逝；在看到至高之灵之后，欲望也会离开他而去。”当一个人看见了唯一的实相，他对感官事物的渴望就会消逝。

利比德：确实，当人们看到过更伟大的事物后，就不再对较低级的事物有欲望，但必须只是这个事实使人不去追求低级的事物。很多时候，人们混淆了因果，以为假装不在乎较低级的事物——尽管它们本身是好的，但与更高级和灵性的事物相对比被称为较低级的——就能让一个人处在高层次。当然，并非如此。这只是对禁欲主义的普遍误解的另一种形式。很多人把他们所称之谓的禁欲主义当作一个目标本身，并错误地认为只要避免生活中的所有普通乐趣，以各种方式让自己感到不舒服，就是高尚的。这是曾一度在英格兰和大部分欧洲盛行的清教主义思想的遗留物。那种清教主义的本质就是，要做好人，你必须尽可能地感到不舒服。每当一个人感到某种快乐时，他一定是在侵犯一些神圣的法律，就好像他在人世根本就不应该感到快乐似的；他的身体是一件需要以各种方式压制的粗鄙的东西，如果在某个时刻身体在做某事时感到快乐，他可以肯定那件事是错误的。这都是胡说八道，但确实是来自对真理的一种扭

曲，而真理是，那些世界上大多数人享受并视为巨大乐趣的事物，在那个升华到更高层次、全然看到更高快乐的人眼中，就不再被视为乐趣，而这些更高的快乐远远取代了它们的位置。

世界上的人们感到极大的乐趣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对那些有更高追求的人并没有吸引力——比如赛马、饮酒和赌博，以及各种形式的娱乐，如跳舞和打牌，这些并不一定有害，但更像是儿童的玩具。当一个小孩子长大时，他会丢弃他的玩具。在三岁时，他喜欢玩积木和玩偶；当他稍微长大一点，他开始玩玩具士兵、风筝、陀螺和弹珠；当他再稍微长大一点，他就不再关心这些事物，而是打板球或踢足球，或者是那种需要大量户外运动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孩子经历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适合年龄。随着他的成长，他放弃了那些他以前喜欢的事物，不是因为他认为他应该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这些事物已经不再吸引他；他找到了更适合他发展阶段的东西。但你可以马上意识到，一个三岁的小孩不会因为选择忽视小孩子的东西，并想要打板球或踢足球来变成一个大男孩。

高度发展的人对很多普通人认为必要的事物并不感兴趣。俗世中的人，如果他试图像我们一样生活，对于证道学和生活更深层次问题以外没有其他兴趣，那么弟子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枯燥无味。一般的世俗人会说，这样的人总是在做同一件事，他们似乎不知道也不关心其他的事情——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件事其实包含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但如果他假装不关心自己的事，而实际上在心中真的存有对它们的欲望，他就不会成为一个发达的人。

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这种知识是最重要的东西。一个人信什么宗教，属于什么种族，这些都不重要。

安妮·贝森特：真师在这里做出了一个极为明确的区分。他将人分为两类——那些知道的人和那些不知道的人。这是从奥义角度出发的重大划分，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属于哪类。两种类别都包括许多不同的人，因为外在的区别和差异是不重要的。那些不知道的人只为这一世的事物工作；但是，一旦明确看到真相的人，他就会充满了

为逻各斯工作这一唯一愿望，去配合祂的伟大计划，并以即便可能很小的方式去帮助实现它。我们可以检验自己的知识，看看它是否与那项工作有关。那些仅使人能够非常聪明地谈话，也许能够教导别人的脑力知识都是不真实的；真正的知识是那些融入我们生活的知识。有很多人习惯于每天晚上睡觉前静坐一会儿，回顾他们一天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你应该问自己的不仅仅是你做了什么，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而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沉浸在你所做的事情中，那么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浪费了；但是，如果你把同样的事情作为神圣工作的一部分——以献祭的态度去做，它们就会帮助你而不是阻碍你。

真正重要的是这种知识 — 关于神圣计划的知识。因为有一个神圣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进化。一旦一个人看到并真正了解它，他就会不由自主地为它工作，使自己与它融为一体，因为它是如此荣光，如此美丽。

利比德：当一个人看到逻各斯对祂的整个系统的真正计划的那一刻，那种让人们加入认为会帮助世界的各种政治和戒酒协会的精神，将以其最高的形式被呼唤出来。他看到这个计划总有一天会实现，而那个令人期待的结局实现的时间取决于有多少人准备为它工作。如果全世界的人能够在几周或几年内被说服去认识它并与之合作，那么逻各斯对他的子民的期望将会非常快地实现。正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程度去看它，因此我们如此落后，如此多的悲伤、不公和邪恶仍存在于阳光之下。

许多证道学的学生对这个计划有所了解。我并不是说他们已经看到，但他们与那些已经看到的人接触过，因此知道它是什么，以及如果想要与之结合，必须朝哪个方向前进。但是，当一个人完全看到它的时候到来，会发现这里说的所有热切的话都是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常常热情而有活力地投入到美好的事业和改革中，但除非他们知道一些关于更大的进化的计划，并看到他们自己的工作如何融入其中，否则很容易犯错。人们投身某些事业，是因为被其紧迫性和实用性所打动。例如，他们拥护戒酒事业，因为他们看到了酗酒习惯造成的巨大恶果，意识到如果能消除这个恶习，世界将以很多方式变得无比美好。他们试图通过禁酒令禁止酒的销售，从而强制人们

滴酒不沾保持清醒，而不是说服人们放弃酗酒的愚蠢和邪恶，所以这个计划并没有消除欲望，只是使满足欲望变得不可能。我并不是在这里反对禁酒令；它有很多有利的论点。如果我们认为限制砒霜或氢氰酸的销售是明智的，那么为什么不对比这两者加起来还要有害的毒药做同样的事呢？我只是指出这个补救措施并没有攻击邪恶的根源；它试图通过强制而不是说服来改变人们。

同样的，那些意识到相当比例的人类所遭受的可怕痛苦的人们，也在四处寻找困扰人类的无尽苦难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不幸的是，有些人认为他们在极端的激进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了答案。我们不能责怪那些并非出于自私，去追求他们认为会给同胞们带来解脱路线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是他们的头脑，而不是心，他们蒙受个人损失和牺牲，希望能缓解其同胞们的困难。他们必须意识到，人类进化是有一个计划的，如果致力于研究，可以使行动变得既明智又无私。缺乏的是辨别力；他们只看到困难的一面，所以陷入了一种可能导致比试图要平息的困难更严重的麻烦的境地。

所以，因为他知道，他就站在神圣一边，站在善的一边，抵制邪恶，为进化而不是为自私而工作。

利比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试金石来识别知道的人——这一点与他们的宗教或种族无关，而是仅仅取决于他们支持善并反对恶。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一个忠诚于他所知道的最高境界的人，站在他认为是善的一方，抵制他认为是恶的一方，我们都必须看到他是一个站在上帝一边的兄弟，即使他所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无法赞同，或不认为是讨上帝喜欢的。有很多人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却有着极大的局限。这些认真、忠诚的人实际上为了让其他灵魂归向基督（用他们的话说）而献出了自己的精力、全部时间和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然而他们的观念却非常狭隘和顽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那些信仰在某些方面与他们自己稍有不同的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立情绪，实际上近乎仇恨。

伟大的奥义阶制工作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他们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提取善并避开恶。他们接受那种奉献和热诚产生的力量，并使用它的每一分力量，避开所有的罪恶，

这些罪恶在这个层面上至少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善举的显现。有许多基督教社团，其中的偏执如此掩盖了仁爱，以至于人们从外在得到的全部印象都是其苦涩。伟大的奥义阶制对偏执表示遗憾，并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看到由此造成的恶果，但尽管如此，他们仍从中提取出所有的仁爱、奉献和善意的力量，利用它，并给予那些倾注出这些力量的人以赞扬；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将得到他的善举带来的所有好处，尽管同时，对于他的愤怒和偏执，也将根据因果法则得到恰当的结果。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对待这些其他人时表现出慈善，并试图在所有情况下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好的事物上，就像真师所说的，“抓住那些珍珠”，而不是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永远针对那些瑕疵。

如果他站在神圣一边，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无论他自称是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无论他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都没有丝毫关系。

安妮·贝森特：这是慕道的人们永远不应忘记的一点，因为除非你活出了这些法则，否则你离大门还很远。在那里，没有人会问你的种族是什么，你的信仰是什么，只会问你在品质上增加了什么。我们所有人（在轮回中）都依次经历过不同的种族。我们现在属于一个特定的根族的一个特定的次根族，是因为我们需要获得它特定的优秀品质，因此无论这些品质可能是什么，都可以被我们获得；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在忙于发展那个特定次根族的弱点。完全可以这样说：“对我来说，现在没有其他根族会更加适合消除我的缺点并提升我的品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比如追捧英国民族的方法而排除所有其他的，认为没有其他的民族能像英国人一样好。每个民族都在和谐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个民族都为伟大的整体贡献自己的一份。无论你所在的民族是什么，那个民族在整体和谐中扮演它的角色，并为你提供最简单、最自然的工作。但是你会完成这个角色并在稍后学会扮演其他的角色。如果人们理解这一点，他们就不太容易对自己的民族感到愚蠢的自豪，并对其他民族进行批评。

当我听到有人抱怨别人，暗示别人的错误是因为他是英国人或印度人时，这立即向我展示了说话者仍然被虚幻所迷惑。当一个人以他的次根族的特征为借口来为自己的短处辩解时，也是同样的情况。你必须试图获取你的根族和次根族的最好品质，而不是它的不足。例如，印度人应该尝试获取灵性、非暴力、宽容以及采取行动但不执着于结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雅利安根族的先民首先应该展现出来的品质。

然而，我们有时发现，对结果的不执着伴随着粗心和敷衍，这源自于错误的观念，即因为人应该对行动的果实不执着，所以行动本身是不重要的。但实际上，真正需要的是行动的完美和对行动结果的不执着。对于英国人，情况往往恰恰相反。他通常在行动中是有能力和细心的，但对于行动的果实，他容易感到激动，因为他往往缺乏不执着的品质。每个人都应该努力获取他所缺乏的，印度人应该尝试实践行动，英国人应该尝试实践不执着，而不损失他们已经拥有的品质。如果这样做，民族间的差异会使所有民族更加丰富，因为每个民族都可以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他自己所缺乏的东西。

利比德：热爱祖国、欣赏自己的民族、觉得自己对民族有义务并愿意为之服务，这些都是好事。但是要非常小心，不要用贬低其他民族来表现你的欣赏。我们与人类的永恒关系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世界公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公民。然而，爱国主义是好的，就像家庭之爱一样。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让我们的美德走向极端，以至于让恶代替善。诚然，家庭感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中世纪不择手段的贵族的家庭感情，导致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家庭更富有而谋杀别人，无疑是一种美德走向极端，变成了恶行。同样地，爱国主义是好的，但如果它导致对其他民族的暴力，那就变得不好了。如果你能为你的民族做点什么，而不伤害别人；如果你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员，使你所处的民族因此而更好，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些满足感。对于宗教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都经历过许多伟大的宗教。每个宗教都强调某些美德，但所有这些美德对于人类的进步都是必要的。

那些与神圣同道的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且他们正在努力去做；所有其他人还不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所以他们经常做蠢事。

利比德：这里有一点佛陀教诲，即一切恶行都源于无明。那些不知道的人常常表现愚蠢，这使得恶人总是值得同情，而不是让人厌恶或憎恨。对大多数人来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恶人是出于自私地行动——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人们有点容易忘记这是由于他对事实的无明。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些大富豪通过让许多小人物破产，使他们陷入贫困而暂时获得财富。那些被夺走生计的人对他们表示谴责，每个人都说这些人是多么地自私和残忍。

是的，他们应该遭谴责，但当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无明。这样的人在做他想做的事情，即压倒其他的人，因为他认为他比所有的人都更会做生意。也许他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同时为自己赚取财富，但如果他知道他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比对任何其他人都要大，他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制造一个比那些被他压倒的人还要无比糟糕的因果报应时，他就永远不会去做这件事了。与其因他的自私而诅咒那个人，更明智的做法是为他的无明感到怜悯。

试图发明一些会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方式。他们不知道万物合一，因此只有合一的意愿才能真正让任何人感到快乐。

利比德：“追求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功利主义的重要格言。这比以前的观念，即只考虑少数人的利益而忽略其他人，要好得多。但是，不能忽视少数群体；实际上，每个人都必须被考虑在内，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体的。这个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在开发出菩提界意识之前是无法理解的，即使开发之后也只能通过慢慢的了解才能理解所有是如何完全一体的。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宗教义务去相信事实就是如此，或者作为一种虔诚的愿望，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成为一体。我们说：“我们都来自同一个伟大的天父，因此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一体的。”然而，除非我们在菩提意识中体验到它，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和深度。

不过，我们仍可以给出一些建议，如果我们说所有的意识是一体的，所有的世界是一体的，其中所有的爱都是唯一的神圣之爱，其中所有的美都是唯一的神圣之美，

所有的世界之圣洁都是神的唯一之圣洁。当一个人走到基督面前，称他为“善师”时，基督说：“你为什么称呼我为善？只有一个是善的，那就是上帝。”每个人的善良就是上帝在他身上展现出的善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中所有的美丽和荣耀，无论是在大地、海洋还是天空中，都只是唯一神圣美丽的一部分；当我们从一个境界的次平面升至另一个次平面，从一个层次升至另一个层次，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美丽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直到我们学会通过每一件美丽的事物来看待所有的美。一切都是一体的。

当我们理解这一点后，我们将能够在所有事物中看到神圣的荣耀，通过每一件事物看到其所有其他的荣耀，所以当一片美丽的风景在我们面前展开时，我们欣赏的不仅仅是眼前的景色，还有它所暗示的一切——这只是无限整体的微小部分。然后，生活对我们来说将变得非常快乐，充满爱。通过这种快乐，我们将体验到永恒的喜乐；通过这种爱，我们将认知永恒的爱。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取得巨大的进步，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整体中的一个点时，我们的意识才能融入祂的意识，这样祂就可以通过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美丽，我们也可以像在祂身上一样看到并实现它。

这些人在追随虚幻，而不是真实。只有在他们学会区分这两者时，才能站在神圣的一边，所以明辨是第一步。

但是，即使做出了选择，你仍然必须记住，真实和虚幻是有很多种类的；因此，你仍然必须辨别正确的和错误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有用的和无用的、真实的和虚假的、自私的和无私的。

利比德：这些都是真实与非真实之间巨大区别的细分，这些列举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走这条道路，我们必须在生活的最小事务中进行明辨。我们需要不断决定如何处理这样或那样的小事，所以我们必须始终牢记明辨的观念，并保持警惕。总是停下来去思考是很繁琐的。当许多好人尝试这样做时，他们会感到疲倦；这种持续的压力对他们来说太大了。这是非常自然的，但那些屈服的人无法成功；因此，无论这种生活有多么令人疲倦，我们都必须坚持关注。

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应该不难选择，因为那些想跟随真师的人已经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做正确的事。

安妮·贝森特：如果有人正确与错误之间犹豫不决，那他实际上并不真心想要追随真师。决定这样做的人必须下定决心，在所有的情况下，无论小事还是大事，无论后果如何，都要选择正确的行动。在《瑜伽经》中，对于称为持戒（yama）的五大品质，包括非暴力、真实、诚实和其他品质，在入道的开始就被规定，它们被称为“大誓言（宏愿）”，因为它们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被遵守，无论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都不能是弟子破戒的理由。达到这个水平的人永远不会说或行不真实的事，无论这样做的表面利益有多大。这不仅适用于金钱问题，而且适用于所有事情；例如，他永远不会获取超过他应得的任何信誉。你必须问自己，你是否总是本能地选择真理，因为除非这样，否则你离第一道大门还很远。关于这个问题，真师认为没有必要说更多的话；这是如此清晰，如此显而易见。

利比德：这个观点不仅涉及到行为问题，而且也揭示了任何需要完成的工作都有正确和错误的方法。如果他不严格遵守这条规则，那么在内心深处他并不真正渴望成功。有时候，人们会说：“我多么希望我有灵视的能力；我多么希望我能看到星光界，我应该如何开始？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就是净化所有的载具；你必须小心，让身体只摄取最合适食物。许多人希望拥有星光界的视觉，但要真的训练时，他们更喜欢所谓的美味晚餐。他们觉得必须要吃这样的晚餐，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而且他们暂时忘记了他们对星光视觉的渴望。然而，这种感觉只是由习惯产生的，当我们知道身体的这种特性时，我们可以对繁琐的消除旧的不良或不适合的习惯，建立新习惯的任务信心满满。让人鼓舞的是，形成习惯的原理可以成为我们工作的有力盟友，尽管一开始它是一个障碍；因为一旦我们建立了良好的习惯，它们就会自动进行，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们，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事情。

在行为上，选择正确和错误是毫无疑问的。任何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或者想要到达真师膝下的人，当他看到正确的时候，他不会犹豫去选择。让我们希望我们中没有人会试图欺骗他的同胞 — 我希望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一点 — 或者即使是为了做表

面上的好事，也会对不真实产生愧疚。我们应该不通过令人反感的方式来谋生，比如屠宰动物，也不会是那些穿戴通过杀害动物才能得到的衣着或装饰品的人。获得这些东西有时是在特别令人反感的条件下进行屠杀，比如说，杀害小鸟的妈妈。所有继续穿着这样东西的人并不真正想要追随真师；他们更喜欢追随时尚。

第九章

不同载体的生活

但身体和人是两样东西，人的意愿不一定是身体所希望的。当你的身体希望什么的时候，请停下来想想，你是否真的希望这样东西。

安妮·贝森特：在这里，真师给予他的学生一个明确的命令，那就是当他的身体渴望某样东西时，他必须停下来思考是否他自己真正希望拥有它。很多人会发现每天都要停下来思考非常困难和烦人；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这是准备工作的重要部分。我知道这非常困难，因此很多有志者会厌倦做出这样的努力。

那些因为厌倦而放弃的人不会有所成就，就这么简单。做到这一点的努力必须巨大且持久——这意味着要过有把持的生活，其中不应有仓促的行动，没有仓促的言语，甚至没有仓促的思考，而学生的所有活动，无论是身体上的，情感上的还是思想上的，都必须完全受到控制。

利比德：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在追求进步这个课题上做到最好，那么他值得花时间仔细研究他的不同载体，看清它们究竟是什么。这里明确地说，物质身体希望得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人希望得到的，这对于星光体和思想体来说同样是真实的。如果理解了这些载体的构造，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想要的东西对于人本身来说并不好。我们几乎把它们当作是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确实是。每一个载体都是由生命物质构建的，而其中的生命体互相联结在一起，并获得了一种集体意识。

在星光体中，形成了我们有时称为欲望元素的东西，它实际上是由组成那个身体的所有星光细胞的共同生命组成的实体。每一个细胞本身都是一个小的、只有部分意识的生命，正在努力向上进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向下进化，因为它来说，进化就是进入矿物王国。当这些生命发现自己都被联结在一个星光体中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就会聚在一起，表现得好像它们是一个单位。你会感受到一个星光体有强烈的本能，事实上，这些本能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几乎可以说它有自己的意志。

对它来说，进化的方式是获取更强大、更粗糙的振动，这些振动与我们不想发展的所有感觉和情绪有关，如羡慕、忌妒和自私；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利益往往与我们的相冲突。更精细、更快速、实际上更强大的振动，如爱、同情和奉献，都属于星光体的更高部分，因此，它们是身体本身不想要的类型，尽管我们想要这些。

那些生活无所把持，想要所谓的自由的人，要说他们想要说的话，做想要做的事，实际上他们是自己的星光体的奴隶。我们不应该因此责备星光体，也不应该像中世纪的基督徒那样，把它视为诱惑人的恶魔。它对我们或我们的存在一无所知；它并没有在诱惑我们，只是在努力寻求表达自己，以它自己的方式进化，就像所有其他生物一样。

人们有时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给这个元素体一个进化的机会；我们是否应该让它拥有它的粗糙振动？”不，这是误解了的慈悲，而且本身不能完全做到。因为在一些以前的生命轮回中，我们允许较低的情绪强烈地通过我们表达，我们可以对粗燥的物质做的最善良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星光体中的这些物质抛出去，让这些物质附着在一些野蛮人身上，或者狗或牛上，这样它的振动就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欲望元素体相当狡猾。我们不能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它的位置，来理解这样低级的意识，但显然，它感觉到它被比自己更精细的东西所包围，即思想物质，并且似乎通过实验发现，如果它可以让那个物质与它的物质一起振动，它可以得到比其他方式更强烈、更多的振动。如果它能让人认为他想要它想要的东西，那么它会更有可能得到这样东西，所以它试图刺激更精细的物质。例如，如果它能引发一种不纯洁的思想，那么它最终将得到它所喜欢的不纯洁的情感，或者如果它能引发一种嫉妒的思想，那么很快就会有一种嫉妒的感觉在心中滋生，这就是它想要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它是邪恶的，对于它来说，这只是一种它非常受用的非常强烈的粗糙振动。通过这种方式，元素体往往比人类更胜一筹，尽管它在进化的等级中非常低。当你想到这一点，你会觉得受到羞辱，因为你意识到你被某种还没有进化到矿物的东西所征服和利用。

我们必须面对它，逆着它的意愿净化星光体，通过改变我们可能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任何坏习惯，并为了未来用好的情绪代替。

思想体和物质身体同样也有一个元素体。身体元素体负责身体组织的建构和对身体的一般照顾。如果人体有划伤、割伤或伤口，物质元素体会立即将白细胞送到那个地方，试图将新的细胞连结在一起。关于这个元素体在物质身体中的工作有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其中一些活动对我们非常有用，但同时，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利于我们的冲动。

因为你是神圣，只有神圣的意愿才是你的意愿；但你必须深入挖掘自己，找到你内心的神圣，倾听他的声音，这才是你的声音。

利比德：我们与本我合一的观念是很难理解的。我将告诉你这个观念如何第一次被明确地传达给我，尽管这不是我可以向别人推荐的方法。当时，我试图将我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思想层面的原子部分，以便发现在不同层面的原子子层面之间，我们可以怎么运用所谓的捷径。在上升通过各个层面时，一个人可以从物理层面的一个子层面到另一个子层面，一直到物质（终极）原子层面，然后到最低的星光层面，再逐渐上升到星光（终极）原子层面，然后到最低的思想层面，依此类推。或者，一个人可以走捷径从物质原子层面直接到星光原子层面，再从那里到思想原子层面。

我曾听过一些更高阶的学生谈论另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与之前提到的捷径形成直角。他们说，如果一个人的意识集中在我们的某个原子子层面上，他就可以打开与相应宇宙层面的沟通之线。因此，通过将自己完全集中在原子思想层面上，就有可能接触到一个全新层面系列的思想部分（也就是说，宇宙思想层面），这个层面完全高于我们所知的所有层面。

当然，我并没有希望能达到那样的层面，但是有可能进行交流。我尝试了一下，发现我能够看到 — 我恐怕无法描述它 — 在宇宙思想层面中与之对应的子层面，这是高于思想界两整套层面的境界。我实际上无法以任何方式达到它 — 我认为即使是一个圣人也做不到那样 — 但我可以看到它。就像我在井底看星星一样 — 但我可以

看到那个更高的意识。那时候，唯一让我深深感到事实，其强烈程度我无法形容，那就是，如果以前我认为我有意愿，我有智力，我有情感，那么它们不是我的，它们是至高之灵的；那是他的意愿，他的感情，完全不是我的。我从未忘记过这次体验，因为它以我无法描述的确定性给我留下了那个事实的印象。

这种关于神性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确信也可以通过菩提意识获得，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我们会发现意识的海洋在我们周围展开，我们知道我们是它的一部分，而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其他人在其中并与我们共享它；随后，除了这种感觉之外，我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渗透在我们和所有其他人之中的合一意识——我们就是上帝。这种认知给人一种极度的安全感和信心，一种无法想象的强烈冲击和激励。然而，我可以想象一开始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恐慌，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自我。当然，他们并没有失去自我；但记住基督所说：“为我而失去生命的人，必得着生命。”基督代表着菩提原则，并说：“为了我——为了他内在的基督的发展——愿意抛开他已经在里面生活了如此漫长时间的因果体的人，将找到他自己，找到更为宏伟和更高的生命。”这需要一些勇气去做，当一个人第一次完全在菩提载体中并发现他已经依赖了成千上万年的因果体消失时，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当有人经历了我所描述的任何一种经历时，他会绝对确定地知道只有一个“我”。这个想法无法传达，但当经历到它时，就会知道它，而且再也不会动摇那种确定感。

不要把你的载体误认为是你自己——无论是肉体，还是星光体，还是思想体。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假装是自我，以获得它想要的东西。但你必须了解它们，并知道自己是它们的主人。

利比德：真师将这些身体非常明确地视为单独的个体，当然是指我们已经谈到过的元素体。它们对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统治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人们不仅不努力摆脱它们的支配，而且甚至不知道有什么枷锁可以摆脱。他们没有将自己和身体分开。关于人有个灵魂的灾难性教导在这方面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人是一个灵魂**并拥有身体，他们马上就会理顺很多事情。只要一个人认为灵魂是在他头上漂浮的某种模糊的东西，那么善行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当我们发现元素体在我们身上有所

动作时，我们应该说：“这种情感是我星光体中的振动，我将按照自己的选择振动。我是这一系列身体的中心，我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它们。”

当有必须做的工作时，身体却想休息，想出去走走，想吃想喝。不知道的人对自己说：“我想做这些事，而且非做不可”。但是知道的人说：“想要做这些事的不是我，它必须等等”。

利比德：观察孩子，您会非常强烈地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一个孩子想做某件事，对他来说那就是他唯一要做的事情；他必须立马做，如果不能，天就会塌下来。野蛮人也是这样，是冲动的生物，冲动如此强烈，以至于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们有时会杀死一个人。文明人会说：“我会等等看发生了什么。”孩子会冲出去玩，而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人往往会责怪和斥责他们，因为我们不了解孩子的天性。孩子们会说，“我不记得。”这绝对是真的，但我们怀疑孩子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和整个根族的童年。我们应该说：“我知道你很想马上做，但现在不能那样做。这会打乱很多其他人的安排。你可以选择其他时候。”这就是教育的进步方式。对于野蛮人也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学会了不能任由某些冲动主宰。他需要经历几次轮回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他通常会被杀死，但逐渐地，他变得不那么野蛮，更加文明。但是，先进的人类将身体视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视为他可以管理的东西。

通常，当你有机会帮助某个人时，身体会觉得：“这对我来说太麻烦；让别人去做吧。”但人对他的身体回答说：“你不能妨碍我做善事”。

利比德：贝森特博士关于这一点曾说过，有很多情况下明显有一件事需要去做，但大多数人看到它会说：“是的，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有人去做的；我为什么要去做呢？”然而，那些真正热切的人会说：“这里有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是我来做？”然后他会立刻投身去做这件事。

身体是你的牲口 — 你所骑的马。因此，你必须善待它，好好照顾它；你不能让它过度劳累，你必须只用纯净的饮食恰当地喂养它，并始终严格保持它的清洁，让它没有染垢。

利比德：把身体看作是一种动物的想法实际上非常有用；这听起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越是真正的把身体当动物，我们就越接近把事情做好的可能。假设你养了一匹马，我当然认为你是一个合理且善良的人，虽然你希望完成你的工作，同时你也希望你的马能尽可能地快乐、舒适和健康。首先，你想要和他成为朋友，了解这个生物，让他认识你并感受到你对他的善意。然后你找出最适合它的食物以及它需要的量来喂食它。你会确保它能够吃饱，但你不会给它对它不好的东西。同时，你要让它工作，因为这是养马的目的；但你不会让它过度劳累。你要了解它能做什么，然后让它去做。你教会它信任你，这样它会服从你。当你提出建议时，它会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知道它不用担心什么，这样它就会在害怕的时候也信任你。这样，你就可以在尽可能少的麻烦中从它那里得到最多的工作。一个糟糕的驯养师有时会吓唬马；但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无法从马身上得到真正好的回馈。你不想要那样的结果；你希望和马有个友好的合作。

身体就像那匹马一样。我们应该找出最好的方法来对待它。采用严格的哈达瑜伽（Hatha Yoga）方法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对身体好一点，尽量舒适地利用它，但绝不要让它过度劳累，因为一个小时的伤害可能需要多年时间来修复。现代生活中有很大的压力和紧张。人们在工作中经常说：“我真的必须多做一点”；但很多时候，这“一点”过多的劳累会导致身体机制紧张，而过度紧张的部分并不能恢复正常状态。造成这种伤害很容易，因为身体是如此精细的一台机器，一台活生生的机器。它具有惊人的恢复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好身体”可以承受很多的虐待。但是，事实上，身体经受了虐待，人能挺过来，并不意味着没有受到伤害。相反，很多时候，轻微的过度劳累会留下永久性的痕迹。因此，我要提醒那些尝试进行奥义发展的人要非常小心，并充分认识到，正如我们的会长所说：我们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就不是我们的工作。

接下来是营养问题。任何人都可以依靠任何东西生活，这对讲究实际的人说不通。人们在性格和能力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句古谚语说得好，汝之蜜糖，彼之砒霜，这在食物方面是正确的。我知道有种倾向认为那些过分关注食物的人在纯粹的物质事物上过于担忧。当然，我同意不要过度，但要走中间道路，要明智。每个人都有责任了解他的身体可以接受什么食物以及最适合他的量是多少。在合理范围内，我们应该给身体它想要和喜欢的东西，但绝对不要给它对身体有害的东西，比如酒精或肉类。永远不要试图强迫给它任何东西，而是始终理解它需要什么以及怎么对待它，从而获得它在那个智慧水平上的合作。

人们在从肉食改为素食时经常遇到困难。在英国，当人们开始成为素食主义者时，他们往往误解了整个事情。他们一直主要以肉类为主食，还有卷心菜和土豆。他们成为素食者的想法是放弃肉类，试图靠卷心菜和土豆生活。但土豆几乎全是淀粉，卷心菜主要是水。一个人不能靠淀粉和水生活：他需要其他元素——形成人体肌肉、骨骼和血液的食物——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只要稍费点心思，就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身体的食物，然后主要靠这些食物生活。如果有人消化有问题，他可能吃了不合适的东西；他应该尝试其他食物，因为总有一个解决办法，除非他病入膏肓。当小孩子养毛毛虫以观察它们变成蝴蝶时，他们会费很大力气去寻找毛毛虫会吃的树叶——他们知道只有一种树叶适合它。当然，我们也应该为那个要为我们服务很多年的身体这只动物花费同样多的心思，只用纯净的食物和饮料喂养它。

注意清洁非常重要。这样做出于各种原因——不仅是为了健康，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种有品味的行为，而且是因为真师特别倾向于使用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作为他力量的传递渠道。这通常仅限于与他保持密切联系的学生，但任何认真按照这类书籍中所阐述的原则生活的人都在他的关注之下，因此这样的人有可能被需要，也有可能被用作力量的传递渠道。在任何特定的地方，可能没有合适的学生来传递某种力量；但可能有另一个人，尽管没有那么进步，但对于那个特定的目的是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真师会想要使用他。

真师为不同目的释放出许多种力量；有时一个人作为渠道是合适的，有时另一个人是合适的。同时观察两个学生的情况，可以看到一个人总是用于某一种类型的力量，另一个人用于另一种类型。这种外流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星光的、思想的和菩提的，并主要通过手和脚在物质层面上发挥作用。因此，如果被选中的人因为至关重要的清洁问题而不能被使用，真师就无法利用他，因为那个人不是一个合适的渠道。这就像把纯净的水倒进一个脏水管——水在途中会被污染。因此，与真师密切相关的人非常注意身体的完美清洁。我们需要小心，确保在这方面做好准备，以便在需要时我们有用。

如果我们希望被用作力量的渠道，我们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避免扭曲，尤其是脚部的扭曲。不久前，我在一个习惯赤脚行走的社区住了几个星期，我惊恐地看到许多学生脚部扭曲且残疾的样子，并注意到这种畸形如何严重影响他们作为真师力量渠道的有效性。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力量的自然路径是填满学生的整个身体，并通过四肢流出；但在那些不卫生的鞋具导致永久畸形的情况下，圣人只能利用身体的上半部分；而这给他增加了额外的麻烦，每次都需要在学生的横膈附近构建一种临时的堤坝或屏障，因此，不可避免地，那些没有这种残缺的人会被更频繁地使用。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完全干净和健康的身体，你就不能做艰苦的准备工作，你就不能承受无休止的压力。

利比德：在目前的情况下，为正道做准备确实是艰巨的任务，如果匆忙进行，它会带来无尽的压力，除非我们所有的身体（包括物质身体）都处于良好状态，否则我们无法承受这些压力。因此，完美的健康对于快速进步是必要的，只要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就会立即出现延误。负责任何学生进步的导师总是非常小心地观察，确保没有超负荷的压力，并且在他们看到学生完全有能力承受适当的额外负担之前，他们不会给学生增加任何额外的工作。

但必须是你来控制这个身体，而不是由它来控制你。星光体有它的欲望——很多的欲望；它要你生气，说尖锐的话，感到嫉妒，要你贪财，

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要你抑郁沮丧。它想要所有这些东西，甚至更多，不是因为它想伤害你，而是因为它喜欢剧烈的振动的刺激，还喜欢不断改变它们。但你不想要任何这些东西，因此你必须明辨你的愿望和你的载体的愿望。

安妮·贝森特：我想大多数有思想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不是他们的物质身体，但是真师在这里给出的例子表明，他们如何不断地自我认同于自己的星光体。你可能有时会发现自已说：“我生气了，或者我很烦。”即使是那些不喜欢认为自己是较低情感的人，往往仍然会把自己与较高的情感混淆。他们在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嫉妒时，可能不会说：“我嫉妒了。”因为尽管人们可能认同自己的情感，但他们试图掩饰较低的情感，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欺骗自己相信他们的感觉不是嫉妒，而是爱：“我受到了伤害，因为我爱的某某人，比起爱我，更爱别人。”

爱是如此深远、包罗万象的美德，以至于人们喜欢用它做庇护所，他们设法将各种与爱无关的事物归因于爱。我们最好诚实地检查我们的感受，不要在这些严肃的问题上要花样，用美丽的词汇欺骗自己。在上面的例子中，你受伤并不是因为你爱你的朋友，而是因为你渴望将那个朋友占为己有。每当有这种受伤的感觉时，它都源于自私，而自私正是爱的对立面。你 — 真正的自我 — 不会感到嫉妒，但你的星光体可以；真正的你也不会生气或烦躁；这些都是星光体的感受。

真师还提到了其他几个例子 — 贪婪、嫉妒和抑郁。对道路的渴求者不太可能屈从于这三者中的前两者，而更可能屈从于第三者。人们对抑郁的关注往往不如对其他情感的关注，因为他们误以为抑郁只会影响到自己。他们认为：“如果我感到悲伤或情绪低落，毕竟这只是我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但事实并非如此；抑郁确实会伤害到其他人。这种情绪的运作机制众所周知，是所有奥义学研究者所了解的。抑郁的振动传播到周围，影响其他人的星光体甚至思想体。这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邪恶得多，因为你的思想可能接触到的许多人可能是发展程度较低的类型，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可能让他们容易犯罪。

那些熟悉犯罪历史和统计数据的人都知道，在深度抑郁期后，有大量的犯罪行为，特别是谋杀和自杀等。被告往往会说：“我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绝望感，我觉得我无法自救。”有许多处于进化较低阶段的人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有些人可能会遭受监禁和死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真正对由他们的双手所犯的罪负责，或者只是部分负责。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内在法则的世界里，在我们的法庭上，由于缺乏对心理学基础知识的简单了解，没有完善的司法公正。

也许我之所以对此感受更为强烈，是因为我过去也曾经历过极度亢奋的情绪，而当摆锤回荡时，会出现极度抑郁的情绪。许多人都有相同的脾性；某一天，世界似乎充满了幸福，阳光明媚，大自然很美丽，一切都充满喜悦和美好。接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反弹；一种巨大的悲伤感袭上心头，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黯淡无光。如果你静下心来观察这个问题，你就会意识到，你可能把情绪变化归因于外部，但这些原因并不足以解释如此大的结果。不过，这种脾性也有一些优点。如果我没有带着这种性格来到这个世界，我肯定不会讲话那么有说服力；极端的情绪是演说家性格的一部分。但是，和其他性格一样，它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不能屈服于这种剧烈的情感波动。

我怀疑仅仅对自己说：“我不应该感到沮丧”就能摆脱这个缺陷；但是，即使是最严重的情况也可以克服，如果你记住不应该屈服于抑郁，因为它对其他人的伤害极大。因此，不要仅仅试图驱散抑郁，而是要强烈地用勇敢和愉悦的想法来取而代之，同时加入你温暖的无私之情。

真师指出，星光体并不希望造成任何伤害。它之所以如此行动，仅仅是因为它由在下行进化阶段的元素精华组成，并通过剧烈且不断变化的振动来进化。星光体对剧烈变化的持续渴望，应该有助于学生认识到它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导致看似无缘无故的情绪波动的东西，这些情绪波动不被理智所认可，因为它们都是星光体的独立活动。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不要让自己成为这些不断变化的情绪的游乐场。研究你自己的星光本性，找出它特别渴望的那些不良之物。然后安静地决定你不会允许它得到这些东西。这样做了之后，不要再去想它们；不要对它们耿耿于怀。选择相反的情绪，然后整天去练习。如果你的星光体想让你变得不耐烦，就让你的思想专注于耐心；在

早晨的冥想中沉思耐心，并在一整天中实践它。如果你的星光体想让你感到嫉妒，只需观察这个事实，然后不再去想嫉妒，而是想到无私并努力实践无私，那么嫉妒就会无处容身。你的思想不能同时充满两个对立的東西。

请记住，所有的困难对于渴望成为奥义主义者的人来说都是机遇。当周围的人都友善时，弟子表现出爱，这并不值得称赞；当所有人都体贴时，弟子表现出温柔也同样如此。即使最普通的人也会这样做。那些希望成为弟子的人必须在面对错误的情感时表现出正确的情感，否则他们就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在困难和诱惑面前，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慕道者应当迎头面对困难和诱惑，将它们视为偿还债务的机会。对于一个弟子来说，他遇到的每一个棘手的人和環境都不是诱惑，而是机会。当弟子用善良的情感回应恶意时，他就像他的真师；那时，他正展现出真师的品质。

那么，在早晨的冥想中思考你想要的品质；例如，如果你容易发怒，那就想想耐心。然后，在白天遇到一个易怒或烦人的人时，你会习惯性地对他发怒，但在犯错之后的一刹那，你会想到耐心。下一次，你在犯错的同时会想到耐心；再多练习一下，你会在犯错前的那一刻想到耐心，然后你会感觉到怒火，但不会表现出来；最后，你甚至都不会感到烦躁。这些初始阶段的现象表明你的冥想开始见效。

我知道很多人曾尝试去做并坚持了几天或几周，然后说：“我不再沿着这些思路冥想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的冥想对我没有好处，我没有取得进展。”这就好像一个人开始进行一次要花三天的旅程，走了一两个小时后就坐下来，说：“我走路没有用，我好像到不了那里。”在物质世界里，每个人都能看出这种行为是多么愚蠢；停止冥想跟这没有什么两样。**冥想一定会产生结果**，就像行走一定会让你前进一样。这是千真万确的。科学规律在所有时候都起作用，你发起的每一种力量都必然产生结果。如果你没有立刻达到目标，那是因为还有更多需要克服的东西，这种力量正在消除和征服它。不要考虑结果。只需将思绪引向耐心或任何你打算培养的品质，结果自然会呈现出来。

利比德：毕竟，通过一些练习，要认识到我们并非这个物质身体并不是很困难，这仅仅像一件外套，但星光体 — 我们的情感和欲望 — 才更具挑战性，因为它们常常像是我们自己非常亲密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能找到那些认为自己是情感和欲望本身的人；有些人充满了情感和欲望，如果你能想象把这些拿走，这些人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 整个人就是情感和欲望。对这样一个人来说，将自己从星光体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但这是必须要做的。星光体不断变化的情绪应该帮助人们认识到它不是自我，不是真正的我。作为一个灵魂，一个人并不会改变；一个人总是希望相同的东西，即走在真师指引的道路上，为了能够帮助别人而进步。因此，显然这个情感身体并非真我。

星光元素体因为永久原子吸引了我们在前世拥有的那些物质而获得了一定的连续性。因此，立即转换并且制服这个元素体是困难的。然而，这是可以做到的，最好的方法是通过仔细检查，发现自己的星光体想要沿着哪些不良情感的方向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也许一个人是神经质、易怒，或者容易嫉妒，或者贪图金钱。当他发现这些问题时，他必须静静地设法去检查自己的问题。假设问题是易怒，在现代生活的恶劣条件和嘈杂声音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个人应该下定决心不再易怒。将其作为冥想的主题是一件好事；然而，在冥想中，我们不应该试图去对抗那个恶习，而是要去思考相反的品质——耐心。永远不要去想那个邪恶的事物，也不要与之抗争，因为那样只会激起更多的问题。

当你试图通过你的思想帮助他人时，也必须应用同样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帮助一个有这种缺点的人，你不应该专注在他的易怒和这是多么可惜的想法中，从而加剧它，你应该想：“我希望他能够冷静和有耐心。”那么你所有的思想力量就会使他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一开始，当我们遇到一个让人烦躁的人时，我们可能会变得烦躁，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反应；然后我们会想起来，“我并不想那样做。”即使事后回想起来也是有意义的。也许下一次，或者第二十次，我们会在当时就想起，而不是事后。在第三阶段，我们会在说出烦躁的话之前就想起；烦躁的感觉还在，但我们不会表现出来。再

下一步就是我们根本不会感到烦躁，然后它就被征服了，我们在这一生或者来世中，不再因此烦恼。

为了掌控星光本性，我们还需要确保自己没有任何易受伤或被冒犯的个人情感。诸如同情和爱之类的更好的情感，我们必须尽量拥有。但是，我们必须确保自己的感情不会受到伤害，不会感到受辱。那些能够受到感情伤害的人在想着自己，而如果我们把自己交给了真师，就没有权利再想着自己。也许有些人愚钝得无法察觉侮辱，这并不可取；但当你确实察觉到别人在侮辱你时，要足够明智地不去理会它，这总是更好的方法。如果有人说你坏话，不要在意；自从世界诞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说别人的坏话，在我们都成为圣人之前，人们会继续这样做。毕竟，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这只是空气中的一次短暂波动，除非我们允许它成为别的，否则就仅仅是空气波动而已。如果有人说了关于你的令人不愉快的话，如果你没有听到，它根本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如果你碰巧听到了，并陷入愤怒、恐惧、绝望等情绪中，这并不是说话的人干的；你是在伤害自己。要以哲学的态度为人处事，可以说“可怜的人啊，她只知道这些！”要对此非常温和善良。其他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永远无法知道你。请记住“心知其苦”。在每种情况下，一个人对他说、做和想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理由；从外部来看，你永远无法知道他全部的理由，因为你只是从表面上看待它们，而且通常还是错误的。因此，在你到达菩提界之前，对别人要往好处想，或者更明智的是，不要试图定性任何人的动机。如果你觉得一个人的行为是错误的，最善良的做法是说：“我不会那样做；对我来说，这样做似乎是错误的；但我认为那个人有他的理由，尽管我不知道可能是什么。”

当一个人无礼时，通常是因为某些事情出了问题，导致他感觉心情很差，而你碰巧是他第一个碰到的人。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对你生气。是其他事情让他心烦意乱；也许他晚餐吃得不好。我们需要学会为别人着想，说：“可怜的人啊，我猜他不可能总是像我一样感到和蔼可亲 and 愉快！”那个人可能事后会为他说了些粗鲁的话而道歉，或者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任何受伤或受辱的感觉必然都出自对小我的思考。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自己，我们就不会感到受伤或受辱。这种对自己的想法正是我们必须清除并摒弃的。几乎所有嫉妒的情况背后都有对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

人只是想着他有多爱那个人，那么那个人有多爱其他人对他来说就无关紧要。分离的自我的幻觉几乎是我们所有麻烦的根源。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摆脱自我的幻象，更关注于关爱他人和发展自己的品质。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并成为更有爱心和理解的人。

自私的人现在已经不适合时代了 — 他仍然在延续着两万年前对他有用和必要的东西；但现在这些对他已经没有用了，他落伍了。我们的任务是跟上时代。我们为未来而活和思考，这是伟大的世界导师将为我们创造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过时的观念。

当你审查自己以发现要克服的缺点时，请小心不要被懊悔和忏悔的幻觉所困扰。记住罗得(Lot)的妻子故事，不要回头看，那是一种毫无益处的事情。当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时，你可以平静地说：“犯这样的错误真是愚蠢；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据说塔列朗(Talleyrand)曾经说过：“任何人都可能犯错 — 我们都会犯错 — 但是一个人犯同样的错误两次，那才是傻瓜。”一位真师曾经评论道：“唯一有用的忏悔就是决心不再犯。”请记住：“从未犯过错误的人会一事无成。”你不会为过去去世的所作所为而烦恼，那么为什么要为昨天所做的事烦恼呢？它们都同样是过去的事情。懊悔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行为 — 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对那些善待我们的人充满爱心是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有了真正的进步，那么即使在遇到缺乏爱心的情况下，我们也会表现出爱心。基督说：“如果你们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们有什么奖励呢？难道税吏们不是一样吗？”（圣马太福音，v. 46.）他的命令是爱你的敌人，为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祈祷。（圣路加福音，vi, 27-29.）这是弟子展现真正价值的时候，他们要能够做到像真师一样；即使有人说他们的坏话，恶待他们，他们依然善意地、充满爱心地对待那些人，并为他们的愚蠢找理由，宽以待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光是回报爱和善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能够在那些还不太了解它意味着什么的人身上倾注出爱心。据说，当基督受辱骂时，他没有还口；当他受苦时，他没有威胁；而是将自己交给上帝，那公义的审判者。（彼得前书，II, 23.）我们有时都会受到委屈、误判和误解。没人需要担心这些，因为因果报应会摆

平一切。“复仇是我的；我会回报，这是主说的。”（罗马书，XI，19。）我们只需将其交给神。正义总会申张，所有的错误总有一天会得到纠正，那些现在误解我们的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会为他们的误解感到抱歉。不会有任何不公正；应有的结果将会如期而至。

逻各斯（Logos）始终是爱的榜样。许多人诋毁祂；许多人误解和轻视祂。祂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但神圣之爱却源源不断的涌出。只要我们愿意成为神性的表达，这种品质也必须体现在我们身上。

你的（低层）思想体希望把自己骄傲地与别人分开，多考虑自己，少考虑别人。

利比德：在这里，我们再次需要区分思想体所渴望的和我们自己所渴望的，并认识到我们不是思想。我们习惯于说，“我认为如此”，但是十之八九，并不是“我想”，而是思想体在想。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尝试控制和训练我们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审视思想，我们会看到很少有想法值得归因于我们自己——归因于高我——大部分想法仅属于较低的思想体。

低级思想体会从一个事物跳跃到另一个事物，它会浅尝辄止地触及各种主题，但通常不会全面地处理任何事物。通常，它并不希望深入处理任何事物，只是简单地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以获得不断变化的振动。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可能会发现，即使在短时间内，我们也想过许多相当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当你沿着街道走路时，你会发现，虽然你没有特别地思考，但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思考；那就是思想体。如果你不控制它，它会回顾大量对你来说无用的事情，些事情并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对你没用，因为它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自私的事情。思想体还有联想的习惯，有时会扭曲我们最美丽的想法，并将它引向完全不同而琐碎的事物上去。我们必须控制并改变所有这一切。我知道要时刻检查思想体在做什么是很难的，但这是应该做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是我们身上最强大的东西。如果意志可以指挥思想，我们几乎可以任何事情。这种巨大的力量可以属于我们，无论我们是富人还是穷人，

年轻人还是老人——如果我们练习不断的警觉，直到形成新的思维习惯，这将是服务于真师的有价值的工具。许多事情可以通过思想来完成，而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完成。对我们知道需要帮助的人发出的充满爱的思想，可能比赠送一笔钱更有帮助——它可能产生终身的效果。这可能甚至不会在物理层面显示出来，但这依然是为真师做的真实工作。

我们的思想背景应该是对真师的思考，每当真我没有需要思考的事情时，它都会转向真师。这种思考应尽可能具体。有很多人对真师的思考是一种模糊的福祉感，一种半狂喜状态，一种宗教昏迷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并没有真正地积极思考任何事情。我们不应该模糊地沉浸在缺乏精确性的思考中，而应该让我们对真师的奉献采取一种确定的形式，比如“我可以做什么来为他服务，我可以在哪个方向上运用我的思考力？”

你会在这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对这个事实的强烈坚持：对我们来说，真正只有一个思想，只有一个意愿，只有一项工作。这个唯一的思想就是为真师服务的思想，唯一的意愿就是做这项工作，唯一的工作就是对他的奉献，以及为了他对世界的奉献。尽管在我们要做的工作中有着最复杂的多样性，但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他和世界。在真师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服务；如果我们希望与他合一，那么这也必须是我们唯一的思想。这意味着我们要让自己适合服务，以这种方式，我们自己获得一些进步，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变得伟大，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成为好的工具。

许多人正在发展他们的思想体。伟大的科学家们纯粹为了追求知识而这样做。有时候，在他的头脑中可能有一个连带想法，那就是如果他做出了伟大的发现，他将会变得有名，但我不认为大多数科学家是这样想的。通常他有使知识变成有用的东西的希望，但首先在科学思维中有强烈的想知道的渴望。这是一条高尚的路线，科学界有许多高尚的灵魂，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服务。

我们也必须努力培养我们的思想体，使之敏锐，活跃，有用。为什么呢？木匠为什么要磨刨子？不是为了比其他的木匠拥有更锐利的刨子，而是为了让它能更好地刨木头，使他的工作可以做得很好。我们必须训练思想体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我们必

须坚持这样的想法：“我正在为真师的工作创造一个工具。”保持这种理想的人将会避免灵性自傲，从而避免了许多仅仅由于智力发展而难免使人掉入的陷阱。

即使你已经把它从世俗的事物中转移出来，它仍然试图为自己算计，使你想到自己的进步，而不是想到真师的工作和帮助别人。

安妮·贝森特：在真师的教导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始终围绕着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工作的想法展开和回归。它似乎强烈地散发出那种合一感，你会觉得真师只能有那一个想法，他已经将自己与至高之灵完美地融为一体，无论他的注意力被什么事物占据，他都不可能忘记这一点。这就是弟子的理想。他必须始终想着真师的工作和帮助别人；这个想法必须高于其他所有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思考的是你的头脑，而不是你。但是如果你想着真师的工作和帮助别人，你就拥有了一切。假设你在冥想中想到了一个美德；你为什么想要它 — 是为了被人们赞美，还是为了使自己更接近入道？或者你想要它是为了成为真师工作的更好的工具？这就是你可以知道是你的头脑还是你在思考的测试。

采取一个明确的方式对自己进行测试是一个好方法。假设这样一个例子 — 尽管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越发达，他也越有用，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例子 — 比如真师的工作需要的品质远低于你已经发展的品质。你是否愿意接受它并在需要的方向上努力工作，而不是继续用你更高的才能并在其他领域提升自己？你愿意为了对真师更有用而“掉价”吗？如果你始终记得为真师工作，有用是唯一的动机，你就会愿意。在为真师的工作中，我们会会有很多机会去培养我们的思想体，使其变得敏锐、活跃、有用。如果我们为真师工作而提升自己，我们就不会有陷入分离主义的危险。在较低层次的世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利用其他人因为认为它们不重要而放弃的机会。一个弟子总是寻找别人未做的事情，以便他可以补充缺失的部分。这样的态度意味着心正在受到控制。

利比德：在我们的心中，真师的工作必须在一切之上。如果我们发现有除此之外的任何思想，任何其他行动的理由，那么产生这些的就是思想体，而不是真我 —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的确，思想体是骄傲的和有分离感的，当它完全放弃了所有的世

俗的骄傲之后，它的下一步就会试图让我们对自己的进步，对我们与伟大真师的关系，或者类似的事情感到骄傲。当我们克服了这种情况，摆脱了对这些事情的任何骄傲，它会试图让我们对不骄傲感到骄傲。不要责怪微妙的思想元素体，它并没有你的概念，它只是试图获取它需要的用于自身进化的各种各样的振动。

当你冥想时，它将试图让你想它想要的许多事情，而不是你想要的一件事情。你本身不是这个心智，但它是供你使用的；所以这里又有必要进行明辨。你必须不间断地用心观察，否则你会失败。

利比德：在印度，人们说思想体（心智）是感官的 rāj a 或国王，它是我们自然本性中最难控制的部分。在这方面，我们西方人可能比印度人还要糟糕，因为我们一直在特别发展这个低级思想体，我们对它能迅速从一个主题转变到另一个主题而感到自豪。

然而，通过耐心的努力，你可以将强大的习惯力量施加在这个元素体上；你可以使它进入一种惯性思维，并引导它理解，你，即真我，打算始终保持你的主导思想，但与此同时，这个思想可以有无限的表达，因为没有什么不能投入到为真师服务的事业中。然后，这个奇特的、难以管理的元素体会逐渐理解你的意思，会知道总的来说，与你（它不理解的对象）合作比与你对抗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最后，它将和你愉快和谐地一起工作。

第十章

对与错

对于奥义主义来说，在对与错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无论付出多么高的代价，无论无知的人怎么想或怎么说，你必须做正确的事，不能做错误的事。你必须深入研究自然界的隐秘法则，而且，当你知道这些法则时，就应该遵照这些法则安排你的生活，始终运用理性和常识。

安妮·贝森特：如果你诚实地看待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普通的生活其实是一系列的妥协。人们常常在做一些比他们知道的正确的事情稍差一点的事，屈服于那个最致命的问题：“别人会怎么说？”他们很清楚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但他们会稍微偏一下方向，改变一下，降低标准，以便让自己顺利一些。这种对别人意见的恐惧部分是由于一种从本质上可爱的弱点——即取悦他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印度非常普遍，但如果你想正确地走奥义之路，你绝不能让自己在涉及原则或重要事项的情况下，如在大的宗教和社会问题上，因为这种愿望而妥协。以儿童婚姻为例。在很多情况下，婚姻生活过早开始。我在公共平台上反复谈论过，让一个女孩在她成年之前成为母亲的残忍，以及这种做法对民族活力的伤害。许多人知道这是错误的，并公开这样说；他们会问为什么其他人过早地嫁女儿，然而他自己仍然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人们会在背后议论。这样的人不会成为奥义主义者。

暂时抛开那些关于国家未来的重大问题，让我们转向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在这些小事上也不能有妥协。你必须明确什么是正确的，然后坚定地坚持下去。我知道你不能立刻实现你的最高理想，就像你不能一步从山脚登上山顶一样。但是，如果你想攀登，每一步都必须为着到达山顶，每一步都必须让你更接近它。永远不要降低你的理想；这样做是致命的。正如《奥义书》所说：“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愉悦的；智者永远把正确置于愉悦之上。”

在小事上尝试按照你的良知认为正确的去做。你不需要对别人的良知怎么想，或者对他是否遵循自己的良知负责，但你需要对遵循自己的良知负责，无论表面上的代价是多少。请注意，这只是**表面的**代价；你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是不会受损失的。当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我们的奇想、偏见和幻想与正确混为一谈；对此，真师在这里给出了警告，他说：“深入研究自然的隐秘法则。”首先找出什么是正确的，然后按照你的知识去生活。

真师在这段话的最后添加了重要的建议：“始终使用理性和常识。”始终考虑他人的感受，但永远不要让它们干扰你和你所认为的正确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必须在伤害人们的感情和妥协你自己的良知之间做出选择，那么选择前者。一个奥义主义者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总会区分真实的人和人的多重载体的偏见。他永远不会伤害一个人，但他宁愿反对这个人的偏见，而不是去做错事。然而，他甚至不会无谓地伤害其他人的偏见；但是如果他必须这么做时，他会同时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帮助这个人，而不是伤害他，他自己被用作打破这个人内心限制的工具。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动也会温和、体贴地进行。很多人发现这很难。用平静的理智去做事要困难得多；一股情绪的冲动使得事情变得更容易。无论是好还是坏的情绪，它都会提供一种冲动，带着人在无需再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完成事情。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奥义主义者，你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通过冲动行事；你必须发展理性，辨别力，而在这个努力中，你会不知不觉地发展菩提体。

利比德：人们通常都有他们的偏见 — 很多偏见；并且他们将这些偏见与正见混为一谈。因为他们是从小沿着某条思路成长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质疑它，所以他们容易认为那些不同意他们自己特定方法的人是错误的，尤其是当这种方法被大多数人遵循时。集体的偏见通常非常不合理，因此我们不能让这些偏见影响我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我并不是说在深入探究普世的偏见背后我们不能找到一些理性的依据 — 可能并不是人们所声称的那个理由，而是另一个理由。但是通常，这个真理的碎片被裹挟在大量的错误之中，被歪曲和误用。

奥义主义者永远不会因为担心伤害他人的偏见而被迫做错误的事，但他也绝不会毫无必要地冒犯那些偏见。理性和常识必须在所有事情中起主导作用。比如说，你想做某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它是好的，而且很重要。这很好，但不要像公牛冲向大门那样冲向它。公牛可能会冲过去，但是需要对自己和大门都付出相当的损失。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应该展现出甜美的理性。如果我们让自己对一件事情感到激动和生气，那么就会有一种情绪波动卷着我们；但是，温和、平静地做事，不对反对者产生任何负面情绪，这是更困难的，然而，这显然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冲动行事。他们无法忍受的东西太多，他们不理解，也不愿意花力气去理解；他们只是一味地向前冲，认为他们自己一定是对的；但我们必须要考虑他人——要考虑他们的感受，也要考虑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可能是对的，而我们可能是错的。

你必须明辨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在是与非的问题上，要铁定如山，对于无足轻重的事，要处处让着别人。因为你必须总是温和友善，合理宽容，把你自己需要的充分自由同样留给别人。

安妮·贝森特：这是一段非常温柔而美丽的文字，它平衡了前一段，如果只看前一段的话，可能听起来有些严峻。由于当今人们通常最在乎的事情都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所以奥义学者其实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让人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将自己的意志指向真正重要的那一点，至于其他的事情，他让人们按照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做。当他在这些事情上让步给他们时，他们就会意识到他是一个多么令人愉快的合作伙伴；他们渐渐地在重要的问题上跟随他，几乎意识不到他们正在跟随。在世俗世界中，这种品质被称为得体有方。在奥义学中，它被称为明辨。

这个品质是狂热的人不具备的，因此他们不会成功，而奥义学者总是会成功。狂热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也不愿意让步；因此，他会把人弄得很烦躁，然后人们就不会跟随他，无论他多么正确，无

论他的主要目标多么重要。如果你能顺着毛撸，他们就会安静地跟随你。这基于自然界的一个普遍事实。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当有人试图拉他们的时候，他们的本能都会朝相反的方向抵抗。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小例子。一个人试图牵一只小牛。小牛的四只脚牢牢地插入了地里，尾巴挺得直直的，用尽全力抵抗那个牵牛的人。如果那个人明智的话，他会停止拉扯，然后动物就会停止反抗，通过一点点的拍打和哄哄它，他就可以让它跟随自己。

这个例子中有一个宝贵的教训。如果人们不按照你的意愿行事，那你应该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你通常会发现，是你行为方式中的某些元素让他们反对你。我自己就遵循这个原则。当我在任何工作中遇到摩擦和麻烦时，我会坐下来反思，并试图找出是我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些困难，并寻找另一种工作方式。这比试图让人们遵循你的方式要好得多。毫无疑问，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迫他们，但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中也只会带来反对和麻烦。这显示了领导力品质的重大缺失——这是真师们希望我们在未来拥有的能力。真师们希望你如何领导，这样你就可以帮助人们前进，而不是强迫他们前行。

利比德：从现在起大约七百年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将有机会参与到第六根族的发展工作中，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为世界导师的降临做很多准备工作。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在他来临时还活着，并将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培养领导能力。一个领导者的首要素质就是得体有方。

因为奥义主义者永远不会放弃任何重要的工作，所以他最终总是会成功，尽管他可能会遇到阻碍，可能会暂时后退。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那些在法国推动自由运动的人无法控制人民的疯狂激情，因此发生了可怕的大屠杀和罪行，理想之星在血腥中黯淡下去。决不要认为他们赞同那种疯狂，赞同那种魔鬼般的杀戮欲望，赞同那种无法形容的肮脏和残忍，赞同那种背叛和恐怖，赞同那个可怕时期所有无法形容的恶事。权力落入了一群因暴政和压迫而疯狂的乌合之众的手中，他们比野兽还要低级。永远不要认为那些难以置信的暴行得到了为文明而工作的人的认同。但后来，他们以另一种方式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到现在，那个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拥有了那些人曾

经为之奋斗的一切自由。他们引导的所有其他大型改革，以及他们担当的所有其他工作 — 从长远来看，他们总是会成功的，尽管一开始可能并非如此。

我们必须做的就是这样 — 永不接受失败，始终坚持工作 — 但要做好这些，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巧妙地帮助。许多好心的人想要推动所有人。但那不是办法 — 我们必须向他人展示人类未来的欢乐、喜悦和荣耀，以及真师们的工作，然后他们就会自愿地跟着我们走。如果你无法和某些人相处，那就寻找自己的缺点。不要担心他们的错误，尽管毫无疑问他们有很多错误，但要看看是你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阻止了你和他们相处。如果你仔细寻找，可能会发现些什么。

你要努力看清楚什么是值得做的：并记住你不能以事情的大小来判断。一件对真师的工作直接有用的小事，远比一件被世人称好的大事更值得去做。你不仅要区分有用和无用，而且要区分大用和小用。

安妮·贝森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从真实的立场出发，值得做的事情通常是人们完全不关心的事情。他们对无关紧要的事情感兴趣。因此，弟子需要实践这种明辨，并且不能在让世人整天忙忙碌碌的事情中浪费他的时间。

然后是一个更微妙的一点，即你不能根据事物的大小来判断其价值。一个政治家的行为在世界眼中可能显得非常重要，但从真师的立场来看，可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 它仅仅是车轮上的灰尘。一个不受人注意的人做的一些小事，如果它恰恰符合真师的工作，可能会无比重要。

接着有个更微妙的区分 — 那就是更有用和较少有用的事情之间的区别。你不能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你必须做那些根据你自己的判断能最好地为真师服务的事情。任何帮助世界的事情对真师的工作都是有用的，但是由于你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必须选择更有用的事情。真师在接下来的两句话中给出了这个观点的典型例证，他谈到比起施食给人们的身体，更应优先施食给人们的灵魂。通过帮助灵魂，你正在攻击世界上所有恶的根源，因为所有的恶都是源于无明和自私。

向穷人施食是一个好的、高尚的、有用的工作；然而施食给他们的灵魂比喂食他们的身体更高尚、更有用。任何富有的人都可以施食给身体，但只有那些明白的人才能施食给灵魂。

利比德：有时候，有人会指责证道学学会，说它没有投身于积极的慈善工作，比如向穷人分发食物和衣物。我们的一些分会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这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任何一个富有并且善良的人都可以做这些，但有许多工作只有那些知道的人才能做。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自称为“知道的人”有些自大，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这样做的时候赞美自己。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有许多好人，他们和证道学没有任何关系，但在智力上远超过我们许多人；然而，因为我们的因果业力，我们研究了这些主题，因此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比所有那些未曾研究它们的优秀人士要多。在这些人中许多人，他们的智力、灵性或奉献精神更高，当他们获得我们知道的如何指导自身力量的知识时，他们会迅速成长。他们可能会在奥义之路上超过我们，但我们会欢迎他们，看到他们的进步会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条路上没有嫉妒，每个人都会欢迎兄弟的进步。

与此同时，这些证道学的知识是被赋予我们来使用的伟大天赋（资本）。如果我们不为别人做些什么，只是自己紧紧地抱着不放，享受它给我们带来的从忧虑和困扰中的解脱，和对复杂的问题的理解力等等，那么我们就像是圣经中那个埋藏了他的天赋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传播来自我们的光明，以及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帮助别人，那么至少我们是在使我们的天赋产生收益。“知道的人”可以用他的知识来滋养贫穷和富裕的人的灵魂。即使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与其他工作一样实际。世界上所有的贫困和苦难的原因是什么？是无明和自私。如果我们通过试图向人们展示生活的法则，攻击这种无知和自私的本源，以及向他们展示为什么他们必须无私，那么即使从最物质的角度来看，也比仅仅分发食物所做的更能促进物质层面的人们的福祉和幸福。没人会说这种工作不好，不必要，不应该去做。当然当下的需求必须被满足；但是，消除所有问题的原因是更大的服务。我们正在做那些纯粹的物质层面的服务者无法做的事情。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这方面的智慧和知识，知道的人就会从其他工作中被解放出来，以便他们可以教导。例如，你可以在《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中读到，在早期的基督教教会中，他们有共同的财产，当关于食品供应的分配出现一些问题时，使徒们被要求解决争端 — 他们被请求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说：“要我们抛下上帝的教导去照顾餐桌是不合理的”，并告诉其他人从他们自己中间选出那些会做这项工作的人，并接受他们的决定，但不要期待他们，那些传播上帝话语的人，去致力于纯粹的物质方面的事情。这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应该被忽视，而是说，那些适合处理这些事情的人是那些可以做这件事情但不能做其他工作的人。

安妮·贝森特：我们在证道学会中拥有外面的人所没有的知识，因此，传播证道学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件事。那些在会内还未准备好做这项工作的人 — 进行演讲、写作或通过其他方式教学 — 在准备自己的同时，应该做其他类型的工作。我为那些不能教学的人设立了“证道服务社”（Theosophical Order of Service），这样加入学会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事情去做。证道学学会中的一个人不应该做的就是闲着。所有的会员都应该积极参与真师们的工作。

利比德：很难意识到有多少人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可能快速进步的地步，只要他们能被唤醒就行。我自己在年轻人中看到最多这种情况，因为我的工作通常是针对他们。我看到在几乎任何国家的男女青年，只要他们有机会接触证道学，他们都可以在证道学道路上取得很好的进步。但是他们没有机会，于是他们投身到世俗的工作中，成为普通类型的好人。他们会这样继续二十或三十个轮回，甚至更多，虽然他们有能力接受证道学，并且如果以适当的方式接触证道学时，他们会对此感兴趣。这种状态无疑给拥有知识的人带来了严重的责任。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有能力，并准备好在有适当机会的时候传播证道学。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就走上证道学的发展之路，而不是在二十个轮回之后。这当然是他们的因果业报，但我们的因果业报是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将证道学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否接受是他们的事。在我们尽力之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业中是否能够被帮到。

如果你知道，你就有责任帮助别人弄明白。无论你已经多么聪明，在这条道路上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所以在这里也必须有辨别力，你必须仔细思考什么是值得学习的。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有一天你会拥有所有的知识；但当你只拥有一部分时，要尽力保证是最有用的部分。神性是智慧，也是爱；你拥有的智慧越多，你就越能彰显神性。学习吧！但首先要学习那些最能帮助你利益他人的东西。

利比德：在这里，真师建议学习，但他告诉他的学生尽可能选择那些能帮助他帮助其他人的东西。我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应该尝试彻底理解证道学，并首先获得那些使人成为有文化的人的时代性的知识和教育。我知道在证道学会中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非常热心和虔诚，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因为教育的细节而给自己添麻烦呢？我们想了解事情的实质，并以某种方式展示这些事实。”是的，但是未受教育的人可能会以一种让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人疏远和反感的形式呈现这些真理。我听到有人说，一个有直觉的人听到这些没有被得体地表达的事情总能超越其表象，看到背后的真相；但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具有直觉，我们没有权利，因为我们自己的懒惰，在那些可能会对这个主题产生兴趣的人的道路上增加额外的障碍。我们有明确和强烈的责任使我们的表达的尽可能接近完美。

耐心地学习吧！不是为了让别人认为你有智慧，甚至不是为了智慧本身带来的幸福，而是因为只有智者才能有智慧地助人。无论你多么想帮助别人，但如果你无知，你造成的弊可能大于利。

安妮·贝森特：这里的建议对我们的年轻会员尤其重要。我经常遇到在大学受到这种新精神愿景感染的年轻人；他们非常渴望助人，往往想放弃他们的学习。他们问：“这些学习对我们有什么用？”每当这样被问到时，我总是给出这样的建议：“继续你的学习，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尽管在你所学的东西中有很多可能不太重要，但智力的训练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你的学习的用处所在；它们使你的思维有逻辑和准确。如果你不经历这种心智的训练，以后你在工作中将会受到严重的阻碍。”

拥有能够识别出证道学真理的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想帮助其他人了解，你必须具备那种能让你正确呈现真理的智能训练。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教育，你会立刻在他表达主题的方式上看起来。在我自己所受的训练中，没有哪一部分让我比所受的科学训练更高兴。首先，它帮助我以一种合理、逻辑的方式表达事物，这会赢得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人的倾听；其次，它为我提供了许多说明方式，它们吸引人的原因是它们来源于可以被明确证明的主题。

我们中年纪较大的人，如果愿意，可以对有机会接触的年轻人有所帮助，只要他们能以一种亲切而明智的方式，不去浇灭他们的热情，而去解释他们使自己成为世界所称之为受过教育的人的重要性。当一个人掌握了更高层次的东西，他可能会对这些较低级的学习有些不耐烦。因此，真师对他的年轻徒弟说，他需要接受很多的智力训练：“耐心地学习吧。”

利比德：历史明确地证明了这个建议。许多好人，虽然有着最好的意图，但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任何外部攻击所能造成的。证道学的工作常常因为不正确或疏忽的被表达而受到损害。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个人的缺点或不足，而使证道学受到贬低。如果你被指派做证道学的工作，但你没有做好，那么去学习如何做好吧。如果你被要求阅读某些东西，但你做不到，那么学习如何正确地阅读。如果你不能演讲——等到你了解足够多并付出努力去准备后，你就会学会演讲。但无论如何，做任何事都要尽力做好。作为证道学者，我们有义务掌握正确的语法和正确的表达，以便我们能把证道学以一种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想要接触的人。任何真理，无论多么辉煌，如果被笨拙和错误地表达，都可能被遮蔽。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义务尽力而为。如果我们要正确地呈现这些真理，我们必须受过教育。

第十一章

始终保持真实

你必须区分真理和谬误；你必须学会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始终保持真实。

安妮·贝森特：如果没有听从真师的思想 and 话语，我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这个要点。明辨真假应该首先被提到才是啊！真师把它放在后面，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说，你必须始终真实，要使自己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你会注意到把思想排在首位；这是通常的奥义学的排序，它首先强调思想，然后是言语和行动。佛陀也按这个顺序提出它们，即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言辞，和正确的行动。

首先在思想上；而这并不容易，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不真实的思想，有许多愚蠢的迷信，任何被它们所奴役的人都无法取得进步。

利比德：在证道学中，我们认为我们完全摆脱了迷信；我不完全认同。在我看来，证道学迷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这写在圣经中”就相信一件事，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迷信的，因为他对那种信念没有良好的依据。然而，从这种迷信向前跨一步说，“布拉瓦茨基夫人是这么说的”或者“这是写在《秘密教义》中的”。这确实是向前跨的一步，因为布拉瓦茨基夫人相较于圣保罗，或者其他早期的作者，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布拉瓦茨基夫人知道她说的话题；但是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布拉瓦茨基夫人说了，就等于它比圣詹姆斯或圣彼得说的更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理解一件事并使其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融入其中同时让它融入我们。只要我们只是像鸚鵡学舌般地阅读，这些事物就是迷信。即使是对真理的信仰，如果对我们来说，它没有比那些随便写的东西有更好的基础，也可能是迷信。当它成为我们思维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这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它是我的；我知道我为什么相信它，因此

我的信仰是有理智的信仰，而不仅仅是迷信。”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是对真理的信仰，恐怕也有很多不理智的。

安妮·贝森特：从迷信中完全解脱，不再将非本质的事物看作本质（这就是迷信的本质），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直到经历了入道的第一阶位之后，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这表明迷信是一种深入人心、微妙的东西，它渗透到人的本性中。真师说，被其奴役的人无法取得进步。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我们必须注意这个词"被奴役"。他并没有说有任何程度的迷信的人都无法取得进步，而是说被迷信奴役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迷信是阻碍人们前进的大问题。我们知道有多少宗教人士是善良的，虔诚的，乐善好施的，过着美好和认真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受到迷信的困扰！他们认为他们的仪式，他们的程式，他们的做事方式，都很重要。但事实上，它们一点也不重要。

让我给出一个特别用途的例子，那就是旨在帮助死者的仪式。罗马天主教为死者举行弥撒；印度教为同一目的进行祖先祭祀仪式。尽管两种仪式在形式上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是由帮助已过世的人的愿望所激发的，因此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然而，一位印度教徒或天主教徒如果执着这些仪式形式，那他们就是迷信。他们所付出的善意和认真，他们向去世的人倾注的爱——这些才是真正的东西，是产生结果的东西。好的愿望很重要，但特定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愿望的外在形式是具有地方性质的，不重要。这种外在形式取决于你出生在哪里，你出生在一个宗教中，就如同出生在一个种族和国家中一样。所有关于仪式和庆典，关于纯粹外在形式的功效的迷信，你都必须摆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信念非常重要，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唯一能让人们摆脱懒散、粗心和冷漠的东西。这些外在的事物是拐杖；对于那些还不能独立行走的人来说，它们是必要的，但是一旦你可以不依赖它们行走，你就必须把它们丢掉。

因此，你不能只因为其他许多人持有某种思想，也不能因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相信某种思想，更不能因为它被写在某些人们认为神圣的书中，就持有这种思想；你必须自己思考问题，并自己判断它是否合理。

利比德：这是库图米真师的话。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二千五百年前，人们来到他面前问到：“有这么多的老师和这么多的教义摆在我们面前，它们都看起来很好；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最好的：我们如何在它们之间做出决定？”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中阿含业相应品·伽蓝经第六》（*Anguttara Nikaya*）中的《卡马拉经》（*Kāḷā Sutta*）中给出如下回答：

佛说，我们不应仅仅因为一件事被说过就相信它；也不应因为传统从古至今一直被传下来就相信；也不应相信那些传言；也不应仅因为智者写下它们就相信智者的著作；也不应妄想我们可能是被天神启迪（也就是所谓的灵性启迪）；也不应从我们可能随意做出的一些假设中推断出结论；也不应仅仅因为可以类推就相信；也不应仅仅因为我们的老师或真师的权威就相信。但是，当文字，教义，或言论被我们自己的理性和意识所证实时，我们应该相信。佛总结说，“因此，我教导你们——不要仅仅因为你听到了就相信，而是当你相信你自己的意识时，然后相应地并充分地行动。”¹

（¹参见阿尔科特（H.S. Cott）的《佛教问答》（*A Buddhist Catechism*），问题 131）。

真师们为他们的学生设定的一项练习是了解他们真正知道多少，以及有多少只是他们相信而已。观察我们的思想仓库，里面有多少能明确地称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也就是我们已经彻底理解并同意的那部分，以及我们几乎未经思考就从他人那里接受了的那部分，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像出生在国家一样出生在宗教中。大量的风俗习惯也是如此。例如，当你出去吃饭时，你必须穿某种特定的衣服。这是习惯，而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没有正确或错误的问题，人们并不想违反习惯。

安妮·贝森特：定期检查思想的内容，首先注意一下你有多少东西是仅仅因为很多其他人相信它们；第二，有多少东西是只因为它们是旧的信念；第三，有多少信念是因为它们写在某本圣书中。当你清理掉这三类信念后，注意一下还剩下了多少，这将向你展示你真正信念的基础。这就是我经历过的“自由思想”时期的一个好处（译

者注：指贝森特放弃基督教信仰成为自由思想者）。我想，没有经历过这个的人不能完全理解，放弃他们真诚地保持的宗教信仰意味着什么；就像当你所站立的基础崩溃时的样子。这几乎夺去了我的性命；我的身体垮掉好几个星期。但是，一旦你这样彻底地做过，你就不需要再做一遍。因此，当我与证道学接触时，尽管我有一个完全内在的信念对它确信无疑，但我在接受它时还是用我的思想来检验它。

请记住，即使一千个人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如果他们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的话，他们的意见就毫无价值。

利比德：这是现代世界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现在的人们似乎认为，只要你堆积足够多的无知，你就能从中得到知识。但事实并非如此。无知的人必须有知道者来引导他们。

安妮·贝森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拥有的众多书籍是一个不利条件。它导致了只阅读而不思考，从而产生了肤浅和多变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建议人们读一些以后，复述他们所读的内容，不是靠记忆，而是靠从他们获得的对主题的清晰理解。只有你思考过的东西才真正属于你，只有通过思考和理解你读到和听到的东西，你才能使它成为你自己的。否则，你读的越多，你就会变得越迷信。你会在你已经拥有的信念上增加更多的信念，而这些信念都没有任何可靠的基础。

我曾经雇过一个记账非常糟糕的人。每当他的账目混乱时，他就会开始新的账本，希望以此再次使账目清晰。同样，现在的人们总是想要新的东西，因为他们对他们已经有的东西浅尝辄止，没有获得任何真正的满足。在我们的会员中，有些人到处引用利比德的书和我的书，他们也是迷信的。无论他们引用的陈述有多么真实，对他们来说都不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已经理解了这些陈述，他们就不需要再依赖我们作为权威。如果他们引用我们的话，他们应该只把我们的话作为观点引用，而不是试图强加给任何人。世界上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智慧。

愿意走上正道的人必须学会自己思考，因为迷信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之一，是你必须彻底摆脱的枷锁之一。

利比德：迷信是一种非常强大而微妙的东西，这从它是入道第一阶位后的人们必须摆脱的第三个束缚就可以看出。巴利语对它的称呼是“sīl abbat apar ānūsa”，意思是“对任何形式的仪式或法事的有效力的信仰”。

你对别人的想法必须是真实的；你不能对人妄加猜测。

利比德：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想法只是我们的猜测，那么这个想法可能只是最纯粹的推测。我们对那些非常亲近我们的人知之甚少，对一般的熟人了解得更少；然而，我们经常对他人的行为、言辞和想象的想法无谓的喋喋不休，幸运的是，大部分都是不真实的。

安妮·贝森特：关于他人的观点大多是不真实的。我们只有在真正了解他，看到他的思想并能理解他的思想时，才能真实地了解某个人。这种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行的，然而他们对他人有非常明确的观点；他们不断地评判他们，对他们心存不善。

真师接着说：“永远不要把动机归咎于他人”。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建议，如果在世界上得到执行，至少可以消除一半人世间的麻烦。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你不理解的事，让它去吧，不要编造可能的动机。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出于什么原因你不知道；但你却四处寻找可能的动机，通常是一个不值得的动机，并将其与行为联系在一起；然后，你把自己的所想所做归咎于他。通过这样的动机归因，人们增加了被批评者心中可能存在的邪恶力量，或者说，如果邪恶力量本身不存在，乱语者就提供了邪恶力量。基督说“不要抗拒邪恶”；这句话就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们的职责不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寻找邪恶来与之斗争；不要管它，它自然会死去。

不要以为别人总是在想着你。

利比德：这种情况一直在发生：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总是将其视为针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总是在想着自己，所以我们以为其他人也一定在想着我们；但如果我们总是在想着自己，那么我们更应理智地假设其他人可能在想的也是他们自己，而不是在想着我们。他们将自己设定为自己生活圈子的中心，他们的所有思想和情感都围绕这个中心旋转，并且他们会根据事情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来思考一切。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转，因为他们一直围着自己转，所以他们认为其他人也一定在围着他们转。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子里——无疑也是一个同样不好的圈子。可能百分之九十的人感到他人的言行冒犯自己时，都源于这种观念。

如果一个人做了你认为伤害你的事，或说了某些关于你的话，不要马上就想：“他是想伤害我”。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想到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人的想法主要是围绕着自己。如果一个人很气愤地对你说话，不要想：“他恨我，他想伤害我”。可能是另一个人或其他事情让他生气，因为他碰巧遇到你，所以他迁怒于你。他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所有的愤怒都是愚蠢的，但你不能因此对他有不实的想法。

利比德：这是明显的常识，但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实践它！当我还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名牧师时，我曾经为教区里的一些农民和劳工做过一个关于一些常见的挑战或诱惑的布道。我解释了一个人可能会在某一方面遇到的麻烦。在布道结束后，一位农民怒气冲冲地走进教士更衣室，问我为什么要针对他布道。当然，这个可怜的人完全暴露了自己。我以前从未想过他会犯这方面的错误，但显然这是他的痛处，我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我毫不怀疑，直到今天，那个人仍然真心认为我是针对他，特意拿他做例子去布道。

在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的拥挤的世界中，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摩擦，这并不需要被放在心上，或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走在任何大城市的大街上时，成千上万的人都忙于自己的事务，都在匆匆赶路，一点也不会考虑别人。不可避免地，人们会互相推搡，但是没有人会认真地把这当作一种侮辱；这样想是荒谬的。同样的事

情也会在思想和情绪上发生。在人群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量的思想和情绪的碰撞。我们应该以完全相同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意识到那个恰好踩到我们思想上的痛点的人并不是故意这么做，而是在循着他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在为我们思考。我们不能把所有这些小摩擦都当作严重的事情，就像我们在街头的推搡碰撞一样。

与此同时，当我们看到他人专注于自己的事务时，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自己不会过于专注于自己的事务，以至于忘记那些使生活变得更加顺畅的小小礼节。

作为一名证道学学者，应该通过他的礼貌，以及他的平静和持续的乐观来与世界其他人区分开来。要温和，要有耐心；无论我们有多忙，总有时间保持友好和温和。我们应该拒绝被在这个拥挤的时代如此常见的，因过度紧张的神经而引发的易怒情绪卷走。

安妮·贝森特：这里真师的建议是非常明智的。不要因为你总是想着自己就以为所有人都在想你。其他人也在想着他们自己，而不是你；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就像你关心自己的事情一样。如果人们能接受并实践这个想法，那将极大地增加各国的幸福感。当在生活的喧嚣和匆忙中有人突然撞到你时，不要认为他是故意要伤害你，或者他有任何个人的意图。除非你确定一个人是故意要伤害你，否则最好不要这么想。

假设一个人对你发怒。如果你在那时能记住不要把错误的动机归咎于他，也不要感到生气，你在自我控制上将会取得很快的进步。通常人们在事后才会想到这个。如果一个人有自我控制，他不会表现出烦躁，但如果他能完美地自我控制，他甚至不会感到烦躁。即使另一个人有过错，毕竟，那只是他的一个弱点，那些想成为奥义学者的人必须记住对他人的弱点要宽容。我们还必须记住，愤怒的言辞，或者急躁和粗暴的回答，往往意味着说话的人正面临着来自某种麻烦或焦虑的巨大压力，他的力量不足以承受压力而不表现出任何迹象；他的神经高度紧张；这就是他为什么他的言行会是这样。

当然，正如真师所说，他的行为是愚蠢的。但我们必须有所包容。大多数人遇到的小困难都是这样产生的。当一个人遇到沉重压力会拿任何事情泄愤。想想世界上有多少麻烦 — 各种各样的困扰不断压迫着人们，困扰着他们。我们当然不知道周围所有人的困扰，因为理智的人不会到处宣扬自己的困难。一般的尊严禁止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能记住它们的存在，并对它们有所包容，我们就能获得真师在这个教导中指向的完美和平。

当你做了真师的学生时，你可以随时把你的思想放在师父的思想旁边，来检验你的思想是否真实。因为学生与他的真师是一体的，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思想放到师父的思想中，马上就能看到是否与师父的思想一致。如果不一致，那就是错的，应该立即改正，因为真师的思想是完美的，因为他无所不知。

安妮·贝森特：一个被真师接纳的学生总是可以通过将他的想法与真师的想法相比较来检验他的思想。如果他感到不协调，他就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用一个物理类比来说，这就像音乐中的错误音符。学生无需引起真师的注意；他只是将他的想法与真师的想法放在一起，如果它不符合真实，他应立即抛弃它，并立即开始使他的想法与真师的想法保持一致。他不会争论，也不会试图证明他的想法可能仍然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它是错误的，它的错误会立即显现出来。那些未被接纳的学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对许多求道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由于学生的意识与真师的意识是一体的，真师不会接受那些他以后需要对其思想建立隔离墙的人。

利比德：据说学生与他的真师是一体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只有真师完全知道。学生也知道，但不那么完全。那些尚未进入这种关系的人不能理解这种合一的强度。学生成为他的真师思想的一个外延部分，与性格体（小我）从属于个体（真我）不无相似之处。自我放下自己的一小部分 — 这不是完全正确的说法，但比投射的想法更准确 — 这样自我进入低级层面，在这里，即使是最好的肉体，星光体和思想体也只能对真我给予非常不完美的表达。当我们因为自己在低等三界的各种弱点而感到沮丧时，这应该是我们的安慰。人们可以对自己说：“至少高我知道得更多；所

以我不应该绝望。我只需要把更多的高我带到这个低级的显现中，使它成为高我更纯净的表达，那么我的缺点会更少。”

以同样的方式，学生不仅代表真师；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真师，但是是一个受到巨大的限制的真师——不仅是较低层面的限制，而且还有学生的性格体的限制，它还没有完全被超越。如果弟子的自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其低级载体，使它们只是高级载体的反映或表达，那么他会比现在更完美地代表真师，但即使是那样，他也受他的自我的“大小”限制，因为学生是一个比他的真师小的自我，因此只能是真师的不完全代表。尽管如此，学生的所有思想也都存在于真师的思想体和星光体中。这是所有的学生都必须经过一个试炼期的部分原因，在此期间，学生的活生生的形象始终在真师眼前。真师想要准确地知道这个可能成为学生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否则他会发现与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不协调的思想和情绪不断干扰自己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只有在他看到这样的思想和情绪在学生的思想体和星光体中较少出现的时候，他才会接受他，使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即使是在那时，真师仍然保留着在他的意识和学生的意识之间插入一层屏障的权力。学生的期望是不被真师隔开，但在物质界我们仍然是有过失的人，经常可能会有一些不该有的思想或情绪。真师不希望这些东西，所以他会安静地将这些思想或情绪与自己隔开。确实，在后面的阶段，真师甚至放弃这个设立屏障的权力——当他接受学生作为他的“徒子”时，但这只会在他完全确定不会有任何需要被排除的事物时才会发生。

由于学生与他的导师的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能够将他的想法放在真师的思想旁边。完全没有必要引起真师的注意；他并不是在寻求真师对手头问题的观点。他只是沿着这种一体性的线索回溯，去发现真师对于这个特定问题的想法是什么。你可能会问，“学生怎么才能做到这个呢？”根据师徒之间一体性的程度，有多种方式。他可以真切生动地想象他的真师；他可以全力提升自己进入这个形象，然后思考他的想法，看是否有最微小的冲突或不和谐，如果有的话，他当然会立即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里存在着奥义学和世俗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世俗世界中，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在意见上存在分歧，你会立即开始争辩，支持你的观点，或试图证明它。在奥义学中，我们从不争辩；我们知道站在更高层次的人知道得更多，我们只是接受他的观点。我们不会想到将自己的观点与真师的观点相对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而是实际知识的问题）真师可以接触到我们不能接触的各种信息来源；因此，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观点基于比我们更多的知识。事后我们可能会尝试找出真师持有这个观点的原因——这是另一回事——但在事发时，我们不会反对真师的观点，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么做。当学生将他的思想放在真师的思想旁边时，他不会争辩。当你的乐器走调时，你不会争辩说也许那是更好的音调；你只会调音。

在奥义世界里，我们从不批评，我们认为每一个为奥义阶制工作的人都在尽他的最大努力；如果他正在尽他的最大努力，那么他将由他自己的真师来判断成功或失败，而不是我们。当然，如果我们看到某个方面的失败，可能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微妙的方式提出一点建议：“如果那样做的话，你不认为可能会好一些吗？”在对其他人的困难和烦恼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批评他们，奥义学者或那些渴望成为奥义学者的人根本不会这样做；我们应该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那些真正热切希望走上圣道的人最好在这件事上遵循真师的学生们的习惯。我们不应该对正在做他们工作的人进行批评；从他们本人的角度看，大多数人都在尽他们所能。我们可能有一个更高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别人只能根据自己的认知，而不是我们的认知来工作。例如，学会里的负责人，被委任做一些社会工作，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没能圆满地完成工作，那么我们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将工作交给其他人，但在此期间，我们不应该阻碍这个人。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展示他的能力，尝试他头脑中想法的机会。总是干预别人是不好的。

一直处于批评的状态，总是寻找漏洞，总是试图找到弱点，这样做的结果会更糟糕。这不是奥义学的方式。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我不能不批评，那是我的天性。”如果那是你的天性，那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天性，你最好试图超越它。当你说某事是自然的、常理的，你的意思是这是凡夫会做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认真对待自己，他就

会试图超越普通人。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天性。这里面并没有骄傲；慕道者正在努力提升自己超过普通人，以便他能提高整体水平——如果他处于相同或更低的水平，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任何想要这样做的人都应改掉批评的坏习惯。

有时候，你会希望对某些人说：“让开，让你的高我有机会去做他能做的事情。你让小我挡住了高我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没有人应该说，“我做不到。”如果你采取这种态度，你已经做了定论，注定会失败。相反，你应该产生这样的思想形状：“我能做到这件事，我会做到。”——那么，这件事已经成功了一半。人们在努力中经常会失败，这很自然。然而，只要他们持续尝试，就会积累力量，这最终会带来成功。我们不应该认为当失败来临时，一切都已失去；因为虽然获得的力量可能还不足以带来即时的成功，但它仍然是一种实质的收益，如果我们继续加强这种力量，总有一天我们的努力会得到成功的回报。

这两种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种是坐下来表示绝望，另一种是站起来做点什么。有人说过，世界上有两类人：一部分人会去做些什么，而另一部分人会坐着不动，说：“为什么起初不用别的方式来做？”我们应该是前一种人，而那些从未亲自动手去做事的人说什么，我们完全不用在意。

那些还没有被他接收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可以经常停下来思考一下：“真师会怎么想？在这种情况下，真师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样也会有帮助。因为，凡是你能想象真师会做、会说、会想的事，你也不应去做，去说，去想。你的言语也必须是真实的，准确无误，不夸张。

利比德：如果我们能时刻记住这个，永远不去想或说或做真师不会想、说或做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就不需要太多的修正。或许，我们可能会在推测真师可能会怎么想、说或做的时候犯些错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将会非常纯洁，离真师非常近。毫无疑问，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我必须停下来想这个，我可能什么也不会说。”如果他们真的什么也不说，世界可能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差，因为大部分说出来的话并不特别有用。如果一个人在每次说话之前真正认真地去想：“真师会说我即将要说的

这个吗？”他说话就会少得多。最初，去参考真师的想法的过程可能会很慢；但是很快，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然后它就会像闪电一样快。

思想移动的速度如同光速，可能甚至更快，如果像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的，光速大约是每秒 186,000 英里（约每秒 30 万公里），那么你想到英格兰时，比如，它离你有 12,500 英里远，会象一道闪光一样到达那里。思想的速度是我们目前仍在摸索中的奥义物理学的问题之一。我们一直在试图学习有关奥义科学的新事实，并且正在做着尝试性的实验，就像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他们的努力促成了化学的起步，这门科学已经慢慢演变成一个包含数以千计的事实的伟大科学。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只有少数人在进行的笨拙实验，将会催生出一个普世的奥义科学的发展，这将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

通常，我们的思想速度并不像它们可能具备的速度的那样快，因为我们还没有练习脱离语言和行动来使用它们。冥想的果实之一，就是它训练我们脱离这些其他事物来使用思想。从成功的冥想中我们可以获得真正惊人的结果。贝森特博士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我听过她说，当她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时，当她说出一句话时，下一句在她的思想中以三到四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而她在说前一句话的时候，就会有意识地选择她认为最有效的下一句。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完全脱离行动，以难以计算的速度使用思想的问题。这个例子显示了可以做什么。尝试纯粹地使用思想是非常值得的。学生们在践行在讲话或行动之前思考的优良习惯，将会发现它不仅能使他的生活与他的真师的生活和谐，而且还是一种快速思考的有用训练。

不要猜测别人的动机；只有他的真师知道他的想法，而某人的行动可能是出于你从未想过的原因。

利比德：每个人甚至对他最亲近和最亲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如果有时候，在很久之后，你真的了解到他为什么做某件事的理由，通常都是令人惊讶的——某些你从未想过的因素已经在他的思想中起到了控制性的影响。我在印度看到这种情况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因为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在许多方面与我们大相径庭，我们的

大多数印度兄弟都是由英国人从未想过的想法推动行动的。他们的思维无比微妙，其活动基于一套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传统。因此，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种族中，猜想他人所说或所做的事情的动机永远都是不明智的，那么在外国，当你在面对完全不同的文明时，这就更加不妥了。我们不能因为由我们自己猜测的动机，而发生无法解决的误会。知道为什么某件事这么个做法并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不需要为此费心。

如果你听到一个针对某人的坏话，不要重复它；它可能是不真实的，即使它是真实的，什么也不说会更加厚道。

安妮·贝森特：如果你听了这个，然后去说某人的坏话，你就是在违抗真师的直接命令，因为这已经传递给你，所以是直接针对你个人的。保持闭口不谈是很容易的；控制你的思想可能很困难，但你肯定可以控制你的身体！你讲的事情可能不怎么重要，但如果它是不真实的；并且你重复它，你就是在说谎，对于那些正在努力准备入道的人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称其为说谎可能听起来很严厉，但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事实。

显然，我们不能把生命花在询问这类故事的真实性上，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根本不去重复它们。即使不去考虑我们可能会伤害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前途的问题，即使你知道这样的故事是真实的，保持沉默也是更仁慈的做法。你为什么想伤害任何人呢？你为什么想重复任何让别人显得不好的事情呢？

当然，如果我们碰巧发现一个人是个骗子或是个欺诈者，而且他一心想要伤害毫无戒心的人，那么我们有责任揭露他，或者至少警告那些可能受他危害的人；但这与那些构成普通八卦的事情完全不同。然而，这是一项只有在极其谨慎和预先考虑过后才应执行的职责，而且绝对不能带有丝毫的恶意或愤怒。

在说话之前要好好考虑，以免所说的不正确。

利比德：这已经被宣讲了很多年，然而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人也继续发表不准确的言论。人们有时候会以一种极为夸大的方式说话。如果一件东西离他们百尺远，他们会说它离他们“好几里地”。如果一天比平常热，他们会说天气是“酷热的”。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词语来表达思想的不同层次，而不是陷入这些疯狂、无意义的过度夸大，那么我们的英语能力就很差。这既是教育的缺乏，也是准确性的缺乏，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基督据说曾经说过，在审判的日子里，人们将为每一个闲言碎语付出代价，这并非没有意义。

在行为上要真实；永远不要假装，因为所有的假装都是对纯净的真理之光的阻碍。真理之光应该像阳光穿过透明玻璃一样透过你照耀出来。

安妮·贝森特：真实的行动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情。它意味着绝不能为了给人留下好印象而做事，也绝不能在你独自一人的时候做任何你在他人面前会感到羞耻的事情；而应该始终保持完全的诚实。让人们看到你真实的样子，不要假装成别的样子。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我们希望别人看待我们的理想形象；因此，我们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会做各种各样的小事，但如果别人在场，我们就不会做，因为这些不完全是我们觉得别人期望我们做的事情。

每当你因为有人在场而不愿做某事时，就要警惕这种感觉；如果它是对的，就不要在意其他人对它的看法；如果它是错的，就根本不要去做。我很了解这种感觉，因为我以前也有过。我曾经感觉我必须在人们面前表现得像他们期望的一个作者、讲师等等那样。在过去，我有时会发现这种感觉发生在一些完全无害的事情上。举个例子：在船上，我从来都感觉不好，我曾有一段时间习惯于玩牌——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无害的娱乐活动。有一天我想，当人们看到我在星期天玩这个游戏，知道我是一个奥义学教师的乘客会怎么想——这是否会让他们震惊。然后我想：“不管人们看没看见我都没有关系。如果是错的，就应放弃；如果是对的，他们的意见并不能改变事实。”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这方面非常出色。她总是做她想做的事，一点也不在乎人们的看法。如果人们认为她的行为不符合他们认为的证道学者应有的行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一个奥义学者并不会带着庄严肃穆的表情，小心翼翼地以一种非常有尊严的方式行事，尽管许多人有这种想法。关于这个主题的流行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一个奥义学者是无上的自然。我认为，现在过一种完全真实、坦率的生活为什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即将到来的伟大导师铺平道路；它可能使他的道路稍微平坦一些。因为伟大的人并不总是符合人们期待的样子。他们不会按照人们为他们准备的模型行事，但他们来到世界是为了变革，通常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流行的观点；尽管他们非常尊重人们的感情，但他们并不总是尊重他们的偏见。我们通过坦率、不隐瞒地生活，可能有助于准备人们的思想，这样当弥勒菩萨（Lord Maitreya）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消除了一些偏见，他们被冒犯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因此，让我们过一种完全开放的生活，只要我们不降低我们的理想就行。我们不能犯的错误是认为我们在人们面前的行为无关紧要；但我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必须同样小心和诚实。

利比德：的确，我们永远不应该假装，任何形式的假装都带有虚假性，但要注意在努力避免假装时，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时候人们会说，“我想展示我自然的一面”，然后他们就开始展示他们最坏、最粗鲁、最粗俗的一面。他们并没有展示他们的自然状态，而是展示了他们最低、最差、最堕落的副本。人类最高、最好、最高尚的部分最接近真实的自我；因此，我们应该表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那才是自然。

假圣洁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如果你发现一个人自称为奥义学者，同时大谈他自己的高尚和宽容，暗示他的伟大力量，试图赢得轻信的人们的赞美，就像古代的伪君子那样，“喜欢站在礼拜堂和街头的角落里祈祷，好让人们看见”和那些“假装做长久的祈祷”的书记官和法利赛人，¹（¹ S. 马太福音，vi 5，和 xxiii，14.）你可以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奥义学者。真正的奥义学者从不假圣洁，尽管他决心要生活在远远超过通常所谓的“自然”人的标准之上。

人们往往因为对真师有着死板的想法，因此无法认出真师，因为真实的、活生生的真师可能完全不像他想的那样。他不会改变自己去适应我们的偏见和观念；他在他自己的层面上就是他自己，如果我们被自己的偏见所束缚，他出现时我们可能无法认

出他。有些人已经决定了世界导师会做什么，说什么，他会如何行事。不要用设想让自己与他隔绝。我们知道他会教导爱的教义，但方式和细节完全由他决定。让我们全力认识他，并准备好跟随他走向他引领的方向。

第十二章

无私和神圣的生活

你必须明辨自私和无私。因为自私有很多形式，当你认为你终于铲除了它的某种形式，它会像以前一样强烈地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充满帮助他人的想法，以至没有考虑自己的时间和余地。

安妮·贝森特：在这里，真师描述了我认为唯一能够使自己完全无私的方式。如果我们努力去根除，确实可以去除特定形式的自私，但是，如真师所说，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以这种方式工作，你可能会花很长时间去消灭某种形式的自私，然后发现自己就像赫拉克勒斯杀死九头蛇时一样——只要他砍掉一颗头，另一颗就会长出来。但是这里推荐的方式直接针对问题的根本。

其中一个来自奉献的宝贵结果就是——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让为他人着想占据整个心灵，而这个人就是他奉献的对象，这样做无需特别努力就变得无私。这是成长的正确方式，就像“花朵在无意识中成长，向阳光敞开心扉”。努力都是虚弱的标志；如果你能找到巧妙的方式来避开为自己的念头，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你绕开为了你自己的思想，将你的力量导入一个好的渠道，不好的品质就会被饿死。这是克服自己短处的最好方式；因为对这些短处的思考，即使是懊悔性的，也会加强它们。

关心他人，然后，如真师所说，你就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然后，你也会快乐。我发现对于我自己，这是真实的。如果我发现自己有悲伤的趋势，对任何影响我个人的事情感到一丝遗憾（我不认为我现在还有这种倾向，但曾经有过），我马上就会用帮助他人和为他人工作的想法来填满我的心。对影响自己的事情感到悲伤是自私的，它只会让人不快乐。然而，很多人都这么做。他们坐下来，说：“哦，这是

多么的惨。这是多么的难。这件事对我来说太难承担了。那个人不关心我，不照顾我，不爱我” — 诸如此类，无穷无尽。

所有这些都是自私的表现。无论是要治疗你自己的悲伤还是自私，方法就是立即去为其他人做些事。去工作吧。你的心不能同时关注两件事，一旦你不再想着自己，你就会开始快乐。当你能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任何东西；我爱他们，不需要任何回报” — 那么你就会快乐。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实际上是一点点爱之下覆盖着大量的自私。一旦爱产生痛苦，那就意味着自私也存在。

利比德：思考自己的缺点只会加强它。这就是基督教系统中常犯的错误，人们被敦促忏悔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感到悔恨。一个人对此感到越抱歉并越频繁地思考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就会变得越强大。但如果一个人继续前进并为其他人做些工作，思想形状就不会被加强；它会自然死亡，消失，被遗忘。过度的内省常常会使小失误变成大罪过。这让人想起小孩子，他们总是拔出植物看它们是否在生长。

所以，当一个人热切投入某些好的和高尚的工作时，却开始怀疑自己，说：“我不确定我的动机是否纯洁；我一定是因为内在的骄傲才这么做的，”或者，如果他为了减轻痛苦，他会想：“这实际上不是无私的；我无法忍受看到别人受苦，所以我去缓解苦难。”在英国教会，他们说：“主啊，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吧。”我们可能是罪人，但我们不必因此痛苦去加强罪过，从而使别人也痛苦。永远不要沉湎于过去，而要努力在未来做得更好。后悔太多是没有用的；最好说：“我做了那件事；这很遗憾；但没关系，事已至此，我必须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不是说在某种更高的层面上改变过去是不可能的，但对我们来说考虑这一点肯定是不实际的。

在佛陀的八正道中，倒数第二个是正念。他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必须非常小心你们让自己记住什么。如果你们说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记忆，那说明你们不能控制你自己的一部分，你们的心。那就好像你们沿着街道走，捡起所有碰到的垃圾一样；你们把各种无用和不良的东西扫进你们的记忆里。你们应该记住正确的事情，特别是要忘记其他的事情。”然后他详细地列举了人们应该忘记的事情，其中包括所有对他们说过的不友善的话，所有想象中的轻视和伤害。这些都是人们应该永久地和绝对地忘

记的事情，而人们应该记住的事情包括所有曾经对自己说过的友善的话，所有友善的行为，以及自己在旁人身上看到过的所有好品质。

我们必须学会爱所有我们接触的人。我不是说要一视同仁；这不是必须的。佛陀自己就有他最喜欢的弟子阿难，比起其他人他更爱他，基督也有他心爱的弟子圣约翰，他在最后的晚餐时靠在他的胸膛上。我们不需要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爱，对每个人都有对父母、妻子或孩子的那种爱，但要对所有人都持有积极的善意或爱，对任何人都不要怀恨。我们持有这种态度，不要期待任何回报；一旦一个人开始提出要求，他就建立了一种索取；他又引入了欲望的因素，又开始考虑自己，而不是他所爱的人。倾注爱而不期待任何回报，这才是唯一值得称为爱的东西。没有这种无私，人们就会陷入嫉妒、忌恨和许多其他欲望中，他们的爱，就不会呈现出纯净光色的玫瑰色，而是显现出一种类似棕红色的颜色，一种很可怜的东西，形态也很不美好，因为它不像阳光一样向外散发，而是带有钩子和贪婪，形成一个封闭的曲线，往往只影响起念者本身。

世界是被神圣的无私之爱所驱动的，这种爱以巨大的开放的曲线倾泻而出，永不回转，也不打算回转。它是在其他维度和其他层面上倾注出来的，以神的方式做神的工作。这是要学习的功课——它很难，因为它意味着低级本性的毁灭，但它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你还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明辨。学会辨别每个人和每件事物中的神性，无论人或事在表面上看起来多么邪恶。你可以通过你与你兄弟共有的神圣生命来帮助他；学会如何在他身上唤醒神圣生命，学会如何向他身上的神圣生命诉求；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兄弟从歧途中挽救出来。

安妮·贝森特：这是在真实和虚幻之间明辨的最后一课。无论一件事从外面看有多么邪恶，神性都在那里，因为如果神性不在它的心中，它根本就不会存在。这个真理在印度经典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教导。《薄伽梵歌》中，克里希那（神）说：“我是骗子心中的赌性。”这句话有时会让人们感到非常震惊；但这是真的，因为骗子要用那种方式来学习一些东西，而他拒绝用更好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教诲

安静地学习，他就必须从自然法则的经验中学习。我们所说的自然法则是神圣心智最物质性的表达。

自然法则就像岩石一样屹立在那里；如果一个人去撞伤了自己，那么所产生的痛苦就会教他在将来避免类似的错误。当一个人不愿意通过教诲或榜样来学习（而世界上这两样东西都很多）时，他就必须通过违反法则所带来的痛苦来学习。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朝着合一前进，因为神圣的意志是为了进化，而他自己最内在的意志与神圣的意志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也是希伯来歌者的话所蕴含的意义：“我若升到天堂，你在那里。”这句话很明显；我们都知道神在天上，但是还有一句：“我若下到地狱，看啊，你也在那里。”¹（¹诗篇 cxxxix, 8.）

因此，要在你周围的一切事物中看到神圣；其余的与你无关。只有这样，你才能帮助你的兄弟，因为你们共同拥有的一样东西是神圣的生命；其余的都是不同的，但在这一点上你们是一致的，你可以用它作为一个支点，以各种方式帮助他。当你想帮助一个人克服一个缺点时，要记住，他和你一样渴望摆脱他身上的错误；这个错误伤害了他，如果你能接触到他内心的真实人格，你会发现他想要摆脱它。这是帮助的正确方式；内在的方式永远不会伤害或冒犯任何人。

利比德：在这个层面上，就像在任何其他层面上一样，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神圣生命的一种表现；因此，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善是恶——都必须是神圣的表达。如果神圣本身不是它的心和根，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存在。这个事实在所有的经典中都被强调。在基督教经典中有这样的话：“我造光明也造黑暗，我施平安也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都是我，天主。”¹（¹以赛亚书，45，7。）人们无法理解那些人们通常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如何也能是神圣的，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有黑魔法师和各种各样的邪恶的人，但是那些人里面的生命是神圣的生命，因为没有别的生活存在。

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愚蠢、错误的想法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引入了邪恶，那么好的东西仍然会从中产生出来；这是使那个人进化的唯一方法。骗子会骗人；他心里想着要这样做。他仍然受到神圣法则的约束，虽然他做了错事，但是他会从中得到好处，

因为他会通过做痛苦和失败走上正确的道路。这好像是最后的手段，但它也是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在神圣计划之内。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万有绝对**都是**神。但是，这些话并不完全是以字面意义来写的；正是每个人之内的神性使他成为人。如果你能透过那个扭曲的、走得太远的性格体，看到里面的神圣生命，你就可以跟它沟通。我们必须记住，那个“邪恶”的人，作为一个灵魂，也和我们一样希望进步。他希望摆脱那些困扰、附着和麻烦他的邪恶，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穿透这一层外在的硬壳和邪恶，碰触他的灵魂，他会急切地与我们合作，支持我们帮助他的性格体（小我）的努力。

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名牧师和无圣职服务者，我在英国一些最糟糕的地方工作过。我见过许多人，他们看起来是无可救药的罪犯；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一点善良的火花都没有的人。这个火花可能是他对一个孩子的爱，或者他对一只狗的爱，那似乎是在一个禽兽，而且是一个危险的禽兽心中唯一的人性的触点；但是那个唯一的生命在他体内某个地方扰动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这一点上和他接触，就有一点可能，他可以通过那一件事而得到向上的帮助。

安妮·贝森特：真师对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兄弟从歧途中挽救出来。”在这里，他做了最强烈的呼吁；这是对弟子生命中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的呼吁，因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拯救世界的人。这比任何为了弟子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做的呼吁都要强大得多。真师只为了帮助世界而活；我们越能把服务带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越能在生活中反映出他的美。

第三部分

无欲

第十三章

消除欲望

安妮·贝森特：我们现在来谈第二个资格，它在梵文中是 *vai r āgya*，用英语说，真师用“无欲”这个词来翻译。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翻译。过去我用了“冷漠”这个词，但从现在起我将像真师一样翻译这个词。

对许多人来说，做到无欲是一个困难的条件，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他们的欲望 -- 如果把他们独特的欲望，把他们的种种爱憎从他们身上拿走，“我”就会没有了。

安妮·贝森特：几乎所有真诚地想要踏上道路的人都感觉到了第一句话的真实性，真师说，无欲这个条件是非常难达到的。困难在于人们常常把自己认同于他们的欲望。只要当你没有满足自己的一个欲望时会不快乐，你就是把自己和你的欲望等同起来。自己认识并承认这一点是很好的；因为很容易认为你已经把自己和你的欲望分开了，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人喜欢认为他们已经征服了欲望的本性，但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的每个行为，都显示并非如此。如果你还没有做到，最好是承认这个事实，这样你才能准备好采取补救措施。

应该采取的第一步是思考这样一个观念：“我不是我的欲望。”在这里，你可以借助我已经解释过的关于情绪的内容来帮助你。你的欲望，就像你的情绪一样，是不断变化的，而任何变化的东西都不是自我，自我不受波动的影响。例如，我认识一些人，第一天他们会想：“在阿迪亚多么快乐啊；想想所有即将发生的伟大事情是多么

美好”；而第二天他们就会感到沮丧、气馁。这些变化的情绪，无论是热情还是沮丧，都不是你自己；它们只是星光体的暂时性振动，由与外界的某种接触引起的。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建议大家每天冥想；因为你只有在你的欲望平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正确地冥想。如果你定期并忠诚地冥想，你会渐渐地意识到一个在你的欲望背后的自我，而当你继续冥想，并且在白天也练习理想的态度时，你就会一直意识到真正的自我。然后你就不会再把自己和你的欲望等同起来，也不会不断地感觉：“我想要；我希望；我渴望”；而是会想：“这不是我；这是小我。”

这是真师关于第二个资格的第一大课程。你不需要在入道第一阶位之前完全没有欲望，但真师所期待的是你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灭它，而真师所期待的就是法令。在沮丧和兴奋的两极之间的摇摆都必须在你达到入道第一阶位之前消失。

利比德：许多人不努力区分他们的欲望和他们自己，而是说：“上帝把我造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我脾气不好，或者意志薄弱；都是因为祂给了我。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诱惑，那是因为我就是这样被造就的。”他们不明白是他们的过去世造就了自己，而是习惯于把他们的性格当作本身所有的一种不可剥夺的东西，就像有人天生眼瞎或者腿残一样。他们没有意识到改变一个不良的性格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不知道他们能够做到，而且，往往他们也不是特别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做。

通常普通人找不出为了改变他的性格而付出巨大的努力的正当理由。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他不这么做，否则他就去不了天堂。但很多人回答说，传统的天堂会让他们无法忍受和厌烦，他们希望不同的天堂。事实上，很明显，尽管宗教对天堂的教导已经广泛传播，但它对大多数人的性格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可能是因为它缺乏真实性。我所听过的唯一一个似乎足以作为值得努力的原因的理论是证道学。它显示了什么是值得做的，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和足够的时间来取得完全的成功。如果一个人理解了上帝的计划，并寻求与祂合作，他就有了最强有力的动机来投入到进化的工作中，并为之做好准备。他看到了改变自己的性格和气质是可能的，并且成功是绝对有保证的。

自我本身永恒不变的欲望是为了进步，是为了展现更高的自我，以及使低等的载体与其协调作为其工具。每当我们发现其他不属于这一类，也不与之相符的欲望时，我们就知道这些不是来自灵魂的，所以我们不说，“我渴望这个”，而是说，“我的欲望元素又在活动了；它想要这样那样；但我，自我，希望进步；我希望在神圣的计划中合作。这些变化无常的情绪和欲望不是我的。”只要一个未满足的欲望能够使人不开心，这个人就知道他仍然把自己和元素精灵的欲望等同起来。

但这些人只是没有见过真师的人；在他圣洁的光芒中，所有的欲望都会消失，只剩下想成为像他一样的欲望。然而，在你拥有与他见面的幸福之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达到无欲无求。

安妮·贝森特：这再次让我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诗：“感受的对象，而不是对它的愉悦感，会从节制的行者身上消退；在看到至高之灵之后，愉悦感也会从他身上消退。”当人们获得了对唯一值得渴望的对象的一瞥时，所有的欲望都会消失。因此，认识到真师的存在，不仅会使你摆脱所有的欲望形式，而且还会使你摆脱欲望本身。欲望是一个发出许多枝条的根；你可以砍掉枝条，但只要根还在，它就会发出新的芽。但与真师的结合将最终使你摆脱所有欲望的根源。

然而，甚至在那之前，真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达到无欲。这三个字“如果你愿意”特别重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困难所在。问题不在于能力，而在于几乎总是缺乏做一件事的意愿。如果你能把在圣道的工作中投入的意志与你在世俗工作中投入的意志相等，那么你的进步将会非常迅速。

利比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本非常美好的书中特别美好的一句话。当你看到真师并认识到他时，所有的低级欲望都不再存在；你的整个存在都被高尚的东西填满了。

许多人谈论他们希望达到无欲的愿望，但却一直紧抱着欲望的对象，没有它们就会不开心。他们实际上并不渴求无欲；虽然他们以为自己在渴求。在表面上，他们在渴求，但在小我深处，他们并不在渴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自问一下，深入探

索一下，看看我们是否真正摆脱了所有这些低级欲望。一个证道学者经常认为已经摆脱了它们，并认为这只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很多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很深刻。表面上，人们摆脱了它们，但它们会以不同的形式再次出现，很难确定自己是否真正处理掉了它们。幸运的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摆脱它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带着一些欲望的根源入道，但之后必须彻底清除它们。当然，现在就完全根除它们是更好的选择，这样我们的进步就会更加顺利和迅速。这是可行的，因为真师从来没有向我们建议任何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尽管他确实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考验我们耐力或道德力量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想快速进步就必须这样做。

明辨力已经向你表明，大多数人渴求的东西，如财富和权力，都不值得拥有；当这一点被真正感受到，而不只是说说而已，所有对它们的渴求都会停止。

安妮·贝森特：对于财富和权力的欲望以各种方式呈现，不仅仅与金钱和社会或政治影响有关。财富是大多数人最想要的东西；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它只会培养欲望，而不会带来幸福，这可以从富人身上看出来，他们绝不是一群幸福的人。权力也是一样，无论是社会还是政治权利；它都是渣滓和锡箔，而不是真金。

《薄伽梵歌》说，智者随遇而安 — 这意味着他会愉快地利用现有资源，而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渴望不同的东西。

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较高的社会或政治地位，但权力的诱惑往往在没有这些的情况下也存在。权力包括所有想要控制他人，干涉他人并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愿望，而不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尽管对社会或政治权力的欲望可能不大，但往往仍然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欲望，即让他人按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如果我们想要进步，这种想法必须得消除。那些真正想做事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就像我们许多人已经做到的那样，不去管别人的闲事，光是管理我们自己的小我就已经够忙的了。他人的高我与我们自己的高我是一样的，它选择在他们身上怎么展现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因此，所有的干涉倾向都必须被清除。

除非这是你的职责，否则你无权干涉，并且干涉只是对一个自然将其放在你的有限控制权范围内的人，例如你自己的孩子，或者由于业力而为你工作的仆人或工人。你对孩子的控制应该是保护性的控制，在孩子柔弱需要保护的时候进行，而且当孩子内在的自我变得能够主导自己的载体的时候，这种控制必须逐渐消失。对于与你平等的人 — 我用这个词来表示广义上的平等 — 你显然没有干涉权。

利比德：人们经常想要干涉别人，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自己可以比那些人更好地管理事务；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神圣的力量正在通过每个人工作；我们最好让它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请记住，基督如何提醒犹太人，他们的经书告诉他们，“你们都是神”，他们都是至高者的儿子。¹（¹约翰福音 10: 34 和诗篇 82: 6）。也许其他人没有以最好的方式完成他的工作，或者可能犯了一些错误，但只要他在诚实和认真地尽力而为，就很好了。即使你相对他是更好的击球手，也让他有上场机会。有时候，我们可以非常机智、非常尊重、非常微妙地提供建议，但有很多情况下，即使这样做也是一种冒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试图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观点。我们首先要关心的是自己的事务被妥善管理，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

第十四章

唯一的善良愿望

上面说的都是浅显的东西；只需要你理解就行了。但是，有些人放弃了对世俗目标的追求，只是为了获得天堂，或者从轮回中获得个人解脱；你不能陷入这种错误。

利比德：从生死轮回中解脱的渴望主要存在于印度，因为大多数印度人相信轮回转世。对普通的基督徒来说，天堂也是从人间解脱。这些教诲最初是给一位印度男孩的；因此，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它们涉及印度的环境，虽然其中的思想也可以应用于我们的西方世界。

我们证道学者不太可能为了获得天界的幸福而努力奋斗，在天界人们在每次转世之间要呆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我们许多人宁愿完全避免这种情况，迅速返回人间工作，这对真正希望如此的人来说是可能的。不过，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力量，因为我们必须携带同样的思想体和星光体进入新的物质身体。

思想体和星光体本身不会像物质身体那样感到疲惫。但是，还有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我们此生拥有的思想体和星光体是我们上一世结束时自我的表达。随着我们此生的进程，它们会产生相当大的变化，但变化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例如，一辆汽车只能在一定程度内被修理或改进，而且很多时候最好是买一辆新车而不是试图把旧车全部更新。

思想体和星光体的情况有些类似。彻底改变它们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最终可能只能部分实现。如果一个人此生的能力大大提高，为了他的进步，获得一套新的思想体和星光体来表达自己可能更好，而不是试图修补和改变旧的那套。因此，快速转世并不总是实用的方法。然而，考虑到世界导师的到来带来的特殊需求 — 我们现在可以

认为，任何在此生工作得很好并真诚渴望立即转世以继续服务的人，应该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对所有人来说，死后都有一个普遍的生命过程，经历这一过程的人无需作任何特别安排；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希望走这个程序，他必须提出申请，或者别人为他提出申请。申请必须提交给一位更高的权威，如果他认为这是可取的，他可以允许；但是，如果他认为这不符合这个人的最佳利益，他肯定会拒绝它。然而，我认为担心这件事的人可以放心，因为现在工作得很好的人肯定会有进一步继续工作的机会。一个渴望快速转世的人必须使自己不可替代，这样他会被认为是如果立即回来会很有用的人。这也同样是使思想体和星光体达到所需状态的最佳方式。

如果你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你就不可能去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得到自由，或者应该进什么样的天堂。请记住，一切自私的欲望都是束缚，无论它的目标有多崇高，在你摆脱它之前，你不能完全自由地投身于真师的工作。

安妮·贝森特：我们必须记住，星光界和思想界虽然比物质界更精细，但同样是物质构成的。它们也是客观的，充满了欲望的对象。对天堂的渴求，属于低级思想界的范畴，因此和对世间事物的渴求一样，是小我对物质世界的追求。只不过它更遥远、更不可触知。对天堂的渴求比对世间事物的渴求更有利之处在于，它相对来说控制欲望的性质，因为不可能一下子就满足这种渴望；它有助于一个人克服一般的欲望，同时它还导致一个人选择更高尚的乐趣，并让思想沉浸在这些乐趣中，而不是更粗俗的乐趣。有很多人显然不可能彻底消除欲望。如果你想帮助一位上瘾于吃喝和性爱的人，你可以告诉他渴求天堂，以帮助他消蚀低级欲望。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对天堂和地狱的教义格外重视的缘故。即使佛陀在向普通人讲话时，也提到了这些。

那些希望踏上圣道的人不仅要放弃对天堂的渴望，也要放弃个人从生生世世轮回中解放出来的渴望，也就是对“解脱”（*moksha*）的渴望。原因很简单，真师在此已

经说明。如果你完全忘记自己，你就不会考虑那些影响自己的事情。如果你想献身于真师的工作，你必须摆脱对这些事情的渴望。

有许多人希望以各种方式服务，但是弟子必须愿意按真师的意愿和所需服务真师。在心系于任何事物时，这样无条件的服务是不可能的。正如《奥义书》（Upanishads）所说：“在心的羁绊破除之前，人无法获得不朽。” 如果我们把心的羁绊理解为包括我们最重视的爱的品质，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严厉的要求。然而，它并没有说心必须要破碎，而是说羁绊必须破除，这样心中的爱可以无限制。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说爱是不可取的。不是爱造成羁绊，而是与之往往混杂在一起的自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高我（灵魂）的爱，在其本质上是永恒的；即使我们想改变，我们也改变不了这一点，但是当对高我的爱与对形式的爱混杂在一起时，它开始产生羁绊，因此甚至爱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

除了不断努力破除限制你的每一条羁绊，没有其他方式能达到使你自由为真师工作的状态。如果你发现在你的爱中有任何可能使你痛苦的东西，那么其中就有私心，这必须消除。摆脱它，你的爱将保留，更强大，更高尚，更纯洁；这样的爱永远不会干扰真师的工作。假设你希望去某个地方，因为那里有某一个你喜欢跟他/她在一起的人；那么，放弃去的想法。这只是你可以特意破除因为自私而与特定人和事绑定的一个例子。断绝这样的羁绊。

我只是说给那些极度认真的人听 — 不是给那些希望轻轻松松沿着进步之路前进的人。请注意， 后者的道路并无过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慢慢前进还是迅速前进。但是我现在说的是给那些完全认真并当做事业的人。真师一直在寻找这种认真态度，但这并不常见。我再次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因为我在这方面曾有困难。然后，我开始训练自己，当我发现自己极度渴望与某人在一起时，我会尽量远离那个人。如果你有技巧和力量，你可以在内心解开自己的羁绊，也不会让别人看出你正在这样做。你仍然像以前一样充满爱心，你的外在举止没有改变，但是你现在正在减弱内心的个人羁绊。正是通过清晰地看到应该做什么，然后坚定地去做，我们中的一些人才比大多数人进

步更快。如果你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在你没有摆脱所有的束缚之前，你不能完全献身于真师的工作，知道这一点后努力起来会更容易。

利比德：这段话告诉我们，对天堂的渴望属于性格体。然而，在成为弟子之前的发展初期阶段，这绝不是一件坏事。它在进化方案中有其位置。原始人充满对吃喝和类似乐趣的想法。对他谈论无欲无求将完全没有用处，因为他必须先经历更高和更高尚欲望的阶段。我们能对他说的最多的是：“试着提升你的欲望；除了你现在在想的以外，还有其他更宏伟的东西，如果你不准备控制你感情的爆发，将来你无法达到那些高度。”人只能一步一步地上升，只有最强大的人才能迅速爬上圣道的伟大高峰。然而，阅读这本书的人，希望像阿尔希恩一样去做，必须立即决定摆脱一切自私的欲望，因为它产生羁绊。正如我所说，即使爱本身也是心的羁绊，如果里面有一点自私的话。但是当它完全摆脱任何自私想法时，它就是心的力量。在羁绊破除之前，在自私除掉之前，即使爱和帮助本身也可能是障碍。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对这个主题有许多误解，由于混淆了爱(无私)和欲望(自私)。一些哲学家试图使自己变得冷漠，以避免痛苦而逃避爱。但这是错误的方式；它产生出发展了一半的人，有智能但没有情感。我们必须有表达感情甚至是强烈感情的能力，但它们必须是自我更高情感的反射，严格受自己控制，而不是我们随欲望元素的意志飘荡的星光浪潮。通过杀死情感来控制情感的做法有点像通过完全不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坏业报的想法。对我们来说，真师的方式是，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行动、情感和思想对人类越来越有用，我们在所有三个方面做得越多，对所有相关者越有利。

当所有为自己的欲望都消失后，可能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看到你工作的结果。如果你帮助了一个人，你想看到你对他的帮助有多大；也许你甚至想让他也看到这一点，并让他心怀感激。但这仍然是欲望，也是对信任的渴望。

安妮·贝森特：这就是《薄伽梵歌》所说的不为结果而工作。如果你真的在努力工作，你就没有时间去注意结果，没有时间去停下来看已经完成的工作。一件事做完

后，手头就有别的事要做。如果你在看结果，你就在浪费时间；如果你在想你已经做了什么，你怎么能进行下一件工作呢？当你给予某个人帮助，这是所有付出中最令人愉快的，因为它背后有个人的爱，不要去看被你帮助的人是否感谢你所做的。那就像你送礼物给某人，然后追着他看他是否感激，以求得谢意。这样做的人并没有真正给予；他是在交易。这是一种交换；多少帮助换取多少感激。你绝对不能进行交换！记住基督如何从圣殿中驱逐那些在卖东西的人，尽管他们是在卖供品，他对他们说：“不要使我父的房子成为商店。”（约翰书，2，16）。

利比德：没有人比奥义学者更忙。他一件事做完就马上做另一件，他不会站着看看他之前所做的事情会有什么结果。假设你在战场上担任护士或者帮手；你必须尽力为一个伤员做到最好，然后立刻转向另一个；你不能停下来半个小时观察到底会有什么最终效果；你甚至不能停下来看这个人是否有可能康复。真师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最终的结果，尤其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我们自己与那些结果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成功，当成功来临时感到兴奋，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人类的弱点，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超人的。如果一件事做得好，我们可以为此感到高兴，但是如果成功的是别人，我们也必须感到同样的快乐，就像它是我们自己的一样。

这里提到有时候希望你帮助过的人也能看到，并且心怀感激。如果有这种感觉，那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给予，而是在交易。在奥义学中，唯一被承认的给予方式就如同神一样的给予，就如同太阳倾注生命一样倾注爱。

当你倾注你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时，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不管你是否能看到它；如果你了解这个法则，你就知道这是个必然。

安妮·贝森特：在《仿基督生活》这本书中提问：“谁会无偿地为神服务？”弟子必须为了工作本身而工作，而不是为了看到结果，甚至不带着幸福和满足感去想：“我在服务”。他必须因为他爱这世界，才将自己奉献给世界。当然，必然会有结果，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法则的世界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多想。很多时候，我们

的工作无法在物理层面产生直接结果，但可以让某事更接近完成；会有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最后部分，但如果没有那些辛劳而没看到结果的人，这事可能就无法完成。

你不能在不信任法则的情况下做重要的工作，因为所有伟大的工作都是慢慢来的。例如，考虑一下摩努（译者注：证道学中一个根族的创立者）的工作：成千上万年过去了，你才能看到叫做结果的东西。即使在建造大房子时，同样的规则也适用，因为需要打深厚的基础。我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打基础，这些是看不到的；后来会有人过来在地面上放一排砖，那些立刻就会被看到。然而，基础是无用的吗？

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以一种平静、科学的方式工作，你永远不会感到失望。所有的失望都来源于对果实的渴望。你可能会辛勤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但看不到任何结果，然后有一天，结果就会突然呈现在你眼前。一个化学家制作饱和溶液，他会不断向水中放盐，一段时间内，液体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然后添加最后一粒盐，溶液突然变成固态。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突然间，它会完全显现出来。我们正在为伟大导师的到来做准备。我们必须静静地、自信地、耐心地将所有力量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完全将自己奉献给工作。当弥勒菩萨（Lord Mitreya）来临时，他会接过我们所做的一切，那时，它的结果将向世界显现。

利比德：通常需要一群人的工作，一个接一个，才能达到某个伟大的结果。当世界需要一个伟大的改革时，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或一群人，会看到这个需要并开始谈论和写作。他或他们会被嘲笑，似乎他们的工作没有结果，但他们会说服一些人加入他们的事业，这些人会继续推进，直到最后社会接受这个改革。后来的人所做的工作，如果没有先驱者看似无结果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是将某件事推进到接近完成的状态。会有其他人过来，给工作做最后的修饰；然后他的努力就会被认可，人们会认为是他完成了所有的事情。不用在意；我们必须对得到功劳一点也不关心，而是开心能被允许去做这个工作。一个人不能想：“这对我来说有点难。”我们的因果业报会处理我们所做的事情，现在世界对此做什么或者说什么并不重要。一个人科学地、带着理解去工作，不考虑

结果，只是明白，无论怎样或在哪儿做的好工作，必定带来好处，他永远不会知道失望是什么。

当弥勒菩萨来临时，他会接过我们所有的工作，继续并完成它；所以会看起来全是他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都是他的，因为我们是受他的启迪；然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是由一些谦卑的人在之前做一些看不见的工作，或者显然无利可图的工作所铺垫的。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员，无疑是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大荣幸。

在任何情况下，当我们了解自然法则时，就可以使用它们。这对于我们在内在层面上持续进行的所有工作，以及我们在物理层面上进行的工作都是如此。我们的每一个思想都会在星光界或思想界制造出一个形状，这个思想形状会去找我们思考的人或事物，并围绕对象或将其释放出来，根据其性质和品质，它可能是有益的或有害的。制造一个有益的思想形状和制造一个有害的一样容易。这一切都取决于心态。人们可能会想：“我的心态只对我现在有影响。”但它也对其他人也有影响，而且它会在第二天、下个月，甚至下一年对你产生影响，因为它会产生反作用于你的思想。每一个思想都会通过重复唤出自己来加强自己。我们能制造出在每个方面都有益的思想形状；虽然它们对普通视线是看不见的，但它们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工作。

因此，你必须为做正确的事而做事，而不是因为希望得到回报而做事；你必须为工作而工作，而不是希望看到结果；你必须为世界服务，因为你爱世界，止不住由衷地奉献自己。

利比德：爱确实是所有动机中最伟大的。在这本书和一些后来很大程度上根据这本书展开的书中，你会注意到，爱作为生活中的动机，作为一切的解释，作为治愈所有不善的方法，这个需求是多么的强烈，它不断被重复。这是因为这将是世界导师自己教导的主题，当他来临的时候，那些正在以他们自己微小的方式为他做准备的人，已经把这个教义强烈地预示出来了。

学生会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在整本书中，真师都默认我们都是极其认真的，工作是我们的唯一关注点。如果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残留在心中，那么这肯定是让我们进入这种状态的最好方式。他的思想中显然没有除了服务之外的其他想法，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激励，使我们能够成为他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经常会妨碍自己；我们必须把自己放在一边，给我们内在的自我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只要我们有些保留，只要有些东西我们还不准备为了真师的服务而放弃，我们就在妨碍自己。找到一个完全没有保留，完全投身于服务真师，无所畏惧，全然奉献的人是很罕见的。但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将会走得很远，进步也会很快。

第十五章

神通

不要渴求神通；真师知道什么时候你该有神通，那时它们就会到来。

安妮·贝森特：“神通”这个术语正确地包含了所有通过有组织的物质，如物质身体、星光体、思想体，显示出来的意识力量。因此，所有的智力都是神通。将通过大脑展示的普通心灵力量与各种类型的灵视能力和类似能力加以区别是不幸的。你会听到许多人反对获取神通，而他们自己却一直在通过物质身体使用这些能力。他们谴责星光视觉，同时却在使用物质视觉。除非你准备采取一些印度瑜伽修行者的逻辑立场，认为使用物质感官和超物质感官都是障碍，否则谴责星光视觉是不合逻辑的。这些瑜伽行者完全合乎逻辑；他们不重视任何感官，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只会让他们与他们希望脱离的幻象世界更密切接触。我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我认为保持健康并在所有层面上使用自己的能力是更好的；但除非采取这些瑜伽士的彻底态度，否则大部分反对神通的言论都是愚蠢的。

确实，在运用星光感官的初期，总是有可能被误导。但物质感官也可能会欺骗我们。例如，某些视觉幻觉是由于消化不良和肝脏疾病引起的，虽然我不会将许多普通医生认为是幻觉的例子包括在里面，这些事实上是以太或星光视觉的实例。我们的感官欺骗我们的最常见示例是太阳的升起；你知道太阳并不是真的升起，但你看到它升起。

感官总是需要由理性进行校正，理性高于所有感官感知。当你开始运用星光视觉时，它会不断地欺骗你。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正在接受真师训练的人都需要经历一套明确而全面的练习课程。他会被问及他看到了什么，他的回答在开始时大多是错误的；然后会指出他的错误，并给出解释。

假设一个人在没有真师的训练下唤醒了这种视觉。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在进化的正常过程中，星光感官正在展开，所以许多人开始拥有它们。这样的人在星光界里就像物质界里的婴儿一样。你知道婴儿如何伸出手去抓取在房间另一端的点燃的蜡烛。婴儿的错误会自然地长辈纠正；通过被带到那里去，他会发现吸引他的某些物体其实是在远处。所以我们的星光婴儿——我们可以这样称呼那些刚开始运用他们星光感官的人——会犯许多错误，如果他们有长辈保护，这些错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人们有常识，那么这些错误也不会那么严重。但不幸的是，那些接收到星光界的信息，或看到星光界影像的人，往往认为自己因为被特别启示而与世界其他人不同。他们因此无法像婴儿愿意被成年人教导那样从他们的长辈身上学到这种知识，所以会产生很多问题。

利比德：那些成为真师的学生的人会接受一个长长的关于高级视觉和一般高级印象的培训。我想，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训练会很繁琐。一个资深的学生会带着年轻的学生，让他面对一系列不同的物体，然后问他看到了什么。年轻的学生一开始通常会完全错误，因为他看事物没有聚焦。他不知道死人和活人的星光体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朋友制造的思想形状和一个人本人之间的区别，这些和许多其他原因都可能使未经训练的观察者受到欺骗。老师会耐心地再次向他展示这些事物，并教他如何识别它们，指出微小的差异。

人们不应该认为，因为需要这种训练，所以星光感官特别不可靠。所有的感官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都是不可靠的，在没有与理性智慧一起使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每个晴朗的早晨，如果我们起得早，我们都可以看到太阳升起；我们非常清楚它并没有真的升起，然而我们看到它升起了。有时候，不合逻辑的人会说，对稍微超出大多数人经验范围的事情，他们要眼见才相信它的真实性，如果他们看到了，他们就会相信。有些人进一步说，如果他们能触摸到事物，他们会信服。一个简单的测试就可以揭示这种谬误。拿三个碗，分别装上不同温度的水；热水，冰水，和温水。把一只手放进热水，另一只放进冰水；让它们在那里待几分钟，然后将它们都移入温水中。被放在热水中的手会告诉你这碗水很冷，另一只手会告诉你它很热。这证明了我们不能

完全依赖感官。人们的证词必须通过使用理性进行检查，对物质感官要做这种检查，同样需要对星光和思想感官进行检查。

如果一个人渴望拥有神通，他必须努力发展这些能力，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准确常常需要多年的时间。要意识到这种灵视力所覆盖的范围有多大是很困难的。只举一个例子：在星光界，有两千四百零一种不同的被称为“元素精华”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希望可靠，快速且优秀的完成任务，他必须学会区分每一种，并知道何时使用它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知识，工作也可以完成，但是浪费巨大——就像为了洗一个人的小指头而将一桶水倒在他身上一样。

然而，我们被告知，浪费能量正是我们必须避免的事情之一。能量就像资本，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它。如果我们任其闲置，无所作为，对此造成的任何浪费我们都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一个真师的学生说：“我已经知道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并不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我们总是急切并渴望获得更多信息，但总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以使我们更有用。这是应有的态度，毫无疑问，在我们必须做的工作中，没有任何知识是不合适的。奥义学者所知道的一切都使他能够阐明观点，往往能理解那些对他来说可能不清楚的观点。据说在这个进化链结束时，我们将获得所有的知识；我们将消除无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当轮到我們做更高级的工作时，我们肯定需要非常深厚的知识。同时，明智的做法是充分利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只有在真师认为我们应该发展这些能力时，才对神通有欲求。

过早地强求神通往往会带来很多麻烦；这种人往往被狡黠的自然精灵所误导，或者变得自负，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而且无论如何，花在获得神通上的时间和经历都可以用在为他人工作上

利比德：具有欺骗性的自然精灵，其种类繁多，在这里真的是罪魁祸首。它们中的大多数是相当低微的生灵，如果它们能让一个大男人按它们的指令去做，把他支使

得团团转，它们会觉得这很有趣。它们经常假装成凯撒大帝，拿破仑·波拿巴或者任何一位偶然出现在它们脑海中的大名鼎鼎的人物，看到比它们所处的进化阶段更高的大人们按它们的建议去做，对它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难听，但人们应该将他们的理性和常识应用到他们的视觉中。

如果你有时听到星光界的声音，不要立即得出结论认为那是真师或伟大的大天使的声音。死去的人经常设法沟通并提供建议，自然精灵也经常玩弄它们的小把戏，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更有可能是真实的原因。所以，平静地接受这个声音。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不一定因为你可能从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任何稍微超出寻常的事物本身都是有趣的，通常都有与之相关的一些东西可以学习。但是不要一开始就否定有来自星光界的沟通——这同样是不明智的事情。一个人可能会认为一件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说它是不可能的就不对了。尊重地听取启示，但是，除非你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不要让它以任何方式影响你的行为。行动应该是一个人自己决定的，根据一个人自己的理性思考，而不是照着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其他人说的去做。

许多人都认为他们收到了能够改变世界的启示。虽然它们通常是非常好的，但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的框架往往有些不确切，教导也有些模糊。就它们所涉及的范围来说，它们通常都比狭隘和有限的正统理论好。这些启示几乎总是沿着证道学或新思想的路线——掺水的证道学，且大部分是水。它们通常由一些已经去世的人以完全好意的方式给出，他已经认识到生活的某些广阔的真相，他希望将这些事实印在他离开的人心中。他认为，如果人们接受了这些更高的理念，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他试图像圣经里的富人一样，认为如果有死人去教导活人的话，他们应该听了后悔改。当然，他忘记了亚伯拉罕明智的回答：“如果他们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話，即使死而复活的人对他们说，他们也不会被说服。”¹ (1 S. Luke, 16, 31.)

这样的人忘记了他在活着的时候对灵界的信息完全不予理睬。如果这样的信息被我们收到时——当我们有所谓的神通的话，我们肯定会或多或少地接收到它们——我们应该非常尊重地接收它们，但同时不要过度兴奋。许多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人认为他们将要把这个世界改天换地，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当这些信息出现在我们注意力范

围内时，我们应用必要的手段来测试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大多数人没有测试的手段，但如果他们将常识应用到他们的超自然经历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处理得很好。大多数人采取两种态度：要么盲目地接受它们，要么嘲笑并说这是荒谬的。这两种极端都是愚蠢的。研究这些事情的人都知道这种事情确实会出现，但这些信息大多数都来自于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的和准确事情的人。一个死人，如果他足够聪明的话，可能会学到一些作为活人他无法了解的事情，但几乎所有的死人都忽视了这个机会，他们满足地带着他们在活着时的限制和偏见继续生活。

超自然的体验现在正在增加，因为世界导师到来的时间正在接近，这个事实在所有的层面上都被广泛知晓。在物质世界中，有着对他的到来的强烈期待，这完全超出了证道学的范围。有很多人感觉到他的临近，因此相比之前更有可能接收到这样的信息。他们用期待的态度来邀请这些信息。因此，毫无疑问，关于他的到来，会有大量和错误的信息传播开来。他自己很久以前就说过，很多假基督会来。普通的基督徒可能认为假基督就是反基督，故意欺骗人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完全好意的人，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被基督所影响，而他们的好意正是他们危险的原因，因为人们会感觉到他们的热忱，并被那种情感带动。

关于假基督，证道学的态度可以这样表达：人们被误导认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是世界导师，这是值得遗憾的。然而，如果他们的教义是好的，人们热心地、高尚地遵循这些教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将得到改善。他们对某些要点的错误理解，不会妨碍他们正当生活的因果业报。他们如果能清楚地看到真相会更好，但我们不能犯一个错误，认为在某个重要的真理上有误的人在其他方面必然错了——因为并不是这样的。

然而，我希望我们作为证道学的学生，将能避免这个错误，因为我们期待着世界导师的到来，这种清晰度和明确性是大多数教派所没有的。随着时间的临近，我们更需要运用我们的常识，永远不要否认任何事物的可能性，但始终运用判断力和理性。我们可以采取迦米列的态度：“如果这个计划或这个工作是凡人的，它将毫无意义；但如果是上帝的，你们无法推翻它；你们只会发现是在与上帝对抗。”¹（¹使徒行传，5，38-39）。让我们接受所有的善意，无论它从哪里来。

真师们影响着许多人，并不在乎他们所使用的渠道是否认识他们；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发现，在证道学组织之外，还有其他力量正在朝着相同的伟大目标努力。虽然我们坚定、强烈、忠诚地遵循我们的路线，忠实地服务我们的学会，坚持这种精神，因为这显然是我们的路，但我们应该小心不要谴责或反对学会之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表现；它们可能正朝着同一个大方向发展，我们不应期待这样的表现都是纯净或完美的。从现在开始，各种方式的灵性力量将被倾注出来，直到祂来临之时。奥义阶制本身正在向世界宣泄影响力，这可能对完全陷入世俗事务的人影响甚微，但对于敏感的人来说，这意义重大；对于那些准备从中受益的人来说，这将意味着创造新天地。

肯定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亚洲之光》，这是对佛教经典中关于佛陀生平的非常忠实的描述，反复叙述了各种非人类生灵如何知道佛的来临并为此欢喜，以及天人和自然精灵如何感觉到他的神奇磁力，并在特别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时聚集在一起——在他出生时，他即将成为佛陀时，以及他第一次布道时。这个观念中有很多真理。每当有更高能力的伟大展现发生时，其他更敏感的进化体会比人类更强烈地感觉到它。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致力于发展较低的心智，而且长时间以来忽视了事物的隐秘面，并且只考虑自己，所以他们通常没有一些较低的生物那么敏感。我知道一些猫和狗比人类更敏感于高层次的影响——并不是说它们能从中得到更多，但是当人类没有察觉到时，它们意识到了这些影响。

当世界导师降临时，祂无疑会接手那些为祂做好准备的人所进行的工作，并将它们成功完成，所以当祂离开世界时，世界会在各个方面与祂下世时不同。祂不仅会宣扬祂的宗教，而且很可能会引入各种其他改革，作为祂教诲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因为这一次可能会有反对力量，就像以前一样。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假设祂会直接引领世界前行。可能在祂的纯粹教义赢得全世界的拥护之前，还需要很多教师的出现。当祂两千年前降世时，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祂。我们必须预料到世界导师和祂周围的人的生活将会非常不易。广大的世界总是乐于接受并传播恶语，所以我们最好做好准备面对大量琐碎的烦恼和不适，如果不是更糟的

话。各种既得利益肯定会觉得祂可能提出的改变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上一次，在只教导了三年之后，既得利益者就杀害了祂。这次会怎么样我们无法知道，但我们希望至少在每个国家都存在一群人，他们可能能让祂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超过三年。“东方之星”（译者注：已被克里希那穆提解散）已经明确设定了为祂做准备的工作，全面了解这意味着什么，祂的教导可能沿哪些线路进行。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个人和组织受到启发，以同样的方式工作，通常没有任何获得我们有特权拥有的知识的途径。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将使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我们这样希望，但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那些由因果业报决定要与伟大的爱之主共事的人，现在必须来到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经常听到超凡儿童的诞生。他们必须在现在出生，以便在祂降世时正值人生的鼎盛时期。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所以当你听说有年轻人记得前世，或有自己的超物质体验时，不要感到惊讶；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完全自然的，都是由于我们生活的特殊时期而预见的。贝森特博士曾经指示如何对待那些降生到自己家中的这样的孩子。她说：“对于这类事情，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过于轻易地对这些孩子做身份认定，因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前世是谁。记住，这些孩子都非常敏感，所以你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非常善良，非常温柔。你绝不能对他们说粗鲁的话或做任何形式的粗鲁举动；你绝不能吓到或惊到他们，因为他们比其他孩子更敏感。你必须保护他们免受人群的影响，或远离不良人物。你不应该让他们认识的人太多，应该让他们处在和谐的磁场中，这个磁场不应该经常改变。你不应该送他们去学校，而应该用充满爱心的家庭氛围包围他们。”

安妮·贝森特：在此，真师补充了为何人们不应期望获得神通的另一个理由：花费在获得神通上的时间和精力可以用于为他人服务。请注意，真师所给的建议始终以服务和摒弃所有形式的自私为目标。与其用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获取神通，不如将它们奉献给你周围的人。如果真师看到你正在尽力使用你已经拥有的每一个能力去服务他人，更多的能力才可能被交付给你，因为可以确定你也会无私地使用这些能力，这时真师才会介入。如果你能诚实地说你正在使用你所拥有的每一份才能，那么可以确

定你已经在即将被赋予新能力的边缘了。但是能这么说的人非常少，如果你不是其中一员，你最好开始努力去达到这个条件。

这就是“天赋寓言”的含义——无论你将天赋这个词理解为其现代意义还是其原始意义（一种特定的量或重量的货币），这个名字都同样适用。一个人离开去旅行，将一些钱/天赋交给他的仆人；一个人得到了五个，另一个得到了两个，还有一个得到了一个。主人返回后，他询问了这些钱/天赋如何被利用。那些分别得到五个和两个钱/天赋的人用它们进行了交易，并能带利息归还。但是只有一个钱/天赋的仆人却将钱藏起来，现在他拿出来交了回去。于是主人从他那里收走了它；而那些在小事上忠心的其他仆人，他让他们负责更多事物。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¹（¹《马太福音》25:29）这似乎很矛盾，但是这些词的奥义含义是清楚的。那个全力使用他的力量的人，将被委以更多；那个不使用他的力量的人，从奥义的角度来看他并不拥有它们，甚至将失去使用它们的可能性；它们将会萎缩。

没人应该抱怨他没能从真师那里得到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所有帮助。唯一可以满足你接触伟大导师的愿望，那就是对你的同胞有所帮助。这是真师认可的唯一理由；他们不看个人的能力，而是看他的用途。在这一生中，当我不知道他的存在时，我接触到了真师，所以显然我并没有想要接触他。的确，我在很多世中是他的弟子，但这并不是他向我显现自己的原因；他这么做是因为我正在竭尽全力帮助我周围的人——穷人、苦难的人、被压迫的人——因为对他来说，将他的力量注入我，然后传递给成千上万的人是值得的。

所以，与其在你的冥想中向真师呼求，不如请求他向你显现自己，不如看看你的城镇或村庄有什么有益的工作需要做，然后去做。对真师来说，他的渠道是否知道他正在使用它们并不重要。世界各地有许多真师的助手，他们得到了真师的帮助和启迪。很多在证道学学会之外的人也得到了启迪。

神通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 — 它们必然会出现；如果真师认为早点拥有它们对你有用，他会教你如何安全地开发它们。在这之前，还是没有神通好。

利比德：人们经常说：“我听说这些奇妙的力量使它们的拥有者更有用。我想要有用。我也想拥有它们。”这没有什么错，只是最好按照这里给出的建议，等待它们自然地出现，或者等到真师亲自告诉你如何开启它们。他可能会这么做吗？是的，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这一点。我原来没有这些力量，也没有想过它们，因为在我们证道学运动的早期，我们认为这些能力只能由一开始就具有一定功能的人来发展，而我生来没有这些功能。然而，有一天，真师在访问阿迪亚时，给了我朝一个方向上用功的暗示。他建议我尝试某种类型的冥想，并说：“我认为你会从中得到好的结果。”我尝试了并且得到了结果。对于每一个为真师工作的人，当适当的时间来临时，真师都会说同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看作是完全确定的。他将以何种形式表达他的意愿不能预知，但他会以某种方式做到。

毫无疑问，让自己适应这种方式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所有已有的力量为他人服务。任何无私地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可能收到一些新的力量。

这又是圣经中“天赋寓言”的旧话题。你记得那些善用他们才能的人能够继续进步，并被委以更大的工作。对他们说：“你在几件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入你主的快乐中吧。”（马太福音，25，21，23）。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这意味着什么 —— 这意味着逻各斯的喜悦，真师们的喜悦。它不是模糊的愉快或欣喜，也不是进入天堂。世界的创造是祂的喜悦；在希腊密仪中，这是酒神巴克科斯（Bacchus）的游戏，在印度教徒中，这是克里希纳（Shrī Krishna）的游戏。逻各斯选择投身于这个伟大的进化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主的喜悦，通过整个宇宙传递他的爱的这个壮丽计划的喜悦；如果我们要进入主的喜悦，我们必须参与这项工作和它带来的幸福。如果我们没有使用我们所有的力量，真师将不会帮助我们获取其他的。他会等到他看到我们在充分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人们并不总是理解这一点。他们想成为看不见的

帮手；我们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先成为看得见的帮手。如果你在你完全有意识的物质层面上总是在帮助，那么你肯定也会在其他层面上有用。”

第十六章

小欲望

你也必须防范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某些小欲望。千万不要希望出色，或显得聪明；

利比德：大多数人都喜欢显得聪明，尽量表现出自己的优点。但是任何曾经面对面见过真师的人都不会再想炫耀自己。当他看到那道光芒时，他立刻意识到他所能展现的任何光都只是相较于太阳的微光。因此，这个想法不会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或者如果之前有这个想法，现在就会消失了。认为自己微小的光芒将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人，是那些还未见过光芒万丈，因此没有办法比较的人。

然而，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发挥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品质，为真师服务。我们已拥有的光芒不应被隐藏起来。不仅需要世界导师的强大航标；较小的光芒也应该在岸边照耀。伟大的光如此明亮，以至于使一些人目眩；但另一些人从不抬起眼睛，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这些人可能会对离他们的理解力更近的较小光芒产生共鸣。我们可能帮助许多人，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更伟大的人的帮助。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但是永远不要为了炫耀而闪亮，那是愚蠢的。

不要有说话的欲望。话少说为好；不说更好，除非你非常确定你想说的是真实的、善良的和有帮助的。在说话之前，仔细想想你要说的话是否满足这三个条件；否则就不要说。

安妮·贝森特：那些总是喜欢说话的人没有足够的内容来保持他们的谈话始终有意义，因此他们会说出一些不值得听的话，从而加入到世界巨大的闲言碎语的洪流中。因此，如果他们让舌头成为他们的主人，而不是他们自己去掌控舌头，他们会带来无法计量的伤害。接下来是我经常从真师那里听到的一条教导：在你说话之前，思考你

要说的是否真实、善良和有帮助，如果它没有这三个特质，就不要说。这会让你在谈话中变得更慎重，因此你会慢慢发现你的话少了，这是一件好事。

喋喋不休的人浪费了他们应该用于有用行动的能量。经常喋喋不休的人通常是工作效率低的人。或许你会认为，这些关于言语的观察也很适合应用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总是在讲课。但是我在工作之外并不多话。我已经失去了闲聊的能力，因此人们经常因为我沉默而指责我。在西方，我经常强迫自己说话，因为沉默常常被误解为阴郁、傲慢，或者不愿讨人喜欢。因此，除非我有明确有用的事情要说，否则我讲话的能力并不强。当你有充分的理由说话，当你有值得说的事情，当你出于对他人的善意而说话时，你当然可以说话。但是那些无用的闲聊必须停止。每一个无用的词都是你和真师之间的隔墙上放上的另一块砖，对于那些想要接近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

多话的人无法保持真实。我并不是说他有意识地、故意地不真实，但他无法总是精确无误，而不精确就是不真实。几乎没有什么比身边的气氛中充满不真实更糟糕的了，比如由不精确的言语所创造出的气氛。例如，我经常收到一些信件，其中充满了冗词赘句，而中间可能只有一点点核心事实。在生活的日常事务中，我们学会了对夸大之词过滤水分；同样的，当我收到一封对他人抱怨的信——有很多这样的信——我对他的抱怨是否有道理的判断，大多是根据我对写信人性格的了解，以及他写信时的心境。

摩奴说过，掌控了舌头的人掌控了一切；一个基督教的教师说：“舌头是个小成员，却能夸大许多事情。看看一点火能燃起多大的东西！舌头就是一把火，是罪恶的世界：在我们身体器官中，舌头就是这样，它玷污了全身。”¹（雅各书，3，5-6。）掌控舌头就是掌控低级的天性。人们所遭受的小烦恼大多是他们的闲话的结果；是来自这些闲话的反作用力。小头痛，身体不适，抑郁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如果有这些病痛的人能学会沉默，他们的身体健康很快就会有改善，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再失去在谈话中逐渐流失的神经能量，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再需要偿还由他们的闲言所产生的小小的因果业报。我们应该记住，毕达哥拉斯要求他的学生沉默两年；这个事

实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因为他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库图米真师，阿尔希恩和利比德的导师。

在印度，有许多被称为沉默者（muni s）的瑜伽士；他们发誓沉默，如他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个国家一直认可这种价值。我知道一个人已经履行这个誓言十年，这给了他极大的平静和尊严；因此，他过着比没有沉默誓言要更加灵性的生活。当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世界中并做着各种工作，不能发这样的誓言；但我们可以且应该遵循它的精神，尽可能在不冒犯他人的情况下保持沉默。

持续观察和判断也有助于培养更强的自我觉察能力。当你必须说些什么时，你要决定只说奥义规则中善良和有用的话。时不时决心用一天对此事进行练习是一个好方法；早上起来决定在这一天你不会说无意义的话 — 至少这一天是好的。我们的耆那教的兄弟们利用类似的练习来学习警觉和自我觉察；他们早上决定在那一天他们不会做某件事 — 哪怕这件事本身可能并不重要 — 他们就不会去做，但这种警觉的习惯因此形成，消除了随意。佛陀也对随意这个话题发表了非常强烈的言论，因为缺乏深思熟虑使人们犯下了很多错误。

利比德：整天喋喋不休的人不能总是理智或有益地说话；此外，他们说的无法是真实的。如果人们总是随意地谈话，那么他们说的某些事情肯定不是真的，虽然并非故意的假话。他们做出各种不准确的陈述，然后说：“我并不是故意说的不准确，所以无所谓。”不是你的意图，而是你的行为产生结果。如果你做了一件蠢事，你的好意并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也不会使你免于它的因果业报。如果你的好意是明确的，那么它会对你有益，但是愚蠢的事情会带给你不良的物质层面的业报。一个人会说了某件事，然后纠正自己：“我想我错了；事实并不全是那样。”他说了一个假话；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做出了一个不真实的断言。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就像一个无意间开枪射中别人的人的辩解：“我不知道枪是上了子弹的。”他应该假设枪是上了子弹的，除非他知道枪是空的。

即使我们只在一天中，确保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善良的和有帮助的，那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这将是沉默的一天，但也许世界不会损失太多，对我们来说也将是非常有益的。当然，进行迅速和活跃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这些规则基于更高生活的法则。如果一个人想要更快地进步，他必须尝试遵守这些更高的规则。即使它们似乎让他与普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产生冲突，他也必须改变自己以适应它们。这可能看起来很难；但是，如果在仔细思考之后，他觉得更高生活的要求对他来说太难了，那么让他等待一两世再试图真正进步。我们不能同时做到两件事：既过着不需要任何努力和付出的轻松的生活，又能够快速进步；但是我们可以两者选其一，对于还不足以承受压力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好责备的。

现在就应该习惯在说话前仔细思考；因为当你达到入道资格时，你必须留意每一个字，以免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利比德： 如果对入道的事实了解不足，那么这可能会产生误导。如果有人想要泄露入道的真正秘密，在他说出这些话之前，他就会忘记任何他想要背叛的内容。因此，真正的秘密是完全安全的；它们从未泄露过，也永远不会泄露。然而，对于粗心大意的入道者来说，这确实存在很大的危险。他可能会把自己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我本人拥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我认为，如果这些信息被公布在日报上，我看不出会有任何特别的危害；但是我被告知不要复述这些信息，所以我不会这样做；我不知道原因。承诺就是承诺，必须被视为是神圣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此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最好立即放弃所有想在奥义之路上进步的想法。

许多日常的谈话是不必要的和愚蠢的；对人的流言蜚语则是邪恶的。

利比德： 尽管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人愉快地消磨时间，但我们必须称之为不必要的谈话。也许，我们这个时期的不幸习惯是花大量的时间用于说话而不是将这些时间用于更有益的思考。我们必须有时候说些并不必要的话，仅仅是为了取悦那些如果我们保持沉默就会误解我们的人。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必要的谈话不属于这一范畴，而只是为了说点什么。这是个错误。真正的朋友可以保持沉默，同时享受

彼此的陪伴，感受到思想的紧密链接；但是，如果人们害怕对话中的空白，并必须不断地说话，那么遗憾的是，他们会说出许多最好不说的话。喋喋不休的人通常不是最明智的，一般来说，他们并不以思考著称。

所以要习惯于听而不是说；除非别人直接问你，否则不要发表意见。

利比德：有些人听到他们认为错误或不完整的陈述就会立即反驳，从而产生不和谐和争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任务并不是纠正观点，或试图纠正每一个错误的人。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所能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去帮助人们，如果别人询问我们对某件事的观点，我们应该非常平静、温和地陈述，而不是以对抗的精神。我们不需要假设我们的观点对其他人有多大兴趣；有时候，它并没有，那么强加给人们就是错误的。一个人可能非常确信事实就是如此，而我们可能非常清楚事实并非如此，但最好让他说；这可能让他感到高兴，也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他可能选择相信地球是平的或太阳环绕地球转——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是一位校长，被任命教导某些孩子，那么他会温和、安静地纠正他们，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但是没人被任命为大众的校长。

当然，如果我们听到有人在诽谤他人，我们的责任就是说，“对不起，你说的并不正确；那不是真的。”并尽可能在人们面前纠正这个事情。在一个无助的人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为他辩护。

有一种对入道资格的说法是这样的：知道、果敢、立愿和沉默；而这四项中的最后一项是最难的。

利比德：玫瑰十字会成员认为，那些想要在奥义道路上取得进步的人必须决心去知道、果敢、立愿和沉默。我们必须理解自然的真理，并敢于利用它们。为了使这条圣道上的伟大力量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有强大的意愿去控制它们，也控制我们自己。然后，当做到之后，我们必须懂得对它们保持沉默。

第十七章

管好自己的事

另一个你必须严格抑制的常见欲望是希望插手别人的事情。别人做什么、说什么、相信什么，都不关你的事，你必须学会让他绝对自主。只要他不干涉其他人，他就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地去思想、言论和行动。你自己有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情的自由；你必须允许别人有同样的自由，当他行使这种自由时，你无权评判他。

利比德：只要别人的行为明显不以任何方式对共同利益造成危害，就不应该干涉别人的信仰和行动。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使他成为邻居的麻烦，我们有时可能有责任提出一些建议；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通常还是离开，让事情自然地得到纠正。

利比德：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族裔的人热衷于自由，但实际上我们一点也不自由，因为我们被习俗束缚得几乎难以想象。我们不能按我们喜欢的方式穿着，也不能按我们选择的方式行动。一个人可能更喜欢古希腊的服装——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之一——但如果他穿上它走在街上，他可能会被一群人围着，甚至可能因为阻碍交通而被逮捕。在任何自由的国家，他都可以按他喜欢的方式穿着和行动，只要他不对其他人造成麻烦。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不能偏离其他人的道路，甚至不能稍微偏离，否则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和困扰。这真是遗憾，因为真正的自由对所有人来说都会好得多，尤其是对那些想干涉别人的人来说。

安妮·贝森特：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真诚而热情的，我们对所学到的东西的价值非常确定，我们对其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也非常确信，因此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能有同样的感受；有时我们几乎想要强迫他们像我们一样看待问题。这是几乎每个热情的人的缺点。但是，一个人只能欣然接受他内心已经知道的东西，尽管他还没有在

大脑中知道它，因此还无法向自己表达出来。在达到这个初步阶段之前，他还没有能力从外部接受呈现给他的真理，试图强加给他会带来更多的伤害而非好处。

同样，良心也不能由外部创造出来；它是过去经验的果实。因此，接受所有的教导和建议意味着来自外部的表达激发了人内心已经拥有的知识，然后闪现到大脑中。因此，老师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就是将一个人在其他层面上已经知道的知识带到他的大脑物质层面上。伟大的老师之一指出，许多人在睡眠时离开物质身体时会学习大量的证道学知识。真正的自我学到了，因此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再由一个物质层面上的老师重新传授给他，老师的话语可以帮助这个人将这些知识带入他的大脑中。这就是物质层面上的老师所能做的全部。

我们都要通过反复的失望学到，我们不能帮助一个人走他还没有准备好走的路。因此，我们变得更加平静——在帮助有用的时候准备好提供帮助，也准备好在我们的帮助毫无用处时站在一旁等待，也就是说，当这个人无法从我们所能告诉他的东西中获益时，我们的帮助将毫无用处。这种态度常常会让无知的人认为我们漠不关心，而事实上，先进的人准确地知道他在哪里可以提供帮助，在哪里不能提供帮助。

对于那些看不到从哪里入手可以提供帮助的人，策略是试探。提出一个想法；如果它遭到冷漠或排斥，你就会知道你无法沿着这个特定的路线帮助你所要帮助的人。那么你必须等待或尝试其他方式，视情况而定。这比你所知道的一切强加给他要好得多；不要把你所有的知识灌输给他，或试图把硬塞给他，从而在思想层面上淹死他或使他窒息。人们往往非常愿意为自己要求自由，但却特别不愿意把自由给别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其他人和我们一样，完全有权利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

有时错误反倒另一端。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你必须接受别人的观点。你有完全的权利不赞同。你可以很坦率地说：“不，我不同意”，或者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绝不能因为别人持有自己的观点就攻击他。当你听到别人发表陈述时，首先要运用你自己的常识；对你听到的每一句话都要运用你的理性。让他人自由，但不要奴役自己。

如果你认为他做错了，而且你能找到一个私下里非常礼貌地告诉他你为什么这么想的机会，你有可能说服他；但在很多情况下，即使这样做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干涉。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和第三人闲谈这件事，因为那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为。

安妮·贝森特：有时候你可能能够帮助一个你知道在道德上做错事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容易造成更多的伤害而不是好处。提供的帮助必须按照真师指示的那样，只在私下和友好的方式下提供。如果这个人固执己见，我们只能让他通过经验教训来学习，幸运的是，经验教训是一位最好的老师。

如果一个人抱持了错误的观念，并且他向你表达了这个观念，那么并不一定需要说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除非你确认他相信你的判断胜过自己，或者至少愿意认真考虑你说的话；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注定会自己发现错误，那么最好由他自己发现。人们经常来找我，依据自己所相信的做出一些重大的预言；通常我都静静地听着，礼貌而不发表意见。当预言没有实现时，预言者会意识到他犯了一个错误，但总是让他自己得出结论更好。当许多人刚接触到奥义学时，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有时候他们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之前的判断标准很多都被打破了，他们想知道正在发生的观念地震中，有多少自己的准则将会支离破碎。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急躁，保持冷静和稳定；渐渐地，事情会变得清晰，虚假和错误的东西将会过去，而真实的事物将会保留下来。

如果你看到虐待儿童或动物，你有责任进行干预。

安妮·贝森特：遇到虐待儿童或动物的情况，干涉是一种责任，因为强者在欺负弱者，而弱者无法保护自己，所以弱者应该受到保护。因此，每当一个孩子或动物受到虐待时，一个更强大的人的责任就是介入并防止其权利受到侵害，也不剥夺另一个人的自由。所以，当你看到虐待儿童的情况时，你应该干涉，并使你的介入产生效果。

如果你看到任何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你应该通知当局。

利比德：关于这一段话争议已久，不同的人对此有异议。这很奇怪，因为实际上，如果你隐瞒一项犯罪，你就成为从犯，无论是犯罪前还是犯罪后，法律都是这样看待的。人们会说：“但我们要监视他人来看他们是否违法吗？”当然不是；你不是被任命去寻找违法行为的侦探。

法律赋予国家凝聚力；它为所有人的利益建立秩序；因此，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维护法律。然而，我们必须运用常识。没有人想遵守过时的法律，即使它们依然存在于法典中。也不需要人刻意举报轻微的过错。让我们以侵犯他人财产为例；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抄近路穿过另一个人的花园，我不认为你有义务去举报。但如果有人问你，当然你必须说实话。再以走私物品过海关的法律为例。我认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该法律，不应考虑走私任何物品。同时，我认为如果一位同行者试图走私一些雪茄之类的物品，我并不需要通知当局，因为这不涉及违反伤害他人的原则。

我自己不会违反法律，因为我认为一旦制定了法律，就应该遵守，如果是一项不好的法律，我们则应该努力用宪法规定的手段改变它。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面临难以遵守的法律。有些地方存在着强制接种疫苗的法律。就个人而言，我会反接种疫苗，并且除非受到强制力量，否则拒绝。我宁愿入狱也不愿意接受，因为它是一件恶劣的事。这些都是每个人必须依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做的事。

在印度，法律特别规定了目击到哪些犯罪必须报告，当然，这些指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目击到谋杀或抢劫，报告是人的义务，但对于许多次要的事情，在印度法律上，不报告并不意味着成为从犯。

安妮·贝森特：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在看到法律被违反时阻止错误行为。这是公民的基本义务。然而，前几天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一个学生来找我，书中有一件事他无法接受；他觉得这似乎暗示了普遍的窥探，对他人的监视。当然，书里写的不是这个意思；但当你看到违反法律的事情时，你必须介入，因为法律赋予国家凝聚

力，建立和维护秩序，将人民团结在一起。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责任维护它；没有人有权利隐瞒他所知道即将发生的犯罪，如果他这样做，他就成为的共犯。这一点是如此被广泛认可，以至于知道犯罪却未报告的人在法律上被认为是从犯，并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只能假设这些异议者没有考虑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不理解这个简单的义务并采取相应行动，这个国家将会因为缺乏公共精神而衰落。

如果你受人之托去教导一个人，你有责任温和地指出他的错误。

利比德：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孩子、一个学生或一个仆人交由我们管理，是因为我们年长且更有智慧。如果我们不告诉他所犯的任何错误，他将错失我们的智慧和经验的传授；因此，我们对他在责任上就会有所缺失，疏忽了我们该做的事。

除此之外，管好你自己的事，并学会沉默的美德。

安妮·贝森特：想象一下，如果这种做法被实施，社会将会多么不同！人们可以自由公开地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必警惕旁人邻居，每个人都会让彼此自由行动，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行事，相互宽容和友善将取代干涉和批评。现在在世界上占大多数的第五根族是侵略性、好斗性和批判性的，但我们必须努力过上未来的生活，即第六根族的生活，通过宽容和积极的善意来达到。这将产生普世的兄弟情谊，而第六根族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利比德：管好自己的事看上去很容易，但少有人做得到。这里所指的是，一种普遍的宽容和善意应该取代目前如此痛苦常见的干涉和批评。如果一个人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很多人会认定他有某种邪恶的理由。这种猜测并不一定成立；他可能有自己的私人原因，而且无论如何，除非他明显做错了事或干涉了他人，那么我们都应该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如现在一些其他常见的缺陷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第五根族和第五次根族的品性。我们这个根族正在发展低层思想体的判断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过度发展使

我们易变得有侵略性、好斗和好辩。然而，那些追求奥义的人应该发展下一个品质——菩提，即合一的品质，它整合而非分析，努力寻求共通点而非差异点。该品质的发展将成为第六根族的任务，同时也是第六次根族的任务，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正在出现。

在证道学会中，我们坚持兄弟情谊的理念，这是一种实践的方式——寻找值得赞美而非指责的事物。无论是每个人还是每件事物中，如果去寻找，都能找到一些值得赞美的和一些值得指责的；我们应该集中注意力于那些优秀的品质，而非那些应受谴责的事物。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稍微平衡一下，不使天平一边倒。我们可以将寻找过错的任务留给其他人，他们肯定会继续专注于责备，而且比我们更加热衷。挑选出好的事物是一项有价值的练习，因为直到我们开始寻找，我们才真正理解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事物。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开始在那些我们一直不待见的人身上发现各种美丽的品质。我们对不熟悉的人通常只有一两个方面的了解，很容易形成偏见：我们看到他们生气，因此认为他们是易怒的人；或者有一天我们看到他们不满的样子，所以以为他们平时就是那种人。可能我们只是碰巧遇到了他们的一个尴尬时刻，他们的整个生活可能并不像被我们所定义的那样。

如果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犯错，那就多犯点善的错误；给予一个人比他应得的更多的信任，这既不会伤害他也不会伤害我们。一位真师曾经说过：“每个人内心都有善良，也有邪恶。”小心将一个人视为坏人；因为你可能期望他表现糟糕，但当他并没有那样做时，你可能会感到失望，因为这表示你在判断上是错误的。相比起对一个人持有过多负面看法，对成百上千的人抱有过多正面看法要好得多。让我们至少以菩提意识方式来生活，寻找那些善良的事物，而不是邪恶的事物，这不仅是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思想的力量是强大的，将一个人视为坏人倾向于使他变坏，而看到他的善良则减少了邪恶，并有助善良成长。

我们必须学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被低级心智所左右，让我们对他人产生不值得信任的动机。我们对人性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是会犯错的，人并不总是无私占上风；因此，自然的倾向是寻找自私的动机，而不是高尚的动机。但我们不能自己被拽入怀

疑和不友善；我们必须首先寻找最高尚的动机，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他人的福祉，即使我们没有看到，也应该给予他人善意动机的假设。当我们思考一个不良动机时，我们会通过思想来加强它，因为思想是非常具有接受性的。如果一个人犯了小错，而我们给予他善意动机的假设，他很快就会为自己低级的动机感到羞愧，并将以更高尚的动机代替。此外，抱着所有朋友都有良好动机的想法，十之八九的情况下肯定是正确的。当然，外界会以嘲讽的方式对这样做的人说：“你太简单了。”与那些不对任何人抱持良好看法的聪明人相比，成为以这种方式行善的简单人更好。

几乎没有人是故意作恶的。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常见的错误，即认为那些做我们称之为错事的人是出于邪恶的动机。我们必须避免不公正的假设，例如，认为那些吃肉的人想过这一问题，却在做他们知道是错的事。他们通常并不是违背自己的高尚感受；而只是盲目且无思考地按习俗行事。这样的人是好的；实际上，在中世纪，好人将彼此送上火刑架，却一样没有深入思考。但有位真师说：“我们的目标不是造就好人，而是造就强大的灵性力量，使人向善。”

第四部分

善行

第十八章

心灵的自控

真师教导说，入道特别需要的善行有六项：

1. 心灵的自控。
2. 行为的自控。
3. 宽以待人。
4. 开朗的心态。
5. 专注一心。
6. 信心。

[我知道其中的一些词经常有不同的解释，就像四个条件的名称一样；但在所有的情况下，我都是使用真师自己在向我解释时使用的词。]

安妮·贝森特：正如阿尔希恩所说，真师对其中一些品质的翻译与我们习惯的有些不同。前三个与我多年来使用的翻译并无太大不同，但最后三个有些不同，尽管当然，基本的含义并未改变。我一直将这些良好行为的第三点翻译为“宽以待人”，就像真师在这里所做的那样，但我知道，这个翻译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梵文的词是 *uparati*，字面意思是“停止”。我们认为停止是指停止“批评”和“不满”这样的品质，所以这个美德的积极面就是宽容。

我一直将第四个，*titikshā*，称为耐力；当然，开朗心态的理念是相同的，因为一个有耐力的人必然是快乐的。在这里，如果我可以冒昧地使用这个词——特别阳光

的真师，给出了强调这个品质方面的翻译，所有人都应该对此进行冥想。然后是专注一心；这是梵文 *sanādhāna*，我把它翻译为平衡 — 再次，这个观念是一样的，因为专注一心的人是平衡的，反之亦然。最后是 *shraddhā*，我一直把它叫做信念。在这里，它是信心；但是再一次，意思并未改变，因为我一直定义信念为对神我和真师的坚信不疑。注意这些差异以及相似之处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含义。

1. 心灵的自控。做到"无欲"意味着，星光体必须得到控制；对思想体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控制脾气，因此你不会感到愤怒或不耐烦；控制心智本身，使思想始终平静无波；以及（通过心智）控制神经，使它们尽可能地不烦躁不安。

利比德：控制脾气确实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之一，因为我们正在尝试提升我们自身的进化的新实验（这意味着更加精炼我们的载体，使它们变得更加敏感），同时我们仍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正因为这些困难，我们的胜利更为伟大，因为克服这些困难表明我们在意志力的提高上已经比僧侣或隐士进步更远。

有时人们成功地消除了愤怒的感觉，但却发现很难完全控制外部的载体；当背后愤怒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时，可能仍然会有一种不耐烦的动作。这虽不像感到愤怒但不表现出来那样不好，但我们必须摆脱这种感觉，因为它会误导其他人。如果你用灵视看一下街头普通人的星光体，你会看到整个星光体是一个大的旋涡，而不是有明确的条纹，颜色清晰且应该有规则地流动，它在表面上有五十或六十个小旋涡，在激烈的震荡中，每个旋涡，因为其快速的运动，形成一个类似于疣的硬结。如果你检查这些旋涡，你会发现它们都是由于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这个人有过一些小愤怒、小烦恼、感到被冒犯、嫉妒、羡慕，甚至可能是恨的感觉时产生的。当人多次对同一人产生同样的思想时，就会产生持续时间更长的大旋涡。

当一个人处于那种状态时，他完全无法以他能拥有的清晰和明确的方式去思考；如果他想要在任何主题上思考或写作，他的观点必定会被这些旋涡所染色和扭曲，即

使他已经忘记了导致这些漩涡的原因。人们会忘记他们烦恼的感受，而意识不到其效果依然存在；大多数人都将他们的漩涡存量维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

偏见在星光界和思想体的灵视中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思想体的物质应该在快速循环中，不是在整个体内，而是在某些区域或位置。广义来说，它倾向于根据其密度进行排列，因此粗糙的物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整个身体中循环，但倾向于在卵状星光体的下面部分，因此那些有过多自私思想和感情的人看起来像一个鸡蛋更大的一端在下面，而那些显著地无私或在奥义上发达的人看起来像鸡蛋较小的一端在下面。思想体中有四个区域或切片，就像大脑中有处理特定类型思考的部门一样。

想象一个在宗教思想上非常不开放的人。思想体的物质，不是在那个特定部门自由流动，而是堆积起来，直到它最后突出成一堆，开始化脓和腐烂。由于他关于宗教主题的思考必须通过这个部分的思想体，它永远不会真实，因为其振动被可以称为粘附在它上面的思想疾病所压制。他的观点一定会有偏见，直到他开始努力并通过刻意控制和净化心灵来治愈自己。只有那时，他才能学会真正地思考——也就是说，像神一样看待事物，神完全知道祂的体系本来的样子。

偏见并不一定是针对人或事物的；它们常常甚至是好的。即便如此，它们也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并在星光体的光环中显示出相同的腐败。最常见的情况之一是母亲，她无法相信自从世界开始以来，有过像她的孩子这样的婴儿。另一个例子是艺术家，他无法在自己的艺术流派以外的任何其他艺术流派中看到优点。

用灵视来看，所有这些都像是开放的伤口，通过这些伤口，人的意志力一直在漏出。一般人都是处于这种状态的。当你遇到一个天生就担心的人时，你自然会遇到更糟糕的情况：这个人全身都是伤口，他没有剩余的力量，因为所有的力量都已经消耗掉了。如果我们想要保存我们的能量并用它们做好事，就像我们作为奥义学者一样，首先要做的是检查所有这些浪费的源头。假设我们想要扑灭一场火；我们必须有一股水流。它必须在高压下泵出，水缸和管道中绝对不能有任何泄漏。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冷静和控制心智。

普通人几乎或根本没有意志力；当麻烦来临时，他就躺平，呻吟和抱怨，而不是用他的意志力来明确地处理它。这种弱点有两个原因。每个人所拥有的能量，根据他对真我的认识 — 即至高之灵在他内部展现的程度 — 而变化。在本质上，我们所有人的力量都是平等的，但人们在他们自身中展现神圣力量的程度是不同的。普通人并没有发展出多少这样的力量，即使他拥有的也被他浪费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能更充分地认识到真师的存在，并将各种其他来自更高层面的好的影响带入物质大脑。这些影响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载体 — 从一个到另一个进行投射。观察一下湖面或河面上一组树木的倒影。如果它非常平静，我们会得到一个完美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每一片叶子都清晰可见；但是最小的涟漪就会完全扭曲这个画面。如果有暴风雨，画面就会被完全摧毁。这与我们的星光体和思想体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想要从它们中传递任何真实或有价值的影响，必须保持它们的平静并使它们保持静止。人们经常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记住我们在睡眠中做的全部事情？”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 因为他们的载体不够安静。时不时地，他们可能变得足够平静，以至于可以带回一些东西，但即使这样，印象通常也有些扭曲，因为媒介并不完全清晰。这就像通过廉价的玻璃瓶看东西，而不是好的平板玻璃；它完全改变了事物的比例。

当我们变得平静时，我们可以在困扰和麻烦中工作，但当然，在这些条件下保持身体的平静总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些人根本无法做到；但他们必须逐渐获得力量。

奥义学者通过自我控制学会同时在两个层面上工作，也就是说，他在物质世界工作的同时，他会有一部分出体；所以当他在写作或说话时，他可以用他的星光体做其他事情。例如，我曾听说，在我讲课的时候，观众中的一些人看到有星光实体站在讲台上并走过来跟我说话。这是正确的观察；往往就是这样，他们以这种方式上来，想要得到问题的答案或者想要做些什么，而讲座仍在继续。这只是一个小且一带而过的例子，但通常有更为重要的工作需要完成，奥义学者以这种复杂的方式使用他的意识。

这种双重专注在普通生活中也相当频繁地进行。许多女士们可以一边编织，一边聊天，因为对她们来说，编织是一种机械性的动作。我曾与伦敦的一家大银行打过很多交道，我看到那里的人，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可以快速稳定地加起一长列的数字，同时为了娱乐同事而唱歌。我必须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已经看到他们多次这样做了。

安妮·贝森特：关于无欲的话题，真师谈到了对星光体及其众多欲望的控制，而关于明辨，他谈到了很多关于真理的内容，这涉及到思想体的净化。现在他进一步谈论思想的控制，以及对情绪的控制；情绪是思想和欲望的结合。情绪是被思想元素渗透的欲望。换句话说，情绪是混合了思想的欲望。当真师在这里谈到控制脾气时，他是在谈论情绪，因为不耐烦和类似的感觉部分来自欲望体，部分来自思想体。渴望成为奥义学者的人绝对不能让自己被脾气冲昏头脑，因为除非他获得了控制脾气的能力，使他的情绪不会被打乱，否则他将无法明确或清晰地看到事物。情绪的振动会在纯粹的思想物质中激起相应的兴奋，他所有的思想都会被扰乱和扭曲，以至于他无法正确地看到事物。

然后，真师说，思想本身必须平静无波；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从更高的心智中投射影响到下层心智。我想在《奥义世界》一书中，辛内特先生引用了来自同一位导师（译者注：KH真师）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他告诉他，如果他想有效地写作，他必须保持心智的平静，然后来自更高心智的思想就会在其中反映出来，就像山峰在平静的湖水中的倒影。

一个好的方案是，如果你想写一封关于严肃主题的信——例如关于证道学——或者写一篇文章，你最好先静坐几分钟，稳定自己再开始工作。这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当你开始写作时，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将平静地、不费力地流动，你不会中途停下来考虑你该如何继续。这是因为高级心智正在向低级心智做镜像反映。对于那些还不能随意关闭外部事物影响的人来说，这个做法尤其重要。

人们可以利用外部干扰来练习集中注意力。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被安排在一个其他孩子正在学习不同东西的房间里学习我的功课，所以我逐渐获得了在周围有其他活动的同时干我自己的事的能力。因此，我现在有了不受周围事情干扰的工作能力，但我必须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数学计算很困难。为此我一直感激我的老师玛丽亚特小姐（Miss Marryat）。这种能力靠练习得到，而后在各种场合中都是有用的。例如，我发现我也可以在出体的时候使用它，比如我在写阿尔希恩的前世这本书的时候。

在印度家庭中，这种能力是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因为在那里，人们习惯在同一个房间里做不同的事情，通常会有孩子们跑来跑去以及许多其他小事情发生。在乡村学校和家里，一群孩子在同一时间被教授各种课目，所有人都在大声朗读，每个人都在读他自己的特殊主题，而他们的老师听着每一群的朗读，并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及时纠正。我不认为这是教授任何特定科目的理想方法，但孩子们正在学习如何集中注意力，这对他们以后会很有用。

如果你能获得这种集中注意力的能力，那就更好了；因此，如果你必须在嘈杂的环境中生活，不要抱怨它，而是从中获益。这就是奥义学者工作的方式。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造就了奥义学者。学会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意味着进步。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何取得了进步，而其他人没有的原因之一。我个人一直尝试接受一切，而不是抱怨。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可以抓住每一个机会。

最后这一点很困难，因为当你试图为入道做准备时，你不能不使你的身体更加敏感，所以它的神经很容易被声音或冲击所干扰，并敏锐地感受到任何压力；但你必须尽力而为。

安妮·贝森特：真师说，控制神经是困难的。这是因为，思想对物质身体的控制力最弱。你可以相对容易地影响你的星光体和思想体，因为它们由更精细的物质构成，更受思想影响；但粗重的物质反应性较弱，因此难以控制。然而，它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驾驭。

学生必须有敏感度，同时又要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神经。敏感度越高，任务就越困难；有很多对普通人来说可以忽视的噪音，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却是折磨。有一些疾病会导致神经的过度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一只狗的吠叫可能会让一个人陷入抽搐。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神经可能变得多么敏感。

一名奥义学者的神经并非病态 — 如果真是如此，他就不会接受训练了 — 但他就像一根紧绷的弦，对最微小的触碰都会产生振动。因此，他的神经变得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必须使用极大的意志力才能防止过激。在这种情况下，对身体的压力可能变得巨大，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像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情况，可能更明智的选择是放手，顺其自然，以免身体完全崩溃。她需要保持身体，以完成她必须做的工作，因此她不能让身体的压力达到崩溃点。然而，这是一个特例；那些希望遵循真师教导的慕道者必须按照他的说法做，并尽其所能控制自己的神经。他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 这并不重要。真师对此话题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必须尽你最大的努力。”这就是他要求的全部，所以不要让失败打败你，但要继续尽最大的努力。

有时，由于过度谨小慎微和过度认真，会从身体内部引发类似的紊乱状态，尤其是认真的学生容易陷入这种情况。慕道者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粗心，另一种是折磨自己。在第二种情况下，良知可能达到象一根过度紧张的神经的状态。因此，最优秀的学生常常会因小小的失败而大惊小怪。不要坐下来总是想这些事，以免它们变得像严重的罪行那么大。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你的道路。在事情发生前，你不能太过小心，但你可能很容易在事后让自己过于不快。不要为你的错误和失败而焦虑。只看看你失败的原因，然后再试一次。这样做，你将摒弃那些引导你走向错误的倾向；而思考这些错误只会给它们增添新的力量。

利比德：物质身体是意志力控制力最小的载体。人们常说，“哦，是的，你可以学习用你的物质身体做事，你甚至可以控制你的感觉，但控制你的思想更为困难。”我知道这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事情中，控制思想是最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因为思想物质更加细微和活跃，需要控制的动态和花样更多。另一方

面，思想体离内在的真我更近，因此更受他的控制：他拥有更大的力量来掌控思想物质并处理它，比他在物质世界中拥有的力量要大；而且物质更不易作出反应。人们认为这更容易，因为他们习惯于控制物质身体，而不是思想体。

人们常说你可以控制物质界的疼痛，但不能忽视思想上的痛苦。实际上，事实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能掌控思想或情绪的痛苦，并将其从自己身上移开，那么痛苦就不存在了，但实际的严重的肉体疼痛却最难忽视，虽然通过移除思想元素，疼痛可以大大减少。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通过声明实际上没有疼痛来实现这一点；人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只剩下相对较小的肉体的疼痛。

我们应该学会控制思想，以消除身体痛苦的思想部分，因为作为真师的学生，我们必须使自己极度敏感。而后，坐在一个喝酒、抽烟和吃肉的人旁边就会变得痛苦。在城市里，沿着商业街走，那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噪音，简直是一种折磨。这种感觉穿透物质身体，让身体颤抖，但如果去想它，那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而如果不去注意，至少可以感觉得少一些。正在试图达到更高层次的学生，必须学会消除痛苦的思想部分，不引入任何使其增强的思想。

那些进行冥想练习的人会发现，他们比那些不进行冥想的人更敏感，因此，有时候对物质身体的压力是巨大的。人们常听人说布拉瓦茨基夫人会发火。原因是因为她有一个非常不幸的物质身体；她的身体可能连持续一小时不剧烈痛苦的时候都没有。她的身体老了，破败了，疲倦了，但这是她完成特定工作的唯一身体，她必须维护它；她不能像我们许多人可能会做的那样扔掉它。曾经有一次，她被给予机会这样做（译者注：死去），但她说：“不，我要坚持下去，直到我完成《秘密教义》”——那是她正在从事的工作。这意味着物质身体处于可怕的压力状态，有时为了解压，她让它随心所欲。当然，许多人并不理解，但我们这些在她周围的人知道这不代表什么。我们有许多奇特的例子。例如，她会疯狂咆哮，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非常生气，但当新来的人因恐惧而远离她时，我们发现，如果这时突然有人向她提出一个哲学问题，这种状态就会立即消失，就像用一把剪刀剪断线一样；瞬间，愤怒消失了，她开始回

答问题。一个愤怒状态的普通人无法做到这一点。许多人误解她并离开她，但我很清楚，她有时必须宣泄，否则她的身体就会崩溃。

平静的心态也意味着勇气，这样你就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道路上的考验和困难。

安妮·贝森特：在印度经文中，勇气是一个被极其强调的品质。它源于对自我整体性的认知。“对于看到了真我的人，还有什么恐惧，什么迷惑？”经文中这样问到；并使用了这样的短语：“无畏的婆罗门”。在《在外院》（In the Outer Court）一书中，我推荐学生们对理想的性格进行冥想，使用克里希纳上师在《薄伽梵歌》的第十六章开始给出的品质列表。那里提到的第一个品质是 **abhayam** 即无畏或勇气。

勇气源于你认识到自己是内在的神圣真我，而不是你的外在载体，这是你唯一可能受伤的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差异源于内在真我所展现出的力量的程度。在本质上，我们所有人都同样强大，但是有进化的阶段差别。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就是神性，你就会知道你的弱点或力量取决于你内在真我展现出力量的多少；因此，当你感到恐惧时，你的避难所就是从内在召唤力量。

认识到自己就是真我，应该是你通过冥想获得的一种理解。那些进行晨间冥想的人应该在冥想中努力去理解真我；他们通过这种努力获得的一些力量，应该会在一整天中都与他们同在。这将有助于他们获得走上道路所需的勇气。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困难需要坚韧和耐力，如果要面对和克服它们，这些品质就是勇气的形式。面对道路上的新事物也需要勇气。我不知道除了认识真我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获得这种品质。

利比德：在所有的奥义训练系统中，都强调了勇气的必要性。如果一个人走上这条路，他将必然面对被误解，诽谤和误会。这从来都是那些试图提升自己超越大众的人的命运。要面对这些，需要道德的力量，使一个人能够维持他的立场，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无论他周围的人可能会怎么想，说或者做。要践行这本书中的教导，需要这样的力量 — 以及大量的坚韧和决心。

实质上的勇气也是必要的。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危险和困难，绝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或者只在更高的层面上；在我们的进步过程中，的确会出现需要勇气和耐力的考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一个胆小的人在这条道路上不会有进步，这条道路上需要的不仅仅是善良，还需要有不被不习惯的东西或惊恐所动摇的性格力量。

我知道在英国一个奥义社团，他们试图用各种祷告来召唤某个类型的幽灵，最后他们确实召唤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人（有胆量）呆足够长的时间来看清楚那是什么。同样，人们试图在更高的层面上获得结果，但是一旦他们得到结果，他们就会害怕。当一个人第一次在清醒的意识中出体时，他可能会感到一点警觉，可能会有些疑虑自己是否能再回来或者回不来。他必须意识到他能否回来并不重要。他习惯了某些限制，当那些限制突然消失时，他很可能会感到没有固定的基础可以依赖。随着我们进一步前进，我们会发现勇气 — 纯粹的，直接的勇敢 — 是必须的一种品质。必须面对各种各样的力量；这不是小孩子的游戏。

当我们意识到并记住我们与神圣是一体的时候，我们不会恐惧任何事情；但有时候当危险突然出现时，人们会忘记这一点并退缩。内在的真我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完全不受任何发生的事物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就是那个真我而不是外在的载体，我们就不会有恐惧。如果有任何形式的恐惧感，要做的事就是从内部调用更多的力量，而不是向外部的某个人寻求帮助。关于这个主题的常见基督教教义是不幸的。他们总是告诉人们要通过祈祷寻求庇护，祈祷实际上意味着请求，并不应该被应用于最高形式的渴望，但人们经常这样做。祈祷这个词来自拉丁语 *precari*，意味着要求 — 就这样而已。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上帝是全善的，我们应该遵循佛祖的建议：“不要抱怨，哭泣和祈祷，而要张开你的眼睛去看。光明就在你周围，只要你从眼睛上取下遮眼布并环顾四周就行。这光明就是如此奇妙，如此美丽，远远超出人能想象或祈求的任何事物，而且这光明是永恒的。”

我知道很多人在遇到困难时都习惯性地向真师求助。我们可以确定，真师的思想总是在附近，而且他肯定他可以被通知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一些我们能够自己做

的事情而去打扰他呢？确实，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呼唤他；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呼唤内在的神圣，并使之更多地显现出来，我们将因此更接近真师，而不是虚弱地向他求救。没有人会质疑一个人这样做的权利；但是如果知道真师总是在为全世界工作，我们肯定不希望在我们还有任何可能的资源，能够以任何方式自己做事的时候，去呼唤他。如果做不到，就是对信仰的失败；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自信，也是对神圣的不信任。

冥想的实践也应该使人准备好面对紧急情况，以免被它们打乱。那些掌握了内在律法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保持冷静和沉着，意识到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并且，由于神经质的爆发而产生的冲击和烦恼，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后仍然在学生的敏感载体上留下痕迹。

它还意味着坚定，这样你就可以淡化生活中出现的麻烦，避免象许多人一样花大部分时间为琐事不断担心。

安妮·贝森特：真师提到的下一个要求是坚定；这是学生需要的品质，以免他们被每一阵风吹得四处飘摇。对外部事物的依赖会引起无尽的烦恼，因为那时人连自己的事务都不能掌控，因此无法决定一条明确的工作路径。消耗人的不是工作，而是烦恼。烦恼就是反复重复一种痛苦的思想。对于一个胆小的人来说，防止自己陷入这种习惯的各种形式是很困难的。

在某些情况下，人的心态有一种戏剧化的倾向，然后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戏剧中。这是我自己曾一度做过的事情。我提到这个和其他类似的个人经验，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会使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比仅仅抽象思考更生动、更有用。大多数求道者可能都有过一些类似的心理戏剧化，因为人的构成大致相同。我曾经想象我的一些言行一定伤害了我的某个朋友；然后我想象下一次和那个人的见面，想象第一句话，整个接下来的谈话。但当我们真的见面时，整个事情并没有按照我预想的那样发展，因为我的朋友的第一句话总是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有时，人们用这种方式想象一个不愉快的场景，并想象他们在自己创造的困境中将如何行动；最后，他们会达到一种痛苦的心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消耗大量的感情和情绪。然而，所有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而且很可能也永远不会发生；这全部都是纯粹的浪费精力。

所有这类事情都只是不必要的麻烦，它削弱了思想和情感的本性。摆脱这种习惯的唯一方式是让自己在场景之外，观察序列中的第一个思想是否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如果你能控制，那就去控制它；如果你不能，那么在事情发生之前去考虑它是没有用的，而且，毕竟，它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让你的思想沉浸在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是没有用的。反复回顾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样是没有用的；你无法改变过去的事件，所以显然没有必要为此担忧。

许多善良的人会因为对过去的忧思而让生活变得痛苦，他们思考着：“或许如果我做或不做某些事情，这场麻烦就不会发生。”即使这是真的，事情已经发生，任何思考都无法改变过去。人们会在夜里失眠，在白天全神贯注于无法改变的过去的事情或可能的未来的结果。这种心理活动就像一个没有正常阻力的引擎或心脏的狂热运转，这比正常工作状态更会损伤心脏和引擎。你要认识到这种思潮奔涌的无效和危害性，这样你就会停止这样做，并学会更有效地发挥你的力量。这纯粹是愚蠢；总结起来就是这样。这几乎是每个人都会做但不应该做的事情，而那些有心成为弟子的人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利比德：在所有的心理困扰中，忧虑是最难处理的。它是对任何形式进步的绝对阻碍。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无法使自己进入适合冥想的心境。有些人对过去感到忧虑，有些人对未来感到忧虑，当他们放下一个忧虑时，他们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取而代之的忧虑，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处在平静的状态，不能希望有任何成功冥想的可能。

对此的最好解决方法是用对真师的思索来替代困扰，但这需要非常强的毅力。在这种状态下，突然试图让星光体或思想体平静下来，就像在风暴中用板子压下大海的波涛。通常最好的做法是起身做些体力活——比如除草或骑自行车。只有当各个载体一起按节奏运动时，才能有永久的平静；然后所有这些其他的实践才有可能有合理的成功机会。

人们经常因自身的缺陷而烦恼。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时不时地犯错或失误。最好不要出错，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错误和失误，我们都会成为圣人。当然，对犯错漠不关心，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是错误的，但同样，对它们过分担忧也是错误的。在忧虑中，心灵无目的地疯狂地转圈。如果你曾经在恶劣天气中乘坐轮船，你可能会记得，螺旋桨有时会从水中升起，在空中疯狂地转动。这只是一个机械问题，比大量的正常工作对机器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就好像忧虑一样。

在我们的学会中，问题会周期性地出现。我自己就见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 1884 年库伦布（Coulomb）事件引起的动荡，以及许多证道人对此深深的困扰和焦虑，有些人对证道学的信念被完全摧毁，因为他们以为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对他们玩花招。然而，他们的信念实际与事件无关。我们对证道学的信念并不是建立在布拉瓦茨基夫人或任何其他人的陈述之上，而是建立在证道学是一个完善的系统，这个系统已经被给予了我们，即使布拉瓦茨基夫人真的欺骗了他们——当然并非如此，证道学仍然是真实的。如果人们将他们的信念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那么很容易被动摇，但如果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对原则的理解上，那么即使一个受信任的领导者突然让我们失望，信念本身也会保持不动摇。

真师教导说，来自外界的遭遇对一个人丝毫不重要：悲伤、麻烦、疾病、损失 — 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不能让它们影响他心灵的平静。它们是过去行为的结果，当它们到来时，你必须愉快地承受它们，记住所有的邪恶都是短暂的，你的责任是永远保持快乐和宁静。这些遭遇属于你以前的生活，而不是现在的生活；你不能改变它们，所以以为它们烦恼是没有用的。

安妮·贝森特：在这里，真师给出了一个不必担忧的理由，我想许多人可能不会赞同。他说，从外界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并不重要。一些事情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因为我们自己在过去创造了它们；这些都是我们的因果业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件事上无事可做。相反，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可以以正确的方式面对它们，从而极大地改变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就像把一个有足够力量击倒你的直接打击变成一个相对无关紧要的擦边球。这完全取决于你以何种角度来面对打击。如果你对每一个降临到你身上的磨难都怀着这样的感觉：“这只是偿还债务；清偿掉它是好的”，那么痛苦对你的压力就会轻一些。一个知道如何面对生活的人在困难中会保持平静和快乐，而一个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的人可能会被一半是想象的困扰所压垮。

你感觉到的困扰和痛苦有多少是由心灵造成的，当你身体受苦时，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如果你那时能够站在痛苦之外，你会发现痛苦会大大减轻。这个事实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即考虑动物的状态。一只折断了腿的动物会很舒服地吃东西，拖着它受伤的腿。这是一个人不能做的事，但一匹马可以，而生理学家告诉我们，马的神经系统比人的更为精细，所以它的神经对痛苦的敏感度比人的更高。不要误解我，认为我说动物不会受苦，或者他们的痛苦无关紧要。恰恰相反。但是人会因为在心中过分思考而加剧自己的痛苦，并延长痛苦的时间。

如果你学会检查痛苦对你的星光体的影响，你就会知道如何大大减少痛苦本身。那些自称为基督教科学派的人因此大大减少了痛苦，因为他们消除了通常与痛苦合并增加痛苦的心理元素。我也有过同样的经验，当我在身体疼痛难忍的时候必须进行演讲；结果是，在演讲的过程中，我没有感觉到痛苦。为什么？简单地说，是因为我的心思完全投入到我的演讲中了。如果你能完全把你的注意力从物理身体上撤回，就像你在演讲时不得不做的那样，你一直感受到的任何身体疼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如果你对你的心灵有完全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让外界的事物只影响外在的身体。人们在足够的刺激下经常会这样。有时，战场上的士兵在如火如荼战斗结束之前不会感到他的伤口；有些宗教的殉道者们因为他们为主受苦的狂喜而感觉不到焚烧他们的火焰。同样，如果一个孩子遇到了事故，他的母亲会忘记她自己可能正在遭受的所有痛苦，冲上前去救助和帮助她的孩子。

可以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学习这种控制，而后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任何痛苦对你的星光体和思想体的影响。我并不是说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但是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不值得用大量的力量，或者特别的努力，只为了停止一种微不足道的身体疼痛。与其让你的心灵像大多数人那样为身体服务，不如把它转向别处，让它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果你采取正确的生活态度，你会看到这些外在的事情并不重要，你会让它们只对你的外在产生影响。它们必须被经历，而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你通过它们获得的力量。以这种方式看待它们，你将获得巨大的心灵平静。

所有的恶都是短暂的。如果你看看你生活的大周期，意识到你的过去，不是细节，因为细节并不重要，而是它的总体趋势，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之前常常经历这些使他悲伤和痛苦的事情——朋友死去，疾病，损失，各种麻烦——它们就会变得相对微不足道。作出这种努力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对痛苦的偏执，因此带来的琐碎的焦虑阻挡了更深的知识。对你自己的漫长过去的认识会使你更强大，然后当一些不幸发生时，你会想，“为什么要担忧？会过去的！”

我确信，如果我不拒绝烦恼，不对环境做出反应，我根本无法过现在的生活。各种各样的麻烦每天都涌入，如果我对它们都做出反应，我可能一周内就会死去。过去，我经历过许多我现在所面临的波动，我发现它们总是伴随着混乱。最好不要预测问题，而是在问题来临时处理它，然后把它放在一边，忘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

真师说，你的职责是始终保持喜悦和平静。曾有一次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将自己的废渣投入到修炼真师弟子的熔炉里。在如阿迪亚这样的地方，这样做的恶劣和危险性被放大到极点，这里的任何废渣——任何形式的麻烦、怀疑、焦虑、疑虑等——都比发送它的人的力量大得多。如果有时你无法立即摆脱沮丧、烦恼或任何你可能有的其他不愿有的感觉，那么至少把它留给自己。不要让它流漏出来，污染气氛，使事情对别人变得更难。通过这样的训练，你会回顾你从前的状态并惊奇地发现，这些琐事不可能像他们在过去那样困扰你。

利比德：一个知道的人，即使在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困扰中，也能保持冷静和快乐。而不知道的人往往会因为对问题的态度而被压垮。我们痛苦背后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象。因果业报真正索取的债务往往不大；但是由于人们错误的应对方式，经常使自己必须承受的痛苦加倍，甚至增加十倍；把这个归咎于旧业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当前愚蠢行为的因果业报 — 正如辛奈特先生所说的“现世报”。

要偿还的债务金额无法改变 — 我们的业报需要我们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但是，就像它可以增加一样，它也可以减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施加新的力量，将本来会直接打击的影响改变为一个擦边球，就像我们的会长所表达的那样，这样它就会感觉小得多。每一次这种力量的发挥都是在情况中引入新的力量；因此，它不包含任何不公平或干涉因果的成分。那些本来会以其他方式消耗的力量现在被用来改变打击的力量。

所有的恶都是暂时的。有一位波斯国王将“即便这样也终将过去”作为他的座右铭。这是一个很好的座右铭，因为它同样适用于快乐或痛苦，适用于好运或恶运，无论哪一种目前占据主导地位。唯一不会过去的东西是真正的进步和来自内心的幸福 — 这些将永远保持。无论我们现在的痛苦是什么，它都会过去；我们在其他世中曾经遭受过痛苦也已经走出来了。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早年生活中困扰我们的事情现在看来都不重要了。我们说：“哎呀，那些事情并不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会对它们如此担忧？”明智的人从回顾过去中学习。他说：“这些是现在困扰我的事情，它们肯定同样不重要。”它们当然不重要，但是需要一个明智的人来做出这个推断。

倒不如想想你现在正在做的，这将成为下一世的经历，而这是你可以改变的。

利比德：你的下一世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这一世中所造的业因。不仅如此 — 世界导师将很快来临；事情现在发展得很快；倾泻出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因为所有

这些在我们周围一定程度上发挥的作用，我们这些正为他的到来做准备的人可能不仅可以改变我们的下一世，还可以改变这一世的剩余部分。

从事这项工作的学生的因果业报比大多数人更强烈。世俗人可能经常做很多事，而且可能做这些不会造成大的伤害；但是，如果那些接近圣道的人做了这些事，它将会非常明确地造成伤害。对于一个弟子来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在真师身上，因为他已经使弟子成为自己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为自己而活，也没有人是为自己而死”；这对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但那些被吸引到伟大真师膝下的人必须倍加小心。特别是任何在奥义方面给同学制造困难的事情都会造成严重的因果业报。

永远不要让自己感到悲伤或抑郁。抑郁是错误的，因为它能感染别人，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而你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因此，如果有一天它向你袭来，你应该立即排除它。

利比德：一任何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可能会摇摇头说：“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只是如果能做到的话。”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考虑其对他人的影响会给人以力量去摆脱它，而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抑郁是错误的，因为它会影响到这个人的同修及其他人，使他们的道路更加艰难。没有什么能影响我们，除非它来自我们自己——来自我们的业，来自我们的过去世。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要非常小心，不让任何人因我们而受伤。如果有人说过或做过一些不太可信的事情，我们应该想：“我不会做同样的事；我不会说或做任何让别人的日子变得更难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决定不成为别人的恶业得以报偿的工具。如果一个人伤害或冒犯了某个人，他确实只是那个人业报的工具；但这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角色。我们应该成为好的因果业报的工具，帮助人们并给他们带来祝福和安慰；恶业必须通过其他渠道，而不是通过我们来报偿。

你必须在另一个方面也控制你的思想；你必须不让它游荡。无论你在做什么，都要把你的思想集中在所做之事上，使它可以完美地完成；

利比德：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我们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上，以便能够完美地完成它，这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例如，如果我们正在写一封信，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写这封信，并确保它是奥义学者应有的信。一个普通的人以一种相当粗心或马虎的方式写信；他说他要说的话，但没有特别努力去确保一切都做得很好。对于一些人来说，做好这样的小事似乎没有必要。我收到很多信，我必须说其中很多信达不到我自己写信的标准。它们经常在表达上有错，而且经常写得很糟糕，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

对于奥义学者或者试图成为奥义学者的人来说，这种粗心大意是必须重视的。奥义学者的信应该表达得仔细，书写或打字清楚。它应该是一种美好的东西；给收信的人带来快乐。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有责任做得相当好。我并不是说一个人总有时把每封信都写得像印刷版一样，或者把每一封信都做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在这个时代是无法做到的。但即使在奥义学之外，作为对通信者的尊重，人们都应该写得清楚易读。如果你为了节省自己的几分钟时间而匆忙写字，记住这是以牺牲对方可能四倍的时间为代价的。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我们发送出去的每一封信都应该是一个信使；我们应该让它成为真师的信息。它可能是关于商业或任何普通的主题，但它应该充满了良好的感觉。这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当我们正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应该心怀善意的强烈感情；这会影响到信件本身，而不需要我们再做任何进一步的动作，但是当我们签名的时候，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将美好的感情注入到信中。如果是我们写给一位朋友的信，我们应该把爱心倾注到这封信中，这样当他打开它时，兄弟之情的感觉就会涌向他。如果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证道学的兄弟，我们应该把一些更高的想法和对真师的思考放入其中，这样它就会让他想起证道学者珍视的高级思想。如果我们正在写给一个我们知道缺乏某种品质的人，我们就应该把那种品质倾注到信中，抓住机会给予所需的东西。所以，让我们确保每封信都写得好，同时也要有灵魂。

当我们直接与他人接触时，也可以提供同样的服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白天会接触到很多人；我们必须与他们交谈，有时还要与他们握手。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直接的

物理接触来灌输活力、神经力、亲情、高尚的思想，或者任何适合的东西。我们与任何人握手时，都应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都应该给对方留下一点这种性质的东西。如果我们渴望成为真师的学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寻找这样的服务机会。那些对他人无所用处的人，不可能被真师接纳。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结交新朋友的主要目的很大程度上是：“我能从这个人那里得到什么？”这并不一定是金钱；可能是娱乐，或者社交利益；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想要得到些什么。我们的态度必须完全相反：“这是我新的机会，我能给出什么？”如果我被介绍给一个陌生人，我会审视他，然后抛出某种好的思想；当机缘成熟时，它会附着于他并产生影响。真师的学生走在街上或乘坐电车和渡船时都会这么做。他们寻找需要给出好思想的机会，并发出这些思想——也许仅仅在一次上午或下午的旅程中，他们会做一百次这样的事情。

当向任何人致意时，它应该是实际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言辞。那些包含上帝名字，并祈求祂的祝福的问候，例如在穆斯林中常见的那种问候形式，有时仅仅是形式上的，但有时它们是真心的祝福，真实地包含了对上帝的思考。我们说，“再见。”很少有人知道这实际上是“愿上帝与你同在”的简写，但我们应该知道并真心实意的说这句话。这些事情看似微小，但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小事产生了差别。它们展示了性格，也塑造了性格，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日常的小事都认真、仔细地做好，我们很快就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一种小心谨慎、自我控制和精确的性格，这不仅在小事上，也在大事上。一个人的性格不可能在大事上小心谨慎而在小事上粗心大意。虽然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并在不应该的时候变得粗心大意，但我们必须学会完全小心谨慎。再者，许多小事累积起来就变成了一件大事，通过一些练习，我们可能会学会如何通过握手或写信给他人而提供不但不小，而且是很大的帮助。

真师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集中精力。”这甚至适用于我们为了休息头脑而做的事，比如阅读小说或杂志。除了有意的放松和睡眠外，最好的休息方式通常是其他形式的运动，所以即使人们为了娱乐或休息而阅读某些东西，思想应该是他们的仆人，而不是他们是思想的奴隶。如果你正在阅读一个故事，那么集中精神在它上面，试着去理解它，看看作者的意图是什么。人们通常阅读得如此含糊，以至于当他们读到故事的结尾时，已经忘记了故事的开头；他们是如此的糊涂，他们甚至不能给你描

述故事的情节，也不能说出它的寓意。但如果我们想在阅读娱乐或休闲的书籍时训练我们的思想，我们就得做好。同样，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应这样。实际上，世界上有数百万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躺下来休息。他们不知道十分钟的放松比两小时紧张而劳累的躺着更有价值。即使为了好好的休息，也需要安静的控制思想。这样的控制也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形成一种习惯，那些实践它的人会发现他们不能以旧有的马虎方式去做事；如果他们休息，他们必须正确地休息。

不要让你的思想闲着，而是要把好的思想永远放在心幕背后，在心里空下来时随时浮现。

安妮·贝森特：对于一般的印度教徒来说，这应该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因为他从小就被教导在空闲的时候重复诵读好句。在印度，即使那些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会这么做。你可能经常听到某个做完工作的人突然开始重复念诵：“Rām Rām Rām Sīt ār āṃ Sīt ār āṃ Sīt ār āṃ” 一遍又一遍——只是神圣的名字，没有别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无意义的行为；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它对诵经者产生了非常真实的影响；它使他未被占用的头脑定格在一个舒缓和提升性的念头上。这比任由思绪自由散漫，或者是关注别人的事务，而引起八卦和所有未知的伤害，要好无数倍。当然，如果你可以在没有任何重复诵读的情况下控制你的思绪，那就更好了；但是许多人什么都不做。

许多宗教都推荐早晨选择一句熟记的短语，这是一个好办法。在一天中，这句话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脑海中，并会在思绪闲置时驱走其他不那么有价值的想法。你可以从任何一本好书中选择一句话或一个句子，早晨重复几次（也许在你穿衣服的时候），并把你的思想集中在它上面，这会使它在一天中自发地出现。当你看到一段偶然听到的音乐，一个吸引人的旋律如何给思想留下深刻印象，占据头脑并反复重现时，你就可以看到这种重复对思绪来说是多么容易。多年来，我一直把对真师们的思想保持在我思想的背景中，现在它们总是在那里，所以一旦我的思绪从一项工作中释放出来，它自然会回到真师身上。

利比德：真师的思想应该总是出现在我们思想的背景中，这样当它不被其他工作占据时，这些思想就会浮现出来。如果我们正在读书或写信或做一些体力工作，我们并不一定正在积极地想着真师：但是在开始时做这些事时我们做出决心：“我将为了真师而把这件事做好。”在此之后，我们是在想着工作，而不是他，但是一旦工作完成，真师的思想就会回到思想的前沿位置。这样的想法不仅确保我们的思绪得到了充分的占用，而且还使我们对其他主题的思考力比更加清晰和强大。

有时，人们会反复念诵神的名字，以形成思想的背景。在印度，你经常会发现人们在等火车或沿着路走的时候自言自语，有时你会听到他们反复念诵一个神圣的名字。基督教传教士对“异教徒”的特殊批评之一就是他们“喜欢做无用的念叨”。穆斯林在走路的时候念诵经文；他的嘴里总是念诵着安拉的名字。可能有时他并没有想着安拉，但往往这种念诵对他是有意义的。确实，一个人可能只是出于习惯重复某些话，而没有思考过它：一个基督徒可能重复他的祈祷，而他的思绪可能一直在其他地方。甚至一个神父可能在他的祷告时间内，并没有将太多的思绪集中在祷告上，因为他背得滚瓜烂熟；他可能在念诵他的“Ave Marias”和“Paternosters”时，从未想过我们的圣母或我们的天父。在任何宗教中，都有可能成为形式主义者，保留外壳，丧失大部分内在精神；但这在印度教和佛教中比在基督教中要少——我说要少的多。事实上，重复像“Rama, Rama, Rama”这样的名字，确实有助于让人们记住神的存在，当这样做时，确实是好的。如果我们同样容易且富有成效地想着真师，而不需要重复他的名字，那就更好了；但是，相比没有这个想法，出声念诵无疑是好的。

在思想体中，有一种适合这些虔诚感情的振动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频率变成了一种习惯，因此虔诚感情容易产生，并被塑造成其个性。这种习惯也有助于排除邪恶的思想。如果头脑是空虚的，任何过往的思想都可以进入并影响它，这样的思想很可能是不好的，或者是无用的，而不是有用的。它来自于我们周围漂浮的大量思想，代表了该地区的平均水平，但我们追求的是更高的目标。我们希望能提升同胞的平均水平，但在我们没有首先达到更高水平之前，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每天都要把你的思想力量用于好的目的；让它成为进化的力量。

利比德：我们一直在一种优柔寡断的理论中接受教育，认为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做好人；但只有虔诚和避免做坏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善良和虔诚去做一些事。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中？除非我们能做一些事，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占据这块地？无所作为来当好人（当然，这比无所作为来当坏人要好！）只是一种消极的状态。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成为神圣力量的渠道。很久以前，我们，即单一体，作为神圣火焰的火花从神那里出来。正如《秘密教义》所说：“火焰很低”——在多数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热情、信念和爱来重新点燃它，使那个火花成为一种能够温暖他人的生活的火焰。

每天想一想你知道的某个处于悲伤、痛苦或需要帮助的人，并向他倾注爱的思想。

利比德：思想力就像金钱，或者像我们从壶中倒入杯子的水一样，是一种真实而明确的东西。如果我们向任何人发送一条明确的思想流，我们可以确定它会到达那里，尽管我们看不到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些人在悲伤和痛苦中，他们可以通过我们发送的思想流得到极大的帮助。即使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谁特别需要这样的帮助，我们也可以以更广泛的方式发送我们的思想，它会在许多处于困境的人中找到那个人。

如果有人知道某个人（例如像安妮·贝森特博士那样）与许多需要帮助和处于悲伤中的人有所联系，那么他可以向她发送充满奉献和力量的想法，这样她就会有更多的能量去倾倒出来。对于真师们也是如此。当有人向他们发出奉献的思想时，这会唤起来自真师的应答思想，这就像是一种祝福。但除此之外，真师的力量储备也会稍微增加一些，他会用这些力量去造福他人。

安妮·贝森特：我必须说，直到我读到这一点，我才意识到要如此明确和定期地将这种帮助他人的思想付诸实践。这肯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早上决定好在这一天里你将在闲暇时刻帮助某个人——不幸的是，总是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然后，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只要你的思绪有空，就不要让它成为漫游的思想的旅馆，而是用它向

那个人发送力量、安慰、幸福或者他最需要的任何东西的想法。这种实践超越了重复一句好话。

无论如何，你应该抵挡住不良的思想，直到你的思想变得足够强大，不再需要这些帮助。真师的想法应该总是在你的心中；它总是向外提供帮助，并且不会阻碍思维的任何更高层次的活动。它并不排除其他的帮助方式，而是为它们注入更大的力量。过一段时间，它会填满你的整个思维视野，然后，因为它，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变得更好，更有力量。

抑制骄傲的思想，因为骄傲只来自无知。

利比德：在奥义学者中存在着大量的微妙自负。他们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比那些没有研究过这些事情的人更了解生活真相。不承认这个事实是愚蠢的，所以他们必须小心，以免蔑视那些不知道奥义知识的普通人。在这个特定的方面，奥义学者超越了普通人，但在其他方面，普通人可能远远超越他们。例如，对文学、科学或艺术有深入了解的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要远远超过我们许多人在研究证道学上的投入，他肯定应该因他的工作和他投入的无私劳动而得到赞誉。看不起他人的工作不是智者的标志，而要意识到所有人都在进步。

许多人都有所谓的自负：他们总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是非常优秀的人等等。但他们自我赞美的点通常并非被真我认同。在真我中，只要有任何品质被开发出来，它就是纯粹的。例如，如果有爱，它就完全不会被嫉妒、羡慕或自私所污染。它在它的层面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复制神圣之爱。有时我们为自己的进步迅速而自豪。这就像一个四岁的小孩因为他进步迅速而自豪。对于那个年纪来说，他可能确实如此 — 但对于 21 岁的人来说就会不同。我们的智力、奉献、爱心、同情 — 与它们将来的程度相比，现在只是很小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停下来自我赞美，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努力获得更多的这些品质。

在这项工作中，冥想是很大的助力。如果一个人真正决定去发展爱，对它进行冥想，并努力去感受它，他会对自己在短时间内唤起的这种品质的强度感到惊讶。

真师说，自负总是来自无知。一个人知道的越多，他就越不可能感到自负，因为他越能看到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特别是当他有幸与我们的伟大真师接触时，这一点更为真实。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感到自负，甚至对这个事实也不会感到自负，因为每当他认为自己能做任何事，或者拥有任何品质，他脑海中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在真师那里看到了那种品质，我的品质和他的相比又算什么呢？”

真师身上的美德发展得如此壮观，只要了解一个真师的美德就是对任何形式的自负的绝对和瞬间的治疗。然而，灰心永远不会来自真师。在寻常生活中，你认为你能做一点点事情，但当你来到一个专家面前，你立刻就看到你与伟人相比相差多少，你会感到有点被压倒和无望。但在真师面前，人们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微不足道，但同时在他的存在中你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人们不会觉得有一个永远无法跨越的深渊，而是会感到：“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要决心效仿他”；这就是与真师接触总是带给人的刺激。在他的面前，人们很大程度上会感觉到使徒所说的：“我可以做一切事，因为基督使我有力量。”（腓立比书，4，13。）因为真师的力量，人们在那个时候会想：“我再也不会沮丧；我再也不会感到难过；我再也不会犯我昨天犯的那种愚蠢的易怒的错误。我回顾过去，看到有些事情让我烦恼。这是多么荒谬；为什么会有什么事情让我烦恼呢？”但过后，当我们走出那种神圣光线的直接影响，我们又回到了原地，忘记了即使光线不可见和直接，它也可以达到我们，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永远生活在真师的气场中。

不知道的人以为自己很伟大，以为自己成就了这个或那个伟大的事业；有智慧的人知道只有神性是伟大的，所有的好工作都只是由神性完成的。

安妮·贝森特：这是《薄伽梵歌》中的一个重要教义。通过我们所有人行动的是那个唯一的意志。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整体完成的，而不是由部分完成的；我们最多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神圣行动的好工具。我们自夸就像我们手上的一个手指自夸一样愚蠢。让自己成为神圣意志的健康器官；那么你会发现，唯一的行动者在使用你，因为你适合被使用。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我们看到，意识到真我消除了所有的恐惧；我们现在看到，它也消除了所有的自负。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基本真理。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多样化的事物都把我们引回了同一真理——处在所有生命中的同一生命。

利比德：上帝在每个人心中，任何人身上的所有善良和伟大都是他内心的上帝在照耀。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祂通过我们在做。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你可能会说，这似乎消灭了个体感，但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物质大脑无法理解真正的关系。中世纪的基督徒们说：“荣耀归于上帝”并非没有道理。对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感到骄傲，就像一个人在钢琴上弹奏一首曲子，他的一个手指说：“我敲击那个音符的方式多么好！是我让那个曲调变得如此美丽！”毕竟，所有的其他手指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都不是以单独的意愿行动，而是作为大脑的工具。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手指，是祂力量的显现。我很清楚，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越是发展更高的意识，我们就越能深刻地感觉到它，有时在冥想中，在法喜充满的时刻，我们在一些瞬间感受到那个合一体。

第十九章

行为的自控

2. 行为的自控 -- 如果你的思想是正确的，你的行动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安妮·贝森特：这句话强调了每位奥义学者都熟悉的事实，即思想比行动更重要。这与一般观点恰好相反，但它是真实的，因为思想总是先于行动。可能会有所谓的自发行动，但那只意味着要找到引发行动的思想，你必须进一步回溯，甚至可能回溯到前世。

当在特定方向上积累了足够的思想力量后，当表达那种特定类型的思想的机会出现时，它必然会溢出并转化为行动。沿着某个给定方向的每一个思想都起到一个小的额外推动作用，直到最后这些推动力的积累使你在那条路线上采取行动。印度人完全正确地将行动或业（kar ma）视为由三个部分组成——思想、欲望和行为。这是真实的；因此，在任何一生中，你可能会有一个无预谋的行为，它是即时发生的，是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为。这些情况其实是思考已经完成，行为——也就是整个行动的最后部分——必然会随之而来，作为沿着那条线路的下一个推动力。因此，在任何一条思考的路线上，你可能会别无选择，即使你已经充分发挥了控制力，但只要有机会出现，你的思想就会转化为行动。如果没有表达的机会，它可能会潜伏很长时间，但一旦环境允许，行动就会发生。

因此，理解思想的运作方式非常重要。保护好你的思想，引导它朝着良好的方向前进，因为你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你的下一个思想将会转化为行动。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伟大导师都强调思想重要性的原因，在本书中，学生再次被提醒。最好记住人的心智（Mānas），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活动。在单一体（Mōnad）中，有意愿（will）、智慧（wisdom）和活动（activity）这三个方面，它们体现在神我

（at na）、菩提（buddhi）和心智（manas）上。因此，你认识到思想会通过行动使自己具体化。

利比德：思想先于行动是一个真理。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在没有思考的情况下行动，但即便如此，那也是之前的思想的结果。我们对某些主题或某条思维线路有一种思维习惯，我们就会本能地按照这个习惯行动。一个人做了某件事，然后解释说：

“我情不自禁，没有动脑子。”但事实是，他正在把也许属于前世的思想付诸于行动。虽然一个人在今世通常没有与上一世相同的思想体，但他有相同的思想永久原子，它是那个思想体的核心，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囊括，它在生生世世之间携带了人已经习惯的思维模式的印记。

经常有人指出，一个人只能在因果体中在生生世世中传承他的良好品质，这是完全正确的。因果体是由思想界更高次平面（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平面）的物质构建而成，而这些层次的物质不能对低层或较不可取的品质发出振动响应。因此，一个人实际上只能将善良融入自己，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幸运，因为否则我们都将积累许多不好的品质，这将阻碍我们的进化。但人会携带属于不同层次的永久原子——思想、星光和物质永久原子——因此，这些原子所属的振动会作为他新载体的内在品质显现出来。

这样，一个人从前一世带来的是品质的可能性，而不是实际的品质。布拉瓦茨基夫人过去常常称之为“没有物质的力”，也就是说，当物质条件达到时，这些力量才会发挥作用，但在此之前是潜伏的，直到物质聚集起来。因此，当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行动时，他其实是根据那些旧思想的势能行动。这是我们应该小心保护我们的思想的原因之一；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们何时会溢出并转化为行动。那些屈服于某种邪恶思想的人，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允许自己这样行动，可能会发现在意识到之前，那些思想已经转化为行动了。

这种知识可以在帮助儿童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当自我接管他的新载体时，父母和朋友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展现出来的良好品质，同时不让不良品质有展示的机会，来大大地帮助他。当我们在不良品质出现之前，让良好品质化为行动并转变成习惯，我们就给予了孩子最大的帮助。不良品质可能因为外部世界刺激，迟早会显现，但如果

良好品质已经有强大的势能，那些邪恶品质将很难产生任何影响。此时，自我全部的意志通过他的载体对抗这些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可能会在这一世中被完全清除，在接下来的轮回转世中，自我将不带任何不良痕迹，进入新的载体。

然而，请记住，为了对人类有用，思想必须成为行动。不能有任何懒惰，而要经常做好的工作。

安妮·贝森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只有将思想付诸行动才能发挥作用。这是我们中许多人存在的缺陷；我们脑海中存在着没有转化为行动的思想，而所有这些都是软弱的根源。莫里亚真师 (Master Morya) 曾经说过，没有付诸行动的良好意愿在心灵中就像是一种癌症。这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能帮助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思想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应该因为没有付诸行动的良好决心而削弱我们的道德品质，这些未实现的决心起到了阻碍作用，使得当同样的思想再次出现时，将其转化为行动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不要拖延，不要推迟，不要半途而废。我们中许多人因为良好决心而没有付诸实践使自己的成长受到阻碍。一句英语谚语说，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愿铺就的。

一个没有实现的良好意愿变成了一种有害力量，因为它就像一种使大脑迟钝的药物。要小心管好你的思维，当来自更高自我服务的冲动出现时，去实践它；不要把它留到明天。这种拖延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善良的人只是在原地踏步的原因之一。一个真正善良的人，过了大约十年，再遇见时发现他和你之前认识他时一模一样，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因此，人们多年来都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和诱惑，有着同样的弱点和长处。这对于一个证道学会的成员来说，永远不应该发生，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对这些法则的运作方式有所了解。

我认为，这种情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不理解良好冲动没有实践会造成阻碍。如果你将接收到的良好冲动付诸实施，越来越多的冲动将会出现。没有任何有利的外部条件或外部知识的增加能够弥补内在努力和决心的缺乏，也不能弥补因不能将已知事物付诸行动而导致的失败。你的思想应该总是转化为行动。把这个作为一

个准则吧。我并不是说你总能立即付诸行动，因为情况可能不允许；但很快机会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你的思想，不要放弃它。它将会像正在成熟的水果一样。如果你这样做，未实施的思想就不会对你造成伤害，而一旦时机成熟，你就会付诸行动。

但你所做的必须是你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别人的职责，除非得到他的允许，并且是为了帮助他。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工作；在需要你的地方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但绝不干涉。对许多人来说，世界上最难学的是管自己的事；但这正是你必须做的。

安妮·贝森特：现在给那些具有非常活跃天性（具有动性，rājasic）的人一个必要的警告。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中道的另一边；一方面必须避免懒惰，但另一方面必须避免干涉。非常活跃的人往往喜欢插手一切事情。但别人的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你不应该把手插进去。也许你还记得在《薄伽梵歌》中经常会给出警告，这本书是一本行动的福音书，因为它的主题是“行动！行动！”但它也警告人们不要从事错误的活动。书中说，他人的责任，充满危险。

原因很明显。如果你带着自己的思维活动线掺入另一个人的行动中，而他同样也有自己的思维活动线，而这个线与你的线是不同的，那么你肯定会破坏他正在做的事情。他的行动是他思维活动的理所当然的结果；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你的思维活动的结果。充满活力的人必须知道，插手他人的行动只会制造混乱。过去，我常常想根据我认为是对其他人有益的标准来指导别人，当然，那只是我自认为的正确；但在作为弟子的过程中，我学到了那并不是正确的工作方式。

即使从抽象的观点来看，另一个人的方式也许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对他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它承载着他的缺点和优点，并标示了适合他的进化方向。假设一个人在写字时以一种不是最佳的方式握笔；如果你干预并诱使他以另一种方式握笔，他会写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他将失去在旧方法上长期练习所得的所有优势，而且他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恢复到好的状态。当然，如果他自己想改变写字的方式，因

为他确信另一种方式更好，并请求你的帮助，情况就不同了；他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行动将得到他自己意愿的支持。

很明显，一个强大的人可以轻易地在一段时间内主宰另一个人。历史上有许多例子，伟大的人在活着的时候主宰了周围的一切，但当他们去世后，他们的丰功伟业随即崩溃。他们忘记了自己是凡人，因此应该预先考虑到他们离世后的空白；他们所犯之错的不幸的业力、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导致了事情在他们离去后迅速崩溃。这表明这些人并没有理解成功行动的条件。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工作者和领导者应该聚集合适的人，并信任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工作领域中让他们独立，沿着自己的路线独立前进，不应该试图亲自照顾每一个细节；况且，那是不可能的。

世界由多种多样的事物组成，但建在合一基础之上。世界中的低级生物遵守自然法则，因为它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事实，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但人类相对自由——他不能超出一个巨大的法则的限制，但在里面他可以随心所欲。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完成工作的过程中，人类得以发展。神圣的计划是这样的：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能够明智地使用自由，他们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此，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我们走向完美的自由。动物处于进化等级的低端，完美地无意识地服从自然法则；真师处于进化等级高端，完美地有意识地服从自然法则；而我们所有人都站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

我们也必须记住，干涉涉及到思想，而不干涉也与前面提到的成为弟子的资格有关，即对思想的自我控制。用思想干涉非常强大。举个例子。我们中的一个人面对着某个特定的困难，他正在努力克服；也许它源自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许它是一种不良的思维或行为方式，由于旧习惯的力量，他倾向于沿着这条路走。无论它是什么，他都在尽力克服它。然后有人怀疑他存在那种特定的弱点或困难——只是猜疑，然后就走开了，从未想过他做了什么特别的伤害。

第二个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给了他的兄弟一个小小的推动，这可能会决定后者的行动并将他推向错误的方向。第二个人在旧习惯和努力克服这两种力量中摇摆不定，而猜疑的思想则转变了天平。这就是为什么猜疑是错误的。它总是错误的。如果不幸它

是真实的，它只会给被猜疑的人在错误的方向上一个额外的推动；如果它不真实，它可能会让他在其他时间以特定的方式更容易做错。无论如何，都是对他发出一种邪恶的思想；所以猜疑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总是对人有好的想法，即使我们对他们的想法比他们实际所作所为更好；这样我们就向他们抛出了一个只会对他们有益的思想。

同时，还要记住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因为黑暗势力迟早会将大量的邪恶思想对准每一个在圣路上迅速前进的人。由于你自己面临着大量的邪恶思想的冲击，这些思想会试图将你推向错误的行动，所以你应该意识到猜疑的危害性，并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格外小心。你应该以对事实的冷静认知来思考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不带任何愤怒或怨恨的情绪。每当你遇到巨大的仇恨爆发时，记住你应该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束紧你的思想，并简单地运用一种相反性质的力量来中和邪恶。做到这一点，针对你的邪恶思想的大量冲击将不会伤害你；相反，你将从中获益，因为它将帮助你看清你的薄弱点；这些攻击将使你看到你的弱点，否则它们可能始终隐藏着。此外，当面对攻击时，你的坚定决心将使你变得更加坚强，并引领你向前，直到你练就自己，这些事情都会对你产生较小的影响。

因此，你应该完美地完成自己的工作，除非别人向你求助，否则不要插手别人的工作。尽你所能去做好自己的工作，也要尽你所能不去干涉他人的工作。

利比德：很多对他人的干涉是由于宗教误解造成的。正统基督教将干涉他人视为自己的事业。它首先要人去拯救他人的灵魂，而不承认每个人的任务是让自己的灵魂拯救自己。确切地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人有权干涉他人的低等自我和高等自我之间的关系。宗教裁判所的刑讯者认为，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对他的身体做可怕的事情，通过让身体强迫说出这样或那样的话来拯救灵魂。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认为，你可以使人相信（某个宗教），如果你能让他的身体说它相信某件事情，即使这种陈述是假的，它也会以某种方式拯救灵魂。如果这些人真的相信（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真的相信如此怪诞的谎言！），他们是可以为自已所做的一切可怕的事情辩护。因为无论你对不幸的身体施加多么可怕的折磨，持续了几个小时或几天，与你拯

救他灵魂免遭的永恒痛苦相比，那些折磨都微不足道。如果真是这样，对你的邻居的折磨则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行为。对我们来说，很难相信有人会持这样的立场，然而，似乎有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即使除那些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教会权力的人以外，还是有很多人。

正因为你试图承担更高的工作，你不能忘记你的通常职责，因为在完成这些职责之前，你不能自由地从事其他服务。你不应该承担任何新的世俗职责；但那些你已经负的职责，你必须完美地履行——这里指的是所有你自己认可的明确而合理的职责，而不是别人试图强加给你的想象中的职责。如果你要为真师服务，你必须把普通的工作做得比别人更好，而不是更差；因为你为了真师的缘故也必须这样做。

安妮·贝森特：有时候我们发现，当一个人接触奥义学时，他的普通工作并不比以前更好，反而更差。这是完全错误的。他对新学科的热情爆发和追求更高层次的努力既有利也存在危险；而危险恰恰在于世俗的责任看起来不重要。这个想法中有一些真理，而危险正是由于这是真理；所有的错误之所以危险，因为它们背后有一点点真理。正是错误中的那一点点真理赋予了错误以力量，而不是披着真理的伪装。

完美地履行在人世中必须完成的职责，表明从更高层面传来的力量正在正确的方向上转化。正如《薄伽梵歌》所说：“瑜伽是行动的技巧。”如果一个人在更高层面上有条有理，他在较低层面上的行动将是好的；但如果他在高层面上缺乏条理，他的行动就不会是好的。然而，即使如此，这远比完全不关心高层面更好。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人的不明智的行动可能会造成许多临时的伤害，但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因为它们背后的动力是善良的。

弟子必须努力比其他人更好地履行物质层面上的职责。往往情况是，当他行事不智时，真师可能不得不介入以平衡他的不明智活动。这也是真师对弟子进行试用的原因之一，试用期经常持续很长时间，有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般来说，人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他们的热情和活动与明智的克制和先见之间做出平衡。

弟子身份的第一个考验是对他人是否有益。慕道者永远不应该认为他的奥义工作比他的世间工作更重要。如果作为一名证道学者，他因为追求奥义事务而忽视了他的学会和对学会的工作，那么他就犯了错误。如果他为了学习而忽视了世间的工作，他也做的不对。学习固然是好的，但它应该为有益而服务；你应该学习以便更有用，而不是为了学习而停止有益的行动。每当外部职责和这样的学习之间发生冲突时，外部职责应优先被考虑。

在所有这些人情世故中，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奥义学的道路就像剃刀的刀刃一样狭窄。我们可以把清醒时间的每一刻都用于为他人提供小的服务，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服务如果选择不当，大部分工作也无法做好。就像我们必须花时间睡觉和进食，以便有力气来工作一样，我们也必须花时间进行冥想和学习，思考应该做什么工作以及如何做好这些工作。这个问题在明辨一节中已经得到了解答。真师的每一段教导都将弟子引回到中道；如果他过度遵循任何一条建议，他都会倒向一边。有人说，最好的船舶航行轨迹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由数千次航向调整组成，有时向一侧，有时向另一侧。弟子的生活就类似于这种情况；指挥舱的船长就是真师，他指出了弟子可以凭借导航的星星，并帮助他尽可能贴近直航线。我们遇到很多人，他们紧抓住一个好主意不放，却由它将他们带入死路。

真师告诉他的学生，他不应该承担新的世俗职责。那个已经向真师的事业宣誓的人应该知道，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为真师服务的重要性。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经历给你一个鲜明的例子。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孩子在违背我的意愿的情况下被带走了。我用法律所允许的一切手段来反抗这种分离，但官司打输了；法律切断了这种联系，剥夺了我作为母亲对孩子的保护责任。我的女儿一旦重获自由就立刻回到了我的身边；十年来我没有见过她也没有给她写信，但我的影响力仍在，她直接回到了我身边。当时我和布拉瓦茨基夫人住在一起，她警告我：“小心不要重新织上因果为你断开的纽带。”如果我在向真师宣誓之后又重新开始我以前的生活，那么我就错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忽略我的女儿——她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她结婚，但她必须排在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

你要对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负责，而不是其他人；你要对你的真师负责，而不是其他人。如果人们试图把他们想象中你的职责强加给你，而你认为并非如此，你必须简单地不同意这种强加——心平气和，但坚定。你必须决定。你可能做得对或错，如果做错了，你会受苦，但决定必须是你的。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个人对自己和对真师的责任。你要对自己的真师负责，并且为了他的缘故，你必须比其他人做平常的事做得更好。

利比德：这个原则，即奥义学者应该把普通工作做好，在古老的宗教中是有迹可循的。例如，关于成佛的悉达多王子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中，据说他非常致力于学习和冥想，但当他必须凭借在各种男子运动中的技能来赢得他的新娘时，他展示出，他可以在这些方面以及更高层次的事物方面都表现出色。《薄伽梵歌》中说，瑜伽是行动的技巧；它是谨慎、巧妙和礼貌地做正确的事情。因此，真师的弟子必须在生活中学会平衡，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把低层次的东西放在一边，什么时候不应该放在一边。

一个已经向真师的服务宣誓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人不应该承担任何不是真师工作的新担子。他不能让人们强加给他他不认可的职责。例如，我可以想象，人们有时可能期望证道学会的成员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一个成员可能会说：“我愿意为了显得友善而放弃一定的时间”，但他完全有理由保留大部分时间用于他为学会承担的任何工作。

这条关于职责的指示特别针对阿尔希恩在阿迪亚的生活，当时真师正在教导他。例如，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他被要求花一整天的时间参加与一个远亲有关的仪式。这件事提交给了他的真师，真师说：“是的，为了家里其他人不会感到震惊或困扰，你可以在某个时间去一个小时，但要非常小心，在那段时间里，你不要重复任何你不理解的东西，你绝不能盲目地跟着祭司重复，你不能让别人为你做任何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仪式和祝福方面。”

第二十章

宽以待人

3. 宽以待人 — 你必须对所有的人极其宽容，并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产生真诚的兴趣，就像对你自己的信仰一样。因为他们的宗教是一条通往最高境界的道路，就像你的一样。为了帮助所有人，你必须理解所有人。

安妮·贝森特：我想宽容是当今最常被谈论的美德之一，但也是最少被实践的美德之一。它是最难获得的美德之一，因为当一个信仰被强烈地持有和高度重视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试图把它强加给他人。由于这种侵略性，产生了所有公开的或私下的宗教迫害和战争；但即使是这种侵略性也比无动于衷好，无动于衷往往与宽容混淆。无动于衷不是宽容，永远不应该被误认为是宽容。

现在，来自国家方面的迫害很少，但社会和家庭迫害仍然很多。在某些自由思想派占据上风的国家，国家对宗教的迫害仍然存在。自由思想者曾经受到如此多的迫害，以至于报复的诱惑太强，但这样做是直接违反了自己的原则。我希望这只是宗教教派对他们施加的迫害的反应，而且很快就会停止。

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滋生迫害的精神状态。在印度，有时国家因为担心骚乱和麻烦，觉得有必要强加民众的宽容心。我们发现，在各种宗教大致平衡的国家，不同信仰的成员之间相互忍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彼此害怕。因此，宽容通常源于某种或多或少不很有价值的动机。

奥义学生必须致力于培养一种友善的情感，这种情感源于认识到每个人的自我都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宽容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美德。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求至高境界的方式，并且必须完全自由地去实践它。这不仅意味着你不会试图把一个人拉进你自己的宗教，而且意味着你

不会试图强迫他接受你的论点和观点，不会试图动摇他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信仰。这种完美的宽宏是你必须要追求的目标。它与世人常常认为的宽容相距甚远，世俗的宽容是一种半轻蔑的感觉，认为宗教事物并不是很重要，只是作为一种类似警察的力量来维持人们守秩序的工具。一个人的宗教对你来说必须是神圣的，因为它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圣人会不会允许任何一个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发展这种态度的人加入。

利比德：也许在当今时代，宽容比罗马帝国后的时代的宽容更多，而且非常像罗马帝国时存在的那种宽容。我们听说了关于罗马人如何对待早期基督徒的奇怪事情。仔细研究表明，这些被大肆宣扬的最严重的迫害根本没有发生；而事实上，基督徒经常自己惹麻烦。我并不是说在罗马帝国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不是野蛮的；但早期基督徒似乎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当 they 与当局发生冲突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所说和所做的事情。罗马人并不欢迎早期基督徒所传播的那种兄弟情谊。那种论调就像“要么成为我的兄弟，否则我会杀了你。”在某些情况下，基督徒不会去做那些显示忠诚的小仪式；他们不会在祭坛上放一撮香或向皇帝倒一滴酒——这些行为相当于在伦敦遇到国王时脱帽致敬。罗马帝国是世界上对其他宗教最宽容的地方。他们完全不在乎任何人崇拜什么神，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任何神。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万神殿，在那里他们树立了所有神灵的祭台，当他们意识到基督被崇拜时，他们立即为他竖起了一座雕像。他们的宽容实际上等同于漠不关心。

许多古罗马人都转世为英国人。现在有许多人对一切形式的信仰都持宽容态度，只是因为自己不相信任何东西。他们把宗教看作是一种供女士们从中找乐子的东西，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宽容。我们的宽容必须源于认识到他人的信仰也是通往至高境界的途径。当一个人走进一个不属于自己宗教的寺庙或教堂时，一个真正宽容的人会遵守当地的习俗，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习俗，而是因为他尊重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 and 与自己不同的宗教。有些人走进教堂，然后拒绝向祭坛鞠躬，甚至故意背对着祭坛。我认识一些人试图在不脱鞋的情况下进入清真寺。如果一个人不准备让自己的表现不伤害信徒的感情，那么他就没有资格进入另一种信仰的教堂或寺庙。如果你认为在天主教教堂的祭坛前下跪是错误的，你可以一直呆在外面；如果你觉得脱鞋会很怪异，你就不必进入清真寺。

所有人都是神我的显现，所以应该尊重他人愿望的形式。经常会出现幼稚的表现，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取笑它们，或试图让人们反对它们，因为不能期望不太发达的智力采取更高级的观点。宽容总是会指导我们像古罗马人一样说：“既然我是一个人，那么没有什么人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并试图理解他人的观点；即使作为一种锻炼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很快就会向我们展示真理的光芒可以被人类思想从多少不同的角度反射。如果所有事情都只用一种方式来完成，世界将会变得单调。它就像一座监狱，每天都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完成一切。

有一些大类的区分，例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思想。他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接近基督教，而且双方许多人都完全无法理解对方。天主教徒认为，他的典礼中应该有大量的仪式，仪式应该尽可能做得美丽，以便它能够荣耀他所崇拜的上帝，并吸引人们。他强烈地感觉到，典礼、仪式和所有这些美丽的环境对他的虔诚是极大的帮助。另一方面，新教徒认为所有这些都非常邪恶可怕，因为它分散了人们对内在含义的注意力。新教徒的思想也许是这样的，如果他必须参加所有这些仪式，他就无法同时关照自己内心的东西。对天主教徒类型的人来说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麻烦，一种干扰——一种干扰他内心虔诚的东西。

有许多人在只使用主观的崇拜方法时，感到他们的虔诚和渴望是模糊不定的。对他们来说，外在形式给予了极大的安慰和帮助；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这些呢？那些觉得仪式、雕像、画像、物质层面的东西是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和灵感的人，显然属于七大生命之光之一，七大通往上帝宝座的人类升华之路之一。那些不希望拥有这些东西，认为它们相当麻烦和分散注意力的人，也在追随着他们自己不同的道路；让他们享受这些东西吧；我们为什么要打扰他们呢？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我们的母语，同样他也有所谓的宗教语言——一种他的思想、感情和渴望最容易表达自己的方式。因为一个法国人的语言与我们自己的不同而轻视他是极其愚蠢的，同样地，因为一个人的宗教与我们自己的不同而轻视他也是如此。法国人说 *maison* 而不是“house”；它意味着完全相同的事物；争论

哪一个词更好是荒谬的。人们可能记得《尼古拉斯·尼克尔比》(Nicolas Nickelby)中那位著名的 Lillywick 先生，在听说 l'eau 在法语中意味着“水”后，他就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语言。还有一个关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位老妇人的故事，她祈求上帝让英国人获胜。当有人提醒她，另一边的人可能也在为法国人获胜祈祷时，她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他们在胡言乱语，上帝怎么能听懂他们呢？”

显然，为什么每个人不能按照他认为对自己最好的方式，走向他认为最直接的通往上帝的道路呢。只要双方都认识到这一事实，和谐与和平就能实现。每个人都应该说：“我更喜欢我的道路，我完全愿意让每个其他人都拥有同样的特权，让他也走他认为最好的道路。”这似乎并不是什么苛求，但很少有人会同意这么做。每个人都觉得对他最好的东西也必定是对别人最好的。眼界宽广的人能看到有许多道路，它们都同样通往山顶，每个人都应该被允许选择能够给予他最大启迪的那条道路。

我承认，有一种性格我个人很难理解——那种非常热情洋溢的宗教虔诚，它将所有从爱情诗歌和小说中收集来的亲切用语都用在神灵身上。这让我感到震惊，给人一种不敬的印象，尽管我非常清楚它是真诚和善意的。可能喜欢它的人认为我冷漠无情，因为我的性格是对一切采取常识的看法，试图去推理和理解它。

每种宗教中为高层次人群写的虔诚书籍都非常相似。例如，如果比较罗马天主教徒熟悉的书籍和 Shri Rāmānuj āchār ya 的追随者使用的书籍，会发现它们非常相似。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与一个好的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或任何宗教的好人的生活是一样的。所有人都实践着相同的美德；都在为相同的目标奋斗；都在回避相同的邪恶。

但为了获得这种完美的宽容，你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偏执和迷信。

安妮·贝森特：偏执的人只考虑自己的观点，而不考虑他人的观点。有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士——但也是一位非常偏执的女士，属于福音派中最严格的教派——曾经告诉我，我永远不应该阅读一本不完全符合我自己宗教立场的书。这就是偏执者的立场

—— 永远不要阅读其他观点，以免动摇自己的观点。这与寻求真理者、希望过更高层次生活的人的立场恰恰相反。这种人试图全面阅读一个主题，以便看到真理的光芒从多少个不同的角度照射到人类思想并被它折射。如果你想获得真理，你必须研究所有这些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然后吸收它们所包含的一点或许多真理。

研究人们的迷信也是很好的；因为，正如《奥义书》中的伟大名言所说：“真理征服一切，虚假则不能。”迷信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一点真理。你应该找到那一丁点真理。当然，偏执者只会看到其中的虚假，但你应该对所有宗教都有所了解；不是以传教士的精神研究它们，而是以同情的态度。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也应该使用同样的态度。

你也必须消除迷信，因为它被本书后面描述为世界上最有害的三大罪之一，因为它是对爱的罪。宗教和迷信在世界上被混淆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仔细的定义在我们的思想中将它们分开。我最喜欢的迷信定义是 —— 尽管它并没有对迷信做全面的定义 —— 是把非本质的东西当作本质的东西，把次要问题误认为重要问题。在宗教争论中，人们为一些非本质的事情而争斗，而每一方通常都代表着对真理的不同误解。

迷信的另一个定义 —— 尽管这个定义也没有涵盖所有内容 —— 是它是一种没有理性基础的信仰。因此，对于相信它们的人来说，许多真理都是迷信，因为信的人没有好的、合理的理由去相信。佛陀说，相信一件事的唯一正确理由是它符合你的理性和常识，这样你才可以说你自已知道它。如果我们用这个基准测试，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中的大部分都属于迷信。对他们来说，这并不真正重要，但对于那些试图走上圣路的人来说，所有不能向直觉和理性证明自己的东西都应该暂时被搁置。随着你内在那种能够一眼看出真理的更高意识逐渐展开，你将能够接受越来越多的真理。然后你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深刻的信念，当一个真理呈现在你面前时，你会知道它是真实的。这种感觉相当于物质层面上的视力。它是菩提的能力，纯粹理性的能力。我们都应该用这个测试来检验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继承了许多对我们来说只是迷信的信仰。当我们这样做，并且这种心态在我们身上变得习惯性时，我们就会摆脱迷信并发展宽容。

利比德：迷信往往对人们的思想有着非常强大的控制力，以至于有时人们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宗教。宗教思想中确实存在许多混乱，其中许多是不合理的，但只要有一种信仰拥有非常广泛的追随，那么它背后可能有一些真理。一般来说，迷信并不是纯粹的杜撰，而是事实的扭曲或夸大。我们的会长曾经引用过一个著名的印度迷信例子。曾经有一个圣人，他有一只宠爱的猫，这只猫非常喜欢他，当他想要进行宗教仪式时，只能将它拴在床腿上来使它安静。人们看到这一幕，认为捆绑猫是仪式的必要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仪式的其他部分消失了，而表现虔诚唯一剩下的部分就是将一只猫拴在床腿上。

基督谴责书记官和法官们是伪君子并将他们比喻为涂了白粉的棺材（外面美丽，里面是腐尸烂肉），他们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迷信形式。他说，他们把薄荷、茴香和小茴香作为什一税；因为他们被命令缴纳他们财产的十分之一为税，所以他们非常谨慎地缴纳了向我们今天的胡椒和盐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他们完全忘记了法律中更重要的事情——正义、仁慈和信仰。

关于星期天的迷信在英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苏格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里星期天很无聊且难以忍受。起初的想法是要尽量减少在星期天做普通工作，使它成为一个可以用来奉献与灵性有关的事物的一天。然而，这一天对于神圣服务方面已经退居次要，星期天比其他日子反而有更多的酗酒和懒散——这当然是把非本质的东西当作本质的一个例子。因为人们认为至少在一天里应该有宗教性的，所以人们似乎有一种感觉，在其他日子里如果不遵守宗教戒律和理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注意到那些不过星期天的人——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他人——他们的生活中渗透着宗教，这在基督徒中是找不到的。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比基督徒好的好人，但宗教对他们来说比对普通基督徒意味着更多，而基督徒经常认为如果他每周参加一次礼拜就履行了所有宗教义务。

我们的会长也将迷信定义为持有任何没有合理基础的信仰。相信地球的自转、相信我们没有见过的外国的存在、相信完全超出物理视野的原子和电子的现实性都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有这些事情。但许多流行的信仰并不属于这

一类。基督徒对永恒地狱之火和永恒惩罚的信仰就是一种特别有害的迷信。它根本没有合理的基础，但如果你告诉普通基督徒这一点，他会说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在嘲笑他的宗教。第一个教导永恒地狱论的人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这种说法，但从那以后数百万人都这样做了，从而毫无疑问地屈服于迷信。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与之相关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基督自己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话。我想，有八段经文中他被认为提到了这种永恒的惩罚；而所有这些都可以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与认为和它们相关的流行观念毫无关系。有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叫做《救世主》（Salvator Mundi），是由一位基督教牧师撒母耳·考克斯（Samuel Cox）撰写的；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基督所说之词的原始希腊语言，并确凿地表明，对永恒惩罚的信仰没有圣经依据。当然也没有理性依据，因为如果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父亲，那么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人们本来期望现代基督徒已经超越了那种可怕的迷信，它在这个世界上造成了巨大的恶果，但数百万的人并没有这样做，它仍然在被教导。不久前我看到一本给儿童用的罗马天主教教理问答书，在那里，地狱作为一个永恒折磨的地方的旧观念以同样愚蠢的方式呈现。就在对小孩子的教导而言这方面，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中世纪最残酷的阶段。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有许多基督教教派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但最古老、最大的教派仍然坚持它的中世纪教义。有些个别牧师会像我们一样解释整件事情，但他们给小孩子的印刷文字却是一件可怕和亵渎神明的事情，因为它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上帝产生了完全错误的想法，用恐惧和残忍填满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严重损害了他们的性格和进化。

我已经引用过的佛陀关于信仰和理性的精妙教导。在他去世后召开的会议上，为了确定哪些流传的报道应该被接受为他的话语，他们制定的第一条规则是：“与理性和常识相悖的不是佛陀的教导。”他们排除了所有从这个角度与这条规则不符的东西，说：“这显然不是常识；他不可能说过这话。”他们也许把一两件他们不理解的好东西扔掉了，但他们使自己的宗教免受大量迷信的侵害。除了穆罕默德之外，伟大宗教的创始人并没有以书面形式将他们的教义传给世界。然而，据说耶稣写了一本书，由

圣人保管，没有公开发表。通常，在教义以书面形式出现之前，已经过去了三四代人，那些著作是由许多来源合成的。例如，在以赛亚书中，学者们发现了八层不同的传统——三个以赛亚，一个接一个，然后是一个委员会，等等。当人们写下不是他们所知道的而是他们被告知的东西，并为细节争吵时，宗教就会退化。

当一种新宗教推出时，它像征服的浪潮一样涌到现存的宗教之上，但并没有抹去它们，这也是混乱的另一个来源。一个明智的将军，在征服一个新国家时，会试图使他的规则适应人民，以尽量减少麻烦；因此，宗教也适应了采纳它们的各个社区。因此，中国人和日本人仍然尊重他们的祖先，并遵循古老的道路，神道，但他们增加了佛教伦理；而在斯里兰卡，他们持有一种唯物主义形式的宗教，并会告诉你，只有业随着一个人从一世到另一世，但同时他们谈论自己的前世以及希望在未来达到涅槃。基督徒也采纳了宗教传播到的各个民族的节日，但方便地用基督教圣人的名字来称呼那些节日。

因此，到处都能找到旧传统的痕迹——在斯里兰卡的魔鬼舞蹈，在印度的迦梨（Kālī）崇拜等等——这些有时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从而形成了一个丰富的迷信来源。

有时人们可能知道一件事是真实的，但却无法推理出来——这是问题的另一面。“自我”知道，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他的知识；但有时他无法把他的理由印在物质大脑上，尽管他知道这个事实。所以，当一个新的真理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立刻就知道是否可以接受它。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强烈的内在信念。我不认为会有人对地狱有那种强烈的内在信念。他们相信他们将永远被地狱之火烧，因为他们被这样教导。我这样说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放弃理性而支持直觉，但必须记住，我们翻译成“直觉”的 *buddhi* 这个词在印度被称为“纯粹理性”。它是自我的理性，比我们在低层次领域中拥有的理性更高级。

真师继续举例说明关于迷信这个问题：

你必须知道宗教仪式是没有必要的；否则你会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比那些不举行仪式的人更好。然而，你不应该谴责那些仍然坚持仪式的人。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吧；只是他们不能干涉知道真相的你——他们不能试图把你已经放弃的东西强加给你。对一切都要宽容；要善待一切。

利比德：真师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谈论仪式，也许是因为阿尔希恩所属的高级婆罗门种姓的青年，在达到他那个年龄时生活中开始充满了仪式。那时，一个男孩往往会因为这些仪式而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因为他作为一个男孩拥有他的完整种姓特权的 *upanayana* 或入法礼而受到大量关注。一个正统的婆罗门的生活充满了仪式；在起床、洗澡、吃饭和几乎所有其他行动时都要做手势和背诵经文。阿尔希恩周围的一些人可能试图让他全部地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担心现代教育和他结交的欧洲朋友可能会使他偏离他种性的旧信仰；所以真师为了保护他的学生，说它们并不必要，并且在进行这些仪式或做完这些仪式时必须小心不要陷入认为自己因此而优越的错误和愚蠢。

基督教仪式与印度教和佛教仪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通常是由一群人一起完成的。后者的崇拜几乎总是个人的，但在基督教世界，它主要是集体的。尽管所有这些仪式都不是必要的（除了那些根性非常偏向于仪式，以至于没有它们就真的无法快乐的人），但它们仍然是一种科学形式，以完全确定的方式处理内部层面的自然力量。

有许多将灵性力量倾注到世界上的方式。我们在弥撒、圣餐或圣体仪式中发现的那种，是基督教创始人亲自设立的，用于通过他的教会分派通常称为神圣恩典的东西——即某些更高层面的精神力量，当然，这些力量不是超自然的，而是超物质的。他安排了这样一种方式，即无论牧师的天性如何，只要进行仪式，就可以成为分派这种力量的渠道。牧师如果真的是一个好人，充满了虔诚和服务的思想，那当然更好，但无论如何事先都安排好了，在任何情况下仪式都应该有效，以造福人民。普遍的基督教计划是在全国各地建立教堂，使能量倾泻能够辐射出去并触及每个人。这个仪式对数百万人都有巨大的益处，但说它对救赎是必要的就是迷信。

不同的仪式利用不同的力量。无论它们多么灵性，它们都遵循自然法则，因此，如果要在物质世界中感受到它们的好处，就必须有一个物质机制来运作它们。电力也是如此；这种力量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并且一直处于活动状态，但如果你想让它在特定的地方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特定的工作，你必须提供一些物质机械来操作它。

安妮·贝森特：真师说没有仪式是必要的，所有宗教都承认这个真理。在印度，最高尚、最受尊重的人是托钵僧（sannyāsī，或者是舍弃家庭和财产的人），他根本不进行任何仪式。他扯掉并丢弃了圣线，这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当他还是一个男孩时，他在入种姓仪式时就被赋予了圣线，并且一生中作为他最神圣的象征佩戴着它，直到他成为一个托钵僧。

仪式只有在一个人还没有达到证悟和真正的知识时才是必要的，只要它们有助于给他正确的情感、平静的思想和崇高的抱负就行。绝大多数人仍不发达，需要以任何方式给予他们所有可能的帮助。因此，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谴责仪式，尽管它们对他来说并不必要。《薄伽梵歌》是托钵僧的福音，但在那里写道：“明智的人不动摇那些无知者的心，他一直行动，但与我和谐地行动，让他做任何事有成。”¹（¹同上，III，26）学习走路的孩子抓住任何能帮助他站稳脚跟的东西——椅子、桌腿和墙壁。因此，仪式是支撑物，是为那些不够强壮以支撑自己的人准备的。随着一个人的发展，他的仪式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美丽和象征性，并最终到达一个阶段，当它们对他不再有任何用处时，他就放弃了它们。有两种人不做仪式——那些超越它们的人和那些低于它们的人。

选择放弃仪式的时间完全在于某个人；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决定。没有人能担保说另一个人什么时候应该成为一个瑜伽士。仪式也是如此；当一个人决定放弃它们或选择保留它们时，他不应该被批评。有时，一个人在感到自己不再需要它们之后，仍然可能因为他在社区中的地位而感到有义务参加它们。他自己对他的选择负责，所以我们不能谴责那些进行仪式的人，也不能谴责那些不进行仪式的人。

仪式可能既有益又有害。在古代印度教中，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禁止在人群中说出某些咒文；这不是为了不施予人们什么好处，正如现在有时被无知者认为的那样，而是为了避免某些振动对某些人造成的伤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摩奴制定了法律，只有学识渊博、生活正当的婆罗门才能被邀请参加祭祖（shrāddha）仪式。一个拥有一些力量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它、什么时候应该抑制它的人，如果他参加某些仪式，可能会给咒文增加力量，从而伤害在场的人；因此，一个开始获得这种力量的人最好远离。例如，当我参加 Gayā 的一些祭祖仪式时，我发现如果我增加我的力量，我可能会伤害到祭司，因为他们所背诵的一些咒语非常强大。然而，他们并没有释放出咒语的力量，因为他们无知且生活不够洁净。布拉瓦茨基夫人建议奥义学学生不要进入人群，除非他们与之完全同频，不仅是因为人群可能对他们自己的气场产生影响，而且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坏处而不是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时可能最好不要参加某些仪式，而另一个不懂得如何以一种能够释放出真正存在其中的力量的方式说出咒文的人，则可以完全安全地参加，并且对周围的人没有任何危险，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你的眼界开了，你的一些旧信仰，你的旧仪式，对你来说可能是荒谬的；也许它们真的是如此。然而，尽管你已经超越了这些信仰和仪式，但它们对一些善良的灵魂的还很重要，请尊重它们。它们有它们的地位，有它们的用途；它们就像那些作业本上的格子，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它们帮助你把字写得端正均匀，直到你学会在不需要它们的情况下写得更优美流畅。在某个时期你需要它们；但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安妮·贝森特：不可避免地，随着我们变得更成熟更聪明，我们曾经相信的一些事情会呈现出非现实甚至荒谬的面貌；然而，我们可以友善、同情地看待它们，就像我们看待一个抱着一捆破布，假装它是一个洋娃娃的孩子一样。从某种角度来看，孩子的行为有些怪诞，但它对她有真正的帮助，因为它在小女孩身上培养了母亲的本能——她看到的不是破布，而是一个孩子；当她抚摸和安慰她想象中的孩子时，她练习着母爱的温柔和保护，以及对弱者和无助者的关心。所以，当我们微笑着看着那个小

孩子时，我们的微笑是非常温柔和温和的。我们过去的信仰和仪式也是如此；它们有它们的位置；它们有它们的用途。

如果我们发现一个野蛮部落正在进行对我们来说看起来非常荒谬的仪式，或者当我们在印度经常看到一条破布被系在村庄的树上作为供品时，我们不应该轻视野蛮人或村民虔诚的寒酸外在表现 — 我们应该看看它背后的情感。他们的谦卑奉献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和我们最昂贵的奉献一样多；同样的精神在其中。

所有外在的奉献都是不必要的；唯一可以接受的是内心的奉献，如果伴随着献礼，最寒酸的礼物也会变得可接受。因此，《薄伽梵歌》中说，即使是一片叶子、一朵花、一颗水果或一点水，如果带着虔诚奉献，也是可以至高无上之神所接受的。¹（¹同上，IX 26。）阻止这些事情 — 例如，从树上撕下破布 — 将是一种残酷和不友好的行为，它显示出完全缺乏合一的感情。

利比德：总是温柔和善良地对待童年 — 不仅是孩子们的童年，以及人类在目前阶段的童年期。我们的会长曾谈到一个小孩子抱着一捆破布，假装它是一个洋娃娃。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但同时，没有人会愤怒地责骂孩子。在物质层面上，它是一捆破布，但在孩子的想象中，它也许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具有各种各样的品质。如果不破坏孩子心中的想法，就不会损害正在唤起的良好感情的发展。

她还提到了印度普通百姓的做法，他们有时会在树上系一块破布作为对神的献礼。普通的基督教传教士会非常生气，显示出他自己的无知，因为这种奉献是出于真诚的，相对原始和孩子般的灵魂是善意的，这件事应该像孩子的破布娃娃一样被接受，为着它的意义。他们倒一点水作为献祭，或者献上一朵花 — 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奉献，但为什么要轻视它呢？基督自己说过，那些以他的名义并为了他而给予一杯冷水的人绝不会失去他们的报酬。还必须记住，可能没有任何人民，甚至最原始的人民，认为雕像或外在形式是现实的，但所有人都对雕像代表的神有一些感觉。

一位伟大的导师曾经写道："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像孩子一样说话，像孩子一样理解，像孩子一样思考；但当我成为成人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气的东西抛开了。" 然而，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失去了对孩子们的同情心的人，是不能教他们或帮助他们的。因此，要善意地、温和地、宽容地看待所有人；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无论是佛教徒或印度教徒、耆那教徒或犹太教徒、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

安妮·贝森特：在这里有一个奥义学者的确切描述；他是一个没有忘记童年的人。他已经长大成人，但他记得自己经历过的一切，所以他能帮助所有人。为了训练我们对所有人的同情力和对所有人的助力，将你的宗教思想翻译成某种特定的外在宗教语言，将你的思想放入它的文字中，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们都有自己的一种特定语言，向自己表达，直到我们达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用一种共同语言与任何人交谈。学生最好学习一种与自己不同的语言或形式。那些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可以练习用印度教的语言和思想来说话和思考；这样他们会学会从印度教的角度看待事物，并会惊讶地发现它们与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印度教徒也可以类似地学习用基督教中使用的术语来说话和思考。

克里希纳·拉玛克里希纳·帕拉马哈姆萨上师 (Shrī Rāmakrishna Parāmahansa)，是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Swāmī Vivekānanda) 的导师，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他轮流用几种宗教训练自己，并在训练期间遵循它们的方法和实践。他接受了基督教；以基督教的方式祈祷，以基督教的术语思考，甚至穿着基督教徒的服装；就这样他一个接一个地经历了各种宗教，学会了与每一种宗教认同。他利用一切外在的帮助来帮助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当他试图理解大自然母性一面，在西方由圣母玛利亚代表，印度教中的沙克提，他把自己打扮成女人，把自己想象成女人。当然，这些实践的结果非常美好，因为所有外在的宗教差异完全不再影响他。

这条路线与大多数人路线是多么不同！然而，只有学会与周围的一切认同，才能使自己适应弟子身份。拉玛克里希纳上师在根性上是一个 bhakta，一个虔诚的人，他通过情感学习这些。

渴望入道者应该试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印度教徒，或一个佛教徒，或一个女人——一些他不是的东西。很少有男人试过像女人一样思考或感受，试着以她的方式看待事物！我想，也没有多少女人真正试图从男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但在男人身上更明显——一个男人总是想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个男人。即使在证道学者中，我觉得兄弟情谊其实没有性别区别这一事实有时也被忽略了。

也要学会理解，如果事物通过你不习惯的特定氛围传递给你，它们会如何呈现。你必须改变自己只从自己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习惯——这与奥义学相悖。如果这样做，在世界上你会受到指责；你的公正和同情会被称为冷漠。这些都不重要。我在西方被指责为“太印度”，在东方被指责为“太基督教”；因为在西方我用西方的术语说话，印度人不喜欢，而在东方我用东方的术语说话，西方人不喜欢。对于这样的抱怨，我的回答总是，我用人们能理解的语言与人们交流。

这样的抱怨和指责源于从低处而不是从高处看待事物。学会说多种宗教语言是要将信息传递到许多国家的人所必须学习的课程之一。这不是什么新真理，而随之而来的指责也不是新的。对圣保罗的最大指责是他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他写道：“我虽然不属于任何宗族，但我却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仆人，以便救助更多。我成为犹太人，以便救助犹太人；对那些信教的人，我成为信教人，以便救助那些信教的人；对那些不信基督的人，我成为不信基督的人（不是不信上帝，而是不信基督），以便救助那些不信基督的人。对弱者我成为弱者，以便救助弱者；我成为所有人，以便通过各种手段拯救一些人。”¹（¹哥林多前书，9，19-22.）圣保罗从一个最严格的人变成一个最宽容的人；他属于犹太人最严格的宗派之一，却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转变。

奥义学者不属于任何宗教或属于一切宗教，这取决于你喜欢怎么说——不是专属于任何一种，而是包容所有。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算得上宽容。避免争论的好处在于，有时一个人可能会变得不宽容；如果要有效地反驳一个片面的陈述，要做到完全公正是很困难的。始终从统一的角度而不是差异的角度来表达真理；那么你才能帮助

所有人，而且所有人都一样。那么你才能看到每个人和所有人的优点，忽略并看穿那些有缺陷的东西。

利比德：证道学者的目标是不分种族、信仰、种姓、性别或肤色的兄弟情谊。当我们能够进入其他种族和信仰以及异性的感受和思想时，这种兄弟情谊才能最好地实现。一个男人忘记了他曾经多次以女性形态出生；一个女人也忘记了她曾经多次以男性身体转世。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对于男人来说，试图在思想上把自己放在女人的位置上，理解她对生活的看法，是一项非常好的锻炼；同样，对于女人来说，试图看看男人是如何看待事物的也是如此。这两种观点在各种方面都有惊人的不同。能够将自己的意识与异性的意识相认同的人已经迈出了超越性别观念的兄弟情谊的一步。在试图理解他的姐妹或母亲或妻子的观点之后，一个男人可以将这种练习扩展到与自己不同的其他宗教和种族的人群。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锻炼，因为当任何人真正理解并完全同情另一个人的观点时，他就扩大了自己的视野。

关于宽容，塔木德（Talmud）中有一个关于亚伯拉罕的好故事。当时有一个旅行者来到他那里，他正准备给他吃喝的东西，这是沙漠人的习俗。亚伯拉罕要求他的访客在吃饭前赞美上帝，但当他拒绝并说他不知道上帝时，亚伯拉罕愤怒地起身，把他赶出了帐篷，什么也不给他。然后上帝来了，就像那些日子里祂经常做的那样，说：“你为什么把他赶走？”亚伯拉罕愤怒地回答：“主啊，他拒绝承认你的名字；他是最坏的异教徒。”“是的，”上帝说，“但我已经忍受了他六十年；你难道不能忍受他一个小时吗？”

我们中的一些证道学者仍然有一个他依附的外在宗教，但我想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不只属于任何一个宗教，而是包容所有宗教。例如，我自己是一位基督教主教，但我也是一位佛教徒，因为我发了誓愿，接受佛陀为我的导师。这样做时，我并没有被要求放弃任何其他宗教。佛教在这方面也许是所有宗教中最宽容的——他们不问你信什么，而是问你是否愿意遵循佛陀的教导，并尽可能地过他所教导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穆斯林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可以说，“这个教导是好的教导，我会承诺遵循它”，并因此成为一个佛教徒，而不放弃他以前的宗教。证道学是所有这些宗教背后的真理。

我们研究比较宗教，不仅是为了看到证道学真理确实出现在所有宗教中，而且是为了理解真理的不同表现形式，并能够沿着所有这些线路提供帮助。

我们的会长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的价值。她以印度教徒的身份与印度教徒交谈；她引用他们的经文来支持她所说的话，使用一些他们自己的梵文术语——这对他们来说就像浑厚的拉丁语对罗马天主教徒一样吸引人。当她与佛教徒交谈时，她说话的内容完全一样，但引用了佛陀的话，并使用了佛教的术语。在西方世界，你会听到她用基督徒自己的术语与基督徒交谈，丝毫不改变她自己的信仰或宗教，只是说他们的语言。当然，她精通所有这些宗教。当我们知道所有宗教背后的真理时，即使我们无法与她在知识和口才方面相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通过对任何宗教入门书籍的简单学习，也能很好地理解它，并能够用它的术语表达真理，并解释许多对其他人来说模糊不清的东西。我听过奥尔科特上校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他不是一个学生或学者类型的人，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用演讲者。他会有效地向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信众发表演讲，所有这些信仰的学者都同意说，他给了他们关于各自宗教的新光明。这表明证道学是所有宗教的万能钥匙。在我们在阿迪亚举行的大会上，同样的事实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因为许多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任何参加者都不会不深受感动，不仅是因为宽容，而且是因为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充满爱意的兄弟情谊。

第二十一章

开朗的心态

4. 开朗的心态 - 你必须愉悦地承受你的果报，无论遇到什么，都把降临到你身上的痛苦当作一种荣誉，因为它表明业力之主认为你值得帮助。

安妮·贝森特：这是我已经解释过的资格，以前常常被翻译为忍耐。忍耐可能是一种相对消极的美德；但是你要做的不是忍受那些你无法避免的事情，而是要开朗、愉快地面对它们，微笑着面对所有的麻烦。“开朗”这个词给了你关于伟大导师要求的这种特殊天赋的全部含义。许多人能够忍受，但他们是悲伤地忍受；你必须开朗地面对所有的考验和麻烦。在一些印度书籍中，这一点上非常强调；应该高兴地接受世事。

因果业报对于那些主动提出成为入道申请人的人来说是加速的，这一事实已经被强调了很多次；这首先是为了事先警告这些人应该期望什么，其次，是为了鼓励他们，当实际经历而不仅仅是理论发生在他们身上时，会产生很大的不同。

因果业报作为自然法则，可以暂时避免，也可以立即生效，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自己置于它可以影响你的条件中，或者置于暂时避免它的条件中。有必要反复强调，自然法则不是法令；它们不命令我们做任何事情。举一个常见的例子：电总是在我们周围活动，但如果我们希望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特定的效果，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装置来使它显现。同样，因果业报是一种自然法则，一个人在生活中启动其力量的装置可能是通过我们称之为出生的过程出现在物质界。一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变化可能会极大地加强和加快因果业报法则对他的作用。例如，当你献出自己成为快速进步的申请人时，那些管理因果业报法则的生灵可能会因为你的同意和接受，修改装置，让因果的力量更强烈地显现出来，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你身上报尽。你的意志是装置改变的真正原因。

如果一个人真正希望更快速地成长，因此迅速摆脱他的恶业，这样他就可以将灵魂指向圣道的方向，那么他的愿望就会达到业力之主，祂们就会启动他过去所造的业，让它降临到他身上。他的业是本来存在的；并不是这个人在创造新的东西，而是他开始清除他所储存的东西。

如果你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就不会对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事情感到惊讶。看看阿尔希恩的前世，看看发生了多少可怕的事情。在某一世中，他的孩子被谋杀；在另一世中，他被诬犯了他没有犯的罪而被处决，等等。当你像读故事一样读这些东西时，你几乎不会意识到这些事情（有多可怕）；但是如果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在这一生中发生在你身上，你会觉得它们非常可怕。所有这些不幸和悲伤都是清除恶业的过程。

当苦难迅速降临到你身上时，它表明业力之主已经注意到了你的祈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如果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注意到你。所以在这件事上，奥义学的观点再次与世俗判断标准相反：世界称之为邪恶的事物，在奥义学的角度来看是好的。

当你身边的人在你的痛苦和损失之上，还加上谴责和不宽容的批评时，那么你就拥有了最好的业报。一些不幸立刻唤醒了他人的同情，所有倾注在受苦者身上的同情都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其他不幸可能会激起指责；你可能已经尽力了，但剧烈的痛苦降临到你身上，此外，世界背弃你并指责你。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个人正在清除大量的旧业；那个额外的不愉快因素使一个人能够快速、彻底地清除它。

从理论上讲，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当你听到或读到它们时很容易看出来；但你要做的是在正确的时刻记住它们。人们通常做的是，平常承认它们，但是当它们成为现实时又不承认了。试着把这些事实彻底地记在脑海里，这样你就不会忘记，这样当你受苦时，这些思想会增强你的力量，当他人受苦时，使你能够帮助他人。如果你环顾四周，看看周围经常有麻烦降临到非常好的人身上，他们没有做任何招致这些麻烦的

事情 — 也就是说，在他们现在高尚而有益的生活中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 那么这可能会对我们需要清晰理解的东西有所帮助。我们倾向于将自己与比我们更幸运的人相比。有时候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相比会很好，我们可以感激我们所得的一切好处。我们容易忘记我们应该心怀感激，因为我们总是想着我们所承担的痛苦和损失；但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利比德：真正理解并相信因果业报法则的人不可能不开朗。应该明确地指出，因果业报是一种法则，就像引力一样，它总是在起作用。人们有时会以为因果法则偶尔在他们做某事时才开始运作。这不是真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它的运作之下。当一个人做或想或说一些明确的事情时，他提供了因果业报法则可以对他起作用的条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因果业报法则此刻为每个人都设有一个账户，是我们善行和恶行的总和。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野蛮状态，当时我们做了各种各样不受控制的事情，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有一定数量的恶业在等待着我们，除非我们花了许多世来报尽它。当我们发现痛苦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应该假设我们正在报尽那些旧业的最后一部分。如果我们阅读一些最伟大的圣人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所有试图帮助世界的人都遭受了可怕的痛苦。这是入道训练的一部分，但它始终是绝对公正的，因为即使为了训练目的也不能有任何不公正的事降临在你身上。

业力之主只是那个法则的执行者。从某个角度看，也许“主”这个词有点不确切，因为它暗示祂们指导和统治业报。引力不能被指导或统治；但你可以在某些点和以某些方式做些安排来使用引力。因果业报法则也是如此；与它有关的生灵是它的执行者。业力之主的一个职能是从一个人的业的储存中选择一部分，并让他在下一世中受报。业力之主不能从人的业中取出更多的善业或更多的恶业，但祂们确实从中选择了祂们认为这个人能够承受的部分。然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选定的业比预期的更快地报掉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祂们可能会给予更多。“主所爱者，受其责罚”——这就是这个不同寻常的句子的意义。人们由于不情愿地接受而不是哲学地接受业报，以及由于彻头彻尾的愚蠢对抗业的报偿，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并不在他们过去的业之内的麻烦，——但业力之主对此并不负责。

无论有多难，都要感谢它没有比这更糟。

利比德：几乎所有受苦的人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说这有多难，并想起其他时候的情况有多好。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想：“事情可能比这更糟糕”，或许这样想：“我很高兴能够报偿所有这些业；我可能还有更多的业要报；至少让我最大限度地利用它。”

记住，在你的恶业报尽，获得自由之前，你对真师没有多大用处。

安妮·贝森特：从真师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摆脱悬在他头上的一份恶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记住，真师被那些希望为他服务的人的恶业所阻碍；它阻止了他像使用其他人一样自由地使用这些人。布拉瓦茨基夫人总是非常坦率地谈论自己，因为她是个彻头彻尾地诚实的人，她提到库隆事件（Coulomb。译者注：库隆夫妇诬陷布拉瓦茨基伪造真师书信，后来这种不公正的谴责被心灵研究学会在1986年推翻）时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过去，我是不会有这样的遭遇的”。对她来说，摆脱这个业报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她在那件事中被羞辱和可耻地对待是对她最大的祝福；当她哲学性地看待这件事时，她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有时她在表面上会被它困扰。

所有的慕道者都应该被这个想法所助，帮助他们把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向真师并思考：“我正在经历的这些麻烦使我对真师更加有用。”

如果你请求你的业报加快，当你的请求被满足时抱怨是不合理的。始终在你的思想中保持鼓舞人心的想法：“我越自由，就对真师越有用。”一旦给出的礼物就不能被收回。这个想法在一些古老的印度书籍中非常常见，在其中讲述的故事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一旦给出的礼物，或一旦说出的话，不能被收回。如果你曾经给出的礼物因为某些情况而被放回你手中，你必须再次给出；它不是你的，保留它将是盗窃。所以，当你把自己这个礼物献出时——所有礼物中最高贵、最高尚的礼物——你永远不能收回。人们经常口头上把自己献给真师，但在礼物上有所保留，以便在真师走得太远时能够收回——这是背后真正的心态。如果真师按照这样的慕道者所说的来对待他

们时，有时真师可能就会这样做，就能让他们看到他们在欺骗自己，并且承诺了超过能履行的范畴，他们就会退缩。

利比德：如果一个人的所有恶业都被消耗殆尽，那么他就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真师的工作。已经解释过，真师被我们的恶业所阻碍，因此只有快速摆脱它，我们才能更好地为他服务。布拉瓦茨基夫人对于库隆夫人和其他人在 1884 年左右在马德拉斯对她发起的攻击持非常强烈的看法。虽然她对这些攻击感到愤怒，并为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忘恩负义感到悲伤，也担心它们会涉及证道学学会并损害它，但她说：“至少有这一点要记住，所有这些麻烦都使我更适合为真师服务。”

我们可以将这个想法应用到证道学学会遇到的麻烦以及我们自己的麻烦上。当证道学学会摆脱某些邪恶时，总是想着为真师的服务；一旦经历过某个特定的困难学会就会前进，因为它摆脱了一些恶业，因此变得更有用，成为其真正所有者更好的工具。

处理完那部分业报后，学会可以向更伟大的事业迈进。这样的业报会把死去的物质和那些已经达到“真理饱和点”的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常用这个词来表达）筛选出来，他们不能与学会共进了。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助力，但他们已经成为未来进步的阻碍。然而，我们有些人常常很遗憾失去那些朋友。在最近一次麻烦中，我觉得我有点像一个风暴中心，许多误解此事的人都有很好的理由，所以我冒昧地向大法王（Mahāchohan）表示，对这些人来说这个考验非常艰难，并请求给予他们恩典。自然，他对我的假设投以微笑，并说：“如果同样的人抛弃贝森特夫人，你会对甩掉他们觉得心安一点吗？”“哦，是的，”我说，“当然。”我觉得他们不会这样做，但几个月后他们确实攻击她了，大法王带着同样温柔的微笑说：“你看；对于这一生来说，他们的太阳已经落山。但还有其他世，太阳明天会再次升起。”

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有时在印度确实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分会围绕着一一些有影响力的成员成长起来，当他搬到其他城镇时这个分会就消失了。当布拉瓦茨基夫人离开时，由于我们许多人习惯了每天从她那里获得灵感，所以感到一切都会变得黑暗。但另一个伟大人物，即我们现任会长出现了。然而，我相信她会是第一个说，当她将要离开我们时，我们不必为学会担忧。这些工具改变了它们的身体——“在不

明智者看来，它们死了。”但站在背后的真师并没有死，只要他们在那里，总会找到另一个人继续他们的工作。

你把自己奉献给他，就是要求加快果报。因此，现在你在一两世中可能报尽本来需要一百世的果报。但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果报，你必须开朗地、愉快地承受它。

安妮·贝森特：偿还旧债的方式导致了新的因。这一点永远不应该被忘记。如果你尽力利用看起来不好的业报，你就会启动新的善的力量，而如果你不情愿地接受恶业并勉强偿还债务，情况就会相反。记住基督在山顶布道（sermon on the Mount）时是怎么说的：“当你和对手在同一条路上时，赶紧和他和解”（马太福音 5: 25）。这是在逆境中需要遵循的好建议。你的麻烦和损失仿佛是作为对手与你相遇；勇敢地面对它们，快速地与它们和解，然后它们就会结束。如果我们在收获旧业的同时不播种新业，我们可以更快地摆脱我们的恶业。

利比德：人们有时会谈论把自己献给真师，然后又害怕真师会要求太多。这就是阿那尼亚斯和撒比拉的故事（Ananias & Sapphira，译者注，这个故事出自《新约》：这对夫妇谎说所有卖地的钱都捐出去了，其实自己有私藏，结果在彼得面前当场死亡）。那对不幸的夫妇如果愿意的话，肯定有完全的权利为自己保留部分财物，但当他们假装把一切都给出去时，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一个人说“我能给这个；我能为他做这么多，但我不能毫无保留地给出自己”，标志着我们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当一个人把自己献给真师时，应该是以同样全心全意的精神像给予任何其他礼物一样把自己给出去。它应该毫无保留地给予，不应该想着收礼的人应该怎么使用，不应该想着把礼物收回来。没有人需要担心真师会要求太多。如果我们把自己献给真师，痛苦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必惊讶和伤心，这表明奉献已经部分被接受。因此，许多世界称之为邪恶和痛苦的事物可以被视为快速进步的迹象。人们常常责备我们而不是同情我们，但通常这是最好的业报。正如卢布鲁克（Ruysbroek）所说，被误解，以及我们的善被恶言中伤，似乎总是在人们接近最终目标时发生。这种情况一直发生在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奥义主义或神秘主义导师身上。开朗地承受所有这些本身就产生

了良好的业报，并在我们身上发展了各种宝贵的品质 — 耐心、毅力、忍耐、忍受长期的痛苦、决心。因此，我们可以从遥远过去的恶中带来善。

还有一点。你必须放弃所有占有的情感。果报可能会从你身上夺走你最喜欢的东西——甚至是你最爱的人。即使如此，你也必须开朗——准备放弃任何东西和一切。

安妮·贝森特：我们现在面临一件比前面更难的事情。承受过去的业报要比这个容易得多。你必须消除所有关于所有权的感觉 — 首先是对于事物，然后是对于人。后者是一项更微妙的任务；你是否放弃了对你最爱的人的所有权？即使人们认为他们已经这样做了，也会出现测试他们的情况，而且经常显示他们没有做到。当某个生命对你来说比你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时，你能允许这个生命从你自己身边消失吗？你可以称这是对你真正忠诚于真师的最后、最困难的考验。这是所有求道者在实际测试发生之前，都应该尝试测试自己的一个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事先练习来减轻打击。不要试图扼杀你对任何人的爱 — 那是黑暗势力的方式。你可以一直练习爱一个人，但暂时从那个人的世界中撤回自己，通过远离让你快乐的人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工作，或者以类似的方式来练习。如果你能开朗、愉快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当它到来时 — 那个抛开一切并跟随真师的呼唤 — 你就很接近应答这个呼唤了。

记住，在相传的在巴勒斯坦发生在弥勒菩萨（Lord Maitreya）身上的事件中，这一点多么被强调。并不是每一个被召唤的人都达到了与他得到的机会同等的高度，但有些人做到了。那些抛开一切并跟随他的人在他离开后成为了导师；而其他再也没有听说过他。记住那个富有的年轻人的例子，尽管他只被要求放弃财富去追随耶稣，但他悲伤地离开了。人们认为，如果他们处在那个富有的年轻人的位置上，他们会立刻服从召唤，但我不确定有多少人愿意放弃巨大的财富去跟随一个流浪的传教士 — 因为这就是基督出现的方式，他是一个被一些受教育不高的人围着的流浪教师。然而，这就是弟子的考验，放弃一切 — 放弃你最喜欢的东西和你最爱的人 — 并跟随真师。

利比德：我们必须意识到，从个人意义上讲，没有什么是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进化工作而暂时托付给我们的。如果一个人有钱或处于有影响力的地位，

那是因为它提供了为这项事业做更多事情的机会。没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不同的方式使用手中的钱或权；一个被信任的经理或雇员，虽然他在使用公司的钱，但在各个方面都像对待自己的钱一样小心谨慎。这应该是每一个富人和每一个处于权力地位的人的态度。

真师们以非常奇妙、美丽的方式表达了作为人类代表的生活态度。他们仅仅把自己看作是自己拥有的强大力量的管家。这就是为什么真师不会制造任何善或恶的业，使他们像人类一样受业力的束缚。那些最伟大的演员和表演者不会制造束缚他们的业报，因为他们做所有事情都是非个人的，完全没有个人欲望。他们像士兵在战斗中所做的一样，不会考虑他碰巧杀死的某个敌人，而是作为一个强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强大机器的零件。所以他们作为圣人会、作为伟大的奥义机制、作为人类的一部分而工作，他们所做的一切善事都回归到人类本身，帮助提升人类。

首先，我们不能对事物有所有权的感觉，其次是对人，这个更难；他们可能被所谓的死亡从我们身边被带走，也可能为了服务人类而离开我们。在大战期间，成千上万的人都是如此牺牲了；妻子把丈夫、母亲把儿子送出去为正义而战。当然，我们应该在对真师的服务中做得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在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中做得一样好。让一个对我们来说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生命从我们身边消失，这很痛苦，然而许多人在非常悲伤的情况下，许多人在使牺牲变得神圣而美丽的条件下，不得不这样做。

那些追随黑魔法的人的方式是扼杀爱，从而逃避所有这些痛苦。但那些圣白会的人必须使他们的爱变得更强，这就要求他们杀死常常破坏这种爱的自私。记住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她自己的心被一把剑刺穿了。如果她选择从心中撕掉对儿子的所有记忆并完全忘记他，她可能会逃脱那把剑。在许多情况下，正如基督所说的关于他自己：“不要以为我来是把和平送到人间：我送的不是和平，而是剑。”（马太福音 10: 34）他的意思是，他的新教义会被几处的某个家庭中的某个人所接受，但其他人会反对，从而造成分裂，或者一个人可能不得不为了某些特殊工作而离开他的老家和朋友。同样，有些情况下，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看到了证道学的真理，而其他人没有，这导致了痛苦和分裂。通常，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会离开家庭去地球另一边赚钱，没有人

反对这一点；但如果一个人是为了人类的利益离开家庭，就会立即遭到抗议 —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如此不发达。

记住，当悉达多王子希望致力于宗教生活时，苏陀达那国王制造了许多困难。他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他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试图阻止他的儿子走向他高远的命运 — 想要让他成为印度最伟大的国王，而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导师 — 这是占星家为佛陀预测的另一个未来。国王知道，儿子成为一名宗教导师意味着贫穷和自律，他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比任何国王都更高的地位。在历史上，名字流传最久远的不是伟大的国王，而是伟大的宗教导师。苏陀达那国王希望他的儿子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力量和声誉，这一切确实都得到了，但并不是以他所希望和计划的方式。佛陀的力量比任何地球上的君主都要强大，他的声誉已经传遍了全世界。

基督对人们说：“舍弃一切，跟随我。”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在福音书中读到这句话时，他们觉得自己会立刻这样做。但这并不是那么确定。让我们试着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位置。记住那个拥有巨大财富和财产的年轻人来到他面前；那些财产可能给他带来了他觉得必须履行的责任，因此他不能放弃它们。当时所有的公众舆论、所有体面的和所有的正统势力都与基督为敌；他只是一个没有地方安身的穷苦的游荡导师。面对这一切，我们会跟随他吗？我们是否真的会舍弃一切去跟随那些被长老、大祭司和正统人士指责为狂热分子的人？我们是否不会后疑虑，认为我们抛弃一切后所得到的只是影子？并不是那么确定吧！即使现在，也许看起来仍然如此，然而我们中那些为了跟随真师们而放弃其他东西的人从未后悔过。

真师往往需要通过他的学生将他的力量倾注在别人身上；如果学生处于抑郁状态，他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必须以开朗为准则。

利比德：在这本书中，针对任何事情都不断地提出同样的理由，那就是为了真师的服务。我们可能会期望给出许多其他反对抑郁的理由，如它对人有害，它对他人产生不愉快的影响；但这里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如果我们屈服于它，真师就不能使用我们作为他力量的渠道。

安妮·贝森特：这里给出了开朗为什么是必要条件的原因，因为再次强调了那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即真师需要你的帮助，你可以对他有用！他的力量是充满欢乐的，因为它是逻各斯力量的一部分；因此，它不能从被抑郁堵塞的管子流出。说真师也无法做到某件事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有时候会听到真师说：“我无法成功做到。”当他们在物质界工作时，他们的力量受到物质层面条件的限制。他们经常无法通过中间人在物质层面上接触另一个人；因此，他们需要给予他们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事情就只能搁置，而且，还必须清除那些本来可以不存在的障碍。

第二十二章

专注一心

5. 专注一心 — 你必须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是做真师的工作。无论什么其他事情出现了，至少你决不能忘记真师的工作。

利比德：在寻常生活中，专注一心是取得成功所必需的。一心一意的人最终会获胜，因为他所有的力量都在协同工作，而其他人有各种各样的目标，并且不断改变它们。例如，一个人决心赚钱，用他所有思想和意志来实现这个目的，一直观察和计划，几乎肯定能达到他的目标。如果一个人一直决心用不断增强的力量为真师服务，并愿意为此放弃所有其他事物，那么他的进步将非常迅速。

然而，应该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妨碍你，因为所有有益的、无私的工作都是真师的工作，你必须为他而做。你必须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全神贯注，使它成为你最好的成果。

利比德：弟子的很多工作都是将来为真师承担更大责任的工作做准备。其中一些并不直接对真师目前的计划有用，但可以将这比作学校里一个男孩的工作，例如，在学习拉丁语时，他并没有做任何特别的事，但他正在或肯定在发展心智能力和品格素质，这些在以后的生活中将会有用。日常生活中的职责往往结合了这两方面的东西，因为它们为那些做得好的人提供了极好的培训和教育，并且提供了许多机会帮助其他人在品格和理想方面取得进步，这是真师工作的重要部分。当我们学习以他的名义并为他做这些事情时，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活动都将纳入我们一心一意为真师服务的努力之中。真师给我们的工作并不是特殊的或与我们的同伴们不同的。培养一个好家庭，让他们轮流为祂服务；赚钱用于祂的服务；赢得权力以帮助祂；这些都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在做这些事情时，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欺，不要用真师神圣的名字掩盖我们内心深处渴望掌握权力或控制金钱的自私欲望。

这位导师还写道："你无论做什么，都要用心去做，如同做给神看，而不是做给人看"。想一想，如果你知道真师马上要来看你做的事，你会怎么做；这就是你必须做所有工作的态度。那些知道最多的人将最了解这段话的所有意思。还有一个类似的，更古老的说法："凡是手边的事，都尽力去做"。

利比德：整个世界都存在于世界之主(Lord of the World)、至道者(One Initiator)中，因此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祂的面前进行的。由此衍生出古老的基督教观念，即上帝的全知全能，人们将这说为："我们在祂里面生活、行动和存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世界精神国王的光环之中，这不是一个诗意的幻想，而是一个科学事实。当然，一个能够同时把握整个世界的意识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有一天我们将达到祂惊人的水平。

过去人们对上帝的概念使祂的无处不在成为一种可怕的想法；上帝被认为是一个总是在寻找过失的人，急切地寻找对祂的规则的任何违背，以便祂的愤怒降临在不幸的罪人身上。许多孩子因为上帝看到他所做的一切这个想法而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公平的，因为没有隐私。尤其是当一个受惊吓的孩子无法知道他的导师会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反应时，他尤其痛苦。但如果一个人意识到强大的神圣之爱，那么他就开始看到，祂的无处不在是我们的保障和最大的祝福。

安妮·贝森特：真师在这里给出的测试应该应用于我们所有的工作。假设你正在写一封信；如果你知道真师会过来读一遍，那么它将被非常仔细地写，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如果它是你能做到的最好的，那么它就是他的工作；无论它是真师为了某个即时目的而想要完成的事情，还是为了未来的工作而为你准备的事情。如果我们是为他做的，那么一切都是为了他；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人。让这成为你正常和持续的心态，你就创造了塑造一心一意品质的氛围。

如果我们真正拥有一心一意的品质，那么一切都会怎样顺利的进行啊。我在自己的脑海中保留着这个所有事的都是为他服务的想法，就像年轻的弟子一样，尽管我比

他们更有意志力来帮助自己这么做。“为什么我要回答这封信？”我有时间问自己；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会立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它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所以它是真师的工作。”

你将在整个做弟子期间始终把这个想法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所有人都必须养成这种习惯，当它形成后，必须继续加强它。这将帮助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无论什么工作。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因为这样它就成为神圣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因为它给予的品格训练。让你的工作完全真实，不允许任何二流的东西通过。

专注一心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离开你已经踏上的道路，哪怕只是片刻。没有任何诱惑，任何世俗的快乐，甚至任何世俗的情感，可以让你偏离道路。因为你自己必须与道路合一；它必须是你本性的一部分，以至于你不加考虑就能遵循它，而不会岔开。你，作为单一体，已经认定了它；脱离它就等于脱离了你自己。

利比德：除了这本书之外，其他经文中也提到个人必须与道路合一。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约翰福音第 14 章第 6 节）克里希纳上师也做出了非常类似的观察：“我就是旅行者必须走的道路。”《寂静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Silence）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在你成为那道路之前，你就还没上路。”实际上发生的是一个人正在成为自己真实的自我。帕坦伽利（Patanjali）在定义瑜伽时说，当一个人控制了自己的心智时，他“住在自己的真心本性中”。单一体是我们真实的自我，人自心中的上帝，这个上帝放下了自己的影子来形成真我，而真我又在性格体中化身。直到一个人进化到一定程度时，真我才能管理性格体；在那之前，他只是俯视它，不试图在这样一个无望的事业中做太多事情。在第一次入道时，这个性格体不再拥有自己的意志，并且只为更高的自我服务（除非它忘记了）。真我现在通过它在低层面活跃，并开始意识到单一体的存在，并根据其意志生活。单一体已经确定了真我进化的道路；他不能选择其他道路，因为他正在成为他自己，甚至要从精神层面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在道路上时，弟子会不时走歪，但当他达到一心一意时，他总会回到唯一正确的道路。

安妮·贝森特：人们常常忘记他们是单一体的表达。真正的你是单一体，因此无论你在这里做什么都是出于你自己真实的意愿，而不是通过外部施加的另一个意愿。单一体的意愿就是你的意愿；你的欲望根本不是你的意愿，而是因为你的一个或多个身体想要获得某些快乐而被外界事物吸引。喜欢快乐的不是你；而是元素精华想要品尝和体验它。出现这种情况时，你必然是与你真实的“我”相反的，因为它始终指向最高。你必须像一个强烈磁化的指南针，它的指针可能会被吸引着偏离，但总会回来。在你变得强大，没有什么能够让你偏离之前，你必须不断练习让自己回到唯一的意愿之中。

你不是物质；你必须使物质成为你的工具。你屈服于你捡起来用来塑造自己的那块材料是荒谬的。这就像木匠手中的锤子不是按照木匠的选择而是按照锤子自己的选择进行敲击，最终砸到了他的手指而不是钉子。有时候一个人会用他自己的工具砸自己的手指，但那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笨拙的工人。学会忠诚于你的目标，忠诚于你真实的意愿，总有一天，你不会偏离它。

一心一意也可以通过集中注意力来发展。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小区域上；一次集中于一件事情，以便做好它。水被集中在一个渠道中时，能形成足够强大的水流，当它被扩散到一个大面积时，就变成了一层薄薄的水面。你的能量也是如此。一个接一个地接手工作，明确而有力地做每一件事情，而不是模糊地试图做所有事情。如果你稳定地遵循这个建议，你很快就会开始看到一些明确的结果，每周的进步可能非常小，但随着日子的增加，结果累积起来，很快会在完成工作的数量和增加能力方面变得非常可观。

第二十三章

信心

6. 信心 — 你必须信任你的真师；你必须信任自己。如果你已经见到了真师，你将生生世世极度地信任他。如果你还没有见到他，你仍然必须努力了解他，信任他，因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甚至他也不能帮到你。除非有完美的信任，否则不可能有完美的爱和力量的倾注。

利比德：这部分是阿尔希恩的话，他在这里谈论他的真师；但真师本人也同样谈论比他更伟大的人，因为正如我们谈论和思考真师一样，他们也反过来谈论和思考佛陀、弥勒菩萨和比他们更伟大的人。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理解一个真师。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做；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理想；但是真师体现了许多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的伟大品质，因此我们对他形成的最高理想仍然远远不够。既然如此，对他的智慧完全信任只是简单的常识。

对真师的绝对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过往经历的问题。如果我们观察阿尔希恩的前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在许多过去的世中一直与他的真师密切联系。从同样一系列的前世中，我看到，例如，我自己也与我的真师有类似的联系，其他人也是如此。我想我必须把这当作解释我一读到真师就立刻被他强烈吸引的原因。当我有幸见到他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不信任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真我知道，要么是在更高的思想层面上意识到真师的存在，要么是通过过去世与真师相识的生活的记忆。有时真我知道但不能将这种知识传递到性格体中，有时它被传递得不完整或不正确，或者，在其他情况下，真我根本不知道。真我永远不可能错；他显然不会被任何事情欺骗，但他对某些事情无知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转世的目的就是消除这种无知。

那些没有证据证明真师存在的人应该考虑以下想法的合理性，即人类正在进化，许多阶段已经过去，他前面一定还有其他进化阶段。我们不能把自己看作是时代的顶点。还有很多证据来自那些曾与这些人见过面并与之交谈过的人，证明他们的存在。¹

（¹ 这个主题在《真师与道路》一书中详细论述。）

有些人实际上见过真师，尽管这看起来难以理解，但后来他们仍然没有完全信任他们。我记得非常清楚，例如，伦敦有一位布朗（Brown）先生；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描述他的生活，所以这里提到他并无害处。许多年前，他去了印度，在那里有非常罕见的机会遇见创立证道学会的两位真师之一的肉身。他们很少从他们在西藏家园下来，但自从我成为学会的会员以来，两位真师都曾在证道学运动的早期来到印度。在《奥义世界》一书中，有关于库图米真师访问阿姆利则（Amritsār）的描述，那里有锡克教的伟大金庙。他说：“我看到锡克人拜倒在自己的庙宇地板上……明天我将回家。”我想，真师越来越多地发现他们可以在更高层面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能量，并将较低层面的工作留给那些现在逐渐聚集及围绕着他们的人。年轻的布朗先生第一次看到的是库图米真师的星光体形象，然后他碰巧作为奥尔科特上校的秘书在印度北部旅行时，真师以肉身来看望上校。布朗先生和上校睡在同一个帐篷里，但各自在一个单独的区域。真师与奥尔科特上校交谈了一段时间，然后走到帐篷的另一边。我不明白为什么，但布朗先生用床单包裹住头部，不敢面对真师。当然，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过失，但采取鸵鸟式的方法把头藏在床单下似乎没有太大帮助，因为床单当然对更高层次的视觉是透明的。然而，真师耐心地对他说话。“把你的头从床单里伸出来”，他说，“我想让你看看我是不是你在星光界中看到的那个人。”最终真师放弃了，并给他留下了一张小纸条，这时布朗先生才恢复了理智。他有一个许多人愿意付出很大代价获得的机会。当然，他应得这个机会，但他并没有充分利用它。后来他怀疑真师的存在。也有其他人曾有过见到真师的机会，但不知何故后来就退出了。

由于前世生活的经历，有些人建立了怀疑的性格；其他人则过于轻信。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一个人的进步；两者都不科学。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致的既定世界观在脑海中。如果告诉他的事实符合那个世界观，他就能接受它们为可能，而不要求确切的证据。这个人就会说，“是的，那看起来很有可能；很合适我的想法；事实很可能就是

这样。”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普通人被告知某件事情完全与他以前所知道的不符，他就会拒绝接受。当一个人在研究事物内在一面时有了经验，他很快就会放弃因为与已知的不符就拒绝的态度。一个人学会暂停判断，既不接受也不拒绝接受，而只是说：“从我目前所见，那似乎不太可能；但我并不否认它，我将把它放在一边，等待进一步的启示。”因为一件事不在一个人的经验范围内，就说它不可能是没用的。这是无知的表现。

一般来说，在物质界，知道的越少的人就越确定。普通科学的学生常常是教条主义者。伟大的科学家常常会说：“我有过这样那样的经验，但当然我不能因此假装制定法律。”大不列颠大法官（Lord Chancellor）曾说：“我对此和在场的最年轻的律师一样肯定。”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并不知道有更多的可能性，因此你不能过于明确地制定法律。那些学习多年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方式上更加深思熟虑。我们面前一直有大量的事实，但我们还不知道。一代人之前，许多现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都会被大多数人嘲笑为完全不可能。如果从一开始就认知到这个事实，并为新发现做好准备是好的，因为随着人类进化，新发现会不断出现。

作为研究这些更高层次问题的学生，尝试摆脱被我们先入为主的成见所束缚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很有用的。我们必须足够灵活地接受甚至是革命性的真理，如果它们有好的理由的话。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简单地把它们放在一边，说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理由，而不是谴责它们或相信它们的人。真理是多面的，一次性从所有方面看清它在任何一个人或一组人中并不常见；因此，在目前看来不合理的東西中可能总有一点真理。

一个很大的困扰是，许多对某个主题一无所知的人却相信他们对此了如指掌；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那些知之甚少的人大声坚持要求其他人相信充斥着他们自己头脑的那种幻想。有时他们说这是他们的良知指导他们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此，我们也不能总是依赖良知，因为发出这种声音的真我并不知道一切。历史记录显示，人们曾为了良知的缘故而烧死和折磨他人。一个推荐这样想法的真我在非常重要的几点上明显是无知的。当然，当一个人确定良知的声音是那样时，必须注意它，但总是

记住索斯主教（Bishop South）对异议者的著名回答：“务必遵循你的良知，但要保证你的良知不是傻瓜的良知。”

虽然有信心是好的，但一个人不能强迫自己相信，就像一个人不能强迫自己爱一样。但就像我们可以关注一个人的优点，从而逐渐获得爱他的理由一样，我们也可以思考相信的理由，也许逐渐通过这种方式相信它。当然，严格来说，一个人不应该渴望相信任何特定的东西，而只是相信任何可能是真实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来自过去世的信念的话，真理可能只有在我们对某件事进行了大量研究之后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伟大的精神导师并不会让一切对我们都变得容易。我最初是通过布拉瓦茨基夫人接触到奥义学的。她偶尔给她身边的人一些知识的碎片，但她不断地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测试。这是一种严厉的方法，但那些真正认真的人仍然留在她身边，而其他人很快就放弃了她。她治愈了我们的陈规陋习，但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追随者中有许多人在内心深处进行了探索。许多人说她做了一些伟大的精神导师不应该做的事情。我自己的感觉一直是这样的：“布拉瓦茨基夫人拥有这种奥义知识，如果她愿意给我，我将从她那里获得这种知识。她做其他事情是她自己的事。我不在这里批评她；她或倒或立由她自己的真师评判，并不由我。她可能有自己做事的理由；我对此一无所知。她拥有这种知识，她谈论这些真师。我打算获得这种知识；如果一个人可能做到的话，我打算来到那些真师的膝下。”我放弃了其他一切来跟随她，我从未后悔过对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信任。如果一个人天生爱批评，那就是他的因果业报；他将比准备合理接受事物的人学得慢得多。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能把奥义学当作儿戏。如果我们这样做，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也做不好任何事；如果它不是生活的第一要事，那么就没有价值。我们不能把它放在生活中的第二、第三或第十七位，像许多好人试图做的那样。它必须是生活中的第一要事，其他一切都必须从属于它。对真师的信任意味着我们相信他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并且他说的话字字达意；因此，当他像在这本书中一样规定了某些明确的规则时，我们必须尽力遵守它们。我知道这似乎很困难，而且很难让人们相信

这一点。人们说：“嗯，他的意思是大概是这样。他的意思跟这差不多。”但他的意思就如他所说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我们会失败，如此我们只能责怪自己。在奥义学中，我们必须从俗世的不真诚走向真理之光，从我们的世界走进他们的世界。

除非有完美的信任，否则不可能有完美的爱 and 力量的倾注。

利比德：如果一个人对真师的存在存有疑虑，或者对自己能否接近他或取得进步有疑虑，那么这种疑虑会使所有的振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拥有这种怀疑的人将无法成为一个可用的渠道。因此，学生必须对真师有信心和爱，同时又要对人类有一种非个人化的爱。真师一直都尽可能少地消耗精神力量来完成必须完成的事情，以便他能在其他工作中使用更多的精神力量。如果有人处于我所描述的这种状态，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好的渠道，因此对真师来说是无用的。当他需要我们服务时，如果我们让他失望，那将是非常悲哀的——我们的各种载体会排斥他的影响力而不是传递他的振动。

我记得有个人非常渴望成为某位真师的学生。他通过各种方式为真师做出了很好的服务，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见到真师。当真师以肉体形态访问他居住的城市时，我自己就住在那个人的家里；但他没有来到这所房子。我在外面见了真师，和他谈了很长时间，但他不能来见那个希望成为他学生的人，因为就在那个时候，那个人的星光体受到了非常剧烈的影响——它被激情沿着某些方向撕裂。因此，一生中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也许是许多世中的机会。如果那个人知道真师离他有多近，我相信他所有的激情会在一瞬间消失。然而，如果真师使用他的力量驱散那些激情以便显现自己，将是对他力量的浪费。

不要认为真师会因为某人缺乏信任或任何类似的态度而感到不满，或者当他不花时间从一个渴望者身上消除这种或那种激情时，他就是很苛刻。他只会做对工作最有益的事情，他不会被任何形式的感性原因所左右。当有真正的工作要做时，你必须选择最合适的人，无论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如果不去理他，却选择一个效率较低的人，因为他是你的朋友，那就是失职。例如，在一场大战中，你必须选择最好的人来领导你的军队，领导这个或那个部门，或负责某个特定方面的工作。这不是一个让亲戚关

系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考虑是否能找到某人的侄子来担任某个职位；你必须拥有能够最好地完成工作的人，因为对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

奥义学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性质：它必须被完成，那些指导它会挑选最好的人。持续多年的服务并不理所当然地表示一个人会获得什么职位或获得真师的关注。真师的职责是选择能做这项工作的人，无论是刚刚来到他身边的人还是已经为他服务了多年的人。

任何一个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看到别人比他自己做得更好时都会感到高兴。很久以前，拉斯金（Ruskin）曾经说过：“无论是我的，还是你的，还是别人的，都很好；只要工作做得好就行。”即使你自己做了这件事，你也不应犹豫地说它做得很好；也应该承认可能别人做得更好，因为实际上谁来完成它并不重要。拉斯金有一些精彩的话语；据我所知，他对奥义学一无所知，当我认识他时我也一无所知，但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内容都带有奥义学的真正印记。

你必须信任你自己。你说你太了解自己了？如果你这么觉得，你并不了解自己；你只知道脆弱的外壳，它经常陷入泥潭。但你——真正的你——是神圣之火的火花，全能无上的神性就在你里面。正因为如此，只要你愿意，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对自己说：“凡是人已经做到的事，人人都能做。我是人，但也是人中的神；我能做这件事，而且我发愿做。”因为如果你想踏上这条道路，你的意志必须像锤炼过的钢铁一般。

安妮·贝森特：当将以上提及的各种指示放到一些人面前时，建议他们停止过去的各种愚蠢或不当行为，但他们常常会说：“我无法控制；这是我的天性。”许多人试图以此为借口。但如果你这样说，你并不严肃，而你必须是认真的；你不能对这些如此严肃的事情开玩笑。你可以做任何你规定自己要做的事情，尽管也许不是一次就能做到。

当然，如果你说“我无能为力”，你就不能做到；因为你被这种想法弄得瘫痪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它阻碍了所有的进步，会让你在原地停留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这就像一个人用绳子绑住自己的腿，然后说：“我不能走路。”当然他不能，因为他费力地把自己绑起来了；如果他不想坐在原地，那就让他解开绳子，然后他就能走得很好。你能做到！摆脱那些使你无力的错误想法。下定决心你能做到，而且你会做到；那么你会惊讶于自己进步的速度。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不严肃，或者至少你不是真师希望的那种认真；你只是在假装认真。我并不是说你没有尝试，但这种尝试并不算什么。

我的意思是这种态度应该跟对待世俗的事物一样认真，就像为了养活妻儿去工作一样认真。你很清楚，如果有任何东西挡在你的路上，你都会立刻下定决心去除，并尽最大努力去做。你不会坐下来：“我无能为力。”把你的认真劲在这里也用一点。即使不严肃的事情你都能够去尽力，可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却最缺乏这种认真。

如果你不努力帮助自己，那么向真师寻求帮助是没有用的。这就像你拿着一个杯子，用手小心地盖住它，然后祈求得到水；当水倒下来时，它会流过盖住的手和杯子周围，你根本得不到水。只要一个人尽其所能地去做一件事，他就是在用奥义学的方式去做。他的努力可能不会立刻在外界世界中显现出来，但他一直在积聚自己的力量，最终会以成功的行动涌现出来。

你必须做的事情已经被别人做过了，也可以做到，但只要你认为自己做不到，你就做不到。如果你对自己说：“这些事情必须做到，我一定会去做”，那么你就能做到。去做吧，你的思想将成为一个守护天使，永远在你身边，使你能够完成。否则，你身边会多一个恶魔——正如基督徒所说的那样——由你自己用自己的思想创造出来。你不需要创造这样的恶魔；相反，创造一个天使，一个伟大的思想形状——“我能而且我愿意做到。”

利比德：这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是人做不到的，但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就能做到。这就是人们常会犯错误的地方。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我收到许多来自陷入严

重困境的人的信件，也许他们已经受到酒精、毒品或某种妄念的影响，他们常常说：“我们已经没有意志力了，万念俱灰了；我们无法克服困难；我们能做什么？”那些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控制有多么可怕，他的意志力是如何被完全消耗掉，以及他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这些人有时会考虑自杀。这是致命的。一个人即使终生残疾，他也应该抓住机会去弥补损失，咬紧牙关，勇敢地继续奋斗。自杀意味着回到与想逃避的境况类似的境况，还要加上自杀的不好的因果业报。应该让受苦者意识到意志力仍然存在，无论被隐藏得多么深。如果他必须为自己创造意志力，他可能会感到绝望，但必须记住，意志力就在那里；它是上帝的意志，在每个人身上都表现出来。它还有待展开和发展，但这可以逐渐完成。有时候，一个拥有巨大的爱心和耐心的亲戚或朋友的奉献，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件天赐之物。

那个人为什么会处于这种状态呢？可能在整个今世，也许在前一两世，他一直在特意屈服于欲望元素，屈服于低级本性的诱惑——特意让它占据他。起初他本可以与之抗争，但由于他没有抑制它，他积累了邪恶力量的势头——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不能一下子阻止它。但他可以开始这样做。我们可以用一个人推动铁路货车或车厢的例子来说明。在一个有充足时间的乡村车站，你有时会看到一个铁路搬运工将一辆车厢从一条线路移到另一条线路上。看看他是如何工作的；那是一个巨大的物体，重达数吨；他稳稳地推着它，起初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渐渐地，那东西开始慢慢移动。他继续推着，它移动得越来越快。然后他开始试图停止它。现在他不能一下子使它停下来；如果他站在路中间不动，它会碾过他并将其碾碎；所以他稳定地抵抗它，一边退让一边不断施力，直到逐渐将其停止。他已经把一定的力量花在推动它上；他不能再收回来，但可以用同样的能量中和它。

屈服于欲望元素的人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他已经把巨大的力量投入到这件事中，他必须面对它。有人可能会说：“里面的力量太大了。”是的，但它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如果他能不带感情地，而是抽象地，像看待数学问题一样看待这件事，他就不会说：“我是一个堕落的虫子，这种力量对我来说太大了”，而是去努力去对治它。他

可以绝对确定，他只投入了有限的力量。但现在他拥有无限的力量对治它。正因为我们是神圣之火的火花，我们背后有上帝的所有力量。在一定的时间内，只有很少一部分神圣之火通过我们，但它一直在涌现。

所有这些都必须从真我的角度来看待；他能做到这些，他会做到。在奥义发展的工作中，人们永远不可能立刻就做到所有值得做的事情；就像光拥有音乐天赋的灵魂是不够的，耳朵和手也必须经过训练，才能成为音乐力量的合适渠道一样。真我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耐心地训练他的载体。

人们有时会说：“如果我现在不能克服这个坏习惯，那就等我得到下一个身体再说。”这样的人忘记了，如果他不做任何改变，他的下一个身体将同样具有现在的性格和品质，令人绝望的情况将在下一世继续。但是，如果他现在坚决地与它们作斗争，即使它们一直支配着他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但下一次他将拥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在更高层次上也是如此。一个人可能因为放纵而损害他的思想体，在这一生中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然而，如果他坚决地反对邪恶，下一世他将得到一个好的思想体，而不是拥有一个再现他目前缺陷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情况一样，主要的斗争是在开始的时候；信心会逐渐增强并在以后变得更加强大。

正如许多人想在与真师的关系中引入情感一样，有些人也想从自然法则的运作中赦免；他们想突然摆脱所有的罪恶和悲伤。感情用事的基督徒会说：“你将在此时此地立即被耶稣的血拯救。你将直接摆脱你的麻烦，就像它从未存在过一样。”这在某些方面是有吸引力的，但它并不真实。真实的是，当你转身并与神圣意志一起走在正确的道路时，你立刻摆脱了所有因为与之抗争而在内心产生困难和麻烦；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做过的事情的外在后果会被抹去。你已经做出了改变；你是一个转变的人，现在你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你仍然要处理曾经走错路所产生的后果。

你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你的态度；当然，你会被原谅 — 在精神上没有什么阻碍你；你被赦免了。但即使是一个正统的牧师也会用教会的语言告诉你：“我并不能纠正你犯错的所有后果。如果你过着放纵的生活，如果你破坏了你的体质，我不能将它纠正

过来 — 这些结果将会保留，试图改变它们将成为你忏悔的一部分。我能纠正的是罪恶感（用教会的语言来说）。你与上帝对立；我可以再次把你修正。我的赦免将为你做某些事；它是更高意志的力量，而不是更低意志的力量。它会在你想要被接受时接受你；它会帮助你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但物质结果不能被改变。” 你可以改变你的态度；在你缺乏力量时，牧师可以帮你上到更高层面。我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会费很大力气，笨拙地、不科学地去做。这就是赦免背后的力量；但它不能从一个人身上除去他罪恶的后果 — 自然法则并不是这样运作的。

另一个需要补充的要点是：在一个人发展了他的意志力并能完全控制自己之前，他不能真正地把自己奉献给真师。人们说，“我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真师”，但当一个人其中一部分被各种邪恶品质占据时，这个人并没有完整的自我去奉献，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因此，我们必须发展意志。真师说，那种意志必须像回火钢一样。我对那个场合记忆犹新，因为阿尔希恩不明白回火钢是什么意思，我需要用一点物质化来向他展示。它不仅仅是钢铁一般的意志，而是像回火钢一般的意志，一种不能被转移的意志。意志在那里；神圣的力量在我们身上；我们只需发展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真师膝下献上那光辉的意志。

第五部分

博爱

第二十四章

自由，涅槃以及解脱

在所有的条件中，博爱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它在一个人身上足够强大，它就会使他获得所有其他的资质，而所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它就永远不会圆满。通常，它被解释为一种强烈的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与神圣结合的愿望。但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自私，而且只表达了它部分的含义。

利比德：我们说过，在这本书中，对这些资格的翻译有几处偏离常规翻译法。所有这些偏离中，这一项是最大胆的——将 *mumukshat va* 诠释为爱。这个词是由根词 *muk* 组成的，意为“释放或解放”。在表达愿望时，词根被重复，发生其他变化，形成 *mumuksh*，“渴望解脱”。*Mumuksha* 是名词形式，意为“解脱的愿望”，而 *mumukshat va* 意为“渴望解脱的状态”。词尾 *tva* 有英文的 *ness* 的意思（译者注：表示名词），如“渴望，*eagerness*”。出于同一个词根的也有单词 *moksha*，“解脱”，“释放”或“解放”。

关于解脱是否与涅槃相同，这个问题经常被问到。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同，但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状态的属性——或者更确切地说，超越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状态。涅槃 *Nirvāna* 来自带有前缀 *ni s* 的根词 *va*，意思是“吹”或“吹灭”，所以它被翻译为“吹灭”。解脱是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而涅槃是吹灭将人绑在轮回中的东西——也就是说，所有人作为人类通常能想到的那些东西。一些印度教徒认为解脱是一种否定状态，并努力摧毁所有个人欲望和兴趣，以便不使事物也不使人能吸引他们回到人世，因此他们在长时间内赢得了脱离生死轮回的自由，但他们大多数人的概念是一种

无法描述的幸福状态，超越了分离的幻觉，称为超越物质状态（kai val ya），独立性，绝对的合一。一些佛教徒认为涅槃是完全抹去人性，但其他人认为它是获得智慧和极乐，抹去了所有先前关于自我和经验的观念，因为它是超越思维无法描述的。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同一宗教中，人们也持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证道学者有时将涅槃这个术语应用于神我或灵性层面上的意识状态，但我们也可以用涅槃形容那些超人或圣人的状态，他们已经接受了第五次入道，他们在面前展开的七条道路中选择了一条与真正的佛教里的涅槃相似的道路——不是南传佛教的“吹灭”，而是北传佛教中无法描述的歇息和快乐。

阿罗汉是已经通过了第四次入道的人，他能够将自己的意识提升到涅槃层面，在那里体验我在《内在生活》（The Inner Life）和《真师与道路》（The Masters and the Path）中试图描述的生命洪流。那种意识比我们在这里所知道的任何东西都要宽阔得多，以至于人们犹豫是否称之为他的意识。他已经与一种更大的意识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分离的感觉。所有努力都无法将这些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词语来表达它们。

在翻译梵文书籍时，要获得正确的理解非常困难，但是那些曾经接触过涅槃意识的人能更好地知道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前作者们用涅槃来表达什么；不能指望单纯的词典学家给出这种词的确切含义。假设一个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的人试图理解“恩典”这样一个词。如果他在字典中查找，他会与“优雅”和“亲切”这样的词语纠缠不清，得到完全不同的意思。在教会语言中，“天启，dispensation”也是如此；它与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完全不同。每种宗教都有许多术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获得了它们特殊的宗教含义，除非一个人从内心接近那个信仰，否则不容易意识到确切的思想层次。在证道学运动开始时，我们没有人懂梵文。布拉瓦茨基夫人对印度的宗教有所了解，但她不懂巴利文或梵文。她的方法是尽可能描述她自己看到的東西，然后对可能在场的任何印度朋友说：“在你们的体系中这个叫什么？”印度朋友通常并不完全理解她的意思，但他给了她他能想到的最近似的术语。下一次她需要一个词时，她会问另一

个人，但她并未注意到第一个人可能是印度教徒而第二个人可能是佛教徒，或者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的印度教徒。

此外，布拉瓦茨基夫人并不是科学老师的料，科学老师在阐述一种理论时，会用适当的实验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证据。她并没有按计划或框架工作，试图将每一种新知识都配置进去。她会做出几个在文字上不一致的陈述，如果被要求解释，她会说：“不要在意矛盾。去思考这些陈述。”她的想法非常清晰，她的知识非常明确。

她的工作方法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反，现在的词语首先被非常仔细地定义并赋予固定的含义。通常这样会令人担忧，这样做的结果是科学和哲学变成了一种游戏，就像象棋一样，棋子可以移动的步骤被严格规定。而对她说来，词语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在物质层面上，它们就像思想形状一样——用作唤醒听众头脑中已经存在的在她头脑中的知识的手段。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自我和性格体之间所有复杂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在我们的头脑中对这些东西分别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问题在证道学文献中已经详细论述过，无论是在学会的早期还是近期。我在《真师与道路》中也说过一些关于它的内容。简单笼统地说，我们可以把人看作圣保罗很久以前使用过的三部分——身体、灵魂和精神。相应的证道学术语是性格体、个性体和单一体。单一体绝对是神圣的——永恒火焰的火花——实际上是上帝自己的一部分。当然，在最高意义上，一切都是上帝的一部分——没有什么不是祂；物质和精神都是如此。然而，单一体可以被认为是神性的一个片段，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进入显现。我很清楚这是不哲学、不科学、不准确地谈论不可分割之物的片段；但是我们没有词语来表达更高层次的条件，所以无论我们说什么都必然是完全不合适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误导性。一些试图表达这些关系的作家谈到单一体作为逻各斯的反映，自我反过来作为单一体的反映，性格体以类似方式代表自我。这种表达在某种意义上有其优点，但在我看来，它给出了比下面的说法更少的真实关系——即单一体可以被认为是神性的一个片段，自我是单一体的一个片段，而性格体则是自我的一个片段。

作为永恒延展的一部分，我们这个系统的逻各斯乐意从自己身上投射出一大群单一体。如果我们可以带着敬意使用这个比喻，它们从祂那里被抛出，像火花一样，以便在经过各种物质层面之后，它们可以作为伟大而辉煌的太阳回归祂，每一个都能作为一个壮丽的系统给予生命和光明，通过这个系统和借助这个系统，数百万其他单一体得以轮流发展。

这个我们称之为单一体的神圣显现的最初来源的高度不能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层面来衡量；但是单一体能够到达的最低点是我们因此称之为单一体层面的那个层面。大家会记得，根据我们伟大的会长的命名法，我们所学到的七个层面中最高的一个被称为神圣界(*di vine*)，第二个(向下)被称为单一体界(*monadi c*)，第三个是精神界(*spi ritual*)，第四个是直觉界(*int uiti onal*)。为了实现逻各斯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下降到物质世界。整个单一体似乎无法进一步下降，但它可以并且确实伸出了它自己一部分或片段，这个部分或片段能够下降到思想层面的上部。在下降的途中，这个片段在精神层面或者涅槃层面上表现为三重神我(*āt nū*)。其中第一重神我的显现停留在神我层面，而第二重神我下降到直觉层面并用菩提(*buddhi c*)物质包裹自己。第三重神我或表现形式再下降一个层面，居住在高层思想界，我们称之为高等心智(*nanas*)。因此，自我(这是给予单一体放下的这个片段的名称)由神我，菩提和心智(*āt nū*、*buddhi*，*nanas*)组成，我们用英语中的精神意志、直觉智慧和积极智力来对它们进行不是很充分的表达。

自我也会将自己的一小部分通过低层思想界和星光界下放，最终在物质身体中表现出来。这些连续的下降都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限制，所以我们在物质层面上遇到的人最多只是一个片段的片段，作为真实的人的表达并不充分，我们根本无法通过它看到这个人在进化结束时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处于这种难以置信的漫长进化的不同阶段。从整体来看，自我首先存在于他自己的层面上，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是高层思想层面。在那个层面上，完全不同于他作为一个性格体的表现，他可能已经完全清醒，意识到周围的环境并过着积极的生活；或者另一方面，他可能在昏睡，几乎完全不知道周围的环境，因

此只能通过他在更低层面上的性格体来体验类似积极生活的东西。当人们通过各个层面提高意识时，他会发现每一个层面上的振动都比下面那个更快一些。当我们说自我在他自己的层面上已经发展时，我们的意思是他能够充分响应那个层面上的所有振动；如果没有那么清醒，那么这些非常快速的振动就会在不影响他的情况下经过他，为了获得意识，他必须把自己下放，并用这个更粗糙层面的物质包裹自己做一个载体，以便他能够响应其振动。通过在较低层面上大量练习，他将逐渐能够响应更高振动，然后非常缓慢地逐渐响应其上方层面的振动；因此意识必须一级一级地向上发展。

因此，他的意识应该一直向着真我伸展，当真我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完全发展时，他将开始向单一体伸展。意识整个向物质世界下沉的过程在印度被称为 *pravritti nūrga* 或外出之路。当达到必要的最低点时，人就进入了 *ni vritti nūrga* 或归返之路。他从劳作中满载而归，带着他收获的麦束，以完全觉醒的意识形式，使他在更高层次上比他降临到物质世界中之前更有经验。在这条归返的道路上，总是有诱惑让真我的较低层次忘记与更高层次的联系，并完全认同对它来说更生动的较低层次的展现，并以此切断与更高层次的联系，在较低世界独立经营。单一体放下来的一部分真我也面临着类似的诱惑；但我们目前处理的是真我与其性格体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从性格体向上望向真我并试图与其合一的角度来看待它。

真我与性格体（注：低等三身）相联系，是因为他渴望低层次生动的经历。他在自己的层面上未开发，无法对那个区域的高振动产生反应；较低层次的较慢振动对他更有意义，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地回来寻找它们。随着他的发展，这种渴望逐渐减少，有时当他有进步并对自己层面的愉悦和活动变得敏感时，他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他的性格体 — 性格体被困在因果业报的轮回中，陷入了悲伤或无聊的条件之中，而真我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些。

随着性格体的发展，他对较低层次的渴望减少了。当他在星光界获得完整意识时，与之相比，物质生活开始变得乏味；到达较低的思想世界时，他发现星光界昏暗而阴郁；而当他开始能够享受因果体更生动、更明亮的生活时，所有三个较低层次都失去了吸引力。许多人已经达到了一个进化阶段，即在睡眠期间可以在星光界旅行并做有

用的工作。所有奥义学学生都拥有良好发展的星光体并准备好了使用它，尽管其中许多人还没有养成使用它的习惯。思想体的最低部分也已经有秩序，并准备进入活动状态；定期冥想会发展这一点并使其受到控制。在这个阶段，人可以被教导如何使用那个身体，而后他可以在睡眠期间将星光体和物质载体留在一起。完成这一步骤后，在因果层次重复该过程，此后真我就在自己的层面上保持清醒和活跃。

所有较低的载体都是临时的外衣，我们穿上它们是为了学习如何使用它们层次的力量，当我们完全做到这一点，真我在因果体中完美运作时，就不再需要在那些层次再次投生，这发生在第四次入道时。征服低级境界后，一个人可以随时物质化一个临时的星光和思想体，在那些层面上展示自己并做他想做的。达到这个阶段的人不再需要经历令人不快的繁琐的出生和死亡循环。也许我们并不总是认为它令人不快，因为我们确实从生活中获得了一些乐趣；没错，但如果我们能从真我的角度来看待低等世界，我们就会意识到对永恒的精神来说，在这里“被困、被关和被限制”在一个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的身体里是多么的无聊。当我们在其中时，我们尽力做到最好，但它只是一个为了学习而穿上的临时载体，当我们学会了这一课时，我们会非常高兴摆脱它。

有过因果界经验的人有时会深刻地感受到低等三界的压抑和限制。他想念真我所在层次的辉煌的自由、爱和真理。他意识到自己降入这种黑暗状态的原因，然后可能对自己说：“我将摆脱这些欲望，这是使我不断转世的主要原因，我将通过无执着地行动来平衡我的业。”能够这样说的人是一个已经发展了的人，他已经对这些事情进行了很多思考；他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和哲学家。他坚定地说：“我将消灭这些欲望；我将准确地平衡因果，因此不会有任何东西把我带回三界。”这是可以做到的。当他成功时——在印度历史上一直有许多人成功做到了这一点——这个人逃脱了出生和死亡的循环。他生活在天堂世界，或者也许他可能达到因果界；但通常情况下，不会比那更高。他已经获得了他所谓的解脱。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必须是一个超越了所有较低激情和欲望的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忘记了进化的另一面。他完全理解了因果业报法则的作用，因此他能够

从中解脱自己。但他并没有完美地学会进化法则，也没有从中解脱出来。他就像一个聪明的学生，可能远远超过他的同伴，并提前通过了几次考试，然后在其他人赶上他的水平前的三四年什么都不做。这正是那些获得解脱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达到为人类设定的目标，因为人类的进化以圣人身份结束。

圣人不仅是一个不受生死束缚的人，而且也是一种鲜活的力量；他已经与单一体合而为一，而单一体又是神圣的一个火花。但神圣的方式是把自己下放，将自己完全倾注到这个计划中。因此，与神圣合一的人也必须充满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圣人所做的善事比最伟大的慈善家所做的还要多，并且他一直在更高层面上做这些，为了他所属的人类做这些。因此，由此产生的因果业报归于人类而非他，所以没有什么能将他束缚于轮回；整个人类都会得到一些提升。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多的业分散在全世界，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量，但它确实意味着所有人都稳步提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会得到比他看起来应得的多一点。这里并没有不公平，因为它对每个人都一样，像雨一样同时落在正义者和不义者身上。

因此，经过数千甚至数百万年之后，已至解脱的人发现进化的潮流已经上升到他的水平，并再次围绕着他，他不得不回来重生，并继续他的发展。寻求解脱的人通常知道他的解脱并非永恒，他认为自己将在遥远的未来被召回，而且到他必须返回时，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他说：“我可以承担这个风险；我将获得数千年的自由，并在那段时间里一直在天界自己享受。”

我们的理想是在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层次上获得完美的意识。我们不打算在任何层次上就此满足。但另一方面，我们拒绝放弃我们的意识并进入昏迷状态，就像一些人为了达到超出他们清醒意识范围的层次而做的那样。人们有时谈论“进入三摩地”，而且一些喜欢梵文的人谈论在冥想时进入三摩地。在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术语之前，我们对这个词的含义其实是困惑的。对于任何人来说，三摩地都是刚刚超出他能够保持清晰意识的那一点。如果一个人在星光界中有意识而不在思想界中，则对他来说，三摩地将是下一个层次——思想界。它是刚刚超过一个人能够有意识的那一点，进入一种出体状态，从中醒来时会有各种各样的荣耀和美好的感觉，但通常不

会有清晰的意识。人们在冥想时不应该进入三摩地；他们应该保持自己的意识，这样当他们回来时就能记住他们所看到的東西。我知道许多人说已经进入了三摩地，并有巨大的幸福和福祉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他们失去了控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是有一定危险的 — 这个人并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回到清醒意识。

安妮·贝森特博士和我曾经观察过来自更高层次的一些巨大的生命流淌，来自太阳神的巨大波浪脉动地涌出。她说：“让我们投身于那波浪中，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如果不是她的真师介入，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会跳进去的。后来安妮·贝森特博士问他：“如果我们跳进那波浪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在哪里呢？”他说：“你们可能在一百万年左右的时间后在天狼星或其他太阳系的某个地方搁浅。”显然，当我们不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时，投身于那种涌动是不明智的。失去意识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最好是尽量保持对我们载体的控制，看看我们将要去哪里 — 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物质身体，结束我们暂时的有用性。我们的方法是在我们能够到达的任何层次上保持完整的意识，并尝试在那个层次上有所作为。我们的真师从未谈论过单纯的被动冥想。我们的目标不是坐下来在任何地方享受自我，而是始终积极参与真师的工作。

真师对第四个资格 — 博爱 — 所给出的释义非常具有他的特点。他深入探究这个词背后的真因。他说：“你想要解脱的原因是什么？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人，你正在努力使自己与神合一。这个神是什么？神就是爱。如果你想与他合一，你就必须发展爱。因此，这个资格实际上就是大爱。”《人：何来，如何，何往》（*Man: Whence, How and Whither*）的读者会记得书中如何解释不同群体从其他进化链转移到这条进化链上，以及其中某些群体被称为一船又一船的“服务者”。几乎所有证道学学会的成员都属于其中一个群体；因此，服务这个想法在我们的性格中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因素。我们知道要摆脱与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多么困难。例如，我们的国籍带来了许多小的观点，这些观点难以避免，这是性格体的国籍；但这种“服务”的想法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我或单体的国籍。他天生就有那种倾向，并且一直以来都在培养。

对我们来说，理解存在着其他与这个类型一样好的群体是困难的。太阳神通过三个方面显现自己：意志、智慧和爱。这就是在本书中给出的方式。人们沿着这三条路线接近神圣。每个人自己的方式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但他应该记住，可能另一个人的道路对那个人更好，而且从长远来看，最终都会融合在一起。我们必须获得同时通过所有方面观察并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一体的能力。听说在基督教亚他那修信派（Athanasian Creed）中，必须坚持这种三位一体的教义，既不混淆个体也不分离实体；我们必须学会在永恒中只有一神，尽管祂通过三位一体而显现。

在一开始就说过，如果一个人的爱足够强大，它会迫使他获得所有其他品质。它使人们根据自己的能力行动。举个最好和最美的例子：母爱。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在野蛮社会中运作的。野蛮族群的母亲知道得并不多，但至少她时刻保护她的孩子，甚至必要时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文明社会，母亲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常常你会听到一个母亲在从燃烧的房子里救出她的婴儿时失去了生命，或者更常见的是在照顾患有传染病的婴儿时死去。在我们的普通生活中，强烈的爱使母亲思考。她对孩子的爱促使她学习营养和卫生等事物。因此，爱促进了精神和身体的行动。

一个人必须拥有这种爱，这是一种对服务的强烈渴望，如果他想接近真师的话。圣约翰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从死亡过渡到生命，因为我们爱弟兄。不爱他弟兄的人仍然在死亡中”，¹（¹约翰一书，3，14。）和：“不爱的人不知道上帝。”²（²同上，4，8。）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了解证道学的技术术语、理解其哲学和科学，并能够区分和使用两千四百零一种元素精华类型对于实际目的非常有用——但爱塑造了真正的证道学者。

我记得很久以前，当巴布·莫希尼·莫汉·查特吉（Babu Mohini Mohun Chatterji），他是一位真师弟子，来到伦敦指导我们时，他第一次告诉我们关于这些资格的事情，这些资格并没有在辛内特先生的书中或《揭开伊西斯的面纱》中阐述，这些几乎是那时我们唯一拥有的书。他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第四个资格，也就是对解脱的强烈渴望（这就是他的说法），即与神合一，六种善行就“只是浇灌

沙漠”；除非我们有这种强烈的与神合一的渴望并像上帝那样博爱，否则这些善行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干瘪的、毫无价值的。当时我们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充分意识到它意味着服务，尽管真师从一开始就强调了他们对“成千上万卑微和被鄙视的人类”的爱。我们忙于学习证道学。一切都是如此新奇、有趣、令人兴奋，以至于我们的时间主要用于此——也许比本应该的更多，但人必须先学习这些东西才能真正为他人服务。

它与其说是欲望，不如说是意志、决心、毅力。

利比德：意志是第一道光的主要品质，莫里亚真师属于这道光。库图米真师属于第二道光，即智慧和爱；但在这里他像一个第一道光的人那样讨论意志力。我记得有一次阿尔希恩提到他想获得某种品质的愿望。真师说：“不要渴望一件事；渴望是微弱的。用意志力，因为你是神。如果你想获得一种品质，就下定决心，然后去做。”这显然是奥义阶制的立场。对我们来说，理解真师的态度和看待事物的方式非常重要，这些使他达到了现在的位置，我们也同样可以。

为了产生效果，这种决心必须充满你的身心，不给任何其他感情留下空间。这确实是与神圣合一的意愿，不是为了摆脱疲惫和痛苦，而是出于你对祂的深爱，你可以与祂一起行动，像祂一样。因为祂是爱，你如果要与祂合一，也必须充满完美的无私和爱。

利比德：真师的学生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服务。为此，他愿意放弃所有个人的快乐和抱负，只做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普通人还没有开始认真思考更高的东西。他把生活看作是他所认知的那样，他的愿望不是从这种生活中走出来，进入更高尚的生活，而是在其中取得成功。如果你建议他放弃我们所谓的低级自我，他会问：“但如果我这样做，我还剩下什么？”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就他所能看到的而言，剩下的确实并不多，但有更高的现实存在仍旧是事实。

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解释我们所谓的“融入神圣生命”是很困难的。我认识一个非常优秀和聪明的人，他对北传佛教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我搞不清楚这个；我觉得这不值得追求。作为考古学研究它很有趣，但他们摆在你面前的唯一目标似乎是与佛陀合一。我看不出这对佛陀有什么价值，但这肯定会是自我的终结。”这就是普通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然而，这一切都有一个真实、光辉、热烈的意义；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它，它将彻底改变他的整个观念。意识的扩大并不会削弱任何自由意志，也不会最小程度上破坏个性体。并不是说我被吸收到宇宙中（消失），而是宇宙成为了我。人们说，“本我就是我。”当应用于低级自我时，这是一种幻觉，但当一个人意识到“我是神”时，那么神就是神，这个感觉根本不是幻觉，而我原来认为是“我”的东西实际上是祂的表达，也不是幻觉。认为任何东西可以存在于合一之外或可以与合一分离的想法才是幻觉。

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可以作为这种将小包含在大中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大型商业公司，一些年轻人作为初级职员加入其中。起初，他只把公司视为干事的地方，不得不按时来上班并完成所有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困扰的事。但当他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并被提升到一个更具责任的职位后，他开始说，“我们这样做”，“我们那样做”，然后他开始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捆绑。他继续晋升，直到成为经理，最后成为合伙人。这时他总是代表公司说话；当他考虑任何业务时，他脑海中总是想着“公司”。他现在仍然像以前一样能自由地沿着任何路线采取主动，但他肯定会沿着正确的路线使用自己的意志。公司并没有强迫他采取这种态度，而是他逐渐成长为这样。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它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与更大的力量融合，而他的意志仍然像以前一样属于自己。

会有一个时刻，我们成为道路本身，我们将永远不会在任何入道的资格上失败，因为这些资格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并融入我们的本质。我们一直与活生生的神紧密相连，因为祂充满我们的内在和周围，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我们要学会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提高我们的意识，利用我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直到我们真正掌握这个意识。我们要与神在祂最高的显现及内在的显现中合一，而不是仅仅在物质形态中。我们身体中的物质和周围的物质也是祂的外衣——但它不是装饰，是我们想与之成为一体的

东西。当我们与祂合一时，祂也认可这一点，并将我们作为鲜活的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倾泻祂的力量。我们是低层次上神圣力量的渠道，但只有当我们达到消除与祂相对立的独立性格体时，我们才是有效的渠道。祂总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工作，祂的部长们，伟大的奥义阶制也同样如此。毫无疑问，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对人们采取行动来创造奇迹，但这将不必要地大量消耗他们的能量，所以他们通过他们安排好的渠道工作。

大部分人从不试图理解生活的原则。他们认为自然必须向他们臣服，不接受事物既定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那些在通灵会上调查的人，他们想规定显灵应该发生的条件。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心态，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调查方式可以规定自然法则应该怎样做。有人向原始部落展示电气现象，而原始部落认为这是造假。部落的首长会说：“我看到这一切都是用电线连接的；你是用那些电线来展示这些小把戏的。把这些电线都割掉，然后我就相信你。”电工微笑着回答：“你不懂这个原理。电线导电；没有它们，电就无法通过。”然后那个原始部落的人说：“看吧，我揭露了你的小把戏。”人们在通灵会上也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不愿意按既定的道路，而是想另辟蹊径。关于强迫神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这个想法，这对某些类型的头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但它对我来说就像在祷告时告诉神要怎样做一样。我总是深刻地意识到神比我知道得多得多，如果由于我的请求而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祂的意图，说明按原计划一定比在祂的计划下更糟。

关于一个人应该与神合一的想法，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过，但对我们印度的兄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当真师在这本书中谈到神时，他多次使用那种短语。在前世的生活中，他曾是一位著名的佛教教师，名叫龙树（Nāgārjuna），在那一世中，他发表了许多伟大的演讲并写下很多著作。在保存下来的他的书中，他非常强烈地反对把神人格化的想法。他甚至反对使用那个词或那个名称，并深入探讨与之相关的形而上的问题。印度人知道龙树的所有哲学，经常说：“真奇怪，在这本小书中，我们的真师曾经如此强烈地反对神性的人格化，现在却使用了上帝这个词。佛陀也曾强烈反对神性中任何类似人格的东西。”对这个反对意见的回答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真师并没有深入探讨绝对的存在；他并没有谈论那个至高无上、永恒不变的存在；他主要是对一个印度男孩谈关于 *Īshvara* — 也就是太阳逻各斯、太阳神 — 毫无疑问，

我们的真师在这里使用上帝这个词就是这个意义。作为龙树，他曾经对许多知道印度哲学体系的学生宣讲，所以他强烈反对任何试图使神人格化来降低神性概念的说法，就像我们现在许多基督教兄弟所做的一样。

接着他说你必须使自己像祂一样。这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对神知道多少？我们知道祂通过三个方面显现自己。有些人通过其中一个方面接近祂，有些人通过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方式是积极的爱，因为这是我们真师的方式。有七条神圣生命的大道，因此有七种类型的人。一条是奉献之路，另一条是意志之路，另一条是智慧之路。人们以各种方式寻求神圣，但由于我们的真师在积极的爱道路上，所有希望跟随他们的人都必须在服务中为了对神和人的爱而使用自己特殊类型的力量。例如，以奉献为例，它可能有三种类型或种类。一个人在他崇拜的对象面前拜倒，只渴望与之合一。这种类型只在我们西方种族中的一些修士和修女中才能找到，他们的愿望仅仅是在永恒的崇拜中度过一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至少目前来说，这些人并没有考虑别人，而只是想与神圣合一。如果你问他关于别人的事情，他会说：“让他们做我正在做的事。”我在印度认识一个人，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坐在他神明的雕像前膜拜，并试图与祂合一。这是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也是他会获得的未来。他可能会在整个天界生活中——可能是非常漫长的数千年——在崇拜的眩晕中度过。这种纯粹的奉献意味着他各种载体的发展和自我的某些进步。

第二种奉献几乎不值得这个名字——那种较低的奉献要求神以物易物，说：“如果你以财富、晋升和帮助的方式回报我，我会给你一定量的奉献。”

第三种奉献者会说：“我非常爱那位伟大的人，或那位老师，因此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来帮助别人像我一样认识他、理解他。我必须以他的名义做好事。”这是一种非常高尚和实用的奉献。我们中那些属于奉献那道光的人不会纯粹崇拜，而会有这种形式的变体，使我们想要以奉献的名义做一些事情。同样，如果我们中有的人最希望知道一切，也会在我们的性格中具有相同的特征。有些人只是为了知道和理解而渴望变得有智慧。这是一个人身上非常奇妙的品质，有许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那些服务者会发现自己有复杂的心态：“我想要知识，但我想要它，是因为这

样我才能真正对别人有用。”这样的人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其他人所犯的~~错误~~，尽管其他人渴望服务，但由于愚蠢，他们造成的伤害比益处更大。这样的人会说：“让我拥有完美的知识，那么我才能真正地服务好。”

我们希望与神合一，不仅仅是为了与祂合一，会沐浴在所有的荣耀和喜悦中，而是为了像祂那样行动，因为祂的伟大是将自己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倾注到物质中，以便我们能够诞生，因此，那些愿意与神合一的人必须自己表现出同样的精神，完全忘记自己，为了要为本身就是爱的神所工作。那一句话：“你，如果你想与祂合一，也必须充满完美的无私和爱”，真正概括了整个道路。意志、智慧、大爱 — 每一个都被完美地发挥并用于服务，带来所有其他的品质，所以“爱就是践行法则”¹（¹罗马书，13, 10）确实是真实的。

第二十五章

日常生活中的博爱

在日常生活中，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你要留意不去伤害任何有生命的东西；第二，你要始终注意寻找帮助别人的机会。

利比德：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 被动的方面是你不应造成任何伤害，积极的方面是你要做好事。有时人们会说东方宗教是负面的，说我们在证道学中的服务理念实际上是基督教的理念。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现代基督徒已经将其置于次要地位，但在原始基督教中，服务被非常强烈地表达和强调。“你们中间最伟大的，要作你们的仆人。”¹（¹ 马太福音，23，11。）同样的想法也出现在多个古老的宗教中。

在佛教中 — 这一直被认为是最消极的宗教 — 它确实给你指示了你必须避免的事情。但它的五戒并不比犹太教的十诫更消极。佛教并没有说“你不得”，尽管它要求信徒承诺避免做某些事情。措辞是：“我遵守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饮酒和吸毒，不淫邪。”这就是其格式；它不是命令，而是承诺。

在一篇经文或偈中，总结了佛陀的教导，我们看到了它的积极行动方面：

“诸恶不做；
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这与八正道中的内容相同，其中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行、正业、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些内容大多数都非常积极。

《薄伽梵歌》几乎是数百万印度教徒的福音书，你会发现其教导都是最积极的行动。在这里上帝被描述为伟大的行动者，并说那些不愿意效仿祂，为世界福祉而工作

的人的生命是徒劳的。书中说到，“不作为”其实可能是一种致命的罪行。它警告人们，正如布拉瓦茨基夫人经常这样做的那样，不作为的罪恶与积极作恶同样可怕。至于那些托钵僧，那个放弃世间生活的人，书中说他必须不断地行善、牺牲和苦行。印度教的伟大经文充满了关于献身于公共福祉的人的故事以及许多被认为是神圣化身的教师们教导我们为同胞服务的故事。

在这些宗教中，没有其他地方比它们更强调为公益服务，然而它们一直都有它们沉思修道的一面，就像基督教在中世纪一样。只是在最近几年，我们第五根族的第五次根族的活性加强，我们开始暗中倾向于鄙视僧侣和修女，追捧行动者、战争时的伟大指挥官、和平时期的伟大统治者或政治家。沉思修道派别的整个理念是非常美好的。整个计划是，让僧侣和修士这些活跃型的派别向人民传道，进行慈善活动，而沉思修道派则将自己封闭，致力于冥想和祈祷。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形成良好和高尚的思想，并以帮助人们为目的将其发散出去。他们的职责是专门从事祈祷和冥想，并为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为自己做得那么好、那么彻底的兄弟姐妹做这件事。每个宗教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满足人类的需求；他们不但不是懒惰的僧侣退休不干活了，而是在做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与更高宇宙层次相关的更加艰难的工作，通常需要在自我否定和禁欲主义的情况下进行，这普通人做不到。

然而，当僧侣的生活不那么明确禁欲时，它吸引了许多想要舒适、懒惰生活的人，这也是事实。这些人逃避了体力劳动，但并没有用更高层次的工作来替代。在佛教僧侣中，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被看不起，被称为“米僧”——那些为了保证生活而成为僧侣的人，尽管这种生活并不奢侈，但只要村子里还有任何食物，这种生活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在欧洲中世纪的修道会中也是如此，也许程度更甚一些。有些人加入它们是为了获得权力和影响力，为了得到这些因此不注重物质。尽管僧侣作为个人没有财产，但修道院作为一个整体确实获得了很多财产，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某个人支配。

第一，无害。世间有三种罪恶比所有其他罪的危害更大，即流言、残忍和迷信，因为它们是与博爱相对立的罪恶。

利比德：当人们听到比其他罪恶都更有害的罪恶时，往往会想到谋杀、抢劫和类似的犯罪，也许会惊讶于流言、残忍和迷信这样相对普通的事情被排在榜首。真师考虑到了这些罪恶的量和深远的影响。谋杀和抢劫被普遍认为是严重的罪，因此体面的人会避免它们，除非你用战争这个名字来美化它们。但流言蜚语是普遍存在的；如果一个人了解每个这样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了解它可能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它经常造成的对理想的削弱，然后累计同时在发生的数百万个案例，那么他很快就会看到它比其他罪恶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摧毁一个人的理想，把它说得廉价和低下，并使持有理想的人感到它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好、高尚及崇高，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有时候人们会谈论摧毁偶像是一件好事。但摧毁一个人的偶像可能是对他造成的最严重的伤害。如果他我们将我们认为低下和卑鄙的东西理想化，我们也许能够引导他走向更高尚的理想，但是在没有给他更高尚、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的情况下夺走他的理想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指出它的缺陷或试图在任何情况下贬低任何人。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或许就个人经验来说，安妮·贝森特博士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她的演讲和著作看到了光明，但仍然有无数流言蜚语阻止了成千的更多的人听到她的演讲及阅读她的书。他们说：“我听说过关于贝森特夫人这样那样的事。我为什么要读一个这种人写的书呢？”有许多人因此错失了在这一世中本来可以使他们得救的东西。成千上万的人也写信给她，向她寻求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建议。许多人因为关于她的恶意和完全错误的报道而放弃咨询这样的建议。

我认为没有人比我们伟大的会长被更频繁、更恶劣地攻击。在她成为一名证道学者之前，她就作为一名自由思想的教师面向公众。她首先因重新发表所谓的诺灵顿小册子（*Knowlton Pamphlet*，译者注：诺灵顿是美国医生和作家，首次向已婚夫妇解释如何节育）而受到攻击和诋毁，这本小册子涉及理应面对和研究的性的问题，而不应避而不谈。这本小册子在她出生之前就写了，但由于受到起诉的威胁而停止发行。我们的会长参与这件事，部分原因是她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穷人应该获得这本小册子提供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作为对一切关于公共健康和公共利益的事实压制的抗议以及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捍卫。她重新发行这本小册子完全是对她认为是不好的律法的挑战；她事先向警方宣告她出售这本书的意图，并邀请他们

在某个时候正式购买一份。他们接受了邀请，来了并正式购买了这份他们认为是罪证的文件，然后起诉她，但案件以撤诉（*nolle prosequi*）告终。而后她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措辞更谨慎的小册子。她因此获得的回报 — 至少在物质层面上 — 是被以更可恶的方式攻击她的个人品格。后来她撤回了这本小册子，因为她认为它不是处理这个社会难题的最佳方法；但我相信她从未后悔按照当时理解的事实去尽力处理。这种无私和勇气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罕见的。

对于布拉瓦茨基夫人，许多嫉妒她的人也散布了大量的流言。对她提出了疯狂和荒谬的指控；这些指控对于认识她的人来说显然是荒谬可笑的，但许多人却因此放弃了对证道学真理的认真了解。她于 1891 年去世，但直到今天，如果你提到证道学学会，很常见的一种经历就是有人回应：“哦，是的，那是由布拉瓦茨基夫人创立的，她被揭露为骗子（译者注：H.P.B 在 1885 年时被诬陷造假真师书信，1986 年心灵研究学会推翻 100 多年前该学会对 HPB 的不公指控）。我们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个骗子的教导。它不可能包含真理。”这样，许多人错过了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证道学知识。

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恶毒和愚蠢的流言可能会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这种自私的方式也非常伤害流言目标人物的感情。这个人能受到流言伤害表明他性格中存在弱点，但这并不能为流言辩护，也不能使流言者免于所造成的恶业。我们的会长对关于她的流言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尽管如果她被长时间沿着一条特定路径谩骂时，她会说：“这变得非常无聊；我希望他们能找到别的东西来讨论。”我也曾经受到过很多谩骂，但它从未让我失眠过。因此业报从我们身上反弹出去。但流言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会给那些发起和传播它的人带来业报。不在乎别人说某个人的坏话更难，我承认当有人说我们会长的坏话时，或者当不值一提的想法被指向真师时，对于我们这些认识他们的人来说，这些想法不亚于亵渎，我仍觉得很难不生气。

流言并不是真正的批评。不幸的是，批评这个词已经变成了挑毛病。它源自希腊语 *kri-nein*，意为判断，应该意味着律法的态度，但现在却不是这样。正义是上帝的一种体现；因此，在没有前提和背景的情况下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错误的，会导致罪

恶。我想世界上任何一本经文，无论多么神圣美好，如果把一些话从中断章取义地拿出来，都可能变得荒谬可笑。我们对别人时却总是这样的做法。我们发现一个人容易生气：说话尖锐，或许粗鲁，我们立刻就认为这表明了他的性格。但我们并不了解他易怒的原因。也许他整夜都在照顾生病的孩子；别人可能以某种方式激怒了他或使他非常恼火，我们只是刚好看到了他的回应，尽管他并不是生我们的气。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圣人，他就不会生气，但我们都还没有成为伟大的圣人，所以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

我第一次学到这一点是在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从一个老马车夫那里学的。有一天，我在他身边，一个人走过来，很粗鲁地对他说话。老马车夫回答时似乎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粗鲁语气。那个人走后，我说：“约翰，你做了什么让那个人对你这么生气？”“哦，没什么，先生；他不是生我的气，”老车夫回答。“我没有惹恼他；但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别人惹恼了他。”他向我解释说，一旦一个人完全生气了，他就可能会把情绪发泄在他碰到的人身上。

如果不是我们不断得到证据的话，那么对一个人的思想产生不友善判断的影响，以及这种毒素的顽固性和毒性，是难以置信的。一个人有了一个错误的想法，他的整个观点都会被它染色。我们甚至在这本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本书里教给阿尔希恩关于流言蜚语的教导时，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由于我对它的重要性印象深刻，所以我在几个场合重复了这些教导。当这本书发行时，有些人立刻抓住了这些我在出版前几个月就已经做出这些陈述的事实，说其中一部分必定是我的作品。

我曾提到过，阿尔希恩对星光界经历的记忆发展中有两个时期；一个是他不能完美记忆的时期，当时我会重复圣人给他的，用于第二天的特殊教诲；另一个是他能够带着记忆回来的时期。我发现在孟买，有种说法正在传播，说整本书都是我以第一种方式重复给他的。但事实上，这本书是在第二个时期写的，当时他能够记住圣人对他说过话，他自己写下来了。当人们有了这样小的扭曲时，他们就会扭曲一切。我因为这样的事实扭曲而遭受了各种不公正和误解。我一点也不在意，但它非常清楚地告诉我，当人们从一个错误的想法开始时，是多么容易被误解。我看到过最荒谬的错误，

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被用来支持某个想法，而这个想法根本没有事实依据，从头到尾都是想象。

在我们的奥义训练过程中，我们必须进行的一项实验是将自己与某些动物的意识相匹配。这只是一个练习；一个学生被要求这样做，以便他以后能够学会如何用其他更高级的意识形态做同样的事情。我们认为自己优于任何一种动物，这是对的，因为我们属于一个更高的王国。因此，对我们来说理解那种动物的思想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然而从我的经验来看，几乎每个关注动物的人都在误解它们的想法和动机。当你真正发现一只动物在想什么时，你会发现它做事情的理由你从未想到过。既然我们无法理解动物，它们的思维方式少而简单，那么我们更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同类。当然，我们离人类更近，但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理解另一个人。尽管听起来奇怪，但我们都是孤立的；每个人都独立存在。虽然另一种说法也是真实的，即我们是一个强大的兄弟会，然而就我们的思想而言，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塔楼里。他的思想圆周只在一个点上接触另一个人的思想圆周，即使在那里也是可疑和不确定地接触。

想心怀神圣之爱的人，必须不懈地警惕这三种罪恶。

利比德：人们可能会认为避免提到的三种罪恶是相当容易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它们是如此普遍，而且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进化的位置，所以它们是我们特殊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发展首先寻找差异点的低等心智。正因为如此，人们首先注意到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事物中的点；然后评论和批评几乎总是接踵而至。把精力投入到挑毛病和寻找差异的人已经落伍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时代错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综合，试图在一切事物中发现神圣和善良，因为我们应开始发展菩提体。我们应该试图为明天而活，而不是为昨天；因此我们不能让自己被这股无知的模糊主义的潮流冲走；但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屈服，否则这股潮流会包围我们并对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偶尔倒退。

第二十六章

流言

让我们看看流言蜚语的危害。它始于邪恶的思想，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因为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中都有善；在每个人和每件事中都有恶。善与恶都可以通过思想的力量来加强，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帮助或阻碍进化；我们可以遵从逻各斯的意愿，也可以抵制祂。如果你想到别人的邪恶，你就同时在做三件邪恶的事情。

利比德：真师将罪恶的思想称为犯罪。当我们回想真师言语中极其谨慎平衡的特点时，我们会意识到真师如此强烈谴责的必定是邪恶之事。

尝试理解另一个人的动机，跟踪他的推理过程，很有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给他善意的揣测。大多数人总的来说都是相当正派和善良的，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有良好的意图。如果我们错了，我们高于这个人的评价会影响他，并且实际上会使他受益。当你听到关于另一个人的流言时，问问自己，如果这些流言是关于你自己的儿子或兄弟，你是否会重复这些流言，并放大传播出去？不，你肯定不会。你会首先反对它，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不会传播它。那么你为什么会对别人的儿子或兄弟这样做呢？

(1) 你用恶念而不是善念充塞你的周围，所以你正在增加世界的悲哀。

利比德：对我们来说，世界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塑造的，也是我们以自己的态度看待的。如果一个人持悲观态度，专门寻找邪恶和黑暗，寻找被冒犯或伤害的机会，他会找到的。如佛陀指出，世界上确实存在邪恶，较低层面的痛苦也很多。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放大成严重的困难，也可以决心用一切尽善尽美的欢乐精神，乐观地面对世

界。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态度，我们会发现很多光明的事物，通过我们的外在生活和思想力量，也会让其他人对于这个世界更加乐观。

有许多人已经定期练习了多年的冥想。他们必然比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人更能够明确地思考；因此，他们的思想更加强大。如果这些人对他人产生恶意的想法，那么在许多方面都比普通人更糟糕。首先，因为他们知道得更多，所以他们在教会里被称为“违背光明地犯罪”。其次，他们的思想会产生明确且相对持久的思想形状，这些形状在星光界和思想界的氛围中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请使用你的力量使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和快乐。你不知道，只需抛开所有悲伤和自私的想法，并充满爱心，就能让爱在你周围散发出来，并做很多事情。

(2) 如果那人身上有你所想的邪恶，你就是在强化和喂养这种邪恶；所以你是在使你的兄弟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况且一般来说，邪恶并不存在，只是你幻想出来的；然后你的邪恶想法会诱使你的兄弟做错事，因为如果他还不完美，你可能会使他成为你所认为的那样。

利比德：灵视者能够看到一个人的思想飞向另一个人，并像一群蚊子一样围绕着他嗡嗡作响。当这个人忙于其他事情时，它们无法进入，但当他的思想松懈，当他冥想或疲倦，或者心不在焉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思想形状就像一根刺一样钉在他的灵光圈上，通过其振动逐渐使它撞击的部位着色，并从那里传播其影响。因此，它暗示了坏或好的想法，如果他心中有与之相似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会有，它就会将其启动。

有时给予他人一点推动力可能并不重要，但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天壤之别。学校的男孩们跑来跑去时经常互相推搡；曾经发生过，一个男孩完全无意却将另一个男孩推下了悬崖。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思想何时会处于导致错误行为的临界点，而对他的一个邪恶想法可能使他行动。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在善与恶之间举棋不定时，一个强大、有益的好想法可能会明确地将他推向善的一面，并使他开始一段可能意味着快速发展的阶段。

我见过一些案例，其中关于一个人的邪恶想法导致了他的邪恶行为，其结果将持续许多世；这些想法接已经泛上来，但并未在行动中显现；来自其他人的邪恶想法刚好给了它助力，将他从想法推向行动，并使他犯下罪行。在你能用灵视看到这一点之前，你几乎无法意识到它；但只要看到过，你就会永远小心谨慎，这种谨慎源于这种罪行的可怕。它给你一种新的责任感，有时甚至令人难以承受。记住诗人席勒是如何描写灵视的，他是如何希望回到感官的盲目状态：“收回你残忍的礼物；收回这可怕的礼物”，这就是他所说的。

(3) 你用恶念而不是善念来填满自己的头脑；因此你阻碍了自己的成长。在那些有灵视人的眼中，你将自己变成一个丑陋痛苦的对象，而不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对象。

利比德：许多人非常注意他们的身体外表和举止的优雅和温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渴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并被人认可，而且也因为这被认为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在古代，每个人都有责任使自己在各个方面尽可能完美和美丽；在服饰、外表、言语和行动方面，他应该学习正确、优雅、恰当的方式去做每一件事。不仅个人，而且他的周围环境也应该不仅仅是有用，而且要美观。如果一个人建造一座房子，那么他对邻居的责任就是建造一座优雅而美丽的房子，尽管不一定昂贵；他的陶器以及雕塑和画作也应该是好的。而现在，许多人只想着尽可能便宜地建造，而不顾所产生的丑陋效果。一个人建造了一座巨大丑陋的房子或工厂，敏感的人会立刻退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会因此感觉糟糕。负责建筑的人实际上制造了坏业。有些人认为这些事情并不重要，但它们确实重要。我们周围的环境非常重要。诚然，强大的灵魂能够克服一切，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帮助我们而不是阻碍我们的东西呢？每个建造了漂亮房子的人都值得他的同胞们感谢，因为他建造了一座让每个看到它的人都受益的房子。当你看到美丽的东西时所获得的快乐感觉并不轻微。我总是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任何穿着漂亮颜色衣服的人，因为那种颜色在我们这个可怕灰色文明中产生了良好效果。

所有关于物质界美观的真理在其他层面上都更加明显。一个为自己创造出充满爱和奉献的灿烂美丽的星光体，并将其倾注在周围所有人身上的人，值得他的同胞们感

激。星光界的观众通常比物质界的观众更多。如果我们在星光世界中外表不佳，那么比起在物质界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会有更多的人因我们的外表而感到震惊或恼怒。不仅星光世界的居民能够看到它的美丽，而且每个人，甚至那些看不见的人，都能感受到它。这些振动作用于他们，人们因此得到帮助。屈服于丑陋、自私、邪恶思想的人正在散布不愉快，同时成为一种十分令人不快和不好看的景象。在物质界中，人们隐藏着他们令人厌恶的疾病，但星光界里麻风病患者只能将他的疮疖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流言蜚语者不仅对自己和受害者造成这一切伤害，他还竭力想让其他人成为他的犯罪伙伴。他极力地把他人的是非告诉别人，希望他们相信；然后这些人和他一起把邪恶的想法倾注给可怜的受害者。这种事日复一日地发生，而且不是一个人干的，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你是否开始明白这是多么卑鄙、多么可怕的罪行？你必须完全避免它。永远不要说任何人的坏话；当别人说另一个人的坏话时，要拒绝听，但温和地说：“也许这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不说更好”。

利比德：这需要一定的勇气去说，但应该这样做，对于流言蜚语者和被指指点点的人都是一种善意。人们可以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温和地说：“也许我们最好不要再说了。”这样你并没表现出优越感，显示自己的优越不仅非奥义，也令人恼火。这样的话那个人可能会同意你，让这件事情结束。

第二十七章

残忍

残忍有两种，有意的和无意的。有意的残忍是指故意给另一个生命带来痛苦；这是所有罪中最大的罪，是魔鬼而不是人干的。你会说，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但人们经常这样做，而且现在每天这种罪行都在进行。宗教审判者这样做了；许多宗教信徒以宗教的名义做了。

利比德：残忍是魔鬼而非人类的行为；这就是真师对此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做或说一些事情来让其他的人痛苦。这些人会受到谴责；他所做的事情是魔鬼而非人所为。这似乎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这样的人。

有许多可怕的事情是以宗教的名义做的。阅读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文献——《吠陀经》，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强有力的证据。我们看到雅利安人涌入印度平原，用刀剑屠杀那里的人民。没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过于残忍的；他们必须从地球上消失！为什么？因为一个充分的理由：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仪式！穆斯林席卷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他们征服的人民要么选择古兰经要么选择被杀死。基督徒并没有更好。同样的思想导致了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对南美印第安人的残忍迫害，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事情。我们认为现在变得更加文明了，但即使在今天，宗教情绪在某些地方仍然非常激烈和仇苦。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即使法律允许像过去那样的残忍迫害，我们现在更高级的文明程度也会阻止我们使用过去那些可怕的手段。我并不确定这一点。我知道在英国有些地方，一个宗教观点不正统的人会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并被怀疑做了各种坏事。我们只是不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把人放在拷问架上，拔掉他们的牙齿罢了。时代不同，风俗不同 (*Autres temps, autres mœurs*)！我不愿意看到绝对权力落入任何一个教条主义派别手中。

活体解剖动物者做了；

利比德：对动物进行蓄意残忍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它们是我们的年轻的兄弟，虽然还不是人类，但在经历多少世代的轮回之后，它们将成为人类。进行残忍动物实验的做法令人厌恶，永远不会真正造福人类，因为因果报应的法则无法改变，人类将收获所播的种子。我听安妮·贝森特博士说过，不应用这种方法来拯救人的生命。我们知道，自我保护的本能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和每只动物，因此，以巨大的努力和困难获得的身体应尽可能长时间地为内在的生命提供服务，当可以正确拯救人类生命时必须拯救。但这个目标并不是说所有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我们钦佩那些宁死也不愿不光彩地活的人；人类用这种魔鬼般的方式获得任何东西来拯救他们的生命是极大的耻辱。我们的会长说她宁愿死也不愿以这种方式得救。

在证道学学会的成员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不同，学会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仰的自由，但上面所引用的真师的观点是明确的。然而，无论我们对活体解剖的残忍行为有多么反感，我们都必须为许多支持并实践它的医生和其他人做出让步——他们不是为了残忍的快感，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拯救人类身体免受痛苦和死亡的唯一途径，他们真诚地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正当的目的可以为手段正名。因此，无论我们多么不同意，让我们谴责罪行而不是罪人。毫无疑问，因果报应将给那些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带来巨大的痛苦。许多以仇恨和愤怒看待他们的人，如果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会改用怜悯来看待他们。

并非所有的活体解剖者都同样残忍。例如，我认识一位我们学会的成员，他是一位领先的外科医生，曾进行过某种类型的活体解剖。人体内有一些管道有时会破裂。它们非常细，当人们试图再次连接断裂的两端时，疤痕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阻塞管道。在一段时间内，拯救这种情况下的人是不可能的，直到这位医生想到如果做一个更大的切口，也许可以让伤口愈合，同时保持管道畅通。他通过在一段管道的末端和另一段管道的侧面切开一个切口，让它们重叠并以这种方式愈合来实现这一点。为了看看是否可行，他在许多狗身上试验了这种方法。他告诉我，他对大约半打流浪狗进行了这种实验。在手术之前，它们都得到了充分的喂养，并恢复到了完美的健康状态，然后用一些麻醉剂，并且非常小心地护理它们直到它们康复，最后发现手术是成功的。结果是，这种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这种手术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很

常见，并以发明它的医生的名字命名。这原则上是错误的，但对动物几乎没有残忍的行为，并且它们暂时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糟。因此，这种实验与通常发生的情况不同，我认为用反对活体解剖的人经常攻击他们的方式攻击这位医生是完全不合适的。

我们读到的一些实验是极其残忍的，比如观察动物在多高温度下才会失去某些功能，以及其他许多可怕且显然无用的恐怖实验。还有成千上万个实验是为了学生的一般教学而不必要进行的，用来试验各种各样的效果，其中很多都是完全无用的，因为人类的体质与不同动物的体质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例如，山羊在它的杂食中会吃进很多毒麻，看起来却完全没有伤害；但如果一个人吃了它，他就会死亡并进入星光界。再者，当一只动物处于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时，必然会改变它身体内的体液，这时候观察它们的价值并不确定。

当然，所有这些残忍行为最恰当的替代品是灵视。对于医生来说，如果他能在身体完整时看到人类内部的运行状况，那么这比通过切入与人类不同的动物的活体来推断某些事情要好得多。那些觉得必须进行活体解剖的人最好组成一个协会，互相同意在对方身上做实验；这样，相对于动物反应的不可靠，他们自己人类身体的反应可能是有用的，并且他们会避免对无助生物可怕的残忍，在上帝的世界里，他们没有权利施加这种残忍。然而，这并不必要，因为只需要投入这些实验十分之一的精力就能产生一支可靠的灵视者队伍；事实上，普通学生对长期医学训练所倾注的注意力通常足以发展他的灵视能力。

在正统医学界拥有的巨大的权威下，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形式的残忍。我们不希望成为他们的奴隶，就像我们的祖先曾是教会的奴隶一样。尽管他们在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好事，但这并不能授权他们建立科学的“宗教审判”，以惩罚那些不愿意接受他们信条的异端。诚然，只有民事法能惩罚罪人，但教会也是如此——那些不愿相信和屈服教会的人被移交给民事权利。因为他们虚伪的祈祷使他们不能出人身血，不能让他们砍掉异端的头，或是将他们活活烧死。强制接种疫苗也曾引起过问题，它在一些国家仍然是强制性的；尽管关于这种措施是否比它所声称要预防的疾病更糟是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医学的观点经常发生变化，但每一种风潮在其持续时都被疯狂支持。历史

上，某个团体的利益常常导致可怕的压迫和普遍的苦难。不应该存在打着科学名义的“宗教审判”。

有些人试图以旧犹太教的理论为对动物的残忍行为辩解，认为动物只是为了人类而存在。我们知道这不对。它们是为了逻各斯而存在；它们是被逻格斯生命渗透的进化阶段。然而，只要我们能促进它们的进化，使用动物是合理的。它们通过与人类接触而受益。当我们捕捉野马时，我们确实干涉了它，但在其他方面，特别是在精神上，它获得了长足发展。

有些人甚至将旧犹太教理念扩展到儿童身上。有些父母认为孩子是为他们而存在的——作为仆人，作为骄傲的来源，为他们的晚年提供保障等等。这导致了一种不人道的观念，即一个孩子应该被迫成为我们认为他应该成为的人，而不顾他因前世而拥有的特殊兴趣和才能。这导致了极其残忍的行为。

许多老师习惯性地做了。所有这些都试图以习俗的名义为他们的残暴行为开脱；但罪恶就是罪恶，并不会因为许多人犯了就不再是罪恶。

利比德：打孩子是一种广泛流传的习俗，但这并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全球的习俗；我很高兴有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文明。日本就是其中之一。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意大利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住在一所俯瞰着一所大学操场的房子里，我非常感兴趣地观察着师生之间的关系。由于他们更容易激动和更自由的天性，他们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对待纪律。男孩们会排成一排，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人突然离开队伍，冲向老师，抓住他的胳膊，用非常激动的方式对他说些什么。老师会微笑着拍拍他的头，显然是同意了他的请求或者说了些什么。他们都处于友好的关系中。我也注意到，每当那些男孩在街上遇到他们的老师时，他们立刻跳到他身上，拉扯着他，在课外时间也是最好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因为孩子们喜欢的人多数是一个好人——孩子的直觉是绝对可靠的。在意大利，像多数英国学校中存在的残忍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习俗不

同。在那个国家，对一个人动手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指的是动刀、决斗和类似的事情。所以孩子们是完全安全的。

惩罚一直以来都是一种习俗，但这并不能阻止它既残忍又无用。首先，我们没有权力去执行惩罚。因果业报的律则会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不像我们一样经常犯错。法律的不公正一次又一次可怕地发生；最严厉的惩罚被强加在完全无辜的人身上。罪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比对任何其他人都要大，偿报也许可以留给自然进程。

除此之外，惩罚是为了激发未来的和潜在的罪犯的恐惧。打孩子的想法与用法律惩罚罪犯的想法相同；这些事情都带有复仇的成分。它们似乎在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将让你难受。”老师经常生气，他的感受是他施加惩罚的原因——而不是出于这么做是对孩子好的合理判断。我知道有人说法律惩罚旨在防止人们犯罪。但它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一百年前，英国法律的惩罚非常严厉。例如，一个人会因为偷窃价值超过一先令六便士的东西而被绞死。我记得曾在纽盖特监狱入口处看到过这样的记录——在其他地方也有同样的事情——某某人因为偷了一双手套，价值两三先令而被绞死。当这种严厉的惩罚被执行时，那时的犯罪率现在要高得多。犯罪数量与严酷惩罚关系不大；这主要是教育和文明程度的问题。

法律或学校的惩罚通常与犯下的罪行无关。一个人偷了东西；就被关在监狱里一段时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他可以被合理地要求做些工作，以按照被盗物品的价值归还给被盗者。惩罚应该以某种方式与罪行相称。仅仅因为一个人偷了东西就把他关起来是一种噩梦。同样，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孩子没有学会某个课程，就要挨打。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应该说：“你没有学会这节课；你会落后于班上其他人，因此你必须留下来学习，但你本来可以去玩的。”打孩子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是根本错误的。故意施加痛苦的想法总是错误的，任何习俗都不能为其正名。各种不合理和愚蠢的事情都曾是习俗——例如中国的缠足，以及我们自己在不同时代的一些时尚。我们不应产生这样的想法，即因为一件事是习俗，它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就认为它必定是好或必要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它并不是。

一个社区可能会合理地对一些惯犯说，就像他们在古秘鲁对这些人所做的那样：“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种族。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按照一定的方案治理了我们的国家，它是为遵守法律的人准备的。如果你不打算遵守这些法律，那就去其他地方生活吧。”那里，流放是唯一的惩罚；被驱逐到野蛮部落中是最大的耻辱，也是一种不适。社会有权控制住危险人物。当一个危险的人肆无忌惮时，你必须阻止他，哪怕以不得不结束他的生命为代价。但除了在不可避免的紧急情况下，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杀人；更从来没有权力虐待折磨人——这是绝对肯定的。如果死刑是复仇，那意味着我们变得和激怒我们所谓正义的罪犯一样残忍。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不再为罪犯操心，那么在原则上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国家对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不仅仅是对那些普通的公民，而且应该考虑身体内住的真正的主人，而不仅仅是身体。通过杀死罪犯来寻求最简单解决的方法绝对是罪恶的；而且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会激发罪犯更恶劣的情绪，那个人将来会与我们在不愉快的因果关系中再次投胎。真正的罪犯——较为罕见，因为大多数罪犯都是不幸环境的产物——实际上是病理学案例。他需要的不是折磨和残忍，这会加剧他反社会倾向，而是正确的治疗和培训，使他在身体和情感上步入正常公民行列。国家会关心身体和精神缺陷者；那么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处理罪犯，他们通常要么有精神缺陷要么有情感缺陷。这才是爱的态度，是真师的立场。

这些理想是真实的，而且非常清晰和实用。罪犯和儿童都必须通过教育来救助，而不是通过恐惧来驱使。恐吓儿童的体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结果。它在他们的生活中散布恐惧、痛苦和欺骗，对个性和良好的公民素质造成了灾难。这是旧教会地狱观念的另一种形式；但地狱就在这里，只有足够狡猾的人才能逃脱。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恐吓别人来使他们变得善良。这个想法至今都非常奇怪。我们现今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不久前写信给我，说他曾经在海边遇到一个年轻人，并向他介绍了一些证道学理念，他向他解释说地狱理论都是胡说八道。后来，这个青年的母亲愤怒地拜访了这位小说家。她说：“这是我唯一能够让这个男孩听话的方法——通过使他害怕地狱，每天、整天都用地狱威胁他。现在你却说服他没有地狱，我该怎么办？”也许如果她知道得更多一些，并从一开始就向孩子解释，就不需要采取这种不愉快的恐怖主义形式。

自由和爱是人类灵魂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人非常愿意给予他人自由，但必须按照他们所规定的去做！真正的自由意味着用自己的方式去尝试。总的来说，过多的干涉，过多的外部指导削弱了它试图保护或帮助的对象的生命活力。这在学校生活中可以看到，其制定了大量不必要的规则，而自由将给予个人更多的成长机会。这是英国政府与其他一些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一。英国总体上试图让其人民尽可能自由。而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来使人民避免麻烦和危险。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外国官员对我说：“先生，在一个真正管理良好的国家里，一切都应该被禁止！”在周游世界期间，我对法规表达形式的不同感到非常惊讶。在一个国家中，你会发现严厉的禁令；而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只是一个要求而已。有些甚至采用了军事管理，这只适用于非常年轻的灵魂；有些则呼吁人类的善意和良知。例如，我记得看到过一个禁止某些不好行为的标牌，上面写着：“绅士不会做，其他人不能做”某某事。那是在美国，一个较新的国家。我认为这样表达得很好。

为了社区利益，在一些情况下确实有必要强制执行；但如果可能的话，让人民的意愿与你同步而不是强迫他们总是更好。我想在教育方面这一点只被理解了一点点。一切都被规定好了；一直都是：“做这个；不准做那个。”即使在教孩子时，孩子的兴趣通常也不会被重视，而只是被告知：“这是一堂课，必须学会。”

在较新的教育方法中，如蒙特梭利夫人（Montessori）的方法，课程被设计得很有趣，以便孩子的思想像花朵一样绽放。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真正有用地教孩子任何东西，那就是首先让他爱你。之后你可以施加一定的道德说服力，如果他做错了，你会看起来受到伤害和痛苦。这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你真的感到痛苦。如果你开始用爱来引导，你就能唤起学生的爱，并做成一些事。要教孩子，必须拥有聪明的头脑、充满爱的心灵和像海洋一样宽广的耐心；必须理解孩子们犯的错误，并能够向他们展示如何正确地处理，但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如果你一开始就用武力和残酷来统治，你唤起的只有敌意，不会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商人想要与另一位进行有利地交易，他会和他愉快地交谈，并试图说服他，他提出的业务将对双方都有利。他不会想到一开始就试

图驾驭对方；这只会激怒别人，使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变得不可能。男孩和女孩也是人类，如果你能让他们站在你这边，你就能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一开始就反对你。这些都是那些试图教别人的人的经验之谈。一位老师，无论多么熟练、多么博学，如果他不能吸引孩子们并让他们喜欢他，都不配拥有老师这个高度荣誉的名字。这是绝对必要的前提。这就是真师教导的方式：永远不用蛮力，永远不下命令，而是通过指出正确的道路并鼓励我们试着模仿他们。

因果报应不考虑习俗；而残忍的果报是最可怕的。至少在印度，这种习俗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因为无害的责任是众所周知的。

利比德：从事校长职业的人也许是为了谋生，就像他可能选择任何其他职业一样。然而，业力之主并不从这个角度看待。祂们把一个人放在这样的位置上，是为了给他一个巨大的机会。如果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且认真、巧妙、充满爱心地完成了他的工作，那么它将引领他进入另一世，在那里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宗教老师。从那里，通往成为伟大的圣人、人类伟大恩人的道路就敞开了。从业力之主的角度来看，教学职业位于通往生活中一些最高酬劳的道路上。

教师应该意识到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真我；并应尽一切可能帮助其品质发展。他自然拥有巨大的机会，因为孩子们在他的照顾下学习，他可以把他们塑造成他想要的样子。至于这种影响的力量，一位著名的耶稣会士曾经说过：“让我抚养一个孩子直到十一岁，之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去哪里。”教师对年轻人的影响，不仅是通过直接对他们的教导，而且同样是通过他自己的为人和他的行为方式。真正的教师会散发出强大而有力的爱的影响。他的位置也是具有极大的责任的，因为如果他唤醒的是恐惧和欺骗，而不是爱和良好的品质，那么他就在阻碍这些真我的进步，并造成严重的伤害。

滥用这样的机会会导致可怕的堕落。教师的残忍会产生非常可怕的结果；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它会带来相应的报应，但更多时候它会导致疯狂，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如癔症和神经衰弱。在有的情况下，也会导致社会阶层显著和灾难性的降低。一个曾经处于相当好地位的残忍的人，可能由于残忍而被抛到了民众的渣滓中。例如，我曾

经看到过一些婆罗门因为对孩子的残忍而转世为贱民的案例。因此，很明显，业力之主在展示宇宙的伟大法则时，对这些事情与真师的观点相同。

与学校校长类似，同样也会给予一个工厂经理或任何一个大型企业的负责人这种机会。人们渴望得到这种职位，因为它给了他一个获得丰厚薪水或赚取大量金钱并获得一定权力的机会。但是，业力之主会再次将其视为帮助由他管理的人的机会。雇主通常带着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看待他的员工；认为他们想从他那里尽可能多地得到东西，并以各种方式占他的便宜。而在工人这一面，通常认为雇主会压榨他们，尽可能多地从他们身上索取，尽可能地少给他们工资。不幸的是，某些情况下，对对方的想法确实没错。有些雇主就是这种态度；而且很多工人对雇主也采取这种态度；但是懂得的人不会从这种角度看待它。这个职位给了这个人一个机会，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成为一个有益的影响，这是唯一与业力之主有关的地方。业力之主通常不会从我们的角度看待事物。例如，人类普遍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和一种沉重的惩罚；但它经常被当作一种奖励——作为通往更好、更有前途状态的解脱。

残忍者的命运也必会降临在那些以“游猎”为名，故意杀害天造的生灵的人身上。

利比德：关于英国乡村的情况，被杂志《Punch》的讽刺很好地表达：“天气很好；让我们出去杀点什么”，这与事实并不离谱。作为英国乡村教区的一名牧师，我与一群从事射击、狩猎和钓鱼活动的人密切接触。他们每天都把这些事情作为他们的日常，也是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然而，无论人们多么难以相信，这些人对他们的同胞都非常温和友善；这些男人是好父亲、好丈夫、宽容的法官和善良的朋友，但他们并没有看到杀生这件事情中的错误。其中一个非常会杀鹿和射杀尽可能多野鸡的男人，却会整夜陪着生病的狗坐着，表明他有一颗善良的心，甚至对动物也有一种兄弟情谊。残忍完全是由于一种思维盲点。他们并不缺乏智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从未思考过，而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生物都是为了他们而被创造的，为了他们能从杀死它们的技能中获得快乐而存在的。人们吃肉也是同样不假思索。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也这样做过，

并且直到我发现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 — 那是在证道学学会成立之前很久 — 我才意识到这是错误的。

当我们一旦看到这种“游猎运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参与其中就是在屠杀上帝的生灵时，我们纳闷为什么我们以前从未注意到。成千上万的人还没有看到这种邪恶。习俗的魅影笼罩着他们，他们从未想过正在造成的可怕伤害。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某些服饰。例如，有某些类型的羽毛只能以动物的生命为代价而获得 — 不仅是这些生物的痛苦和死亡，而且通常还有其他依赖它的幼小生物。穿戴这些东西的人肯定是犯罪性地粗心大意。他们也许并不残忍 — 一点也不；他们只是在遵循习俗。然而，因果业报仍然会起作用。一个人可能陷入沉思，不知不觉掉下悬崖；他不知道悬崖这个事实并不会改变掉下悬崖的结果。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你是不会去做的；出于对神圣的爱，当有机会时，你会明确地反对他们。

利比德：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当有机会”这几个字。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别人，所以通常只有在被问到意见或这个主题以自然的方式被提出时才会谈论这些。把自己的想法，无论它们多么优秀，强加给别人，通常会造成更多的伤害而不是益处。那些侵略性的人这样做时总是引起怨恨。一个在街上拦住你，想知道你是否找到了耶稣，或者你的灵魂是否得救的人，并不会给你留下好印象。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既然他如此欠缺技巧，他的宗教也不可能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可以借由一本书或一本小册子，或者温和、安静地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身处一群狩猎运动员中，尽管狩猎是一件邪恶的事情，我也不建议你一开口就说：“这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如果有人问我，我会平静地说：“我认为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这些动物实际上是我们的年轻兄弟，你没有权利为了快乐而去杀死它们，就像你不会为了快乐而杀死一个人一样。”他们肯定会感到惊讶；也许他们会暗地里嘲笑我；但他们不会像一开始就被攻击时那样强烈地反对这个想法。

我们这些素食主义者在不得不和吃肉的人坐在一起吃饭时常常会感到恶心，但在旅行时这通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表现出我们的感受并不好；这肯定不是转化他人的方式，但如果他们询问我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温和、有力但平静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这样做，很有可能，那个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转向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言语和行为都可以带有残酷性；一个人如果说了一句话去故意伤害别人，就是犯了这种罪。这也是你不会做的；但有时一句不经意的话和一句恶意的话所造成的伤害一样大。所以你必须警惕无意的残忍行为。

利比德：有些人以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为荣，即使这会伤害其他人，他们似乎认为这是一种美德。真师从不轻率地使用语言，他说如果这些话是残酷的，那么它可能是一种罪行。在辩论或讨论中，我们不必避免提出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谨慎、礼貌地提出。使徒（The Apostle）说：“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中臣服。”¹（*罗马书*，14, 5。）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应该试图说服别人，而是他应该明白自己为什么持有某些信仰。当情况合适时，他将能够在必要时温和、适度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许多人因为他人自己的意见有所不同，就会或多或少地生气，尽管他们知道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问题，其中很多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待，一个观点可能与另一个观点同样可以被支持。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橙人党（Orangeman，注：爱尔兰的新教徒）之间的讨论极有可能以打架结束，但这并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辩论方式。如果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意见不同，并表现出一种轻蔑；这样的人非常确定自己的想法就是正确的，任何不同观点的人都是故意恶意地拒绝接受！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地把我们的观点呈现给他人。

关于证道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因为我们明确地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我们只是试图向人们展示这一点；然而，对方往往看不到。理性，无论多么完美、多么合乎逻辑，都不一定会给普通人留下任何印象；他并不生活在他的理性中，而是

生活在他情感中，如果这些情感被所说的话激发起来，那么无论多么理性都无法说服他，我们说得越多，他就会越生气。

残忍通常来自于不加思考的行为。一个很贪婪和吝啬的人，从来没有想过他因为薪金付得太少而给别人带来的痛苦，或者让他的妻儿处于半饥半饱时的痛苦。另一种人只考虑到自己的欲望，而不在乎他在满足欲望时毁掉了多少身心。一个人仅仅为了给自己省下几分钟的麻烦，不在规定的日子里给工人发薪，完全不考虑他给工人带来的困难。如此多的痛苦都是由粗心造成的——人忘记了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他人。但因果报应永远不会忘记，它不考虑被人忘却的事实。如果你想踏上这条道路，你必须考虑到你行为的后果，以免你犯了不经意的残酷罪恶。

利比德：通过支付比这件东西价值略低的价格，你可能会给工人及其妻子和孩子造成很多痛苦。从一天的工资中减少几便士可能意味着这个家庭食物不够。我知道，生意就是生意，但如果必要的话，赚得少一点总比陷入压榨穷人的罪恶中要好。雇主们发现，付给工人“好薪”是有回报的，正如亨利·福特先生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据说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作为一名牧师，我曾经走进穷人中间，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物，并经常发现有人利用他们的无助。在印度也是如此，在贱民学校里，在我们给孩子们提供饭食之前，有些孩子甚至有时因饥饿而晕倒。

第二十八章

迷信

迷信是另一种强大的邪恶，它造成了许多可怕的残忍。一个被迷信奴役的人鄙视其他更有智慧的人，试图强迫他们像他那样做。

利比德：迷信从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气质差异。它是一种希望强加于所有人的信仰形式，却没有意识到你永远无法将任何信仰（除了一些枯燥的科学事实）强加于所有人，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都不同。即使你认识很多人，你也会发现很少两个人在面对同样环境时的反应方式相同。你可以预测大多数人的普遍可能性，但在你非常了解他们之前，你无法准确判断他们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因此，迷信也意味着极大的缺乏同情心。受其影响的人不理解，除了他自己的方式之外，还有着其他看待事物的方式。

迷信不仅对个人有害，而且当它凸显时总是导致试图强迫他人的行为。纵观历史，宗教上的迷信一直导致可怕的灾难。由于迷信，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在不同的时期里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广阔地区散播流血和屠杀，让人们选择“古兰经或被杀死”。我们之前讨论过从迷信中诞生了宗教裁判所。圣巴托洛缪大屠杀（St. Bartholomew，注：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屠杀）和西西里晚祷大屠杀（Sicilian Vespers，注：西西里人对法国人的屠杀），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分别屠杀彼此时，是迷信的另一可怕结果。西西里的屠杀部分是政治性的，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是“宗教”性的。不同基督教派之间的不和极大程度上促成了大屠杀，毫无疑问政治考量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像君士坦丁（Constantine）成为基督徒时一样，在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局势中，他就认为这是一张好牌。

十字军东征是另一种强大的迷信。由于一个几乎没有事实根据的关于耶稣生平和死亡的故事，二千万人在十字军东征中丧生，试图将他的生平故事的发生地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是每个入道者的亲身故事，而且这种故事在世界各国

在某个时候都发生过，那么所有这些生命的损失本可以避免。然而，也许并非所有损失都是无益的，因为基督徒们与更开明的萨拉森人(Saracens，注：泛指阿拉伯人)作战，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带回欧洲，而且他们愿意为理想而死也算是正义。毫无疑问，认为宗教的圣地应该属于这个宗教的人民，这个观念有一些骑士精神和美好之处。然而，时间证明，基督徒没有成功是幸运的。在那片圣地上，伊斯兰士兵不得不在基督徒的拉丁派和希腊派这两个对手之间维持和平——因为他们总是为了圣火和圣墓的优先权而争斗。

在当今印度，我们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但没有人想用十字军东征的方式来解决它。佛教徒的圣地——佛陀出生地、佛陀成道地、佛陀圆寂地——都在印度教徒手中，印度教与佛教的不同就像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不同。佛教徒热切希望拥有他们的圣地，但佛教国家并没有想到发起一场战争。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庆幸，因为佛教徒大约有五亿人。他们的宗教禁止他们做任何如此不理智的事。一些佛教徒试图买回遗址，他们几乎成功了。证道学学会帮助他们，但不幸的是，大部分钱在诉讼中损失了，计划没有成功。

除了佛教，任何一种伟大的宗教都曾迫害过。佛教不能这样做，因为它固有的原则：其创始人亲口教导的宽容使然。谁是佛教徒？是一个遵循佛陀教诲的人；不是一个相信这个或那个的人，而是一个按照佛陀所教导的应该遵循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问一位传教士一个好的佛教徒将来会怎样，他通常会回答：“如果他不信基督，那么他就没有希望”，或者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的话，最多把他留给上帝的未定之恩。如果你问一个佛教徒关于一个好基督徒的同样问题，他会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佛教徒；他自称是基督徒，但他在遵循佛陀的教诲；他的未来会非常好。”这就是我之前解释过的佛教的宽容。当然，每一种宗教实际上都禁止不宽容和暴力，但其中一些宗教中无知和狂热主义使其信徒对这个简单事实视而不见。

对于被称为种族仇恨的迷信形式，即一个种族本能地不喜欢另一个种族，也是愚蠢的，因为每个种族都有好与坏。我记得在英格兰偏远的村庄里，农民对外国人的态度总是怀疑和嘲笑。一个人说一种不同的语言在那些无知的人看来是可笑的。但也有

其他农民，在这方面比我们的普通民众更礼貌。我总是觉得，如果一个外国人来访我们的国家，我们就处于主人的地位，我们有责任为他行方便，尽可能给他留下我们的人民和祖国的好印象。

在拿破仑时代，英国有一种迷信认为所有法国人都是魔鬼，他们明知道站在错误的一边，与光明作对，却仍然与我们作战。当今社会，你可能会遇到许多人被一种主流思想所迷惑，导致一种国家狂躁症。在这种暂时性狂躁的影响下，可能发生可怕的暴行，而同样的人在其他时候根本不会犯下这种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对自己被这种方式冲昏头脑的程度负责；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是由狂躁症导致而非个人自己所为。这就像一个人有时会发脾气，说一些不愉快的话一样；是脾气在说话，而不是那个人。他之所以有错，是因为他允许脾气控制了他，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他很可能事后会非常后悔他所说的话。

想一想，迷信认为动物应该被献祭，

利比德：提到宗教中动物和其他献祭，引出了上帝与人的关系的整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主题只能采取三种基本观点：第一种是上帝启动了计划，然后让万物自顾自，对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第二种是他保留了称之为恶的兴趣，享受鲜血或牺牲；第三种是他始终是他所创造的一切的慈父。

第一种理论实际上是现代唯物主义加上创世者的想法。第二种将上帝描绘成一个充满嗜血欲望的怪物。许多古老的经文都以这种方式歪曲了祂。在旧约的一个例子中，犹太人夸耀一次性献祭了十二万二千头公牛。他们可能夸大其词，但这是他们早期的习俗。上帝要求献祭，祂完全不在乎造成了多少痛苦，只要能得到祂想要的东西。祂总是要求献祭，而且这些献祭必须为祂，而不是其他神灵。现在的犹太人对这样的事情会感到恐惧，但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显然并没有恐惧。由此可见，当时他们所崇拜的 *Jehovah* 并不是我们所称的上帝，他们并没有那么崇高的上帝概念，而是来自亚特兰蒂斯时代的元素神灵之一。犹太人在那之前曾接触过埃及文明，可它的伟大思想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后来，在巴比伦做俘虏期间，他们了解到了至高无

上的上帝。他们立刻将祂与自己的 Jehovah 相认同，其后来的先知们对祂的描写非常壮观，但仍然经常出现一些旧的思想。

血祭只属于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它们涉及原始的元素崇拜魔法，并且总是与吸食血气的元素精灵有关。元素精灵希望获得献祭，因为它吸收了血气，从中获得了使自己物质化的能力。在一些山区部落中，人们说如果他们不进行这样的献祭，就会遇到麻烦——他们的庄稼被毁，房屋着火；印度的一些小神可能也是亚特兰蒂斯时代强大的元素神灵。

我们可以确定，伟大的圣人们从未认可过这样的献祭。例如，在印度，吠陀经的原始启示肯定不包含这些，但它们来自于土著传统，这些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佛陀反对动物献祭，并说服了毗娑罗王（King Bimbisara）颁布了在王国里废除它们的法令。

显然，我们希望所崇拜的任何神灵都不会想要鲜血作为供品，尽管一些元素精灵和自然精灵确实想要这些。因此，我们必须将经文中涉及这类供品的部分视为人类进化早已过时的阶段。有些人不喜欢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他们尊重经文，但把一组特定的文字视为永恒神圣是一种迷信。我们应该像对待其他事物一样对待经文。我们拿起一本书，珍视并记住其中我们发现特别美丽和有益的段落。同样，我们应该从经文中取出那些永恒高贵、美丽和宏伟的东西，而放弃所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部分。尽管诗篇和圣经的其他部分提到了血祭，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上帝永远不可能想要这些；它们总是属于那些将神灵视为邪恶的存在，必须被收买的宗教类型。

基督教的巨大悲剧在于献祭的想法与上帝慈爱之父的纯粹教导混在一起。诚然，动物献祭并没有使基督教蒙羞，但大型基督教组织仍然宣称上帝是一个除非被收买否则就会造成伤害的存有。他们发明了一个惊人的理论，即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却不是牺牲其他本会被送到地狱的人。我想大多数人从未停下来思考，允许这样一种献祭的神灵究竟是什么样子。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任何一个地球上的国王随意判决一些人，并让他们遭受可怕的折磨，而后又放了他们，因为他自己的儿子站出来说：“如

果你必须杀人，杀死我吧。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尽管如此，杀了我，让这些人自由。”，你会怎么想。所以这种理论并不是基督教。

当英格索尔上校（Colonel Ingersoll）说一位诚实的上帝其实是人类最崇高的作品时，他是对的。事实上，只有在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产生真正宏伟壮观的神灵的概念。而事实上，我们在遥远的过去在树林里奔跑，把自己涂成蓝色的祖先，古老好战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都对神灵只有粗糙的概念，但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到现在还继续保留。

第三个理论，也是证道学所持有的理论是，上帝是仁慈的，祂为了一个目的而使整个计划存在，并且一直在稳定追求这个目的，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祂工作的一部分。祂允许祂的造物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他们做了一些显然不符合祂伟大计划的事；然而，由于他们的意志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最终一切都是祂的杰作。

当我们说上帝允许人类拥有一些独立性或自由时，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理解是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但在不断增长。如果一个人很好地使用他所拥有的自由和力量，他将获得更多。这种方法就像教一个小孩子走路一样。老师让他尝试，摔倒，然后再尝试；如果他总是被别人抱在怀里，以避免所有可能的摔倒，那么他最终会成为一个废人。但是，老师不会让孩子在大理石地板上、楼梯顶部或其他危险的地方独自迈出第一步。当他长大后，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走到悬崖边欣赏风景。逻各斯以类似的方式，在训练我们的同时保护我们，这样我们就不会毁掉我们的生活或伤害自己到无药可救的程度。

我并不反对基督教信条；它们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远远超出了基督徒常有的怀疑。¹（¹参见 C. W. 利比德写的《基督教信条》（*The Christian Creed*）。但我确实反对第三十九条以及《信仰告白》，因为它们在一些最美丽的想法中设法混杂了一些绝不可能思想。如果在教理问答中只以第一个问题和答案结尾：“人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永远荣耀上帝，愉悦上帝”，那将是非常壮丽的。

基督教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权威规定的声明和信仰。前几天我看到一段话，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里彭（Ripon）的教长写了一本书，他在其中说：“基督教的目标是在人类中发展基督。”然后他继续解释人类中的基督是什么：“它是科学家的智慧；它是律师的口才；它是法官的公正；它是艺术家对美的热爱；它是慈善家对人类的爱，”等等。这种基督教我们都会接受。在《薄伽梵歌》中也有类似的想法。克里希纳上师说：“在统治者中，我是权杖；在寻求胜利者中，我是治国之道；在秘密中，我是沉默；在知者中，我是知识。”“凡是辉煌、美好、美丽和强大的，你要知道这都是我荣耀的一部分。”¹（¹《薄伽梵歌》，x, 38, 41。）基督教院长与薄伽梵歌的作者的想法非常接近，这是一部极其古老的经文，比成为其一部分的《摩诃婆罗多》（Māhābhārata）要古老得多。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之前，《薄伽梵歌》中所包含的许多辉煌教导就早已存在于居住在印度平原上的亚特兰蒂斯人当中。我知道这不是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它代表了我们所看到的某些事实。

我们当然可以完全信任上帝，因为祂什么都知道而我们不知道。我们大致知道在协助祂进化的计划中，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我们不知道细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些细节掌握在有能力的手中。我们的因果业报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管理这件事的伟大力量知道一切，并将明智地决定今生应该降临多少到我们身上，而多少应该保留到未来。如果这些伟大的生灵听取我们的意见，并根据我们的喜好改变我们的命运，那对我们来说肯定更糟。我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渴求是无用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有良好的愿望，那些就是引入到因果之流中的新因素，它们很可能使伟大的业力之主修改我们因果业报的实现方式，也许能够分配更多的业，以便我们尽快摆脱业力，也许能够改变它的发生方式并以其他方式使业报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每个人的最佳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而做，所以我们当然不应该试图改变上帝的意愿；我们应该感激地接受任何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事物，并且始终充分地利用它，而不是最坏地面对。我们应该把困难看作是将要被征服的东西，但始终要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背后支持着一切，并且他是完全仁慈的。

还有更残酷的迷信认为人需要肉作为食物，这些都制造了可怕的屠杀。

利比德：这是一种迷信，因为有数百万的人在没有肉食的情况下完全健康地生活着。可能有一些人由于不良的遗传和他们自己的业，真的无法让他们的身体消化更纯净的食物，但这种人非常非常少。我自己知道一些例子，在数百名证道人中，有些人在尝试了很长时间素食后，发现无法做到；但其他人，在一开始遇到一些困难后，都能够维持素食并通常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

毫无疑问，已经证明大多数人在不参与屠杀动物的罪行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强壮。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的身体不能适应素食。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幸的状况，但如果一个人智能地尝试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只能接受它作为果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说“我要么强迫我的身体做我想做的事情，要么舍弃它；我要么只吃纯净的食物，要么什么都不吃”并不总是明智或正确的。一个人对他人有责任，如果身体虚弱就无法履行这些责任，或者这些责任需要身体的健康。当然，我知道这种建议很容易被那些不喜欢更高形式的食物或不愿意花费精力使身体适应新饮食的人作为借口，但必须给出这些建议，因为有一些不幸的人只能继续他们原来的饮食方式。

肉类食物是不可取的，因为杀害动物是残忍的，而且它会将不受欢迎的粒子带入我们的身体，使之变得粗糙，并在这些身体元素中激发动物欲望。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可以在我的《奥义学的一瞥》（**Some Glimpses of Occultism**）一书中找到。这是少数几个几乎所有论点都必定一边倒的主题之一，因为对于吃肉，除了人们喜欢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为其好处争辩。我想我们可以向任何询问者清楚地表明，戒除肉食完全对他有利。这不仅是一个原则问题，尽管对我们来说这本身就足够了，而且素食饮食意味着更健康 and 避免某些可怕的疾病；并且有确切的事实表明素食者相对具有更强的耐力。

有时人们反对这个想法，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摧毁生命才能生存，因为那些素食者也摧毁生命。这种说法在有限程度中是对的。素食者可以说是在摧毁植物生命，但植物生命要原始得多，并且没有动物的敏锐感知能力。

反对杀戮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它干涉了进化的过程。如果你杀死一个人，就他的快乐和幸福而言，并没有对那个人造成伤害；他通常会去一个比他在物质层面上更快乐的地方；仅仅摧毁身体并不一定是残忍的，因为一个突然被杀死的人不会有太多感觉。你所犯的错误是将他本可以用那个身体进行的进化机会切断。他以后会在另一个身体中继续，但你延迟了这个机会，并给业力之主带来麻烦，他们需要为那个人的进化找另一个地方，并在他有发展机会之前再次经过漫长的婴儿期和童年，因为这些发展机会只有到他成年时条件才成熟。这也是为什么杀死一个人比杀死一只动物要严重得多；这个人必须发展一个全新的性格体，而动物只是回到了它的群体灵魂中，从那里转世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然而，对进化较先进的动物来说，它们是更复杂的生命显现形式，杀死它们会给掌管进化的力量带来了很大麻烦。比如说，杀死一只蚊子是一件无限小的事情，因为它流回到它的群体灵魂中，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再生。即使摧毁成千上万只这样的昆虫所造成的麻烦相对于杀死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猫或一只狗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在可以想象的任何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目的杀死一个人都不可能是正确的，除非在紧急情况下为了自卫或保护他人。瑜伽士甚至不会保护自己；他把整件事交给因果。然而，我相信当我们的生命受到攻击时，我们有理由保卫我们的生命，我完全确定我们有理由即使要以杀死攻击者为代价，也要保卫朋友及小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有种类的动物。如果一只动物攻击你，危及你的生命或安全，我认为你有权在必要时杀死它。问题是：哪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例如，如果你被蚊子困扰，它们已经离开了它们自己的天然食物来攻击你并毒害你的血液，甚至可能破坏一些重要的工作，那么杀死蚊子可能是较小的罪。如果你能躲在蚊帐里或把它们赶走，那就更好了。蚊子天生是素食主义者。数以百万计的蚊子从未尝过血。当它们与人类接触，让它们尝到血液的味道，你知道结果会怎样。其他各种小害虫也是一样。它们在恰当的地方是好的，但不是与人类密切接触的地方。不仅我们自己会因为被它们侵袭而受苦，而且我们还可能使其他人类受到感染，而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们本来是免受感染的。

尽管我们的知识不完善，但这并不能给我们特殊的理由去杀死或消灭任何对我们有害的生物，事实上，有些生命形态是要消逝的，要么因为它们已经走完了它们的历程，要么因为它们是被进化实验改进，因此不再需要这种形态了。认为伟大的进化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在做实验并非不敬。当弥勒菩萨（Lord Maitreya）取代佛陀成为世界导师时，他尝试过一些新的宗教方法，这些方法可能会失败。布拉瓦茨基夫人有时会谨慎地谈论某些植物和动物是进化失败的例子，它们的生命形态被允许继续一段时间后逐渐消逝，有时被用来让比原本打算占据它们的生物更低级的生物寄居，有时甚至用于正在退化的生物。她谈到某些令人讨厌的昆虫和爬行动物生命形态为“副产品”，并认为杀死这些并不等同于摧毁进化中的生命形态。

不杀生的理论在某些地方被极端化，例如，有些人拒绝杀死害虫，任由自己被它们吃掉。任何文明人不会赞同这一点。再者，一个拥有有用书籍图书馆的人有时会发现这些书被衣鱼（Silverfish，一种昆虫）损坏。当然最好把它们赶走，但更好的肯定是消灭那些昆虫，而不是让好书变得无用，这些书除了对自己之外还可能对其他人有用。有许多小型生命形态，如果我们允许它们存在，将使我们几乎不可能正常生活。对于从不摧毁生命的瑜伽士来说，总有人为他提供食物，但提供食物的农民必须保护他的庄稼免受害虫侵害。在澳大利亚，农民要对付兔子，它们被引进该国后繁殖了数百万只，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它们将摧毁所有的农作物。

不仅是为了人类的食物，如果一个人种植植物、树木或蔬菜，为了保护它们，也必须消灭害虫，因为他对居住在这些植物形式中的生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所有此类问题中都运用常识。无论如何，为了自卫而杀死任何动物肯定与杀死高度进化的生物（如牛和羊）来满足低级的口腹之欲是不同的，这也是绝对不必要的。

想想迷信施加在亲爱的印度的贫困阶层头上的遭遇，看看这种邪恶的品质甚至能在那些知道天下皆兄弟的责任的人身上滋生出无情的残忍。

利比德：印度的贱民阶级，有时被称为第五种姓，实际上是被排斥的种姓。贱民是印度原住民的后代，当雅利安人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时，他们发现了这些人。摩奴制定的种姓规则在当时是很好的优生学和磁力学规则，禁止定居的雅利安人与他们通婚、混居或一起吃饭。然而，除此以外，他们受到了极为残酷的对待。例如，贱民不得靠近种姓水井取水，怕他会污染种姓人的水；因此，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挖掘或寻找劣质水井，这常造成严重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地区，贱民的村落被迫迁移到贫瘠的土地上，而且经常被迫搬迁。即使到现在，一个贱民也几乎无法在生活中获得地位，除非采取特别的办法，成为基督徒或穆斯林，这些消除了一些他们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障碍。

这种情况，甚至比这更糟的情况，一直是由于迷信对这些贱民阶级施加的待遇，即使在那些以兄弟情谊为豪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由于迷信而忘记了兄弟情谊的意义。只能希望他们最终能形成一个值得尊重以及干净的社区。在现代的条件下，如人在火车和电车上的混杂，有助于促进这一过程。

这是印度上层阶级的责任，也是他们因果业力所带来的义务，去提升那些被他们的祖先征服的被排挤者。他们的高贵，他们与生俱来的雅利安品质应该促使他们完成这项必要的任务。如果一个孩子不干净，我们不应回避他，而是应该带他去洗澡；同样，我们不应回避贱民，而是要为他提供可以获得健康、卫生和知识的条件。这不一定是在不在一起吃饭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责任对我们年轻的兄弟友善及富有同情心。

的确，出生在一个特定的种姓或社区总是为一个人提供一些明确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出生在一个低种姓的好人家，在某些方面能提供比生在一个不配做婆罗门的家庭更好的机会。人们常常为某个目标而奋斗，但当他们达到目标时，却并未充分利用成功所带来的机会；因此，一个不好的婆罗门可能是一个第一次以这种身份转世的人，或是一个在前世错过或滥用机会的人。下面的情况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

前世奴隶，今生王子

因温和为人及功德故；

前世之王，今生贫寒

因其所为及无所为故。¹

（¹《亚洲之光》，第八卷。）

一般来说，那些处于劳工阶级大众中的人只能逐步提升到中产阶级，再进而提升。一个人的大部分因果业报都与他所处的人群有关，他需要在未来的生活中类似的条件去清业。进化的方式也是通过文化和修养逐渐提高，因此突然转变为一个明显更高或更低的阶级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外科手术，需要非常特殊的因果业报。不过，人类是一个大家庭，兄弟情谊的职责适用于所有人，无一例外。

在这种迷信的恶梦的驱使下，许多人以上帝之爱的名义犯下了罪行；

利比德：迷信的另一个问题是，因为迷信而对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人是那些有着良好意愿的人，他们忠诚地遵守他们的律法。真正自私的坏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但可能不是很多——主要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不想干涉别人，除非别人挡了他的道；所以，他在世界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而拥有良好意愿的蠢人实际上更加危险，因为他总想干涉别人。传教士常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不怀疑欧洲和美国派出的传教士在中非野蛮人和类似人群中间做了很多好事，但在印度，任何一个普通的街头劳作者通常都比传教士更了解宗教哲学，了解所有更伟大、更高尚的思想，传教士在那里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他的意图足够好，但却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许多战争都是由于传教士不适当的做法引起的；当他们面临所谓殉道的危险时，他们的祖国必须介入去拯救他们。这已是惯常的操作：先来的是传教士，然后是那些销售白兰地和杜松子酒的人，最后来的是一支征服的军队。英格兰和美国可怜的老太太为了帮助完成这些传教使命甚至放弃生活的必需品，并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耶稣基督！她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基督诞生前几千年，印度就有一套深奥的宗教和哲学，她们的钱完全可以更好地在英格兰本土用来转化坏蛋。

因此，你要非常小心，不要在你身上留下丝毫的痕迹。

利比德：对它的再次强调清楚地表明，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迷信，所以我们要仔细观察。任何问题都至少有两面。没有人看到整个事物 — 甚至证道人也不例外。当我们站在逻各斯的高层次上与它有意识地合而为一时，我们将能够看清周围的一切，并可以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的观点可能会包含所有其他观点，因为通常所有观点中都多少有一些真理。

这三大罪恶你必须避免，因为它们对所有的进步都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是对爱的犯罪。

利比德：爱应该统领我们的生活，激活我们所有其他能力，这是库图米真师所属那条道路的特殊教导。对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真师们是怎样在他们身上包含了我们能想象到的所有最高尚、最高贵的品质，却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突出的一种品质。莫里亚真师对我们来说代表第一道光，他最大的特点是意志和力量，但如果认为他比其他任何真师缺少爱或智慧，那就错了。同样，如果我们认为库图米真师比第一道光真师们拥有较少的力量，那也是错误的。这些差异超出了人类的知识范围。

同样，在伟大的（奥义阶制）生灵中也有层次之分；菩萨比我们的真师们站得更高。对我们来说，他们都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不敢在他们之间做出区分。他们都是耀眼的太阳，对我们来说，一个伟大的天使和一个天王（Devarāja）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一个比另一个其实高出一个王国，高出一个进化历程。太阳逻各斯比所有这些属于祂的部分都拥有更大的力量；尽管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存在能比他们更加强大。真师的知识和力量比我们要多得多，对我们来说，整个看起来都是一片耀眼的光；但区别是存在的。

第二十九章

服务

但你不仅要避免作恶；你还必须积极行善。你必须充满对服务的强烈渴望，以至于你总是留意向你周围的人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对人，而且对动物和植物。你必须每天在小事上提供服务，以便养成习惯，这样当有重大的事情要你做时，你就不会错过难得的机会。

利比德：如果我们没有关注的习惯，我们很可能会错过帮助某人的机会；但如果我们有这种习惯，我们不太可能错过很多，因为它会在最不寻常的环境中或最紧急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这就是士兵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训练的根本原因；不仅是为了让他们在接到命令时确切地知道该做什么，也是为了让他们本能地养成某些习惯。在从前的战争中，甚至今天也是这样，士兵发现自己处于绝对未知的环境中，无论他多么有勇敢都要被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失去理智也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一个人长期以来的习惯也会有所表现，人会服从命令并按要求行动。

关于积极行善的这一点并不是反对那些在其他层面行动的人。不然这样很容易被错误地用来反对沉思修道派的修士和修女，或者印度的婆罗门种姓。在过去，按理来说婆罗门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他应该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进行典礼和仪式，研究、教学和提供建议，这将使整个社区受益。那些做普通工作和赚钱的人供养婆罗门，是因为他们为他们做了这些灵性的工作。在天主教国家，有一种类似的想法是供养那些把时间用来为死者祈祷的修士和修女。在那些持有这些传统的日子里，人们意识到死人和活人同在一个社区，对于社区来说，为死者祈祷比起种植玉米是更高级的为社区的服务；这些人靠布施生活，并且一点也不感到羞耻，而那些供养他们的人则倍感荣幸。整个概念与现代完全不同；乞讨并没有任何羞耻之感；事实上，那些这样做的人是最有灵性的人，他们发守贫、贞洁和随顺的誓。谴责那些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犯了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相同的错误，当时他们说哲学家和作家是过着闲散无用生活的人，他应该去修马路。

因为如果你渴望与神圣合一，这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渠道，使他的爱可以流向你的同胞。踏上这条路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而是为了别人；他为了服务别人，已经忘却了自己。

利比德：这本书的整个思想是让人们持有某种态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证道人生，而是过着证道人生；充满对所有人的爱和强烈帮助别人进化的愿望，以至于在为他人服务中忘记了自己。如果你曾经看过外科医生进行一次重大手术，你就会知道一个人在最紧张的活动中的，最敏锐地使用大脑和手，但可以完全沉浸在正在做的工作中，他的整个生命仿佛都在他的指尖上。在战争中，一个人有时也会在努力拯救受伤的战友或执行一些必要但危险的任务时完全忘记了自己。

逻各斯在祂的体系中是全能的；祂在该体系的所有层面都涌现出力量。我们可以假设祂能在该体系的任何层面和任何程度上倾注力量，只要祂选择这样做。实际上，祂并没有这样做；在每个层面上涌现出的力量似乎是一个确定的量，并且只有一个确定的种类，因此只有我们，我们是祂的一部分，作为祂神圣之火的火花，能够做一些祂所不去做的事情。我们不是说祂做不到这些事情，只能说祂显然没有这样做。在我们强烈的奉献中，将我们的意愿与祂的意愿合一，我们就有能力从更高层面吸引更多的力量，将其转化并释放出去。在我们看来，除非我们去做，否则这项工作将不会完成。看上去祂指望我们的合作。然而，即使我们做事也是祂做的，因为没有哪一种力量不是祂的。

我曾多次使用渠道或管道的比喻来描述一个事实，即真师的力量通过弟子在较低层面上进行配送。还可以使用变压器来比喻；你可以将大量电力以高压发送，也许是从发电站数百英里外传输到城市的变电站；在那里有变压器，它们以高压接收电力，并将其转换成低压的大量电流，适用于照明和其他用途。因此，例如，在悉尼的一名弟子可以接收真师在更高层面上发自喜马拉雅山的力量，并将其转化为较低层面的力量，以便在他周围进行分配，或者将其传导给那些需要的人。

每位入道者都是一个灵性力量的变压器；通过他，灵性力量可以根据他的层次或程度在特定的水平上流动。神圣的力量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就像太阳一样一直在照耀着。阳光如果无法到达地面，一定是地球自己的原因，因为除了在日食期间，是地球上升起的云层挡住了阳光；同样，人们在自身和逻各斯之间升起了自私和无知的云层，而逻各斯在每个层面上都释放出不同的力量。入道者采取明确的步骤，使自己能够更好地成为这些力量的管道。并不是说这些力量本身受到影响 — 它们一直存在，但当我们没有准备好接收时，它们会绕过我们。

让我们采用物理层面上的生命力（Prāna）来类比。每个人都吸入生命力，但当一个人生病时，他无法为自己转化这种能量，很快就会感到精力不足。虽然他当时无法为自己转化生命力，但他仍然可以使用由他人提供的能量；另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可以将能量传递给他，给予他所需的力量，使他恢复正常状态。同样，入道者吸收许多更高层面的力量，并将它们转化为其他人更易吸收的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达到能够做这项工作的阶段，人类的整体进化将会加快。植物所能承受的阳光是有限的，同样的事实是，也没有人可以承受过多的灵性之光。

然而，请不要把这些渠道仅仅看作是被动的。它们是有活生生的渠道。弟子并不是静坐不动，仅仅充当一个导管。确实是有一些力量是这样传递的，真师的弟子经常意识到流经他的力量的特质，并知道要传递给谁。但也有很多力量是他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使用的，他可以根据需要以合适的方式传递。他自己的适应能力和策略因此得以发挥，他的生活充满了这种积极的活动。因此，他的生活并不是盲目服从 — 相反，当其他人在懒散地只考虑自己时，他正积极的行动。

普通人通常无法被以此方式使用，因为他们在更高层面上发展不够，即使真我有所进步，与小我之间的联线也非常狭窄。真师可以使用弟子，因为管道是开放的；同样，至道者（The One Initiator）可以利用已经入道的人为输送伟大的圣人阶制的力量服务。在这些情况下，所用的是更高的自我，即使他忙于物质层面的职责，心中也始终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神我；是神圣的火花；我不能做任何不配这个神圣本质的事；我负有高贵的义务。”

因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真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是从不建立在感情上的，尽管它充满了世上最深沉的爱。真师并不因为某人的家庭成员是弟子，或是因为在前世认识他，就接受他为弟子。真师和弟子只考虑埃及所称的“隐秘工作”，即重建奥西里斯（Osiris）破裂的身体，重新将四散的碎片合而为一。他们知道每个人内在的“隐秘之光”，“莲花上的珠宝”，当呼唤被正确发出时，通过这个内在之光他总是能得到帮助。这是古埃及入道者们的工作，也是今天的入道者的工作。他们运用了创造世界的力量——上帝之爱，这种爱并非个人的。没有人被强迫踏入奥义之门，但如果他选择这样做，他必须采取圣人会的座右铭和态度，即不为自己，只为他人而活，不为个人的进步或满足，只为了工作。

他就像神性手中的一支笔，通过它，神圣的思想可以流淌，并在人间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笔，这是不可能的。

利比德：神必定已经筹划了，在进化的某个阶段，祂会有许多这样的笔可以为祂所用，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上帝“需要你和我”。我们的帮助是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非常合乎逻辑；我们可以立刻看到，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比我们周围标准稍高一点的知识、爱和力量的水平，都是为了我们可以在散播给他人时发挥作用。

但同时，他也是一束活生生的火焰，把充满他内心的神圣之爱照向世界。

利比德：有一个关于两位亚历山大修士的故事，他们都希望保持自己完美纯净；其中一个通过在自己周围构建一个保护性的思想壳来实现，而另一个则是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对上帝的爱，这种爱一直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并保持他的纯洁。对于奥义学者，总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在尘世中工作来进步，另一种是将自己退隐到内心的神秘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神秘主义者的目标是与上帝融为一体；然而，称他自私并不正确，因为即使在与上帝合一的过程中，他必须且确实会对周围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作为奥义学者的目标应当是逐步提升自己，通过所有不同的阶段，直到在某些高

等级的入道时，我们可以将意识融入神的第三个面向，然后是第二面向，最后是第一面向。神秘主义者将自己投入到他现在所处的神圣生命中，但这是神圣生命的较低层表现；而后，他必须向上努力，以在更高层次上感受自己与神合一。

智慧能使你助人，意志指导着智慧，博爱启发着意志，这些都是你的秉性。意志、智慧和博爱是逻各斯的三个特质；而你们这些想献身为祂服务的人，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展示这些特质。

利比德：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尾，我的兄弟们。愿你们如同阿尔希恩一样有所成就。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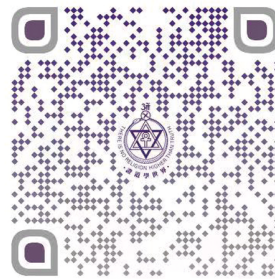
-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為一家的核心。
-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決定入會，請登錄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如有任何關於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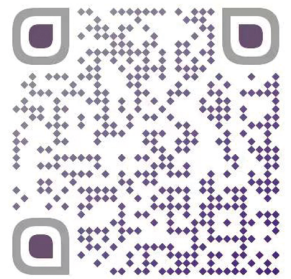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眾號

公眾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非賣品